武俠世界

殺父（江湖淒艷哀感英雄故事集）　傅紅雪・著

人皆有父，唯我獨無。當我挨餓受凍、孤苦無依、像野狗般的流浪在街頭的時候，爹！你在那裏!?

歌功頌德的事講得太多了，不免流於失眞、誇大、標榜；偶而講述「大逆不道」的事，反更能令人清醒戒懼，不是嗎？



第28年

50

$5.00

編者話

本刊自1959年3月創刊以來，迄今已經28年，現在又邁入第29個年頭！這份雜誌能夠歷久常新，深受歡迎，全賴各地讀者大力支持，才能暢然發展到今天，我們謹表最衷心的感謝！

這麼多年來，本刊都力求在質量上的變革提高，不論內容、印刷、裝頁等都在不斷改善，本刊採用較先進的技術，例如鉛粒排字經已使用電腦排字，手版印刷亦改用高速柯式滾筒印刷等等，都在不斷改變之中，務求變革到廣大讀者滿意爲止。

本刊一貫宗旨，取諸讀者，用諸讀者，近年來不論物價、人工、紙張油墨價格都在高漲，我們都盡力維持，不願增加讀者負担。無奈在通貨膨漲節節冲擊下，本刊發行成本已呈入不敷出，迫不得已，本刊將自第29年第一期，調整售價每本爲港幣六元正，敬希讀者察諒，並請繼續大力支持爲感。

☆　☆　☆　☆　☆

傅紅雪先生撰著「教父」，故事凄艷感人，有血有淚，父慈子孝本爲天倫美德，但故事講述「大逆不道」的事，更能令人清醒戒懼，明悟眞諦……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鄺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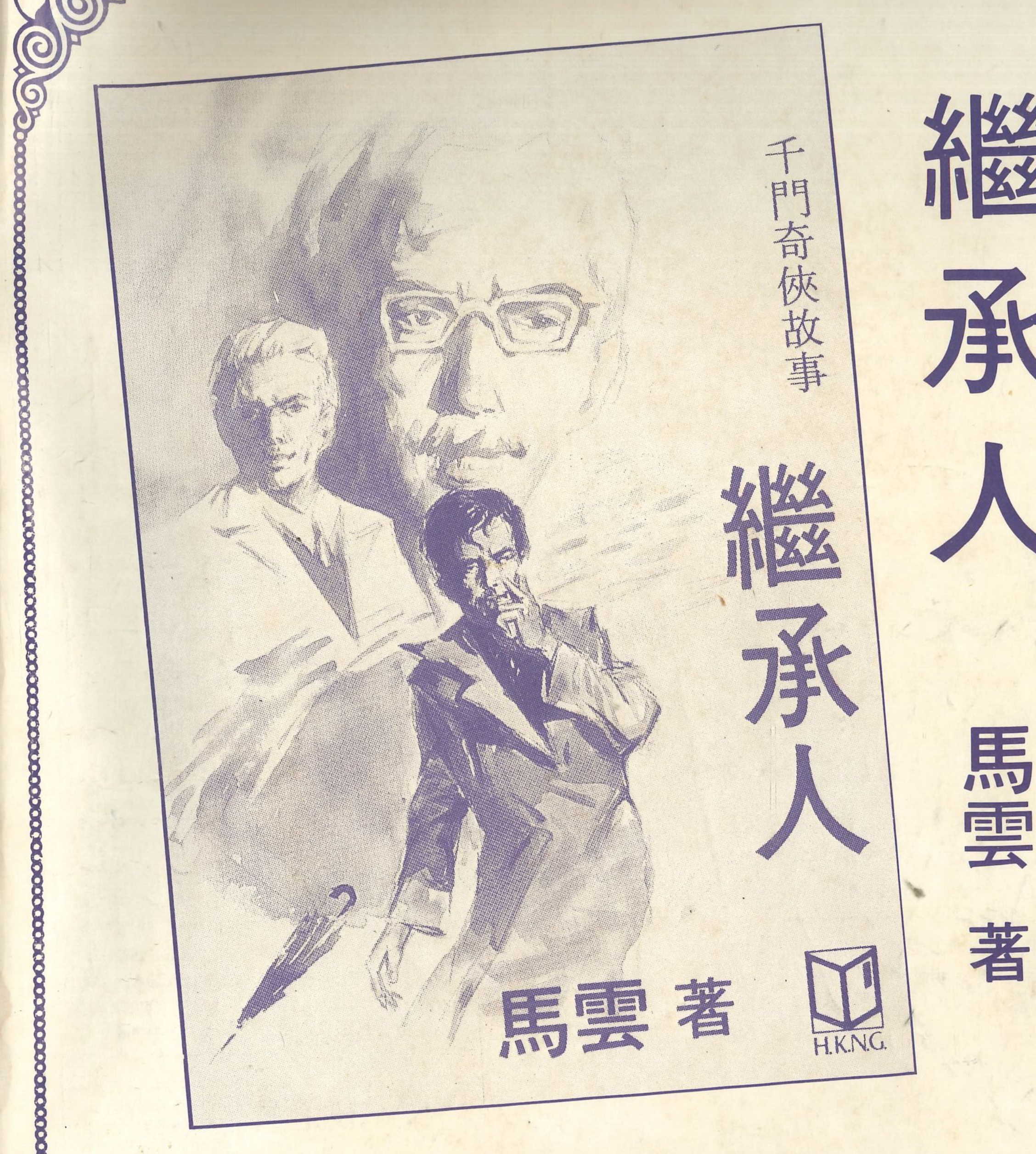
第28年
第50期
（總號141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繼承人

馬雲 著



千門奇術，各施各法，正邪道上拼個高低。千門奇俠深懂千術之道，憑其机智與胆色揭發一個大陰謀……



環球出版社出版

江湖淒艷哀感英雄故事集／傅紅雪·文　可飛·圖

殺父

如果沒有算錯的話，過了今年立春，大毛應該有廿五歲了。

廿五歲，其實只是個很輕的歲數，好命的人也許已經做父親了。

大毛當然不可能做父親。

因為他在十年前就死了。

無論是誰，在沒成親的時候就死，肯定是做不了父親的。

何況他還是個苦命的人。

小毛不記得什麼時候開始對他有印象，他只記得他問他這句話的時候，小毛只有七歲大。

「你為什麼對我特別好?」

「因為你和我一樣是個沒父親的毛孩子。」

大毛回答他時，那顆特別黑的眼珠子泛起一層薄光。

過了很久之後，小毛才知道這薄光原來就是淚光。

他當時不懂。

他連什麼叫「父親」都不懂。

高家堡的大總管

七歲大的孩子能懂些什麼?

現在他當然懂了，比世界上的任何一個人都懂。

什麼叫「父親」?

＊　＊　＊

暮春三月，草長鶯飛，含著淡淡花香的春風拂過來，溫柔得就像情人的胸脯輕輕摩擦著你的臉。

你縱使不陶醉，也應感覺愉快。

可是高山青此刻卻板著臉，板得就像是誰欠了他的錢不還似的大債主。

無論是誰碰到債主都高興不起來的。

仇貼無意隱藏他心中的不高興。

「你不能破例一次?」高山青閃著精芒的眼神掃著仇貼。

「不能。」仇貼只說了兩個字，但是誰也聽得出來他語氣的堅決，堅決得彷彿天塌下來也不能改變他的意志。

高山青瞪著他。寬廣的額角隱約冒著像蚯蚓般大的青筋，他憤怒得握緊了拳頭，手背上也浮著不住跳動的「青蚯蚓」。

他本不是個容易動怒的人，就算動怒也不容易有這種表情，他一向善於控制自己的情緒。

可是他雖然震怒異常，仇貼卻沒有屈服的樣子。

終於，高山青似乎軟了下來，聲音也放緩了許多：「你不知道明天的日子對高家堡有多重要嗎?」

「知道。」仇貼對任何人說話向來都是簡單明瞭，他不是個喜歡說廢話的人。

而且他也是個少說話多做事的人，所以他打破了高家堡廿七代來的傳統：

一、高家堡歷來唯一的外姓總管。

二、高家堡歷來最年輕的總管。

三、高家堡歷來竄昇最快，最高的總管。

由此可知高家堡對他辦事能力的激賞與倚重。

高山青輕輕捧起白玉瓷盅，慢慢啜了一口長白山的人參茶，臉上的神色好看多了：「你知道我為了爭取三年一度的『春秋論劍大會』，當時花了多少腦筋，說了多少好話，好不容易才取得了主辦權……」

他說這話時，清癯的臉上不由自主的流露出自豪與志得意滿的表情。

他的確值得自豪。

春秋論劍大會開辦以來，這次是第三次，前兩次是在當今武林聲望最隆、勢力最龐大的紅鷹堡與天星幫舉辦，這次由高家堡主辦，無疑表示了高家堡的聲望與地位在武林中佔有一席重要位置。

屆時不僅天下豪傑雲集高家堡，就連少林、武當等五大派的掌門也都將親自蒞臨。

這麼輝煌而具有歷史性的日子，身為主人的高山青如何不自豪，甚至自滿?

「你想，這麼重要的一個日子，你如何能不在場?」高山青歎了一口氣：「我知道，為了迎接這個重要日子，你下的準備功夫比任何人還要多；我也知道明天的歡迎儀式、典禮與論劍過程，你已安排得妥妥當當的，絕不會因你的不在場而絲毫不妥；但是你也應該知道，在這麼重要的日子裡，你身為高家堡總管，若缺席退場，豈非失禮得很?」

「是的。」仇貼點點頭。

「那麼，」高山青臉上有了笑意：「明天你肯留下來了?」

「不肯。」仇貼搖搖頭。

笑意立刻消失，高山青幾乎想跳起來：「那我剛才所說的話豈不等於廢話?」

仇貼沉默。

他長得不算英俊，不過卻透著一股剛毅不屈的性格，特別是他不說話的時候，更能強烈顯示出這種特有個性。

他現在就站著不說話。

高山青其實很欣賞他這種個性，他始終認為不愛多話的人，雖然會令人覺得無趣之味，但是這種人往往也最忠心可靠，絕非巧言令色之徒可比。所以他破格擢升他，在不到三年的時間裡，仇貼連跳十八級，一直幹到最頂的總管位置。

高山青是個敢用、而又懂得用人的人。

但是他此刻實在是按捺不住脾氣了，他哼着聲問：「如果我堅持不讓你走呢?」

仇貼望了望他，臉上沒什麼表情，只淡淡說了一句：「我一定要走。」

「我無權?」高山青似是想不到他會頂出這麼一句，在他印象裡，仇貼從來不會如此頂撞過他，當下頗覺意外的楞了楞，不禁問：「誰才有權阻止你?」

「誰都無權。」

「天皇老子也不行?」

「不行。」

談話中斷，兩人都沉默了下來。

仇貼靜默的意思很明顯，顯然無論高山青如何說詞，他都不會改變立場。高山青的緘默則在考慮。

他考慮是否要僵下去?

如果僵持下去，對方是否有讓步?

如果不能，情形會變成怎樣?

當然會變得很難堪。

他深深瞭解仇貼的為人，木訥寡言的人有時候捧起來，只怕連騾子脾氣也要遜色三分。

高山青不想再僵持下去，他已有退讓之意，但是他是一堡之主，如果全面讓步，面子往何處掛?

他是個很愛面子的人。

因爲他是江湖上鼎鼎大名的高家堡堡主。

——人在有名有望時，面子也就顯得尤其重要了。

——否則世上怎會有「死愛面子」這句話？

仇貼雖然耿訥，畢竟也不是不開竅之人，否則他怎能爬上高家堡赫赫總管之職！

解決僵持的最好辦法就是折衷，也就是妥協。

——妥協，也就是「兩勝」，誰也不敗。

這個道理仇貼懂。

於是他打破了沉寂：「堡主，當初屬下投身高家堡時，不論職位之高低，餉糧多寡，屬下只有一個要求……」

「我答應了你那個要求，」高山青打斷他的話接著說：「到現在，我也沒有忘記你的要求。」

他望了望仇貼，開始順著仇貼給他的台階而下：「當然，認眞論起來，我是不該食言反悔，理應讓你明日休假一天，只是湊巧逢上春秋論劍大會這種大日子，我只是希望你能把休假押後幾天，屆時我再多補幾天給你就是了。」

「論劍大會共舉行兩天，論劍完畢還有煮酒大會；」仇貼說：「屬下當比平時早一兩個時辰趕回來，我想，對大會的進行是不會有影响的。」

高山青略爲沈吟，揮揮手道：「好吧，你明日快去快回。」

「是。」

仇貼抱拳而去。

* * *

高山青是個很幸福的人。

在事業上，他貴爲顯赫的一堡之尊；在家庭上，他有一個出身極佳而又美麗又嫻淑的妻子，而且還有一對頗爲肯上進而又很孝順的兒女。

事業與家庭兩相得意，世上有什麼比這更值得驕傲的？

高山青尤其鍾愛那個在下個月初九就滿廿歲的女兒，人家都說他是重女輕男，他總是笑著說：「女兒養大了遲早是變成人家的，我如果不趁她未嫁時多疼她的，難道等她爲人媳婦之時再想疼她，豈非來不及了？」

就憑這點，你能不承認他是個好父親？

可惜一個雙十年華的女人當然不會以擁有好父親爲滿足的。

她還想擁有什麼？

如果你看到仇貼那種歡愉的樣子，自然就會明白了。

當仇貼退出高山青的房間，踩在花間小徑時，高美麗像花叢上的七彩蝴蝶飛到了他身邊，兩隻夢幻般的眼睛像蜜糖似的黏著仇貼的臉上看：「喂，怎麼在我老爹房間裡呆那麼久？讓我等得脚都酸了。」

仇貼看了看她：「等我什麼事？」

高美麗翹起了小咀：「一定要有事才能找你？」她瞪著他：「你知不知道你最近有多久沒陪我玩了？」

仇貼冷漠的掃了她一眼：「快廿歲的人了，還整天像個孩子。」

「廿歲又怎樣？」高美麗細嫩的臉頰上立刻脹得鼓鼓的：「難道廿歲的人就不能玩了？爲什麼你老是要裝出那副聖人的樣子？喂，你仇貼也不過大我三歲而已，幹嘛老氣橫秋得像個八十歲的老頭子？」

這時，一個人快步走前來：「美麗，妳怎麼可以對仇總管沒大沒小？」

「什麼叫沒大沒小？」高美麗瞪著那個儀表非凡的年輕人，彷彿要吃掉他似的：「你有多大？你也不過早我一年從娘的肚子跑出來吧了，你這個做哥哥的，從來都不會疼我這個妹妹，只知整日板著臉管我，我看你也和仇貼一樣，老氣得令人渾身不舒服，我眞不明白，你們兩人爲何不當和尚去？」

「妳……」年輕人被她頂得一肚子火。

「高歌。」仇貼叫住他：「你找我有事？」

「是的，仇總管。」高歌是高山青唯一的兒子，可是他却不寵溺他，他清楚過多而不當的愛就像過多的水澆在樹苗上，非但無益於它的成長，反而易使它根部腐壞。所以高山青沒有讓他當少堡主，只讓他幹個副總管，他這樣做，當然是想他跟著仇貼學習。高歌的確也很上進，他知道自己日後就是高家堡的繼承人，若無眞實本領，只怕担當不了大任，因此他不以爲於仇貼之下爲忤，始終虛心受教……

這種無紈袴子弟氣息的人，仇貼當然喜歡他：「好，我們到屋裏去談……」

話未完，高美麗早已睁著眼哼：「噢，怎麼？我在這裡你們就不能談？非要到屋子裡去談？其實也沒甚麼鳥大的事，還不是雜七烏八的公事，你讓我聽我還嫌煩呢，神秘兮兮的，自以爲了不起，我看哪，天底下最讓人吃不下飯的男人，大概就是你們兩個了。」

說完，重重的哼了一哼，甩頭就走了。

仇貼將明日應將辦妥的事詳細的告訴了高歌。高歌自覺無疑問才離開仇貼的房間。

仇貼整理著案頭上的文件，却見高美麗輕手躡脚的，像賊般的走入來。

仇貼把身子靠在寬大的椅背上，皺著眉頭問：「妳怎麼又來了？」

「我不能來嗎？」高美麗不坐在椅子上，渾圓而迷人的豐臀老實不客氣的往仇貼的桌子上一坐：「現在，你總該辦完了事情了吧，是不是應該輪到高美麗我了呢？」

「看妳，」仇貼的眉頭皺得更緊了：「妳幾時變成了猴子了？」

「猴子？」高美麗挑着眉尖：「你說我是猴子？」

仇貼淡淡道：「一個女人家居然連椅子都不懂得坐，不像猴子像什麼？」

白白的牙齒輕咬著紅紅的咀唇，高美麗斜著眼看他：「就算我是猴子，你不認爲我是隻美麗動人的猴子麼？」

仇貼冷冷道：「我正好最討厭猴子。」

「你！」一陣羞怒湧上眉梢，高美麗纖手叉腰，尖著嗓子說：「你知不知道你像什麼？」

仇貼垂著眼、沉著臉，一句話也不說。

「你像頭熊，一頭不懂得笑的熊！」高美麗立刻改口：「不對，不對。世上那有會笑的熊？對，你像隻貓頭鷹！貓頭鷹總喜歡板著臉，好讓人覺得牠很老練、老成、老氣、一副很有學問的樣子，世上最令人噁心的就是貓頭鷹了，而你正好就像牠，一點都沒錯！」

仇貼忽然說：「妳知不知道貓頭鷹最喜歡吃什麼？」

「不知道。」高美麗眨著眸珠子：「你知道？」

「猴子。最喜歡吃的就是猴子。」

「笑話，你敢吃了我？你……」

高美麗話沒說完忽然尖叫了起來，她看到仇貼驀地伸出一雙鷹爪般的手向她抓來！彷彿眞要吃了她似的。

她只覺眼睛一花、身子一輕，人已從桌上坐到了椅上。

仇貼仍然坐在位置上，彷彿從來沒動過似的；他撩眸望了望高美麗：「明天可是個大日子，貴客嘉賓滿堂，妳可得像個大家閨秀的樣子，說不定會有幾個翩翩公子看上妳……」

高美麗狠狠打斷他的話：「你好像在担心我沒有人要？」

「我的確担心。」仇貼居然這樣說。

高美麗生氣了。她眞的生氣了。她應該生氣了。

不說她是高山青的掌上明珠，也不說她顯赫的家世，單說她那嬌艷可人的外表，如果來一次招親大會的話，只怕求親的人可以從高家堡大門口排隊到山海關口。

仇貼居然怕她沒人要。

高美麗如何不生氣？女人生氣的理由原本就很多，不該生氣的時候也生氣，何況是這種足以令天下所有女人氣死的理由？高美麗當然大氣特氣，氣得跳脚，氣得粉臉發白！

女人生氣是副什麼樣子？丟東丟西？橫眉目豎找你拚命？潑婦罵街？咬牙切齒？尖酸刻薄的指桑罵槐？嚎聲大哭？捶胸頓足、哭天搶地？抑或一哭二鬧三上吊……

這些都不怕。

最怕的就是不說話。

女人在生氣的時候不說話，遠比一條對著你猛吐舌信的毒蛇還可怕千倍、萬倍！

——毒蛇若想咬你，總會有些預備動作；而女人想咬你時，也許就是她對你笑得最甜的時候，你永遠無法知道她何時會對你下手。

——聰明的男人應該永記這點：絕不可得罪生氣時不說話的女人。

高美麗現在就不說話。

這種情況，如果還有一點挽回的餘地的話，那就是仇貼必須立刻道歉！

低聲下氣的道歉，後悔得要命的道歉，陪著諂笑的道歉，賭咒發誓的道歉，虔誠得像狗的道歉……

不管是那一種道歉，女人肯定不會接受——表面不接受，內心裡却十分受用。

高美麗在等仇貼的道歉，她以爲仇貼那句話是開玩笑而已。

可是仇貼沒有，他看來連一點表示歉意的意思也沒有，他似乎十分認眞。

高美麗原來嬌潤的臉色轉白、轉紅、轉青、鐵青。

然後她就鐵青著臉走出去。

仇貼沒有留她。

他的臉色也是鐵青的。

目送著她成熟豐腴的背影離開之後，仇貼那張原本剛毅的臉孔忽然露出痛苦的表情！

他只覺得此刻心絞痛得令他恨不得立刻死去！

* * *

五更鷄剛剛啼過。

天仍黯淡，晨霧冷得像初冬的寒霜。

冷寂的街道上仍然漾著濃濃的睡意，偶爾掠過被冷霧凍醒的野貓之外，只有一塊塊又冷又硬的青石板僵死的躺在那裏。

仇貼的脚正一步一步的踩在青石板上。

他走得不快，也不慢。

多少年來，每個月的今天此刻，他都是這樣走著。

無論刮風、暴雨、冰雪，你都可以看到他這樣走著。

即使今天是高家堡有史以來最重要的日子，他依然不例外。

當初，他投入高家堡門下時，他全不計較餉金之多寡、職位之高低，只提出了一個要求：不管在何種情形下，每個月十五，一定要讓他休假一天。

這個要求不算苛刻，而且合理，高山青一口答應了他；但是他沒想到仇貼竟連論劍大會這種大日子也要休假，他雖然不悅，却也無可奈何。

這本就是約定好的事，怎好反悔？除非，除非辭退他，然而像仇貼這種人才，他歡迎都來不及，怎肯輕易辭他？

仇貼對這一天竟如此執著，顯然這天對他來說一定非常重要，那是可以肯定的。

那麼，每個月這天，他究竟做些什麼事？

誰也不知道。

休假本是很尋常的事，他也許是散散心，也許是尋歡作樂；像他這種年紀的男人，就算找個青樓艷妓開開心，那也是極爲平常的事。

然而仇貼並不是朝妓院或賭坊酒樓等可以尋歡作樂的地方走去。事實上，在這麼絕大清早，那些地方肯定還未開門，有的也許才剛打烊不久哩，他如何尋歡作樂？

而且尋歡作樂也不需要一定在每個月的今天，不是嗎？

那末，他究竟想去那裡？

這個問題，似乎已經有這答案，他已經走入了一條長而窄、而且還透著一股撲鼻的潮濕氣味的陰暗胡同。

* * *

劉水長聽到薄薄的木板門响起輕輕的敲門聲時，心中泛起了濃深的驚訝。

當他打開門時，他更加驚異了。

驚異得忘記應該對仇貼打招呼，他呆呆的站著，直到仇貼對他微微一笑，他才如夢初醒：「仇、仇總管……您……我，小……小的不知您駕到……屬下有，有失遠迎……」

劉水長本來就不是個太會說話的人，這句話他說得尤其艱辛，因爲他根本想不到自己的頂頭上司竟然會親臨於此。

「阿水，」仇貼輕拍他的肩膀：「孩子的病好了些了吧？」

「回稟總管，」劉水長低着頭，一雙手一忽抓衣角，一下子筆直的貼著褲縫上，似乎不知該把它放在那裏才好，「小犬病情好多了，多謝總管關照，屬下、屬下……」

說著，尖突的喉結似乎被某物梗住，說不出話來了。

他竭力讓自己平靜下來，好不容易才又說：「總管請進，家居簡陋，請您別見怪。」

仇貼並沒有進去，他微笑著說：「我今天有事出城，順道繞過來看看你，順便幫你送來這個月的薪餉。」

劉水長微顫著手接過薪餉袋：「多謝總管，讓您親自送來，屬下實在不敢當。」

「那裡，我這麼大早來吵醒了你。」仇貼望着劉水長滿佈紅絲的眼睛：「你一定一整夜沒睡了，快快去睡覺吧，我走了。」

這時，屋裡忽然傳來一陣孩子的哭聲，緊接著又響起一陣帶着輕微咳嗽的蒼老聲音：「水長呀，小虎醒過來啦，你快看看他……」

「好的，娘，我就來了。」劉水長回首應了一聲，但腳步沒移動，他望了望仇貼，神色透著幾分尷尬。

「快進去吧。」仇貼催促他：「你別管我。」

孩子的哭聲愈來愈大，劉水長猶疑著，他母親的聲音又響起：「水長呀，你跟誰說話？」

「娘，是總管大人。」劉水長轉身走進房裡去，口中一面說：「仇總管爲孩子送薪餉來。」

「仇總管？」劉母的聲音充滿著驚訝：「就是你經常對娘提起的那個仇總管？」

仇貼是因爲怕吵醒屋裏的人，所以才沒有進去，現在屋裏的人都醒了，於是他也就跨進門坎，在小廳上的飯桌上坐了下來。

* * *

劉水長是個老實忠厚的人。

人人都喜歡忠厚老實老實的人。

然而忠厚老實是不是眞正的好處呢？從另一個角度來說，忠厚老實是否意味著「蠢」的意思呢？

——捫心自問，你在一面表示欣賞別人的忠厚老實的同時，是否也希望自己是個忠厚老實的人？

不會的。馬善被人騎，人善被人欺，這個年頭誰肯做個被人騎、被人欺的老實人？你肯？

——欺善怕惡，本就是你我的共通性。不是嗎？

所以與其說劉水長老實，不如刻骨的說他「蠢」來得直接些，至少他在高家堡的表現看來，充分說明了他不是個很精靈敏捷的人。打從他十三歲進入高家堡以來，至今整整超過十個年頭，始終是幹著最基本而又最粗重的工作——打雜。

這個「雜」字可用得眞好：既是園丁、也可以是馬伕、挑伕、更伕、伙伕……等等，等而下之的「伕」無一不包。

這，當然是因爲他資質天賦不夠好。文，識不了幾個斗大的字；武，打不出一套最基本的拳式來。那麼，他在高家堡幹了漫長的十年雜工，豈非是很合理的事？

其實老實也吧，蠢也好，並非全無可取之處，這種人通常有一個特性：胸無大志、任勞任怨、得過且過、無算計人之心……

劉水長也是這樣，他只希望能在高家堡一輩子幹下去，只要能糊口過日，清苦一點無妨；可惜的是，他連這點最卑微的福份也沒有。三年前，他那可憐的老婆爲他生下了第一個兒子，也是最後的一個兒子——她生產時失血過多，就此一命嗚呼矣。

鰥夫的日子本來就不好過，何況還拖個巴掌大的孩子？幸好劉水長的娘年紀雖大，身子倒還挺硬朗，幫忙拉拔沒娘的孩子，日子雖然難過，也就這麼一天挨一天了。

然而孩子沒病沒痛是養不大的，就在這個月頭，劉水長的兒子忽然大病了一場。有病的孩子最難帶了，劉母本已老邁，幾番折磨下來，連她自己也病倒了，於是劉水長只好向高家堡告假，蹲在家裡看顧一老一少。

不過短短的半個月，只見他臉頰上的兩團肉不見了，瘦得皮包骨、骨撐皮了。

唉，男人本就粗手笨脚的，眞難爲他了。

* * *

劉水長一手抱著兀自哭得震天價响，彷彿要拆屋頂的寶貝兒子，一面攙扶着老顚顚猶柱著一根藤拐杖的老母走了出來。

「伯母，您好。」仇貼立刻趨前去行禮。

「老婦人見過仇總管大人。」劉母慌忙彎下本已佝僂的背脊，看來就像是隻又瘦又小的蝦米似的，滿佈皺紋的臉上露出既虔誠又感激的笑容，同時也露出了殘缺不全的焦黃牙齒：「總管大人親自駕到，老婦人眞是太高興了，多謝你，多謝你……」

一連串的多謝，令仇貼覺得有些不自在——承受不起的不自在。他拘謹的笑了笑：「驚醒您老人家睡眠，眞是不應該。」

「總管大人，水長時常提起你是世上第一好人．經常對他照顧有加……」劉母興奮的喘了喘氣，一雙無神的老眼依稀泛着薄薄的淚光，啞着嗓子說：「水長說，這次一個月的長假，多虧您向堡主力爭批下來的……老婦人無以爲報，只是早晚一炷香，祈求觀世音菩薩保佑總管多福添壽，活到一百二十歲、一千歲……」

「伯母，您言重了。」仇貼胸中一陣澎湃，只覺眼眶倏熱，幾乎感動得掉下淚來。

他聽過很多種話，無疑這種修飾不多的言語最眞樸，也最感人。

仇貼吸了一口氣，臉上露著不常有的笑容，攙扶劉母坐下：「我身爲總管，善待部下本就是應該的事，何況水長是個勤奮勉力的好部下。」

他這句話沒有誇張，他雖然在高家堡位居一人之下，衆人之上，可是却沒有少年得志的驕氣；他不但善待每一個部下，而且也都和他們打成一片，所以他很自然成爲高家堡歷年最受愛戴的總管。

——善待部下的人，通常也都是傑出而成功的主管，這本是非常簡單的道理。

劉母坐下，忽又起身：「總管這麼大清早出來，必然還未食過早飯，讓老身下碗麵與總管充飢。」

「我吃過了，」仇貼慌忙說：「看看伯母一家人大小平安無事，我也就放心了；在下仍有許多事待辦，就此告辭，他日有空，當再來拜望您老人家。」

劉母說什麼不讓仇貼走，堅持要下廚煮麵，令仇貼盛情難却，不忍拂逆，於是向劉水長道：「這樣吧，阿水，痲煩您燒壺熱水，我喝杯熱茶就走。」

「是，總管。」劉水長抱著猶啼哭不止的孩子走向廚房。

「孩子讓我抱抱。」仇貼上前去抱過孩子，用手逗弄著淚痕滿面的小鬼頭：「小乖乖，叔叔抱你，乖別哭，嗯，你叫什麼名字呀？」

孩子只有三歲來大，一臉病容，病中的孩子本就脾氣不好，加上仇貼從來沒抱過小孩，而且又是陌生人，所以也就哭得更大聲了。

劉母一旁笑得合不攏咀，呵呵道：「小虎呀，長大以後可要像叔叔一樣，做個了不起的人哪。」

小虎哭著，大概是哭累了，忽然也就不哭了，睜著一對黑漆漆的眼珠子，帶著七分畏怯，三分好奇，骨碌碌的瞪着仇貼瞧。

孩子不哭的時候，你就覺得想親近他；當他笑的時候，你更會發現世界上再也沒有任何東西比他更可愛了！

小虎笑了。

羞怯而天眞的笑靨。

仇貼沈醉在那片眞、善、美的笑容裡。

他也笑了！笑得好開心，「小虎，原來你就叫小虎，看你剛才的哭樣子，長大後一定是頭又兇又猛的大老虎，呵呵……」笑，眞純而誠摯的笑，原本就是世上最好的語言。

望著仇貼的笑臉，小虎似乎不怕他了，舞著瘦小的手，大胆的去摸仇貼腮邊的鬍渣子，小咀裡忽然冒出了一句：「爹……」

這句聲音很輕，劉母耳朵重自然沒聽清楚，可是仇貼却聽得清清楚楚，他整個人忽地中魔般的硬了過去。

也許，小虎睡夢中剛醒；也許，像他這麼三歲不滿的孩子．以爲見到了像他爹一樣的男人，就該叫爹；也許，在他小小的心靈裡，根本就還不知道「爹」的眞正意思是什麼……

「爹，爹……」小虎玩得很關心，一連又叫了兩聲。

仇貼沉寂的心靈突然整個翻滾了過來！

「爹！」

* * *

這本是個非常簡單而又易懂的單字。可是，對仇貼來說，那却是一個非常陌生而又非常遙遠的字眼！

他今年廿二歲，廿二年來，他從來就沒有說過這個字。

因爲，他沒有爹。

一生下來就沒有！

* * *

仇貼捧着只見茶梗而不見茶葉的熱茶時，小虎已安靜的睡覺去了。

他胸中的激動却還沒有平息下去，比杯中的茶還滾、還熱。

劉水長沒有發現仇貼的眼角淌著一滴極微極微的薄光，他以爲那是因爲剛泡好的茶水過熱，熱霧沾到了他的眼角之故，但是他却發現了仇貼給他的薪餉袋數目不對。

「仇總管，餉金怎麼多了這許多？是不是您拿錯別人的了？」本來，他一接過薪餉袋時便應該知道重了很多，只是那時候他沒想到仇貼爲他親自送來，而且仇貼的突然降臨，對他這個卑微的人來說，能鎮定的接待他已是不錯的了，那還會發現餉袋重了？直到現在，趁著仇貼喝茶的時候，他才想起應把它交給母親，這才發現餉銀多了許多。他不僅是個老實人，而且也是個孝順的兒子，向來薪餉袋原封不動交給老母。

仇貼對他笑笑：「我因來得早，鋪子都還沒開門，所以我不能帶些見面禮送給令堂與令郎，一點小意思你收下。」

「這麼多……」劉水長只說了一句，眼睛就紅了，喉嚨也似乎被硬物堵住而說不上話來。

「不多。」仇貼放下帶有小缺口的茶杯，走過去拍了拍他的肩膀：「我走了。」

劉水長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他甚至忘記了說謝謝，淚水，像七月的暴雨，濡濕了他又粗又乾燥的面頰……

——老實人的淚水，往往是最眞誠的。

* * *

天仍未亮。

晨霧似冷紗。

仇貼冷寂的心靈却仍存留著一絲暖意。

是不是那杯熱茶？還是那一聲「爹」？

* * *

仇貼出來的目的，當然不是專程爲劉水長送上餉金的，其實這種事根本用不著他來做。也許他眞的是順道，也許他只想表示一下自己對部屬的關心。

他一向關心部屬。

然而還有一個人才是他眞正最關心的。

雖然那個人已死了十年。

探望已死的朋友，這才是他眞正的目的。

他死的時候正是月亮最圓的時候。

所以仇貼每個月十五都到亂葬崗來憑悼他。

沒有人知道。因爲這是他的秘密。

* * *

身爲高家堡之總管，無論是車、馬、轎都是垂手可得的，可是仇貼却寧願走路。

一步一步的走。

他認爲這樣才能表示出對死者哀悼的虔誠。

除此之外，他連一炷香、一疊紙錢都沒有準備。

只有一顆虔誠的心，才是對死者最大的敬意。

他一步一步的走上亂葬崗。

霧已散。

陽光斜照著披下來，春風低吟著掠過，墳崗上却仍一片冷寂、孤漠。

這是另外一個世界。沒有春天的世界。

仇貼的心裡也沒有春天。他的春天早隨著大毛的死而消失了。

大毛。

那個比他大三歲的毛孩子，現在就躺在眼前這座墳堆裡。

十年了，他早已變成了一堆白骨，應該是。

這其實只是一堆雜草叢生的墳丘，一塊早已斑剝不清的墓碑冷冷的豎在那裡，顯得格外的淒涼而孤冷。

仇貼其實已有能力爲他建造又大又漂亮的墓地，可是他沒有。

他不認爲這樣做對死去的人有何意義。

有嗎？

像往常一樣，仇貼就在墓前就地而坐。

然後他就把臉埋在頂在膝上的臂彎裡，一直到天黑。

幾年來一直如此。

今天，他不會坐到天黑，他已答應高山青早點回去。

陽光照耀著；清風吹拂著……

驀然，有聲音響起！

聲音不大，却很清楚的劃破這墳場的寂靜。

也驚醒了仇貼本已沈寂的神經。

他抬頭一看的時候，隔鄰墳丘旁的殘棺敗木裡正激飛而裂！

那個聲音就是從那裡傳出來的。

他也看到了幾條人影像鬼魅般的撲來！

那不是鬼。

鬼不會拿刀，也不會有那麼精純犀利的刀法。

只不過彈指，幾撮泛著冷森的刀光，已像天塌下來似的劈向仇貼！

只有人才會用刀，也只有人才懂得這麼高深的刀法，也只有人才會想出這麼可怕的殺人方法。

仇貼沒有拔刀，他根本已無機會拔刀，他只能退。

盡全力的退。

可惜他連退也不能。

因爲他的背後同時也響起了幾撮刀鞘聲。

* * *

進退不得，那只好坐在原地不動了？

不，除非你想死。

仇貼還不想死。他突然像圓球般的彈跳起來！

刀鋒、劍尖，就挨著他那仍沾有鬆泥的鞋底滑過去！

仇貼的背脊已沁出一抹冷汗，微突而飽滿的額角也冒出了汗光，可是他却沒有去擦它。

因爲那幾道刀光又像幽靈般的直撲而來！

擦汗就無法拔刀，仇貼當然選擇拔刀，只有刀在手中才能對抗敵人。

敵人很多，他來不及算，最少也有十幾個吧。

從他們埋伏的精巧，與出手的狠辣，顯然是有意置仇貼於死地。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仇貼喝問對方「什麼人？爲什麼要殺我？」顯然就太笨了，因爲他現在能做的只有打敗敵人才能活下去。

——世上只有活著的勝利者才有說話的權利。

仇貼當然懂這個道理。

所以他手中的刀已以最快的速度揮出去。

比敵人的刀更快。

他一定要這樣，否則他便會死無葬身之地。

因爲敵人的數量比他多得太多。

一比十幾，這絕不是件好玩的事。

刀如行雲流水，激起的却不是水。

血。殷紅刺目的血，像雨蓬般的灑了開來，在燦爛的陽光下流竄，抖顫著，令人觸目驚心。

淒厲而長短不一的哀號慘叫聲，被春風傳送到老遠去，在你耳中迴蕩著，在你胃裡翻滾著……

仇貼不喜歡殺人。他現在却至少殺了五個人以上。

他仍未歇手，因爲敵人還未潰敗，而且依然似兇狠惡虎般的猛撲過來！

他想結束殺戮。

但是在敵人不肯歇手的狀況下，你除了「以殺止殺」之外，難道還有什麼更好的法子？

仇貼沒有。所以他只好殺，殺！

刀鋒上的血更濃了。

風中的血腥味也更重了。

仇貼手中的刀，看去一點也不出奇，窄扁的刀身，薄如蟬翼的刀刃，黑漆的刀鍔，古銅色的刀柄，水藍色的刀綢，古樸裡帶點爽意，就像他的人拙木裡透著俊洒、脫逸一樣。

可是，他的刀法就不一樣了。

江湖上見過他的刀法的人不多。但是每個人都知道他的刀法——天道刀法。

替天行道的刀法。

多適的名字，多狂的名字。

名字是迂了點，但却千眞萬確的非常狂！

像秋風掃落葉般的狂！像怒吞山河般的狂！像千軍萬馬般的狂！

狂！

一把狂刀。

「狂刀」，正是他在江湖中的外號。

牛，狂起來，人看了都怕；人，狂起來，鬼見了也怕；刀呢？

刀狂起來是副什麼樣子？

刀狂起來，連不怕死的人見了也怕死了。

仇貼人未狂，刀却已狂。

血，狂噴。

人，狂嗥。

終於，怕了。兇猛的敵人終於怕了。

誰不怕死？

* * *

陽光依然，春風依舊，只是亂葬崗上又多添了十幾個死人。

只剩下三個人沒死。

一個是仇貼，另外兩個是一男一女。

男的高大英俊，女的風華絕代，但是仇貼不認識他們。

刀已靜，刀溝上的血仍未流乾，仇貼慢慢的吹散最後一滴血，然後緩緩將刀歸鞘，這才問：「你們爲什麼還不走？」

那對男女本已絕望的臉上透出一絲驚異，怔怔的望著仇貼，男的說：「你讓我們走？你不殺我們？」

仇貼忽然歎了一口氣：「你們本來就可以走，我爲什麼要殺你們？」

男的更驚訝了：「你已經知道我是誰了？」

仇貼搖搖頭。

男的一臉疑惑：「那你爲何要放我們走？你不想知道我們爲什麼要殺你嗎？」

「不想。」仇貼緊抿的唇角漾起一絲譏諷的冷笑：「人在江湖，殺人與被殺，總有他一千萬個理由，知道了又如何？最終還不是刀上見眞章？我們既已見過眞章，再問理由豈非多餘？」

他掃視了一下地下血淋淋的屍體，虎目裡忽然泛起淡淡的悲傷：「無論如何，理由再好，對那些已死的人有什麼意義？難道能使他們死而復生？能嗎？」

沒開過口的美艷女人忍不住開口：「你不喜歡殺人？」

「妳喜歡？」仇貼冷冷的睨了她一眼。

「可是你爲什麼殺他爹？」女的說。

「誰的爹？」仇貼微一怔，目光轉向男的：「我殺了你爹？」

男的眼眸掛淚，射出憤怒之火，他咬著牙根忿恚道：「不錯，我親眼見你一刀殺了我爹！」

女的也瞋目道：「你既不喜歡殺人，爲何却對毫不懂武功的老人下手？」

仇貼的臉色倏地暗了下來，心靈深處似乎被人用尖刀剜了一下，深沈的眸光閃過一絲難耐的痛苦。

不錯，他殺過這樣的一個人，一個毫不懂武功的垂垂老人。

人有仁、盜有道，即使再聲名狼藉的江湖宵小也不齒於殺一個不會武功的老人！

仇貼却殺了。

殺得絕決，毫無猶疑。

而且這也是他一生中所殺的第一個人。

四年前，他還只十八歲而已，藝成出道日，便殺了這樣的老人。

他學武的目的，並非想在江湖上有所作爲，爲的是殺人，兩個。

那個老人便是其中一個。

他終於對那男的有些印象了，他用舌尖舐了舐乾燥的唇角，聲音沙啞：「你，是段無棄的兒子？」

「是的，我就是段無棄的長子段謀。」男的悲啞道：「她就是我的妻子林秋燕，我們這坎來，爲的就是報殺父之仇；可惜我們失敗了……」

仇貼冷冷打斷他的話：「失敗可以從頭再來，你們爲什麼不走呢？」

林秋燕美目含淚：「你要我們去那裡？」

仇貼怔住。

「天地之大，那裡不能去？」仇貼有些迷惘：「你們報仇心切，孝心可嘉，難道不應該勤練武功，從頭再來？」

「你這可是諷刺？或是在表明你僞仁僞義的假慈悲？」段謀挫牙道：「天地雖大，却早已沒有我夫婦倆容身之地了……」

「爲什麼？」仇貼不明白。

段謀仰天凝望著藍天緩緩飄過的白雲，悲愴的笑了兩聲：「四年來，爲了殺你報仇，我們夫婦倆從未曾碰過刀劍而勤練武功，到處花錢拜訪名師，只可惜我倆早已超過練武的年齡，加上我們練武的資質平庸，無論如何這輩子難能成功超過你……」

這話不錯，學任何東西雖說要苦練，但是天賦資質也極爲重要，特別是學習的年齡更重要，過早或過慢都能影響學習的成果。

從外表上看來，段謀夫婦已是廿有幾的人了，四年前才開始學武，無疑是遲了點；再說，看他倆一臉文質秀氣，若要舞刀弄槍，似乎來得勉強些。

仇貼望了望地下的屍體：「你們雖然武功不夠好，但是可以花錢請殺手，這個世上，只要有錢就沒有辦不成的事，不是嗎？」

「不錯，」段謀也瞥了一下地上：「那些人都是我花錢請來的，你可知道我花了多少錢？」

仇貼當然不知道，所以他沒有回答。

段謀却瞪視著他，似乎在等他的回答。

仇貼只好搖了搖頭：「不知道。」

「你當然不會知道，像你這種武功高强，而且又是高家堡的紅人，自然用不著請殺手，怎會知道殺手的價錢？」段謀冷哼著接道：「自從你殺了我爹之後，四年來，我開始專找名師習武，不事生產，加諸近一年來，我請人盯梢你的行踪，然後又請了這十幾名的一流殺手，早已散盡了家產……」

段謀怒視著他：「我把一切希望放在這一擊上，一擊不中，一切也就都完了！我既無法再練武功，又無力再請殺手，天地再大，你說，有我容身之地嗎？」

仇貼歎息。他低低咳了一聲，說：「就算沒希望，我並無意殺你們，還不是照樣可以活下去？」

「活下去？」段謀忽然仰天大笑。

仇貼皺皺眉：「你笑什麼？我說得不對？」

段謀怨毒的瞪著他：「如果我殺死了你父親，你是否可以不聲不響的，像個烏龜王八的活下去？」

仇貼說不出話來。

林秋燕俏臉湧上悲感之色：「這一擊，決定了我倆的生死，你雖不殺我們，我們却非死不可。」

仇貼動容。

他心裡同時也湧上一股說不出的哀傷。

他想不到只不過殺了一個人，却毀了其他更多的人，這不是他的本意，絕不是！

他本就不喜歡殺人。

眞的不喜歡！

他苦澀的撇撇咀：「我說過，我不殺你們，絕不！」

段謀笑聲如梟：「放心，段謀夫婦武功再不濟，自己殺自己的能力總有吧！」

「你們要自殺？」仇貼變色。

林秋燕面色蒼白：「早死早超生，今生殺不了你，也許下輩子投胎武林世家，再殺你也不遲。」

仇貼的臉色變得非常難看。

「你好像很難過的樣子？爲什麼？」段謀瞪視著他：「難道你這個人還眞有點良心？」

他長長吐了一口氣，臉上掛起一絲慘笑：「如果你眞還有點良心的話，在我倆死前，你是不是可以答應我一件事？」

「什麼事？」仇貼問。

「告訴我，」段謀盯著他：「你爲什麼要殺死我爹？」

仇貼緘默。

段謀逼視著他：「像你武功這麼高的人，爲何會對一個不懂武功的老頭子下手？他跟你有仇嗎？」

「沒有。」仇貼搖搖頭，語音僵硬。

「那你爲何要殺他？」段謀倏然狂吼：「他本就不是江湖中人，莫說與你，就是跟天下人也都不會有仇怨，而你却一刀殺了不會反抗的老人！爲什麼？」

段謀眼中噴出仇恨的淚水，激動的衝向仇貼。仇貼沒有閃避，任由他揪住自己的衣襟；段謀歇斯底里的扯住他用力搖撼著，悲狂的叫著：「爲什麼？爲什麼？你一定要告訴我，讓我死個明白，否則我做鬼也不肯饒你！」

仇貼的臉色蒼白，兩隻眼睛望了望天際的浮雲，又望了望大毛那堆長滿雜草的矮墳，沙啞道：「我會告訴你，你本就該有權知道。」

段謀鬆開手，慢慢退到他妻子身旁……

仇貼深邃的眼光投向遙遠，連聲音聽起來也彷彿來自很遠，很遠：「下個月十五的這個時候，就在這裡，我會把事情的眞相告訴你。」

「爲什麼要等到下個月？」段謀不解：「爲什麼不能現在說？」

仇貼緩緩轉過身去，削瘦的背影，在春暖金黃的陽光下顯得有幾分孤零、悲涼、寂寞；但是，却也透著一股絕決、堅定、剛毅；似乎希索的雙肩，在勇敢而悲絕的承受著人間至大至浩的苦痛……

這一刹那，段謀與林秋燕突然有這麼一個感覺，強烈的感覺——想去瞭解他的感覺。

因爲，他眞的不像是個會對孱弱老人下手的人。

這一刻，他們幾乎要以爲自己認錯人了！

不知怎麼地，他們竟呆呆的望著仇貼的背影出神……

一直到蔚藍的天空裡，滑過一隻失落而孤單的鴻雁，悲愴而無助的叫聲打破了這份沈寂，才見仇貼回過身來說：「你們走吧，但是下個月十五一定要來，否則你們也許會錯過唯一能聽我說明眞相的機會。」

段謀不懂。林秋燕也不懂。他們都不懂。

但是有一點他們却懂：照仇貼的話去做，到時一切就會明白了。

所以，他們說：「我們一定來。」

然後就走了。

* * *

仇貼沒有走。

他還沒有走的意思，一點都沒有。

他眞想一輩子就在這裡不要走。

——一坯黃土，一丘孤墳，豈非也就是人類最終的歸宿？人生人死，誰能走離這裡？

既是如此，走豈不是一樁多餘的事？

但是仇貼最後還是走了，畢竟他非走不可，因爲他還有未辦完的事。

特別是今天，他更需早點走，他已答應了高山靑。

大毛低而矮的墳堆沒有走。

「小毛，我不想再走了，我好累、好倦，我眞的不想再走了……」

風，低吟著，彷彿在重覆著大毛臨死前的這句話。

仇貼的臉色更蒼白，心也更絞痛。

也更加孤獨了。

* * *

仇貼看來並不孤獨。

當他慢慢的走下亂葬崗時，一隊又吹、又打、又哭的出殯行列正好緩緩上山。

路徑不大，仇貼只好站到路旁去，靜靜等待殯木先行通過。

這是禮貌，對死者的禮貌。

——無論是什麼人，即使是大奸大兇、萬惡不赦之人，一旦已死，就該得到活著的人最起碼的敬意。

——因爲他已勇敢的走完人生。

——人生的腳步是需要靠勇氣來支撐的。

仇貼尊敬有勇氣的人。

他懷著尊敬的心情與禮貌的態度默立於小道旁。

可惜，那些人却對他不尊敬，也不夠禮貌。

就在殯隊走到他的面前時，那些抬棺敲鑼的以及孝子孝女們，驀然變成了兇神惡煞般的猛撲而來！

仇貼其實是個很有警戒心的人，所以方才段謀的狙殺行動失敗了，但是這一次他的確疏忽了。

他怎麼也想不到，只不過短短功夫，狙殺事件竟然一再重演！

而且這一次顯然比上次來得更兇猛、更厲害！

仇貼雖然拚盡力往後退，仍難免挨上一刀！

刀鋒從他胸前劃過，劃破了他紫綠色的衣襟，也劃破了他胸膛上的肌膚！

血，像水花般的濺起來。

濺到他的脖子、下巴、臉上，就是沒濺濕了他的眼睛。

所以他的眼睛仍能看得見。

看得見敵人的刀、敵人的劍、敵人的

所有攻勢。

所以他能閃避，也能反擊。

最好的閃避就是反擊。

他已經反擊。握著刀反擊。

狂刀。

刀狂。

人也狂。

狂殺！

* * *

亂葬崗，本就已夠醜陋，再加上人殺人的慘劇，當然也就更顯得令人噁心了。

十數隻凌空翻飛的人影，像幽靈般的在死人堆的墳上，急竄游走著。

仇貼已渾身浴血——有自己的血與更多敵人的血。

血戰。

天空倏地暗了下來。

三月驕陽似乎被這幕血戰嚇得躲到雲裡去了。

吱喳叫的鳥兒也不見了。

風也逃跑了。

只有墳堆裡的死人沒有跑。

死人當然不會跑，也許他們正冷冷的盯著那堆拚命廝殺的人，而且心中還在暗暗冷笑：活人，其實也就是蠢人。

活人是不是蠢人？

仇貼當然不會去想這個問題，他現在所想的就是如何把那些活生生的敵人變成一個個的死人！

把活人變成死人，最快速而又最有效的方法便是：殺！

如果你現在看到了仇貼，肯定會嚇一大跳，因爲他已變成了另一個人。

一個像魔鬼的人！

他已瘋狂，瘋狂的殺！

狂刀加上狂人，只怕已是世上第一狂的了。

於是，一個個活生生的生命就在他的狂刀下逐漸消失……

消失？不，應該說是跑到死人的墳丘裡與他們一起嘲笑活人了。

活人愈來愈少，死人愈來愈多。

最後，活人只剩一個。

仇貼，以及一副全新的棺材。

* * *

仇貼在喘着氣。

他慢慢的取出一條潔白的絲帕，先擦拭刀鋒上的血蹟，然後再慢慢擦臉上的血。

血，很濃，也腥。

他很細心的擦。

因爲他討厭血的味道。

非常討厭！

所以他一定要擦淨它，脖子、下巴、臉頰、鼻子、一直擦到眼睛旁的額角……

這時候，他很自然的閉上了眼睛。

但是，他突然又睜開了它，睜得大大的！

因爲他聽到了一陣很細微的聲音——聲音來自那被棄置在路旁的嶄新棺木裡。

驀然睜眼時，厚重的棺蓋像斷綫的風箏，彷彿已飛到了雲端，然後就見一隻雄偉的人影像山崩似的壓了過來！

仇貼的瞳孔立刻收縮，全身神經像抽筋般的縮緊！

他並不是怕那雄偉的人影，而是那人手中的劍影。

劍影，像影子的劍。

誰的劍像影子？

仇貼沒有拔刀，刀本來就還握在手裡，可是他却沒有舉刀。

因爲他不知道那幕劍影那一隻才是眞正的劍，縱算他舉刀他也不知道應該把刀揮向那裡。

他已失去先機，在擦臉閉眼的時候，他又看不見對方出手的方向。

他也沒有退，因爲他也不知道該往那個方向退。

劍影，漫天匝地的劍影早已把他瘦削頎長的身子整個罩住！

多可怕的劍法！

仇貼知道這個劍法。

它叫「無影劍法」。

名叫無影劍，却偏偏那麼多的劍影，彷彿有些可笑。

可笑？如果你是仇貼就不會感覺好笑了，那眞的不是件好笑的事。

至少仇貼就笑不出來。

他那張臉就僵得像那墳丘旁的棺材板。

他沒有動。因爲他知道一個道理：老子李耳說：有就是無，無就是有；有的極限就是無，無的極限就是有。

這不是廢話。絕不是。

所以，無影劍其實也就是有影劍。

所以，仇貼沒有動，其實也就是有動。

所以，無論是什麼影子，不管再多、再密，終究是虛的、假的，它眞正的目的只在引起你的驚慌、悸怖、心眩、目亂，然後等待你因慌亂而隨意出手……

無影劍就是這樣，如果仇貼隨意出手一擊不中，那麼眞的劍就大有機會一劍刺死仇貼。

因此仇貼的不動，實際是比動還厲害。

動與不動，本就在一念間。

仇貼動了。

因爲影子終於消失，眞的劍已出現，無的極限就是有，劍的最終目的還是殺人，所以它一定要出現。

它一出現，仇貼就動。

動如脫兔，快如閃電，勁如山崩。

人動刀狂。

刀狂，劍也狂。

也許刀累了，也許刀不夠狂、不夠快，仇貼只覺胸中一陣悶熱，敵人強大的內勁與劍氣似排山倒海般的壓得他透不出氣來，他忍住內腑逆血衝激，奮力凌空翻飛！

他只成功了一半，不，應該說是失敗了；他雖然掙脫了敵人的劍鋒，可是手中的刀却也被敵人挑飛了！

他手中已無刀。

沒有刀的刀客，那將是一副什麼樣子？

沒有利牙銳爪的老虎，和貓有什麼不同？

所以，沒有刀的刀客其實和死人也沒什麼分別了。

仇貼還沒有死。

那是因爲敵人沒有對他揮劍。

敵人手中仍有劍，他當然會對仇貼揮劍，只是他不急，嗯，就像狡猾的貓抓到了倒霉的老鼠一樣，急什麼？

現在，仇貼就像是隨時隨地會被貓吞進肚裡的垂死老鼠一樣。

倒霉的老鼠，狡猾的貓。

神話裡，老鼠常常吞下了貓。

你相信嗎？

吞貓的老鼠

司徒不悔不相信。

他向來是個不信邪的人。

要他相信貓會被老鼠吃掉，大概比要他相信天會塌下來還要難，他不認爲那是神話，簡直就是笑話。

現在，他就以看笑話的眼光斜睨着仇貼。

仇貼沒什麼表情，只是以七分冷漠、三分鄙夷的目光瞥着司徒不悔。

太陽又出來了，鳥兒也唱起歌來了，風兒也跳起舞來了，只有墳裡的死人依然寂靜不語。

仇貼與司徒不悔不是死人，可是他們却也沉默不語。

遠遠看去，司徒不悔高大壯碩的身軀就像一座山，一座撼不動、推不倒的山；近看彷彿是一尊巨人，令人生畏、叫人打顫的巨人。終於，他打破了沉默：「你爲什麼不說話？」

仇貼懶懶應了一聲：「你要我說什麼？」

「隨便，」司徒不悔似笑非笑的噴了一聲：「無論你說什麼我都會喜歡聽。」

他頓了頓，接着說：「我已經好久沒聽到你說話的聲音了，不是嗎？」

仇貼輕歎一聲：「你總是這麼瀟洒。」

「人的脾氣很難改的。」司徒不悔輕笑着說：「你也總是那副樣子。」

「什麼樣子？」

「狗屎樣子。」

仇貼忽然笑了。

「你笑什麼？」

「你幾時見過會笑的狗屎？」

司徒不悔也笑了。

他揮手撣了撣衣衫上因躺在棺木裡而沾上的木屑，漫聲道：「睡在棺材裡的滋味眞不好受。」

仇貼又笑了。

「你不相信？」司徒不悔瞪着他。

「我當然相信，」仇貼說：「棺材本是裝死人的，你這麼個大活人睡下去，自然不舒服了。」

「那你剛才笑是什麼意思？」

「我笑是因爲替你高興。」

司徒不悔瞪着他，他不明白仇貼的意思。

仇貼睨眼問：「你不想知道我爲何替你高興？」

「我在等你說。」

「從我第一眼見到你的時候，我一直爲你担心一件事。」

「什麼事？」

仇貼很正經的說：「担心像你這麼大身材的人，萬一不幸橫死的話，恐怕一下子找不着能裝得下你的棺材。」

司徒不悔愀然變色。

仇貼却譏諷的說：「我本來不想說的，你知道我這個人一向不懂得說話，所以一直不太喜歡說話，可是你却偏偏要我說，而且還說無論說什麼你都喜歡聽……」

司徒不悔臉上一陣青、一陣白。

仇貼又說：「看樣子你並不眞的喜歡聽我說話，唉，看來你還是和從前一樣……」

「怎樣？」司徒不悔勉强擠出一絲笑容。

「人大氣小。」仇貼歎了一口氣說：「人家說大人大量，而你偏就是大個人、小氣鬼，世界上總是存在着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司徒不悔氣得差點跳脚。

但是他很快又按捺住心中怒氣。

因爲他現在是貓，貓本該戲弄老鼠的，怎可以反被老鼠捉弄呢？

於是他臉上又浮起了笑容：「仇貼，仇大總管，士別三日，刮目相看，想不到別離未及一載，你這個狗屎已變成了滿咀伶牙利齒的小老鼠。」

「人總是會變的。」仇貼淡淡的笑了笑：「拿你來說，你原本是個極愛乾淨、有潔癖的大哥阿少，居然也肯裝活詐死的睡在那口偈小的棺材裡，被人抬上這又髒又亂的荒墳上，而且還肯站在這裡假裝喜歡聽我這團狗屎說話，你不也變了麼？」

「是的，人會變的，也該變的；」司徒不悔歎了口氣，目光冷冷：「就像你我之間，必需有一個變成死人，你說是不是？」

仇貼定定的望住他：「你以爲會是誰呢？」

司徒不悔忽然以很悲憫的眼光看他：「仇貼，你爲何不試試求我？你其實相當瞭解我，我司徒不悔也有心軟的時候，說不定我眞能饒你不死呢，你不相信？」

「我相信；」仇貼臉上露出很感激的樣子，忽又冷冷的撇了撇唇角：「只可惜我並不是個很會說話的人，特別是不懂求饒的話。」

「沒關係，語言並不代表一切，有時候是無聲勝有聲。」司徒不悔微笑着接道：「比方說，痛哭流涕啦、跪地匍伏啦、磕頭搗蒜啦什麼的，這些方式都不需要開口說話的，而且也比說話來得眞誠感人，你說對不對？」

仇貼沒有動怒的表情，始終不愠不火：「無論如何，我還眞得感謝你，方才你只是挑去我手中刀，而不一劍刺死我，爲的就是要我向你求饒？」

司徒不悔沒有否認。

不否認就是承認的意思。

有一種人，當他恨某個人到極點時，他並不一定要那人立刻死去，他寧願一滴一點的折磨對方，讓對方震怖、抖顫、輾轉哀號，然後才讓他一口氣一口氣的死。

司徒不悔就是這種人。

這種人無疑相當可怕。

然而他咀角的微笑非但不可怕，反而溫柔親切得很，司徒不悔神情安詳而愉快，那副樣子彷佛就是和多年不見的知交故友話家常似的：「我知道，要你那麼做，對你來說的確有些困難，不過不打緊，我並不是急性子的人，等的耐心我多少有一點的……」

微一停，接着說：「分別將一年了，我們總該有些別的事要談，比方說，你不想知道我離開高家堡之後的近況麼？你一定想知道的，你其實是個外冷內熱的人，不是嗎？」

「你不是已經告訴我了麼？」仇貼目光譏誚：「這一年來，你自然是花盡心思跟踪我、盯梢我，知悉我每個月今天必然到這裡，然後四處張羅殺手，佈下這精密的狙殺計劃……」

他忽然歎了一口氣：「仇恨總是能使聰明的人變得更加聰明，聰明得可怕。」

「你現在才知道，是否太慢了呢？」司徒不悔盯着他看，眉宇間閃漾着刻切的恨意：「你現在一定很後悔，當初不應該逐我離開高家堡，是不？」

仇貼冷笑：「我如果不這樣做，你豈非早就死在堡主劍下？」

「不錯，若非你堅持，我司徒不悔早已被高山青按堡規處置，如今也不能站在這裡跟你說話了。」司徒不悔冷笑更沉：「或許，你認爲我應該感激你才是，可是我却偏偏要殺你，你知道爲什麼嗎？」

仇貼苦笑：「因爲你恨我揭發了你的醜行。」

他的苦笑其實還有濃深鄙視與輕蔑的味道，他接着說：「當然，無論如何醜行兩個字你是不肯承認的，在你來說，男歡女愛本就是件很平常的事，即使對象是自己部屬的老婆。」

「不錯，我偸人老婆是過份了些；」司徒不悔臉色陰鷙：「但是，你也知道，那是他們心甘情願的，你大可不必上報給高山青知道……」

仇貼冷冷截斷他的話：「天下有幾個男人肯讓自己的老婆陪人睡覺的？你本屬第一堂堂主，利用權勢玩弄自己部屬老婆，被害人因畏懼而不敢聲張，竟說他們是心甘情願的？」

仇貼有一種想吐的感覺：「司徒不悔，你雖然外表光鮮潔淨，其實是世上最骯髒的人！」

司徒不悔倏然仰首狂笑，怒聲道：「姓仇的，你他媽的算了吧，你以爲你是誰？孔老大孟老二的聖徒？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目的？」

仇貼冷冷睨著他不作聲。

「在你還沒有進入高家堡以前，高山青最寵信的人就是我司徒不悔，後來高山青雖然擢拔你爲總管，你却一直担心我會搶去你的職位，所以處心積慮的找我麻煩，無非是想除去我這個眼中釘！」

司徒不悔意有不甘，又說：「仇貼，其實你才是貌似忠厚，內心齷齪的雜小子！」

「如果我是，」仇貼靜靜的注視着他：「我何必替你求情？讓高堡主殺了你，我豈非更高枕無憂，永無後患？」

「這就是你過人之處。」司徒不悔冷笑連連：「你本來就是個既放火又救火的小人，你一面告我狀，一面爲我說情，無非是想在高家堡突出你假仁假義的形象，以搏取衆人對你的擁戴。」

他頓了頓，眼中泛起譏誚：「最主要的，你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裡，你認爲我武功不及你，而又身居高家堡要職，就算放了我，我也成不了氣候，無法找你報仇的，我說的可對？」

仇貼微微苦笑：「如果我說不對，你可相信？」

「我當然不信！」司徒不悔斬釘截鉄的說了聲，隨即聳肩笑了起來：「不過，你仇貼如果肯跪在我面前對天發誓，我也許會相信你。」

撇了撇唇角，一字一字問：「你肯跪嗎？」

「不肯。」仇貼冷漠的搖搖頭：「就算我眞跪了，你也絕不會相信我。」

「你倒有自知之明。」司徒不悔瞇著眼說：「但是我總有辦法讓你跪的，等一下我若砍了你兩條腿，你能不跪嗎？」

仇貼輕輕歎了口氣：「你可曾想過這個問題，如果你殺了我，遲早高家堡會查出來的，難道你以爲高山青高堡主會放過你？」

「我自然想過這個問題，你知道我並非是個粗枝大葉的人。」司徒不悔臉上不自禁浮起一絲詭異的笑容：「高家堡在江湖上响叮噹，我若非有萬全之策，豈敢輕易對你下手？」

仇貼冷笑：「若以你一人之力對抗高家堡，無疑螳臂擋車，自尋死路……」

他目光一轉，掃了一下地下猙獰可怖的屍體：「你以爲請一個江湖上的殺手，就是萬全之策！你未免把高家堡估計得太低了。」

「聰明的人絕不會低估自己的敵人。」司徒不悔詭異的笑容滲入了幾分得意：「我或許不太聰明，但也絕不可能笨到不瞭解高家堡的實力，別忘記我曾經是高家堡第一堂的堂主呢。」

仇貼突然說不出來。

原本就深沉的臉色也一下子變得更加深沉了！

因爲他相信司徒不悔那番話。

司徒不悔當然不是笨人，他本就是高家堡的重要人物，自然對高家堡的實力瞭如指掌，他若非眞有萬全之策，怎敢對自己下手？

他的萬全之策是什麼？

「你是否想知道我的萬全之計？」司徒不悔注意著他臉上的變化表情，更加洋洋得意的說：「你是否才發覺我司徒不悔不是個簡單人物？」

仇貼苦笑。

他早就知道他不是個普通人物。

別的不說，單就是今天的狙擊行動，他已令仇貼手無寸鉄，瀕臨死亡邊緣，這就足以說明司徒不悔是個非常有心機的人了。

「你本就非常人，你所計劃的事情本就令人歎服；」仇貼歎息著說：「我原本以爲你只是來找我尋仇的，看來我錯了，你的目的是想摧毀整個高家堡……」

司徒不悔嘖嘖了兩聲：「仇貼，你果然開竅，一點就通。」

他咀角又掛起那縷瀟洒而又得意的笑容：「殺你自然會遭到高家堡的報復；那麼避免報復的最好方法，當然就是消滅高家堡了！」

——消除敵人報復，「斬草除根」無疑是其中最好的之法之一。

問題是，司徒不悔眞有斬草除根的能力嗎？

高家堡開山立堡至今已傳廿七代，只怕早已是擎天遮地的龐然大樹，其間雖曾經歷了無數風霜暴雨，它不僅昂然屹立不倒，反而更加雄偉傲悍、睥睨江湖！

誰能拔其根？

司徒不悔？

這是一件可笑的事情。

仇貼的臉上並沒有可笑的表情。他知道世上沒有絕對的事。

歷史證明，有很多轟轟烈烈的事情是在「極爲不可能」與「極爲可笑」的狀況下發生的。

誠然，欲摧倒根深蒂固、穩如磐石的高家堡，無疑是件非常艱辛的事，然而，很多歷史就是在極爲艱辛的局面下被改寫的。

世上永無不倒的巨人。

高家堡是巨人，但只要力量足夠，他也有可能被擊倒的一天。

所以仇貼整個人彷彿一下子凝結了起來，他覺得喉間有些乾澀，似乎已感覺到一隻無形的手正悄悄的掘著高家堡的根；他聲音沉重而低啞：「司徒不悔，告訴我，你究竟想怎樣？你的萬全之策是什麼？」

「我可以告訴你，也想告訴你，但是……」

司徒不悔嚥了口唾沫，目光轉爲哀憫的譏諷：「你不認爲即使我告訴了你，還不是一樣於事無補？難道你有能力挽狂瀾，扭轉大局？」

仇貼當然懂得他的意思，在司徒不悔的眼中，仇貼實際上和死人沒兩樣。

事實如此，只要司徒不悔高興，那麼這場貓戲老鼠的一幕隨時可以結束。

當然，仇貼的生命也將跟着結束。

他現在只不過是貓爪下的垂死老鼠。

司徒不悔歎了口氣：「說實在的，我也很想把計劃告訴你，然而那有甚麼用？你以爲你還有多久可以活？」

仇貼面無表情的瞪着他：「如果我可以活下去呢？」

司徒不悔大笑。「你當然可以活下去，」他停住笑聲，望着藍藍的天空：「只不過你將活在一個沒有陽光的世界裏。」

「你肯定能殺得了我？」仇貼忽然說：「你不覺得你太有把握了麼？」

司徒不悔又笑，笑得比上次還大聲。

他彷彿突然聽見了天下間最大的笑話似的，難以自制的仰臉狂笑，笑得淚水都溢了滿眼。

其實這也難怪他笑，仇貼的武功固然比他高，但是他此刻手無寸鐵，如何對抗司徒不悔手中的利劍？

有人說：刀在人在，刀亡人亡。

仇貼刀已不在。

那麼，他的死任誰來看都是極爲正常的了。

「你如果想活下去，只有一個辦法。」

好不容易，司徒不悔停住了笑，但仍笑意滿臉的說：「除非你拾回你的刀。」

仇貼的刀在那裏？

說遠不遠，就插在幾丈之遠的墳堆上。

刀鋒在陽光照耀下依然閃亮奪目，只是已失却了那份狂勁。

狂刀，再狂的刀，如果失去了主人，豈非變成了連廢鐵都不如的刀？

——刀本不會殺人，只有人才會殺人。

——刀並不可怕，只有用刀的人才最可怕。

所以現在眞正可怕的人是司徒不悔，因爲他手中有劍，只要他一劍在手，不管仇貼身手多麼快、輕功多麼高，也絕不可能飛身去搶刀。

他或許能出其不意的搶住刀，但肯定就在他握住刀柄的刹那，司徒不悔的長劍也一定正好穿過他的身體！

也許穿過他的背心，也許刺穿他的喉嚨，也許戳破他的腦袋，也許……

不管刺在那裏，其結果都是一樣：那就是仇貼非死不可。

這一點，不僅司徒不悔非常明白，仇貼心裏也非常清楚。

所以仇貼決不可能去搶刀。

除非他想死。

然而他手中無刀豈非一樣死定？

那麼，搶刀不就成了他一綫希望？

可是他連看都不看一眼，毫無一試的意思；倒是司徒不悔非常大方，居然說：「如果你願意，我倒有意思陪你玩個遊戲。」

「甚麼遊戲？」

「死亡遊戲。」

仇貼冷漠的搖搖頭：「我不喜歡這種遊戲。」

「名稱是不好聽了點，如果你不喜歡，沒關係，咱改個名字吧。」司徒不悔笑咪咪的說：「就叫它貓捉老鼠，如何？」

仇貼彷彿很沒有意思的問：「誰扮貓？」

「當然是我。」

「爲甚麼是你？」

司徒不悔晃了晃手中劍：「我這副樣子，不像貓麼？」

仇貼很認眞望了望他：「是有幾分像。」

「但是，」他又問：「誰扮老鼠？」

「當然是你。」

「爲甚麼是我？」

司徒不悔望住他：「你那副樣子，難道不像老鼠？」

「我不知道；」仇貼搖了搖頭：「因爲我看不到自己，我怎麼知道我像不像老鼠？」

他忽又喃喃自語道：「我雖然不像老鼠，不過總該有人當，遊戲才玩得起來，是不？」

「任何遊戲都有規則，我們好像也該訂個規則才是。」

司徒不悔接着說：「你有何意見？」

「沒有，」仇貼又搖搖頭：「老鼠是不該對貓提意見的。」

「你眞聰明，」司徒不悔笑着說：「你如此合作，這遊戲玩起來肯定非常刺激，有趣。」

「我想是的。」仇貼朝他露了露潔白的

牙齒，做了一個怪笑，模樣兒倒眞有幾分像老鼠。

「當我數到三的時候，你這個老鼠便以最快的速度去搶那把刀。」司徒不悔在解說着「遊戲規則」：「然後你就以那把刀劈向我這隻貓，懂了麼？」

「有一點不懂。」

「那裏不懂？」

「老鼠如果搶不到那把刀呢？」

「那就只好被貓吃掉啦。」

「遊戲就結束了？」

「沒有了老鼠，難道還能玩下去？」

仇貼停了一停，又問：「如果貓吃不了老鼠呢？」

「不會的，」司徒不悔笑着說：「我是頭好貓，再大的老鼠都吞得下的。」

頓了一頓，問：「都懂了吧？」

「還有一點不懂。」

「還有？」司徒不悔頗覺驚訝：「你怎麼會這麼笨，這麼簡單的遊戲，居然這也不懂，那也不懂？究竟甚麼地方不懂？」

仇貼却一本正經的問：「你是黑貓還是白貓？」

司徒不悔差點跳脚：「難道你沒聽說過，不管是他媽的甚麼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仇貼忽然笑了。

「你笑甚麼？」司徒不悔問。

「你相信這句話？」

「爲甚麼不信？」

「我就不信。」仇貼竟然說：「眞正好貓是不需要抓老鼠的。」

司徒不悔不禁怔住，他倒想不到仇貼此時此刻竟仍有閑情雅緻大談「貓的道理」，忍不住問：「想不到你對貓還有研究，那麼請問那種貓才是眞正好貓？」

仇貼居然慢條斯理的說：「眞正的好貓，老鼠一看到牠就嚇得翹辮子了，根本就用不着牠動手去抓，所以會抓老鼠的貓未必是眞好貓。」

司徒不悔瞪着他：「你的意思，我不是好貓？」

「你如果是，我這隻小老鼠豈不早嚇死了？」仇貼摸了摸鼻子說。

司徒不悔沒有笑。

他忽然覺得笑不出來。

因爲他發現仇貼的談笑風生不是裝出來的，彷彿對「遊戲」非常有信心似的，心裏頭不免泛起幾絲疑惑，於是，他試着問：「還有其他問題麼？」

「沒有了。」仇貼淡淡道：「你開始數數吧。」

司徒不悔沒有數，心中的疑惑愈來愈大，忍不住說：「仇貼，你有把握搶到刀？」

「沒有，一點把握都沒有。」

「搶不到刀，就要被貓吞下去，你記住了？」

「記住了。」

司徒不悔瞪着他：「你看起來並沒有害怕的樣子？」

仇貼微笑：「玩遊戲，幹嘛害怕？」

司徒不悔忽然說：「不玩了。」

「爲甚麼？」仇貼愣住。

司徒不悔冷笑：「你以爲我不知道你的鬼主意？」

「甚麼鬼主意？」

「你根本就不想搶刀，」司徒不悔用輕蔑的眼光掃着他：「你只想逃跑。在我數到三時，你算準我會全力撲向你奪刀的方向，所以你想利用這機會從反方向逃走，我說的可對？」

仇貼忽然長長歎了口氣。

「從頭到尾你都不曾對過一件事。」仇貼目光變得出奇的冷：「本來，你大有機會殺死我的。」

「現在呢？」司徒不悔兩眼緊緊盯住他：「難道我現在已無機會殺你？」

「沒有。」仇貼斬釘截鐵：「一點都沒有。」

他逼視着司徒不悔：「當你從棺材裏突然對我下手時，你本可以一劍刺死我，可是你只挑去了我的刀，這是你放棄第一個可以殺死我的機會。第二個機會是你跟我談話這段時間，因爲那時我剛對付完十幾個殺手，而且又受了點傷，所以體力上極度疲憊，你若想殺我易如反掌，但是你還是放棄了這個絕佳的機會。」

司徒不悔淡淡一笑：「不錯，我其實也明白你這個平素不肯多話的人，竟也跟我瞎扯沒完，只不過爲了暗中調養氣息，藉此恢復體力……」

目光倏冷，語鋒也變得尖削：「我之所以放棄那兩個機會，是因爲我認爲我還有第三個機會——無論如何，在你手上無刀的時候，我要殺你就像踩死一隻螞蟻那般容易！」

仇貼不再開口。

他只是以極爲憐憫與極爲冷漠的眼光注視着司徒不悔。

他那樣子，彷彿極其不屑再與司徒不悔多說半句話！

司徒不悔臉上露出被羞辱的怒意，同時也激起了一股濃濃的殺意！

他慢慢舉起了手中的劍。

極其鋒利、吹毛斷髮的劍。

他這副樣子，就像是一頭玩膩了獵物的貓，正準備把老鼠吞進肚裏。

貓捉老鼠的最終目的就是貓吃老鼠。

誰也無法否認這個事實。

司徒不悔的身形却比貓還要快速、靈巧，而且更要兇狠！

當他撲飛而起時，臉上同時也掛起了一絲得意的近乎殘忍的笑容——他深信這一劍必能砍掉仇貼一隻手。

他並不着急要他死，他盤算着：先斬他右手、再去左手、再割他鼻子、然後……

仇貼却連根手指頭也不肯給他。

就在司徒不悔動的刹那，他整個人也動了。

司徒不悔果然算得很準，仇貼並未撲身去奪刀，而且也如其所料的朝相反的方向退去。

一切都在司徒不悔的預料中。

所以他的笑容也自然越來越濃了。

可惜，司徒不悔仍是少算了一點。

仇貼雖然在退，可是却沒有逃跑的意思，只見他倏地一個凌空翻飛，然後司徒不悔就看見他從腰間內衣裏掏出一柄刀！

一柄頗爲小巧精緻的刀、小刀。

不管大刀、小刀，能殺人的就是好刀。

仇貼的小刀並沒有殺了司徒不悔。

但也差不多了。

因爲他已以極爲詭異的手法挑去了他的長劍！

說巧眞巧，那柄劍正好就插在仇貼的刀旁。

司徒不悔的笑容當然早已不見，他彷佛從九重天一下子掉到了冰窖裏，整個人中魔般的僵住了！

他那原本紅潤的臉色，也變得如白蠟般的死白。

「刀在人在、刀亡人亡，你爲甚麼這麼相信這句話？」仇貼輕輕歎氣：「你應該知道，刀不會殺人，只有人才會殺人，所以你不應輕視手中無刀的敵人。」

司徒不悔苦笑：「不錯，刀是死的，人是活的，人雖然沒有了刀，但還有敏捷的腦筋，所以人比刀重要，刀亡人未必亡，我怎麼現在才知道？」

仇貼微微一笑：「你現在知道也不算、晚，就如同你現在手中雖無劍，亦未必劍亡人亡，你仍有生存的機會，不是麼？」

司徒不悔堅挺的鼻尖冒着黃豆大的汗珠，他低啞着嗓子：「我已經沒有機會。我已經失去兩次殺你的機會，現在我才知道，一個人一生當中，機會本就不太多，而我竟在這麼重要關頭一連放棄機會，我……夫復何言？」

其實，司徒不悔知道的不只這些，他還知道了一件事：貓也有被老鼠吃掉的時候，那不是笑話。

只是，他現在才知道是否嫌慢些了呢？

仇貼會讓他活麼？

「現在，」仇貼目光深沈，慢慢的說：「我們是不是再玩遊戲？」

「貓捉老鼠？」司徒不悔苦笑：「我知道，現在該是我扮老鼠的時候了。」

沒多久前，他還是趾高氣揚，不可一世的大貓，不過倏息，他已經是隻可憐的小老鼠！

——人生角色的變幻何其快速呵！

「貓捉老鼠，就和好人抓壞人一樣，已是老掉牙的遊戲。」仇貼淡淡一笑：「這個年頭，沒有所謂的好人壞人。只有聰明人吃笨人，我們就玩這種遊戲如何？」

「我知道誰該扮笨人，」司徒不悔自嘲的哼了哼：「這世上，還有人比我司徒不悔更笨的麼？」

目光一轉，變爲冷峻：「聰明人，你想如何吃我？」

仇貼却說：「我這個遊戲公平得很，誰都可以當聰明人，只要你夠聰明，那麼你就不會被吃掉。」

「哦？」司徒不悔彷佛很感興趣的撩著眼皮說：「聽你這麼說，好像很好玩的樣子。」

「如果你肯告訴我，你對高家堡的萬全之策是什麼，我就放你一條生路。」仇貼望住他問：「你同不同意？」

司徒不悔忽然笑了笑：「這不是遊戲，這是交易，不是麼？」

「遊戲也吧，交易也好，你不認爲這是你活命的最後機會？」

「我不說，你就殺了我？」

「我不會殺你，但我會抓你回高家堡逼審。」仇貼冷冷的說。

「那我就慘了，」司徒不悔面露悖色：「在高家堡的大牢酷刑之下，我不說也得說，最糟糕的是，說和不說，結果也是非死不可！對不對？」

「所以你夠聰明的話，別讓我抓你回去。」

「有道理，」司徒不悔點點頭，「你果然是聰明人，想了個這麼好玩的遊戲……」

語鋒一轉，冷冷的說：「但是，有誰能保証我說出來之後，你一定放我走呢？」

「我保証！」仇貼一字一字的說：「我以人格保証，絕不食言！」

「人格？」司徒不悔倏地仰天狂笑。

他一面笑，一面用眼角瞄仇貼，彷佛仇貼頭上長了角似的，笑得他幾乎喘不過氣來。

「什麼是人格？你可不可以拿出來給我看看？」司徒不悔笑完之後，滿臉譏誚的表情：「仇貼，你莫以爲你是誰了？誰會相信你他媽的狗屁人格？」

仇貼面無表情：「我知道你不相信，我也不相信；但是，你好像已經沒有選擇餘地，其實我根本不需要跟你玩，我隨時隨地可動手抓你，形勢比人強，你除了相信我之外，難道還有其他更好的法子？」

「的確沒有，如果我夠聰明的話，是應該相信你。」司徒不悔忽然長嘆了一口氣：「只是，你有沒有想到，我如果告訴了你，豈非又失去了我殺你的最後一次機會？」

他喃喃又道：「我已經失去這麼多機會，如果再失去的話，那麼我司徒不悔眞是笨得可以餵給豬吃了……」

仇貼的臉色微微一變：「你執意不肯說？」

司徒不悔忽然望著他問：「我眞的已經沒有選擇的餘地了？」

仇貼搖搖頭。

但他不過微微搖了一下頭，臉色却倏然大變！

他發現自己錯了！

大錯特錯，錯得離譜！

司徒不悔還有選擇的餘地。

他的選擇令仇貼毛骨悚然！

——司徒不悔最後的選擇，是以自己的手指結束自己的生命！

仇貼想衝過去的時候，已經太慢了。司徒不悔的兩根手指已如鋼戟的戳進自己的咽喉！

血，嫣紅可怖。可是司徒不悔的表情却不可怖。

那張方大的臉上竟仍有笑容。——勝利笑容。

——聰明人的笑容。

嗯，彷佛還有幾分狡貓盯著老鼠的笑容呢！

仇貼的臉色一下子變得死白！

＊　＊　＊

司徒不悔死了。

「遊戲」當然也就結束了。

可是，誰是聰明人呢？

只有仇貼自己心裡淸楚。

——他承認自己是笨人。

因爲，司徒不悔雖然死了，「萬全之策」依然會摧毀高家堡。

高家堡若被消滅，仇貼難道還能活？覆巢之下無完卵，不是嗎？

所以，仇貼不是笨人誰才是？

難道是司徒不悔？

＊　＊　＊

仇貼後悔，懊惱。

他應該及早料到司徒不悔會自殺、他應該及早抓住司徒不悔，他應該……

人生本就很多「應該」。

而其中最有價值的就是「現在的應該」，而不是「過去的應該」。

仇貼「現在的應該」是什麼？

——當然是趕回高家堡，以最火急的速度趕回去。

＊　＊　＊

「萬全之策」是什麼？

高家堡是否現在仍存在？

仇貼現在趕回去是否來得及？

＊　＊　＊

當仇貼回到高家堡時，他忍不住長長舒了一口氣。

天空依然蔚藍，湛藍。

浮雲依然皎白，雪白。

陽光依然絢爛，燦爛。

春風依然溫柔，馨柔。

一切都沒有變，沒有。

高家堡還是那麼嚴肅巍峩的聳立著。

所不同的是，她看來比平日更要嬌嬈多姿，門簷高樓煥然一新，處處張燈結彩，披紅掛綠；但見人如潮湧，車水馬龍、喧聲震天，嗯，彷彿就是過新年似的。

——三年一度的「春秋論劍大會」已在高家堡如火如荼進行。

由於仇貼滿身血汚，爲免引人側目，所以他從偏門進入高家堡。

他先換了一襲乾淨而光鮮的衣服，同時也檢視了一下傷口，所幸刀鋒入肉不深，血口已凝結，他小心的敷了些刀創葯，這才走向大堂前的廣場。

甫一跨出房門，仇貼却見高美麗盈盈走來。

高美麗本來就是美麗，看她今天的裝扮，更讓人覺得她美得就像是夜空中一顆閃亮的星，令人注目、仰慕。

仇貼朝她微微一笑，高美麗却對他視而不見，連眼角都不肯掃他一眼，就這麼走過去了。

仇貼有些意外。

當他想到她昨天生氣的那副樣子時，忍不住心中歎息，同時還有一股心如刀割的苦楚噬咬著他。

憑心而論，他是蠻喜歡她的。

——美麗的女人，有幾個男人不喜歡？

仇貼既然喜歡她，昨天却爲何要觸怒她？

目送著高美麗漸去的背影，仇貼原本陰霾的心情顯得更加沈重抑鬱了。

他忡怔了一會，才向廣場走去。

劍，兵器之首，亦爲兵器之總稱，所以論劍大會實際上並非只有論劍而已，舉凡刀、槍、棍、鞭、戟、矛……等等，俱在範圍之內。所不同的是，論劍不同於比劍，前者著重於闡釋劍術，亦曰劍道；後者則側重於劍術之勝負，兩者性質不同。

說透徹點，論劍大會雖不全是紙上談兵，但也絕無火葯味之勝負之爭，不過是武林中一些成名人物的聚會而已。

也因爲這樣，這種場合自然是賓主盡歡，鮮有不愉快的事發生；對舉辦大會的主人來說，那更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無論如何，能有那麼多的武林知名人士、江湖豪雄俊傑共聚於一堂，那當然是倍感風光異常，面子十足。

所以，身爲主人的高山青此刻自然春風滿面，好生得意。

他此刻與五大門派的掌門人，以及各幫各派的幫主共坐在會場上的貴賓席上，正聚精會神的觀看「東南劍派」演練的「八方風雨會諸侯」最新劍陣，並沒有注意到仇貼已悄悄踏入會場。

倒是高歌看到了。

高歌趨前來朝仇貼彎身抱拳，恭謹的神情帶有幾分訝異：「仇總管，您這麼早便回來了？」

他含著笑又說：「今天來的客人比我們當初預料的還要多，幸好我們的準備功夫做得足夠，會場秩序我們控制得很好。」

仇貼對他笑笑：「辛苦你了。」

他隨即壓低嗓子說：「立即傳令下去，全堡即刻進入一級備戰狀態！」

高歌猛地怔住。

「發生了什麼事？」

「我等下會告訴你。」

「是。」高歌雖覺得滿頭霧水，但是從仇貼的神情他可以感覺到事態的嚴重，所以他立即轉身走去，但是仇貼又叫住了他。

「記住，必需要做到不動聲色，千萬別驚動了客人。」

仇貼用低得只有兩人聽得見的聲音：「一切妥當之後，我們在密室見。」

高歌依言離去。

此時東南劍派的劍陣業已演練完畢，全場響起了如雷掌聲。

接著是間中小歇的餘興節目。

高山青爲了使這次大會辦得更加出色，不惜重金禮聘當今天下最紅、最受歡迎的京戲團「小紅園」前來助興。

掌聲再次響起時，場中氣氛已變得格外輕鬆，一片歌舞絲竹、人影繽紛。

這當中高山青已看到了仇貼。

當然也看到了仇貼給他的緊急暗號手勢。

高山青是很沈得住氣的人，當會場中梨花大鼓響起時，便藉詞解手離去，悄悄的來到了高家堡特有的密室。

＊　＊　＊

密室。

密不透風的重要房間。

高山青只有在與部下商議極爲重要事情時，才會用到這個密室。

密室裡只有他與仇貼，高歌三人。

仇貼把司徒不悔的事情說了出來。

高山青面色凝重的沈思著。

高歌臉上却有不以爲然的神色：「我想，司徒不悔不過是挾私怨報仇吧了，他

那有能力摧毀高家堡？所謂萬全之策，準是他信口胡謅的……」

高歌只說了一半便住口不言。因爲他已看到了他父親凌厲的眼光。

「輕視，低估敵人，除了容易使自己誤以爲偉大之外，還很容易使自己變得無知。」

高山青冷冷的掃着自己的兒子：「自大與無知，就是你最厲害的敵人。」

高歌紅著臉低下頭去。

但他隨即抬起頭說：「就算有敵人，難道他們會選擇這個時候下手？誰都知道此刻的高家堡冠蓋雲集，豪客滿堂，俱皆雄霸武林一方的頂尖高手，敵人若在此時進攻高家堡，豈不是蠢極？」

「你說得很有道理。」高山青同意他的看法，轉向仇貼問：「如果你是敵人，你會選擇這種時機對高家堡下手麼？」

「不會。」仇貼搖搖頭。

高歌困惑的望著他：「可是你却下達了一級備戰的命令。」

仇貼說：「若你想攻擊敵人，是應該挑敵人明知你會來的時候下手，抑或挑敵人認爲你不會來的時機下手？何者較有勝算？」

「當然是挑敵人認爲你不可能下手的時機下手，正是所謂攻其不意，殲其不備。」高歌露出敬佩之色：「仇總管，您的見解極具深謀遠見，屬下佩服之至。」

仇貼淡淡一笑：「我不一定料得準，也許敵人眞不會挑這種時節下手，也許根本就沒有敵人，可能是司徒不悔逞一時之快，也許萬全之策壓根兒便是子虛烏有……」

他頓了一下接道：「但是，我寧可信其有，因爲這種事若一旦發生起來，只怕敵人的力量必然極爲龐大，所謂來者不善，善就不來，是不？」

高山青點點頭：「平時多準備，戰時少流血，多一分小心，便多一分勝算。」

「可是，」高山青又皺著眉說：「敵人是誰呢？」

仇貼與高歌沒有說話，因爲他們也不知道。

密商到此，小歇的時間已到，高山青又回到了會場，仇貼與高歌則在堡內四處巡視。

仇貼面論五堂堂主嚴加戒備，然後命高歌回到會場去，自己則回到了房間。

他鎖起了門，然後獨自一人審閱著一份資料。

這份資料是今天的來客名單。

他看得很仔細，凡是他認爲可疑的人，便在名單上打個記號。閱完來客名單，他又去翻閱另一份資料。

這是高家堡的人事資料。

高家堡的所有資料，身爲總管的他當然非常熟悉，可是他却全神貫注的審閱著。

他尤其注意第一堂堂主冷如冰與第四堂堂主嚴飛霜。

另外，他還注意近幾個月來的新進人員。

他看得很專注。一直到高歌來敲他房門，他才瞿然驚醒。

「仇總管，今天的大會已經結束了。」

高歌望見他桌上的資料，低著嗓子問：「你可看出可疑的人來？」

仇貼關上房門，拉著他看他勾劃的一些名單資料，並且嘰嘰咕咕的對他邊指邊說。

高歌凝神專注的傾聽著。那張俊美的臉上，却愈來愈深沈了。

＊　＊　＊

一輪明月，高高掛著。

客人早已安歇。

高家堡又回復了安寧。

仇貼仍未安歇，心神也不安寧。

本來每月的今天，他的心緒本就不好，因爲今天就是大毛的忌日。

他心中有著濃深的哀思。

現在，高家堡又有了危機，所以他更加心神不寧了。

到目前爲止，一切如常，高家堡並無任何風吹草動的跡象。

半個時辰前，也就是客人們都在貴賓樓安寢之後，仇貼又與高山青父子在密室裡商議。其間，高山青問他：「敵人會來嗎？」

仇貼的回答是肯定的。他說：「司徒不悔是個腦筋靈活的人，他其實知道我並不會殺他，他大有逃走的機會，可是他却寧死不逃，爲的是什麼？」

高歌說：「是怕你抓他回來，逼問他的萬全之策……」

「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仇貼歎了口氣道：「若我猜測正確的話，敵人的計劃第一步是先除去我，我若死，則本堡難免陷入混亂，必然偵騎四出，追查兇手，加諸又正舉行著論劍大會，無疑首尾不能兼顧，力量自是分散，正是敵人下手的好時機……」

高山青接口道：「可惜司徒不悔因過份驕傲，而致狙殺你的計劃失敗，因而他非死不可。」

「爲什麼他非死不可？」高歌不明白。

高山青微微一笑：「敵人是因爲他是本堡的堂主，因而羅致他加入，最起碼他瞭解本堡的實際情形，對敵人的攻擊行動是很有幫助的；但是，他若殺不死仇總管，敵人也不會讓他活下去，因爲敵人恐怕他對高家堡仍念舊情，故意佯敗而回，必將殺他了滅口。」

高歌想了想說：「這有一點說不通，如果司徒不悔有意背叛他們的話，他何需回去？他大可直接回咱高家堡來不就得了！」

仇貼苦澀一笑：「我當初也是這樣想，所以我根本料不到他會自殺。」

他接著說：「你想，他若直接回到本堡來，豈不告訴了別人本堡已知悉他們的計劃？敵人自將按兵不動，就算本堡興師問罪，對方當然斷然否認，那麼司徒不悔豈不成了無的放矢？到時候，你是相信對方還是相信司徒不悔？」

高歌漸漸明白他的意思了：「所以司徒不悔能向對方表明自己的忠誠最好方法，便是殺死你，因爲你是咱高家堡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否則他便得死，只有這樣敵人才肯相信他。」

「由於他的死，更加確定了本堡危機的存在。」仇貼表情凝重的說：「否則司徒不悔犯不著一死，他是個相當懂得愛惜生命的人。」

高山青撚著頷下的短鬚：「敵人的第一個狙殺計劃失敗，這會不會影响他們的整個計劃？」

他補充說：「我的意思是，敵人是否仍按原訂計劃攻擊本堡？」

這一點，仇貼仍持肯定態度。他說：「司徒不悔之所以向屬下透露本堡即將會有危機，那是因爲他以爲我必死無疑，說了也無妨；這一點幕後的敵人是料不到的，司徒不悔既然已死，已表明他的忠誠，敵人自然認爲計劃並無洩露，應是無改變意向的可能。」

高山青父子同意他的看法。

最後，高山青仍是問了那句話：「敵人會是誰呢？」

仇貼仍和上次一樣沒作答，不過他却反問高山青：「堡主，如果我們要攻擊一個實力强大的敵人，您認爲那一種方法最有效？」

高山青却搶著說：「孫子兵法三十大條，條條通勝利，依我看，最直接而又有效的方法，莫過於裏應外合……」

他把目光投向仇貼：「你認爲本堡有內奸？」

仇貼回答說：「本堡對屬下人員雖然考核嚴謹，但是人數近千，難免良莠不齊，我們不能排除這個可能性，內奸潛伏的可能性。」

高山青沈聲道：「這次你下達一級般備戰命令並未說明理由，只稱爲演習，而且這兩次的緊急密商，你也不召集五堂堂主前來會商，目的就是怕有內奸？」

仇貼點頭說：「是的。」

這時候，高歌呈上仇貼勾劃的可疑人物名單。

高山青凝目注看，臉上的表情也跟着沈肅起來。

會議的最後結論是：一級備戰狀態持繼不撤。

一級備戰實際上也就是緊急備戰，舉凡所有人員一律取消休假，通信、探眷等，並且吃飯不離刀、睡覺不脫衣，隨時隨地在位上聽候作戰命令。

每個人都保持著高度的作戰意識。

這種日子，當然不好過。

但是，總好過被敵人生擒活殺。

仇貼現在當然也保持高度的警戒性。

而且還有一絲隱隱的不安。

所以到現在他都無法安然上床睡覺。

偌大的高家堡，他已來回巡視了兩遍。

在梅花林裡的六角亭上，他碰見了高歌。

「高歌，你今天忙了一天，你先去歇息吧，今夜的巡視任務讓我來。」

仇貼拍了拍他的肩。

「不，」高歌搖了一下頭：「仇總管今天與敵人廝殺了一陣，而且還受了傷，您才應該休息。」

「皮肉小傷，不礙事。」仇貼說。

高歌不肯，堅持要仇貼去睡。

仇貼笑著說：「別忘記，我身體比你硬朗，熬個幾天不成問題的。」

「我睡不着。」高歌說：「我從來沒碰過這種事，老實說，我有點緊張。」

「去泡個熱水澡，然後喝他兩杯，包準你可以放鬆心情一覺睡到天亮。」

說這話的人不是仇貼。

是高山青。

＊　＊　＊

高山青踩著細碎的月光，悠悠然的負著手走來，那副神情彷彿在花間賞月似的。

仇貼與高歌頗覺意外，連忙起身迎迓。

「坐。」高山青步上八角小亭，一屁股坐在石椅上，同時也擺手示意他們坐下。

仇貼問：「堡主，如此深夜，怎未安歇？」

「我也睡不著！」高山青朝他微微一笑：「不過我不是因爲緊張而睡不著覺，而是興奮得睡不著。」

「興奮？」高歌眨了一眼，頗感好奇的說：「爹，您因何爲興奮得睡不著覺？」

仇貼也覺得奇怪，此時此刻高家堡有何事值得他興奮的？當然，春秋論劍大會的順利舉行，固是一件值得興奮的事，可是這樁喜事無疑已被司徒不悔的「萬全之策」摧毀得一乾二淨，只怕現在應該是愁的多過於喜的才是了。

但是高山青的確看起來頗爲興奮的樣子，他仰著臉目注著夜空中圓得像貼紙的明月，緩緩道：「高家堡自我接任堡主以來，整整超過廿個年頭，這廿年來，高家堡就像是一隻航行在無風無浪的海面上的大船，一隻既古老又堅固的大船，從來沒受過浪打風吹……」

在仇貼與高歌的印象裡，高山青不曾有過這種舉動，他向來是嚴肅多過於輕鬆的人，今天彷彿有些反常，令他們覺得驚異。

「這隻船雖然老，但却飽受武林中人的尊敬，誰也不敢小覷她，這當然不是我高山青的功勞，完全是靠高家歷代祖先用血、用汗、用腦筋智慧去拚搏而來的，我不過是享前人種下的福吧了。」

仇貼與高歌靜靜的聆聽高山青說下去：「廿年的太平日子，誠然過得安逸舒服，根本就忘記了『敵人』這兩個字，當然也就沒有敵情的觀念，以爲高家堡就是天下間最偉大而擊不倒的巨人，然而這個觀念却比實際的敵人來得可怕，古人說：『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其實正可以用來形容現在的高家堡……」

高山青在這種時候講這種話，聽來頗令人喪氣，而且也令人覺得不吉利，高歌嚅動咀唇，有意打斷他的話，高山青却不給他說話的機會，他接著說：「因此我覺得有敵人要來攻擊，其實對高家堡也是一種好事，至少現在的高家堡還未到糜爛不堪的地步，只不過是聞敵緊張得睡不著覺而已，如果再過久些的太平日子，只怕那時候眞是『聞敵而喪胆』，不堪一擊了，所以我覺得好興奮，這正是給高家堡的最好考驗。」

高歌聽得臉上一陣通紅，不自覺低下頭去……

原來，高山青那句「緊張得睡不著覺」

正是指高歌而言。

高山青淡淡一笑：「這個世界，本就是强者生存的世界，人若不能時時求上進、求突破，就要被淡忘、被淘汰，不是嗎？」

仇貼靜默。

他忽然覺得高山青確是個了不起的人。

——他隨時抓住機會，不露痕跡的教育，啓示他的兒子。

仇貼覺得他是個好父親。

高山青把目光轉向高歌：「一級備戰是全天候的備戰，敵人不知什麼時候來，如果大家都不睡的話，一旦敵人眞來了，豈非無力抗敵，等著挨宰？」

「是，爹。」高歌連忙低頭應了一聲，轉向仇貼抱拳道：「仇總管，屬下告退，四更後再來接替總管。」

「你快去吧。」仇貼溫柔的應了一聲。

仇貼目送著他離去的背影，心中忍不住對自己說：「他是個好孩子。」

高山青注視著仇貼的表情，忽然問道：「你很喜歡高歌？」

、仇貼微微一笑：「誰都喜歡好青年，他是個肯上進的年輕人，不是嗎？」

「高美麗呢？」

高山青接著問：「你覺得高美麗怎樣？」

仇貼怔住。

他想不到高山青有此一問。

他同時發現高山青要高歌先去休息，其實還有一個目的——他有話對他講。

仇貼沒有回答。

他只是以頗爲困惑的眼光望著高山青。

此時此刻，高山青講的話顯然是「多餘的」。

多餘的話也就是「廢話」。

他爲何要講廢話？

仇貼不認爲高山青是喜歡講廢話的人，所以他感到疑惑。

高山青似乎能明瞭他的心意，因而他也沒有要他回答，只是目光溫和的望著他，淡淡問：「你到高家堡來多長日子了？」

「過了這個月，正好三年。」

「三年來的每個月今天，都是你休假的日子，爲了表示尊重你的私生活，我從來不過問你的行踪。」

「我知道。」

「可是司徒不悔却知道你的行踪。」

「因爲他想殺我，所以他跟踪我。」仇貼說：「敵人本就比朋友更瞭解你的行踪，不是嗎？」

高山青微笑：「敵人和朋友，那個重要呢？」

仇貼略略沉思：「兩個都重要，因爲好的敵人與好的朋友，同樣能令人堅强上進。」

高山青忽然說：「我能不能當你的朋友？」

仇貼怔住。他不明白高山青的意思。

他發現高山青今天的確有點反常。他不禁怔怔的望著他發呆。

高山青也怔怔的望著他。

仇貼突然有一個感覺，感覺作高山青原來是個內心孤獨的人。

這刹那裡，仇貼只覺得自己忽然很不瞭解高山青，他一直以爲他是個快樂的人。

不是嗎？他貴爲一堡之主，江湖上誰人不尊敬他？就拿他的家庭來說，妻賢子孝，誰不羡慕他？

他即使不是天之驕子也差不多了吧？

他不該是個快樂的人嗎？

可是他此刻看來的確不像個快樂的人。

仇貼用近乎失態的神情望著他良久，有些迷惘道：「堡主，我是你的屬下，人倫常綱不可偏廢，屬下怎敢與堡主稱朋道友？」

他又試著問：「莫非堡主已認爲屬下不宜出任總管一職？」

仇貼這個想法是很合理的，因爲他如果不再是高家堡的人，自然就可以是高山青的朋友，所以他以爲在暗示他捲舖蓋。

高山青却笑著說：「你不宜誰才宜？」

他忽然歎了口氣：「年輕的時候，我好生羡慕自己的父親那副高高在上，又威又武的樣子，心中巴不得自己立刻能接任他的位置，但是等我一坐上堡主的寶座上，我才發現那種高高在上，又威又武的滋味，原來只是孤獨與寂寞的影子。」

仇貼更迷惘了。

迷惘得令他幾乎懷疑眼前之人是否就是高山青？

「孤獨與寂寞？」仇貼喃喃問：「堡主威名遠播，桃李滿天下，怎會感到孤獨寂寞呢？就拿今天的論劍大會來說，舉凡武林中的知名人士，幾乎全都到了，誰不以堡主爲友而榮，而傲呢？」

「不錯，天下人爭相以與我高山青相交爲榮，」高山青苦笑，深深的自嘲苦笑：「那是因爲我是高家堡的堡主，他們想結交的只是高家堡堡主，並不是我這個高山青！」

這一點仇貼能理解。

——當你是名人英雄時，連天上飛的鳥兒都爲你歌唱；一旦你什麼都不是的時候，只怕連街頭的乞丐都懶得睬你一眼。

人情如紙？

當然不是。

——比紙還薄！

「但是，」仇貼輕聲說：「你還有愛你的妻子、兒女，難道他們也讓你感到孤獨寂寞？」

高山青微微一歎：「妻子兒女固然能令我歡樂快慰，可是我能跟他們無話不談嗎？」

「爲什麼不能？」仇貼問。

「做丈夫要有丈夫的樣子，做父親要有父親的樣子，」高山青望住他：「做丈夫的能跟妻子說他想去嫖妓嗎？做父親的能對子女說今天想偷懶不工作嗎？」

仇貼歎息：「不能，絕對不能，否則你就不是好丈夫、好父親。這些事，只能跟你的朋友、好朋友說。」

——好朋友，不一定能幫你什麼，但是起碼可以當你的「聽衆」，不是嗎？

「所以我需要朋友，」高山青很認眞的說：「一個無話不談的朋友！」

仇貼沉默。

他想起了大毛，那個已死去十年的大毛。

高山青與仇貼討論如何應付「萬全之策」的陰謀

大毛就是他這一生中唯一的眞正朋友。

他忽然覺得高山青很可憐，他居然連一個眞正的朋友也沒有。

一個人縱使有億萬家財、妻妾滿堂、兒女成羣，若無一知心朋友，仍然會有感到孤獨與寂寞的時候。

——親情與友情，本就是兩件事。

高山青需要友情。

所以他又重覆了剛才那句話：「我能不能當你的朋友？」

「不能。」仇貼搖搖頭。

「爲什麼？」高山青很失望。

仇貼仰首凝視著枝椏間的明月，喃喃道：「我的朋友已死，我這一生中再也不會有朋友。」

高山青注視著他。

他忽然也覺得不瞭解仇貼。

他只知道他是個孤兒，自小流浪江湖，武功雜學，刀法自創，爲人木訥，辦事能力强……

除此之外，他對他的內心世界一片空白。

他跟他維持的關係僅止於上司與下屬的階段。

他欣賞仇貼。

所以他希望能與他成爲朋友。

因爲他需要朋友，很需要。

「每個月的今天，你就是去悼念你那位死去的朋友？」高山青問。

仇貼點點頭。

「他是怎樣的一個人？」

「可憐人。」

「可憐人？」

仇貼的眼裡忽然浮起一層淚光。

高山青看得很清楚，他也看到了他內心的痛苦，他很驚訝的問：「可以說給我聽嗎？」

仇貼吸了一口氣，神情很快回復了平靜，平靜得可怕，他的聲音也冷漠得可怕：「你想知道？」

「是的，我想知道。」

「其實也沒什麼，他只不過是個沒有父親的孩子。」

仇貼淡淡的望著他：「當他在她母親肚裡只有五個月大時，他的父親便遺棄了他們母子。」

高山青的臉色突然變得蒼白。

「你不舒服？」仇貼問。

高山青搖搖頭：「這種事，聽起來多少令人有點不舒服的。」

憶述往事

仇貼淡淡一笑：「那我們就談點別的吧。」

高山青忽然長長歎了口氣。

「堡主爲何歎氣？」仇貼說：「其實像他的情形，絕不是第一個，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個，天下間，可憐的棄兒大概比野狗還多，是不？」

「仇貼，」高山青忽然叫他的名字：「你願不願意以朋友的身份，聽我高山青述說一件心事？」

「爲什麼要以朋友的身份？」

「如果我以堡主的身份告訴你，那麼我在你心中的形象就會受損。」

「朋友就不會嗎？」

「不會。」

高山青一字一字的說：「值得信賴的朋友，永遠不會瞧不起朋友的。」

仇貼點頭：「好。」

高山青給了他一個感激的微笑，忽又長長一歎，緩緩道：「廿二年前，我也遺棄了一對母子。」

仇貼本已平靜的臉色驟又變得很難看。

高山青的臉色也難看至極，他望著樹梢間的浮雲，喃喃道：「像這種事，我可以對自己的妻子兒女說嗎？可以對天下豪雄說嗎？」

「不能。」仇貼聲調低啞而僵硬：「只要你一說，你高山青也許從此被人恥笑、唾棄！再也抬不起頭來！」

高山青神情黯然：「所以我只能對你說，因爲我知道你是一個值得信賴的人，你不會洩露我的秘密，是不是？」

「可是，你爲什麼要說呢？」仇貼冷竣的眼光閃著一絲迷惘：「如果你不說，豈非全無人知道你的秘密？」

「全無人知道？」高山青忽然苦澀的笑了起來：「你以爲世上眞有全無人知道的秘密嗎？」

「沒有，」仇貼低下頭，歎了口氣：「天知、地知、你知、還有那對被你拋棄的母子也一定知，最少有三個人知道這件秘密。」

「俗語說，一傳十，十傳百，有三個人知道的事怎能算是秘密？」高山青的目光透著濃深的痛苦：「不知怎地，近幾年來，我總有一個感覺，感覺我這件秘密將會被人揭發……」

仇貼抬臉盯著他：「你爲何會有那種感覺？」

高山青苦笑：「你聽說過做賊心虛這句話吧？」

「你心虛？」

「爲什麼不？」

「你把這樁秘密告訴我，目的是吐露你心中的痛苦？」

「是的，一件唯恐被人揭露的秘密，積壓在心頭達廿幾年，你想，那滋味豈止是痛苦兩字可以道盡的？」

高山青忽然把臉埋在兩隻手掌裡，用著近乎想哭的聲音說：「我一直想找倆人訴說我內心中的痛苦，還有……還有那份濃深的歉疚，一輩子也洗不去的痛苦歉疚……」

仇貼面無表情。

他一動也不動。他只是冷冷的，冷冷的瞪視著高山青。

月光冷。風也冷。

只有高山青不冷。

他此刻彷彿一鍋被煮沸的滾水，他激動：「每當我看到自己的女兒一天天長大，我心裡就不期然會有一種害怕，害怕她如果也碰到像我這種不負責任的男人，那麼，豈非是天理昭彰，報應不爽？」

仇貼歎息。

除了歎息，他不知道自己還能說些什麼。

——世上最痛苦的懲罰莫過於「自責」。

對於一個自責的人，一切空洞的語言皆屬多餘。

所以仇貼歎息之外，只有沉默。

他靜靜的望著高山青，眼中有哀憫，彷彿默默的分担著他的痛苦……

他同時瞭解了一件事：

——傷害，原本就是一刀兩面，傷害者往往也成了被傷害者。

高山青當年無情的傷害了一對母子，於今才知道，最終受傷害的人却是自己！

他的覺悟是否太遲了呢？

那對母子於今安在？

仇貼沒有問，因爲高山青自己說了。

「這些年來，我曾經偷偷的找過他們，只可惜他們母子早已不知去向了。」

他目光望向仇貼：「我離開他們時，我那個未曾謀面的孩子，在他母親的肚裡只有兩、三個月大，算起來，也想該像你這般年紀了……」

他的聲音突然黯啞下去：「只是不知道是男是女……也許什麼都不是，說不定難產而死呢？一個被男人遺棄，又因『敗壞風門』而被趕出家門的女人，在無人照顧之下，如何順利生產？也許……她早就自殺了……」

高山青這番話，說得有些語無倫次。

一個極端痛苦的人本就無法有條理的說話，就像是極端高興的人，往往也說話顚三倒四。

不過，高山青所說的話仇貼都懂，非常懂。

仇貼仍然默默無語。

彷彿，他也陷入了極端的哀傷中。

這種事，本來令人快樂不起來，不是嗎？

「你爲何不問我，我爲什麼要在這種時候告訴你這些事？」高山青說。

仇貼微微一怔。

他這時候才想到，高山青早不說，晚不說，爲何偏偏選在高家堡面臨危機的時候說？

他的目的在那裡？

仇貼不禁疑惑的望住高山青：「爲什麼？」

「因爲我怕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在仇貼的心目中，他不認爲高山青是個貪生怕死的人；其實每個人都怕死，怕死本就是人的天性之一，高山青雖貴爲一方豪雄，畢竟也只是個血肉之軀，怕死本就極爲正常，他大可以不必表露出來，最低限度，以他的身份地位來說，一旦說出這種話，難免會減低他的形象。這一點，高山青不會不明白。

可是他却親口說怕死，所以仇貼無法立刻明白他的意思，他試著問：「你担心這次敵人的來襲，你會死？」

「高家堡實力雄厚，敢來攻打的敵人，自然非泛泛之輩，沒三兩下的人怎敢上梁山？」高山青淡淡說：「兩軍廝殺，必有死傷，我何獨能例外？說不定第一個死的就是我呢。」

「其實每個人都會死，」高山青歎了口氣，又說：「我之所以怕死，因爲我還有

未辦完的事。」

仇貼終於明白他的意思：「你未辦完的事，就是尋找當年被你遺棄的那對母子？」

仇貼又問：「你之所以告訴我這些事的眞正目的，是萬一你不幸戰死，要我代你尋找他們？」

「是的，」高山青點點頭：「這就是我眞正的目的。」

他望住仇貼，眼露祈求之色：「如果我眞死了，你肯爲我做這件事嗎？」

仇貼沈默了片刻，低沈道：「既然你人都死了，就不會再有痛苦歉疚，爲何還要找他們？這對你來說，有什麼意義？」

他又說：「廿幾年來，你只不過這些年來才找他們，在以前那段漫長的日子，你並未找過他們，什麼原因使你產生這麼大的改變呢？」

「你這話說得好。」高山青的臉上又擠出一絲苦笑：「當你小時候喜歡玩家家酒的遊戲，長大之後是否仍喜歡呢？」

仇貼明白他的意思。

——人，會變的，無論什麼人都會。

「廿二年前，我只不過是個比你大些的年輕小伙子，在那時候，我認爲玩個女人就和玩家家酒一樣，是一件時髦新鮮的遊戲，我其實根本不愛那個女人，所以當我發現她懷有身孕時，我便結束這樁遊戲。」

高山青的苦笑更濃：「一直到我發現我的女兒大到可以嫁人時，我才發覺遊戲並未結束，不，應該說我才知道那原來不是遊戲，最起碼那不是一件可以不負責任的遊戲，絕不是……」

「所以你想找到他們補償你應負的責任？」

「是的，即使我死了之後，我也想補償這份責任，否則我死也不會心安。」

「你如何補償你的責任？」

「我已秘密在『金財神錢莊』用你的名義存了六十萬兩銀子，萬一我死，你可將五十萬兩交給他們，十萬兩算是我給你的報酬。」高山青緩緩的說：「她的名字叫趙小曼，年歲和我差不多，在下唇有一顆美人痣，臉上還有微些雀斑，個子不高，很好認，如果你能找到，不管她是否已嫁人，請你將那筆錢交給她，並請你跟她說，我給她這筆錢並不是想要她原諒我，我只想自己能原諒自己……」

說到末後，他的語音已變成模糊。

因爲他已經哭了。

堂堂的高家堡堡主竟然也會哭？只怕沒有人肯相信。

仇貼却沒有驚異的樣子，他似乎已經很瞭解高山青的內心感受。

人本來就會哭，那不是奇怪的事，令人奇怪的是，仇貼的眼眶竟也含著淚水！

高山青大感訝異：「你爲何也哭？」

「你能哭，我爲什麼不能哭？」

「我哭，是因爲這件錯事是我做的，所以我難過得哭了，你呢，你做錯了什麼？」

「我沒有做錯，」仇貼長吸了一口氣：「觀衆看戲時，看到悲劇處往往也會涕淚而下，難道他們也都做錯了什麼？」

高山青歎了一口氣：「原來你也是個感情豐富的人。」

仇貼也歎了口氣：「我雖然是個感情豐富的人，只可惜我不會爲你辦那件事。」

「爲什麼？」高山青愣住。

仇貼的理由很簡單：「如果我也戰死了呢？」

「死人雖然不能辦事，如果你不死呢？」

「六十萬兩不是一筆小數目，你不怕我起貪心吞了它？」

「如果你是這樣的人，我怎麼會讓你當高家堡的總管？」高山青淡淡道：「就算你眞的吞了那筆錢，對我來說，那時候我已經死了，我什麼也不知道；對你來說，你豈不承担了那份責任？」

世上最重的東西是什麼？鐵？鋼？石頭？

難道不是責任？

人，一生中最怕而又不可避免的東西，其實也就是責任，不是嗎？

——只有懦夫才不敢負責任！

＊　＊　＊

月兒仍掛著。風也還吹著。

高家堡梅花林裡的六角亭上，高山青與仇貼也仍坐著。

高山青似乎仍沒離去的意思，他此刻看來精神好得很，不像有睡意的樣子，也許他已將心中積壓了廿幾年的痛苦秘密吐露出來，也許他已將那份「責任」交給了仇貼，所以他反而顯得神情輕鬆，又回復了先前的瀟洒脫逸。

不過，他的話題已轉變了：「你勾劃的可疑人物名單，頗爲合理。第一堂堂主冷如冰是從司徒不悔被逐後，由副堂主直接升上來的，他和司徒不悔的交情一直很深，如果說他和司徒不悔有所勾結，不算是奇怪的事……」

「至於第四堂堂主嚴飛霜，在高家堡已有十幾年的歷史，資歷極深，對你被升任總管，極表不滿，時發怨言，若因此而生異心，也算正常。」高山青接著道：「另外幾個月來的新進人員，由於瞭解仍不算深，列爲懷疑人物，無可厚非。這些是屬於『可能內奸』部份……」

「外在的敵人，你列了『中原十三龍』與『嶺南十八鷹』，也很合理，因爲他們本就是江湖有名的殺手集團，而且又是不請而來，自該被懷疑；但是，你爲何也懷疑『天山八老』呢？」

高山青頓了頓，說：「他們在江湖上頗孚人望，而且也有一段頗長的時間未入關來，基本上，他們已算得上是半退隱的人物了，不是嗎？」

仇貼說：「就是因爲他們已很久未在江湖上走動，今番却突然出現，而且也是不請自來，單是這點已夠令人生疑，最重要的是，他們個個武功高強，敵人若有了他們，豈不是足以構成對高家堡的威脅？」

高山青點點頭。但他隨即說：「可是，你爲何偏偏漏了一個人呢？」

「誰？」

「唐九紅。」

仇貼沒有說話。

高山青直視著他：「你其實知道她是

頗值得懷疑的人，可是你卻故意漏了她，為什麼？」

仇貼歎了口氣：「你其實也知道我為何故意漏掉她，又為何要問？」

高山青也歎了口氣：「我當然知道你這樣做，是為了避免高歌難看，因為唐九紅是他介紹進來的人，你知道他很喜歡她，所以你故意漏列……」

高山青凝視著他，又說：「你對高歌的愛護無微不至，簡直就像兄長對弟弟一樣，為什麼？」

仇貼淡淡道：「他本貴為一堡之少主，竟肯屈居我之下，聽我指揮，毫無怨意，視我如兄長，則我愛護他，視如手足，正是人敬我一尺，我護他三丈，難道不是很正常的事？」

「高美麗呢？」高山青又提到了那個問題：「你覺得高美麗怎樣？」

仇貼又是一怔。

高山青從來不跟他提高美麗，今天卻提了兩次，他不明白他的用意。

第一次提他沒有回答，這一次他也不想回答，但是高山青卻等著他開口，所以他只好淡淡的說：「她當然是個很討人喜愛的女孩子。」

「女孩子？」高山青盯著他：「一個快滿廿歲的人，你不認為她是個女人嗎？」

仇貼搖搖頭：「也許她真要等到滿了廿歲才算是個大女孩吧。」

「你始終不認為她是個女人？」

「這有何分別？」

「自然有。」高山青說：「一般來說，男人若想娶老婆，寧可娶女人，也不想娶女孩子，你說是不？」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仇貼真是不明白。

高山青語氣頗淡，表情卻極為認真：「你從來都沒想過娶個像她這種女人當老婆嗎？」

仇貼呆了呆。但他很快的用力搖了搖頭，表情也極為認真的說：「沒有，從來都沒想過。」

「你不喜歡她？」

「喜歡和娶老婆本是兩回事，你不認為是？」

高山青目注著他：「如果我想把她嫁給你呢？」

仇貼又是一呆，隨即說：「最好你不要這樣想。」

「為什麼？」

「不為什麼。」

高山青沈默下來，兩隻眼睛就像夜空中發亮的星一樣，彷彿要透視仇貼的內心深處。

他從沒有用過這種眼神看人，以致令仇貼感到有些不自在，忍不住想逃避他的眼光……

仇貼看不出他的表情，他本以為他在生氣的；老實說，高山青肯把自己的掌上明珠下嫁給仇貼，任誰看來，這對仇貼來說，簡直就是個攀龍附鳳的大好機會。

這年頭，那個年輕人不想成龍成鳳？有些人，即使成了龍屁股、鳳尾巴也在所不惜，不是嗎？

仇貼一口回絕。

這對高山青來說，難道不是樁難堪的事？

他如果生氣，豈非很正常？

但，高山青並沒有惱羞成怒的樣子。

他本就是很有涵養的人。

他反而輕輕的笑起來：「我突然想起一件很好笑的事。」

「什麼事？」

「一件非禮的事。」

「誰非禮誰？」

高山青慢慢的說：「你，你非禮高美麗。」

仇貼差點跳起來！

他當然沒有跳起來，無論如何他是個很冷靜的人，他很快抑住心中的激動，把語調保持得像平時般的平穩：「我不認為這是件好笑的事。」

高山青也出奇的平靜：「那你認為是什麼？」

仇貼沒有說話。

他不想說話。

高山青好像也不想再說，忽然慢慢站了起來，拍拍衣衫、拂拂袖子，淡淡說了一聲：「夜深了，我想我應該休息了。」

仇貼垂手肅立。

高山青走下台階的時候，忽又停下腳步：「你知不知道我為何說那是件好笑的事？」

「因為你知道我絕不可能非禮高美麗。」

「可是她為什麼要說你非禮她呢？」

「我不知道。」

高山青回過身來：「你真的不知道？」

仇貼苦笑：「也許，我得罪了她，她要你攆我離開高家堡。」

「你會離開嗎？」

「如果你要我離開，我還能留在這裡嗎？」

「也許，她的目的並非想趕你走，」高山青深沈的說：「你很清楚，她一直最喜歡你。」

仇貼沈默。

「你不認為她的真正目的是想賴婚嗎？」高山青說。

「賴婚？」仇貼有些茫然。

高山青輕輕笑了起來：「賴婚的意思，就是說賴定你想跟你成婚。」

仇貼瞠目結舌！

他忽然也笑起來：「我也賴婚，賴著不跟她成婚。」

高山青卻收束笑容。

他突然以一種非常奇異的眼光凝注著仇貼。

然後又以一種非常奇特的聲調一字一字說：「你到高家堡來，真正目的是什麼？」

仇貼沒有回答。

因為高山青說完這句話時，便跨步離去了。

* * *

月已西移。

仇貼仍沒離去。

淒冷的月光，把他本就頎長的影子拖得更長了。

寒冷的夜風，像一張看不見的網子，緊緊包住他孤伶的身子，以及一顆孤冷的心……

他突然打了一個哆嗦：「我來高家堡的目的是什麼？」

* * *

「妳來高家堡的目的是什麼？」高歌冷冷的盯著唐九紅問。

唐九紅拉緊短披風的領子，睡意未消的俏臉上透著一股茫然，頗為不悅的說：「你三更半夜把我拉下床來，就是問我這一句話？」

她那張紅得像五月花的櫻桃小咀，翹得半天高：「你以為我來高家堡幹什麼？天下之大，我唐九紅那兒不能去？當初還不是你開口要我來的，說什麼要我當個副堂主，結果來了幾個月，我連個小隊長都混不上，只不過弄了個營膳組的組長活瞎搞，這雖然是個肥缺，可是你知道我是個胆小的女人，揩油貪污的事我不敢做，成天早起晚睡，忙得像個高家的老媽子似的，我都不曾找你哼句苦什麼的，你居然像法曹審賊般的問我來高家堡目的是什麼，我才正想待這陣子忙死人的鬼劍大會過去之後，問問你到底要我來高家堡幹什麼，想不到你卻先發制人，我……」

她那張咀雖小，說起話來卻格外多，而且又快，簡直就像連珠砲似的，別說高歌沒有插咀的餘地，只怕連聽都來不及。

她接著又說：「你們男人就是沒良心，把我連哄帶騙，說得天都要塌下來、地都要陷下去，連死人都要被你說得活過來又死過去，到頭來說話不算話也吧，反而咬我一口，彷彿我是個包藏禍心的女人，怎麼，難道你懷疑我唐九紅有通天本領，會把你高家堡吃了不成……」

說著說著，那雙水汪汪的眸子就這麼一轉、一紅，一串像珍珠斷線般的淚水，隆重的掉了下來……

有人說，女人身上有兩種東西是男人最愛又最怕的：——笑靨與淚水。

這句話看來不假，唐九紅的眼圈剛紅，高歌已有些不知所措，連忙攬住她柔滑的香肩：「我只不過說了那麼一句，妳怎麼就哭了？」

唐九紅梨花帶雨，小鳥依人般的偎在他懷裡，猶自抽噎著，一副嬌柔楚楚、我見猶憐的樣子：「一刀便能殺人命，一句話就能傷人心，你傷了我的心，我不哭，難道還笑不成？」

唐九紅卻真的格格的嬌笑起來。

因為高歌那雙手已滑入她的披肩，而且還溜進她那襲又薄又緊的綢衣裡……

唐九紅掙扎著，可是她不掙扎還好，只見她那蛇般的腰子一扭、一動，正好幫助高歌的手順利「登陸」，而且很快的登上了「山頭」……

在外表上看，高歌是個頗為老實的年輕人，可是此刻的他顯然毫無「老實」的樣子，無論是吻、撫、搓、撚、弄、轉、揉、玩……調情功夫，無一不顯示出是個經驗老到的大玩家，只不過三兩下便把唐九紅搞得滿臉紅潮，氣息咻咻，幾乎就要像軟泥糖般的癱了下去！

可是她沒有癱。

因為高歌突然停止了動作。

「你怎麼了？」唐九紅微睜著桃花般的眸子，哼著聲問。

「今夜不行。」高歌輕輕推開她。

「爲什麼不行？」唐九紅好生訝異。

高歌走到鏡前，拿起一把銀質的刷子，梳理著微亂的髮髻：「難道妳忘了今夜本堡已進入一級備戰狀態？」

他整整衣衫，又說：「快四更天了，我得接仇總管的班。」

「既然你知道不行，爲何要把我從睡夢裡叫醒？」唐九紅本已被他撩弄得慾火高漲，如今「只見打雷不下雨」，當然也就慾火變怒火了，她一把揪住高歌的後頸子，又拉開她連珠砲嗓子：「哦，你當老娘是什麼？婊子？娼妓？賣肉的？還是他媽的石頭狗？高興就來，不高興就走，這也吧，你却撩撥了我半天，弄得我整個人上不了天，下不了地，突然拍拍屁股就要走，你當我是死人？就算是死人也受不了這搞法啊，你，高歌，我告訴你，你以爲全天下只有你一個男人嗎？你以爲我唐九紅找不到男人是不是？好，如果你就這麼走，我保証不要一天，老娘我便弄個綠頭巾讓你高歌戴戴！」

、男人喜歡戴各武各樣的帽子，包括「高帽子」，唯獨最憎一種帽子——綠頭巾，綠帽子！

高歌是男人，他當然也討厭。雖然唐九紅不是他的妻子，但無疑已是他的女人，他自然無法容忍唐九紅另找新歡；其實他知道唐九紅不過是氣話，但聽來心中非常不舒服，當下就給了她一耳光！

「叭！」掌聲又清又脆。

唐九紅整個人驟然愣住。

她想不到高歌竟會打她。

高歌也想不到。

所以他也呆住。

* * *

男人打女人，以現在的眼光看來，是極其野蠻而又不文明的行爲，至少高歌與唐九紅就有這種看法。

唐九紅的俏臉上陡然鐵青。

高歌的臉色也倏地蒼白。

室內的空氣突如冷霜般的凝住！

「你打我？」半晌，唐九紅彷彿才回過神來，撫著熱燙燙的臉頰，睜大著美眸，瞪著高歌幽幽道：「你竟敢打我，爲什麼？」

高歌眼中有歉意，但是也有怒意，他緩緩的說：「妳不該說那句話。」

「那句話？」唐九紅瞬也不瞬的盯著他瞧。

高歌冷冷的說：「讓我當王八那句話。」

「我又不是你老婆。」

「以後會是。」

「誰會相信你的話？」

「妳如果不信，爲何要到高家堡來？」

高歌原本以爲唐九紅吃了他一耳光之後，必然會暴跳如雷，豈知她竟出奇的平靜，彷彿還透著一股嬌弱可憐的模樣兒，心中頗覺不忍，輕輕把她攬入懷裡，撫著她的髮絲，喃喃道：「我如果不要妳當我老婆，我怎會跟妳上床？我怎會帶妳來高家堡？」

「可是，」唐九紅忽然溫馴得像頭小貓，安靜的蜷偎在他懷裡，幽然道：「你知道，我出身不好，我只是個孤女，自小浪蕩江湖，我只怕配不上你……」

「笑話！」高歌打斷她的話：「現在是什麼時代了？誰還理那老掉牙的一套？就憑妳是我最喜歡的女人，就有資格當我高歌的老婆，不是嗎？」

「你爹呢？」唐九紅仰著臉蛋兒問：「他會同意嗎？」

「他爲什麼不同意？」高歌輕笑起來：「又不是他娶老婆，娶老婆的是我，他爲何反對？」

「如果他反對呢？」唐九紅盯著他問。

「不會的，」高歌微笑著說：「知父莫若子，別看我爹平素擺著一張臉，不大愛講話，其實他是個外冷內熱的人，我很瞭解他，他之所以不肯讓我一下子當上少堡主，要我從基層幹起，一步一步的爬，目的就是培養我的獨立性，希望我能成個有主見、有担當的人……」

他愛憐的撫著唐九紅仍留有印痕的臉頰，接著道：「像他這種人，妳想，怎會反對我的婚姻？」

唐九紅閃動著長長的、彎彎的睫毛：「所以，你也要我從基層幹起，希望我能全盤瞭解高家堡，日後與你共同管理高家堡？」

高歌目露深情：「妳是個聰明人，應該瞭解我的心意。」

唐九紅忽然沈默了下來，一雙大眼像釘子般的牢牢盯住高歌。

半晌，她似乎仍不放心的說：「萬一他眞的反對呢？凡事總該有個萬一，你說是不？那時你怎辦？」

高歌苦笑：「妳的疑心怎這麼重？」

唐九紅很認眞的說：「不是我疑心重，我的一生幸福就在這，你說我怎能不小心愼重？」

「如果眞是如此，」高歌只好說：「唯一的辦法，就是妳大肚子啦。」

「大肚子？」唐九紅一時抓不到頭緒：「什麼大肚子？」

但她隨即明白過來，驚詫道：「你的意思是說，要我懷你的孩子？」

「難道女人大肚有別的意思？」高歌捏了捏她小巧的鼻子。

唐九紅微紅著臉：「要我沒嫁人便挺著個大肚子，豈不羞死人？我才不幹。」

「因爲妳如果大肚子，我爹再怎樣便不會反對我們的婚事了。」高歌說。

「爲什麼？」唐九紅皺眉：「我一旦眞大了肚子，豈不說明我不遵守禮教，更加讓你爹有理由反對你娶我入門？」

「現在的年頭，未婚有孕，簡直就像吃稀飯那般平常，沒甚麼大不了。」高歌笑笑。

他接著說：「我爹不是個古板的人，他一向不反對我交女人，但他唯一只有一個條件，就是不准我遺棄與我有孩子的女人，他認爲一個男人敢花敢玩，一旦有孩子的時候，便要勇敢的承担下來，他說這才是敢於負責任的男人。」

唐九紅幽幽一歎：「原來你爹是個好男人。」

「難道妳認爲不是？」高歌笑著問：「基於有其父必有其子的道理，我高歌當然也是個好男人，因此妳大可不必担心，日後妳準是高家堡的堡主夫人。」

「堡主夫人？」唐九紅喃喃道：「我唐

九紅有可能成爲高家堡的堡主夫人？」

「爲什麼不能？」高歌拂著她的鬢髮：「將來我當了堡主，妳不就理所當然的成了堡主夫人？」

唐九紅突然埋在他懷裡哭泣了起來。

高歌訝然道：「妳怎麼又哭了？」

「我……我……」

「妳到底怎麼了？」

「我太高興了……」

「生氣也哭，高興也哭，」高歌啼笑皆非：「看來女人眞是水做的，否則那來這麼多淚水？」

他俯首輕吻著唐九紅的淚痕：「小乖乖，妳別哭，妳一哭我心就亂了……」

唐九紅顯得很激動，雖然她歇力控制自己的情緒，可是淚水就像黃河缺堤般的淌流個不停，最後總算收束了淚痕，她緊緊摟住高歌，夢囈般的道：「我，我一直以爲你只是跟我玩玩的……」

「別傻了，」高歌輕擰一下她的淚頰：「說妳聰明還眞笨，我如果只是跟妳玩玩，我又何必介紹妳進高家堡來？」

他輕輕推開她：「妳睡吧，我得走了。」

唐九紅溫馴的點點頭，高歌走到門口時，她忽然叫住了他：「等一等，高歌。」

「什麼事？」高歌回過身來。

唐九紅奔前去，挺起脚跟，在他耳根輕咬了一下，低喃道：「我愛你。」

* * *

這次的春秋論劍大會，高家堡放帖邀請的英雄豪傑總計兩百柒拾壹人，但是來的總共人數却多達伍百貳拾叁人，比預料中的多了將近一倍。幸好高家堡早有準備，年前大興土木，建造一棟可供五百人住宿的「煮酒論劍閣」，方不致手忙脚亂。

住的問題雖然解決，但是吃的問題却要大費周章了，多出的兩百多人，所吃的東西不在少數，所以高家堡必需臨時緊急添購食物，以防不時之需。

這個責任自然落在營膳組身上。

唐九紅是營膳組的組長，當然也就忙得不可開交，天還未亮，她便頂著春寒起身了。

她雖然只是個年輕女人，可是上上下下對她另眼相看，這或許是因爲她長得頗有幾分姿色，漂亮的女人總是能得到別人的格外垂注；最主要的是她辦事能力極强，誰也不敢小覷她。當然，高歌的與她親近，多少也抬高了她的身份。

她當然不是最早起身的一個人，在她起身前，高家堡大小十一個廚房，已在忙著今天的早餐了。另外集合在西堡門的採購人員也在等候她清點外商送來的菜蔬、肉類等食物。

她先到小廚房巡視。

小廚房，當然並非因它小而被稱爲小廚房。在早時，它負責料理高家堡一千高級人物，包括高山青在內的伙食；現在則負責五大門派以及各大幫派幫主們的伙食，這其間還需調理精美的素齋，以供出家人之用，所以小厨房其實也就是最重要的廚房。

之後，唐九紅才到西堡門。

西堡門，是所有外商送米糧、炭柴、青果、菜蔬、雞、鴨、羊、牛、魚、肉等貨物與食物的出入口。在平時此刻必然亂哄哄一片，就像菜市場一樣熱鬧非凡；但今天却顯得反常，一片靜肅，毫無嘈雜現象。

這自然是因爲高家堡處於一級備戰狀態，西門堡臨時多加了一班站崗守哨的人員，一張張冷厲的臉孔，一支支冷森森的刀戟，彷彿就是森羅殿似的，那還熱鬧得起來？

唐九紅來到的時候，西門堡早已一車一驟的大排長龍。

本來，清點核對驗貨的工作並非一定要唐九紅親自來做不可，只因爲這次大會所用物資極多，又逢備戰狀態，所以唐九紅也就不敢掉以輕心，顯得格外小心謹愼，按步就班，一五一十的照規矩來了。

貨物很多，幸好唐九紅手脚俐落，天大亮的時候，已差不多快點完了，只剩下十幾驟車的牛肉。

這時候，却見仇貼施施然的走前來。

高家堡的仇大總管誰人不認識，他的出現自然引起衆人的躬身洪諾。

「仇總管，早。」唐九紅放下手邊的工作，趨前行禮道。

「早，」仇貼回禮道：「別理我，唐姑娘妳忙妳的。」

唐九紅繼續她的工作，點玩了海鮮魚類，開始著手清點剩餘的牛肉。

「今天的牛肉怎會這麼多？」仇貼負著手站在一旁隨口問。

「是多了點，」唐九紅回答：「連同明日煮酒大會所需的也一起送來了。」

仇貼目注著一車車的牛肉，又問：「爲何仍是整隻完好，而不切成塊狀？」

唐九紅一邊清點一邊說：「本來是要切的，由於我們臨時追加，肉商臨時加班屠宰，却因時間急迫，加諸他們人手不足，所以我就答應他們不需切塊。」

沒有再說話。

唐九紅回過身來，朝他嫣然一笑：「除了烤乳牛之外，按規定其他需一律切塊，但是事出急迫，也就只好將就了，我已照會打雜組的抽派人員，配合各大厨房的大師傅，早飯後到第八倉庫將之分解切塊。」

仇貼點點頭，朝她淡淡一笑：「這些牛都好肥，如果裏面藏著人的話，妳認爲有沒有可能？」

唐九紅的臉色倏地一變。

「裏面會藏有人？」唐九紅顯得很吃驚，隨即抽出一切匕首，用力刺入牛隻裏。

當她拔起刀來時，什麼也沒有，既無血也無嚎聲，她又持刀去切牛隻腹部，口裏喃喃道：「牛肉裏面藏人，這我還第一次聽見的，有可能麼？」

當她切開牛腹時，只見一片鮮紅的內腑裏臟，那有人影？

她用力扳開上面的牛隻，舉刀要刺另外的牛肉，仇貼擺手道：「唐姑娘，別浪費氣力了，我不過隨口說說而已，誰這麼笨會躲在裏面？」

說著，他便轉身大步離去。

仇貼離開西門堡，繞到一個荷花池旁，遇見了劉水長。

* * *

劉水長本在休假中，這自然因爲高家

堡的緊急備戰把他召回來的。

其實像他這種毫無擧足輕重地位的小人物，高家堡有沒有他都是一樣的。但命令就是命令，一級備戰命令一旦發出，凡屬高家堡的人，無論職位高低、或是父喪在身，都應十萬火急歸隊。

所以劉水長雖然母病子疾請假在身，在接到備戰命令之後，立刻就趕回高家堡。

他遠遠看到仇貼便肅立在一旁，彎身抱拳道：「仇總管，您早。」

「早。」仇貼駐足探問：「令堂與令郎還好吧？」

劉水長那張粗黑木訥的臉上閃著感激之色：「多謝總管關心，他們都好。」

仇貼見他手上持著一把鋒利的屠刀，頗感訝異：「這麼大早，你拎著這把刀上那去？」

劉水長垂目低首：「回總管，小的昨晚接到命令，今天必需到第八號倉庫肢解屠宰好尚未切塊的牛隻。」

「怎麼只有你一個人去？」

「打雜組的人都將去支援，」劉水長說：「他們吃過早飯便將前來。」

「你呢？爲什麼你先去？」仇貼問：「難道你不用吃早飯？」

「現在離開飯尚有半把時辰，所以小的先前去開鎖及舖張打點些瑣碎之事。」

「你去吧。」

仇貼目注著他漸去的身影，回過身却見高山青正從荷池對面的花林裏慢慢走來。

高山青一向是早起的人，雖然他昨夜很晚才休息，但此刻精神極好，不像有熬夜的樣子，他率先和仇貼說了聲：「早。」

仇貼連忙恭聲道：「堡主早。」

高山青微笑著望住他：「你一整夜都沒睡？」

仇貼笑笑。他忽然說：「方才你在西堡門城頭上，可發現了些什麼？」

高山青笑。「你知道我在那裏？」

他停了一下，問：「你以爲我發現了什麼？」

仇貼目注著他說：「至少你已發現了唐九紅果然是個幹練的人。」

「不，」高山青搖搖頭：「幹練的人是你。」

「哦？」

「你明明發現那些載牛肉的騾車上有敵人，你却不動聲色。」

仇貼微笑：「牛肉裏面沒有敵人，你也看到了唐九紅用刀刺牛隻証明，不是嗎？」

「牛隻裏當然沒有敵人，如果裏面藏著人，豈不是悶死了？」高山青也微笑著。

「那麼敵人在那裏？車板底下？」

「車板底下藏人早已過時了，敵人如果這樣做，那就不可怕了。」

「那麼敵人究竟藏在那裏呢？」

「他們根本沒有藏，他們原本就好端端的坐在車上面，不是嗎？」

「車伕？」

「他們像車伕的樣子麼？」高山青補了一句：「我不是說他們外表不像，而是他們的神情，只是細細端詳，你便可以肯定他們的手絕不像是拿著馬鞭的手。」

「不錯，那分明是拿刀拿劍的手。」仇貼頓了一下，問：「可是他們的刀呢？劍呢？我們並未看到他們携帶兵器，是不？」

高山青淡淡一笑：「人要呼吸，刀劍不需要，如果把它們藏在牛腹裏，不用担心會被悶死，你不認爲是嗎？」

「這還有兩個問題，」高山青接著說：「第一個問題是，他們雖然可以藉著載送牛肉混進來，可是他們不必出去麼？他們駕車進來的，人可以藏起來，車呢？車要藏在那裏？還有騾，牠們怎辦？」

「他們根本就不需要藏。」

「爲什麼？」

「因爲肢解十幾騾車的牛隻，需要大量的人手，到時他們自願留下來幫忙，不就得了麼？」

高山青說：「如果是這樣當然很好，問題是我們堡內人手足夠，何需他們幫忙？」

「我計算過這個問題，」仇貼說：「打雜組人員共有五十七人，充其量只能調動十五人左右，另外包括小厨房在內的十一個厨房各派一名師傅幫忙，也不過廿五、六人，這麼少的人要肢解那麼多的牛隻，只怕一天功夫不夠……」

「難道不能加派人手？」

「在平時或可以，在現在論劍大會上，又逢緊急備戰，堡內每一人員各司其職，很難調得動，如果硬行抽調，便要影响到防務力量了。」

仇貼接著又說：「再說眞正懂得屠宰的人也沒幾個，若再調動人員支援，我想於事無大補，徒然浪費人力吧了。」

高山青略一沉思：「唐九紅顯然早已算準了這一點，所以她可以明言正順的留下那批車伕幫忙？」

「我想是的，否則爲何一口氣訂那麼多牛肉？」

「採購是她的職責，她有權限伸縮訂購量。」高山青說：「你知不知道我的第二個問題是什麼？」

「你是不是認爲那十八名車伕，就算讓他潛伏在堡內，力量也大不到那裏去，無論如何，憑他們幾個想摧毀本堡，無異是螳螂擋車，門都沒有，是不是？」

「難道你不認爲是？」

仇貼微微一笑：「我就是這樣認爲，所以才故意不動聲色，目的就是想暗中監視他們，究竟他們想搞什麼鬼。」

「我們是不是現在就去八號倉庫看看？」高山青問。

仇貼點頭：「現在去正好趕得上看他們搞什麼鬼。」

* * *

高山青與仇貼躍上第八號倉庫的屋頂時，果然正好趕上那些牛隻擺進倉庫裏。

可惜的是他們並未發現他們搞甚麼鬼。

十八名車伕並未如他們所料的留下來幫忙，卸完牛隻之後，全都又駕著騾車走了，一個也沒留下。

連唐九紅也走了。

劉水長是個既老實又勤力的人，只見他揮動著屠刀開始肢解牛隻的工作。

高山青與仇貼面面相覷。

「看來我們都錯了。」高山青苦笑了一下，低聲說。

仇貼沒作聲，眼睛貼著屋頂的隙縫，專注凝神的往下看……

「我瞧沒甚麼看頭了吧，人都走了，難道那個笨老實人劉水長會是內奸？」高山青低聲又說了一句。

仇貼仍然俯身不動。

高山青不禁感到好奇，便也俯下身子，湊上眼睛窺看裏面的情形。

這一看，幾乎跳了起來。

因爲他正看見劉水長從一隻牛腹裏掏出一團黑色圓形物體……

劉水長拿了一塊舊抹布把它包起來，然後便拎著它走出倉庫。

他並沒有走遠，就在倉庫後面的一棵槐樹下，用手上的屠刀挖了一個洞，把圓形東西埋在地裏，之後便若無其事的離去……

高山青與仇貼大感驚異，正想躍下屋頂，前去挖開那包東西，看個究竟，却見唐九紅突然出現！

唐九紅一臉緊張之色，轉首四望，確定四下無人時，這才以最快的速度挖出那包東西。

當她拍去泥塵，掀開布包時，不禁臉色一變，脫口說了一聲：「火藥！」

高山青與仇貼聽到這兩個字時，臉色也倏地大變！

當今江湖上最新、最厲害的武器莫過於火藥了。

但是放眼江湖懂得製造這種武器的人，僅止於傳說而已，仍未能眞確知悉那些人懂得製造。

眼前，却有一顆貨眞價實的火藥混進來了。

誰都知道火藥的威力無堅不摧，如果有十幾個火藥同時爆炸，只怕高家堡僅剩一堆殘垣敗墻了！

顯然的，這顆火藥當然不是埋藏在那裏就算數，它肯定在必要時候被用來炸高家堡的！

雖然只有一顆，但它如果炸在高家堡重要的地方，比方炸在高山青的臥房，或是炸在武林諸雄寢息的「煮酒論劍閣」，那當然肯定是大事件了！

無論如何，絕不能讓這顆火藥在高家堡爆炸。

高山青與仇貼自然非常明白這一點。

可是他們却仍然藏身在屋頂，並沒有現身搶奪的意思。

難道他們不知道阻止這顆炸藥在高家堡爆炸的最好方法便是搶了它，或是毀了它？

他們當然知道。

而他們之所以仍隱身不動，是因爲唐九紅已經破壞了它。

破壞炸藥的方法很簡單，只需轉開鐵球的蓋子，然後倒掉裏面的火藥，那麼那顆鐵球也就等於廢鐵一個了。

但是唐九紅却用另外一個更聰明的做法。

她旋開蓋子之後，並未倒出裏面的火藥，却將它整個浸在倉庫旁的陰溝裏。

火藥被汚水浸濕，當然也就成了死火藥，再也炸不起來啦。

而且唐九紅這樣做還有一個好處，那就是那顆炸藥重量依舊，誰也不會發現它已被動過手脚。

唐九紅是個說話很快的女人，像她這種人做事當然也很快，只見她手脚俐落，用絲帕擦乾鐵球表面，然後又把它用布包好，再埋回原處……

最後腰肢一扭，便像輕煙般的消失了……

屋頂上的高山青與仇貼還沒走。

他們兩人臉對臉、眼對眼的互望了半天，最後高山青苦笑著說：「你知不知道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我只知道一件事。」

「那一件事？」

仇貼歎氣道：「搞了半天，我才發現原來我們兩個是大傻瓜。」

高山青輕輕的笑起來。

但是他只笑了一下，突然整個人凝結收縮！

仇貼霍然躬腰，手按刀簧……

一條黑影從對面的樹林，猝然像離弦之箭般的射來！

仇貼的刀並沒出鞘，因爲他已看清了那黑影竟是高歌。

高山青甚覺意外，訝道：「你怎麼也在這裡？」

高歌頎瘦的身子像鵰鳥般的停在仇貼身旁，微笑道：「你們還沒來時，我便已在這裡了。」

仇貼望着他笑：「你爲什麼在這裡？」

高歌也望着他笑：「你們又爲什麼在這裡？」

仇貼歎氣：「我們是來當傻瓜的，難道你也是？」

高歌搖頭：「我不是，我如果是傻瓜就不會躲在這裡了。」

「很好，」高山青瞇著眼說：「既然你不是傻瓜，那麼你一定可以告訴我們這是怎麼一回事了？」

「你們不也都看到了嗎？」高歌說：「劉水長從牛肚子裡拿出一個炸藥，把它埋在樹下；然後唐九紅把它浸在陰溝裡，又埋了回去。事情就是這樣，不是嗎？」

仇貼苦笑：「我們眼睛不瞎，當然看到了，只是，你可以不可以告訴，唐九紅爲什麼要弄壞它？」

高歌淡淡道：「唐九紅不想讓那顆炸藥爆炸，所以她就弄壞了它，這麼簡單的道理不懂？」

「我的確不懂，」高山青接口說：「你其實早已知道唐九紅是內奸，否則你就不會監視她的行動了；既然她是內奸，却爲何要弄壞炸藥？」

仇貼忽然學著高歌的語氣：「一個女人如果愛上一個男人，別說是弄壞炸藥，就是弄爛她那顆腦袋她也幹，這麼簡單的道理都不懂？」

「這我倒懂，」高山青一臉認眞的說：「我不懂的是，据我所知跟她親近的男人是個楞頭楞腦的楞小子，他竟有這麼大的魅力迷倒她？」

仇貼笑著說：「這點我頗有同感。」

高歌苦笑。

那副模樣，倒眞有幾分楞頭楞腦的樣

子。

＊ ＊ ＊

這一天，高山青的心情顯得格外輕鬆。

因爲到今天他才發現，原來他的兒子早已長大，並不是個楞小子。

他不但早已知道唐九紅是內奸，而且還有辦法使她倒戈相向。

兒子這般爭氣，做父親怎不心情愉快？

仇貼和高歌可就沒這麼愉快了。

＊ ＊ ＊

「妳眞的不知道是誰指使妳來臥底的？」

高歌那雙冷厲的眼神彷彿就像兩把刀似的刺入唐九紅的心臟。

唐九紅坐在牀沿，粉頸低垂，淚珠一顆顆的往下掉，一雙纖白的手擰住衣角，聲音也像打結般的：「我眞的是不知道，四、五個月前，有個蒙面人給了我一筆錢，要我認識你，然後混進高家堡來。」

「平時妳跟誰連絡？」高歌冷冷的問。

唐九紅搖搖頭：「我沒見過他，每次給我命令時，都是初更後由門縫塞進紙條，我連他影子都沒見過。」

高歌冷笑：「妳以爲我會相信妳的話？」

唐九紅抬起淚臉，顫聲道：「我就是因爲不知道所以才無法告訴你。」

高歌冷冷打斷她的話：「劉水長呢？」

「我也是今早見他從牛腹裡拿出炸藥，才知道他是內奸。」她拭著淚水說：「我既然都把炸藥弄壞了，爲何還要騙你？」

高歌面無表情的瞪視著她：「妳雖然弄壞了炸藥，可是妳却未把這件事告訴我，爲什麼？」

唐九紅哽聲說：「我不想讓你知道我來這裡的本來目的，我怕你會生氣，不再要我，所以我只弄壞了炸藥，炸藥的威力極大，沒有了炸藥，我想敵人無法得逞的；敵人若被消滅，豈非一切都過去，我在你的心目中依然完好如故，因此我就不把這件事告訴你了。」

高歌撇了撇唇角：「妳之所以背叛敵人，是因爲妳發現我會娶妳，妳將會成爲高家堡的女主人？」

「我當然响往能成爲高家堡的女主人，世上有幾個女人不响往？」唐九紅凝注著他，蒼白的臉上泛起一抹誠摯：「最重要的是，我發現你對我是眞心的，負責的，所以我也就死心塌地的愛上你了……」

她忽然淒涼一笑：「我知道現在這個時候說這種話自然很難令你相信……」

高歌冷冷的注視她，沒有說話。

「不過，」唐九紅深沉的凝視著他：「我倒有一個方法使你相信我。」

「什麼方法？」高歌淡漠的問。

唐九紅一字一字的說：「那就是剖開我的心讓你看看！」

高歌臉色驟變！

因爲唐九紅竟眞的從袍袖裡抽出一把利刀，猝然刺向自己的心窩！

刀光倏閃！

却未見血。

唐九紅的心膛並未裂開。

因爲那把刀已被高歌奪過去。

他同時攬住唐九紅的細腰，然後輕輕歎了口氣：「妳這個方法雖好，只是有些蠢，難道妳不知道我高歌絕不會娶個死女人當老婆？」

唐九紅哭倒他懷裡：「今生今世，我能當你老婆嗎？」

高歌沒有說話。

不過他已經給了她最好的回答。

他那張寬厚的咀唇已吻住了唐九紅又薄又小、獨猶沾有淚水的紅唇……

＊ ＊ ＊

高歌踏進密室的時候，不由自主的吃了一驚。

他本以爲在這裡可以看到兩個活人。

仇貼和劉水長。

但他只看到了仇貼一個活人，以及一個不認識的死人。

「劉水長呢？」高歌睜著眼問。

仇貼靜靜的坐在椅上，臉色很難看，只伸手朝桌上一張皮狀的東西指了指。

高歌拿起那張東西一看，心中立刻明白過來：「原來這個劉水長是假的，這張人皮面具倒製作得蠻精緻呢。」

他問仇貼：「那眞是劉水長呢？」

「難道他還能活？」

「說的是，眞的劉水長若不死，那有假的劉水長？」高歌歎了口氣：「我只是不明白，敵人爲何要冒充他呢？他不過是個老實的小人物。」

「就因爲他是個老實的小人物，所以敵人才要冒充他，」仇貼寒著臉說：「敵人如果冒充令人注目的大人物，豈非很快的便露出馬脚？」

「不錯，小人物本就被人忽視，冒充小人物是最保險不過了。」

他俯身去望了望地下的死屍：「看樣子，這傢伙是中毒死的，怎麼回事？」

仇貼沒有回答，因爲高歌自己又接著說：「你當然不可能給他毒藥吃，一定是他自己服毒的……喏，我猜得不錯，毒藥就裝在他的假牙上……」

仇貼苦笑：「所以你別問我從他的咀中問出什麼。」

高歌在他對面坐下來，也浮著苦笑說：「我知道，死人本來就不會說話的，不是嗎？」

「唐九紅可是活生生的大美人，」仇貼望著他：「你可問出了什麼？」

「你說呢？」

「她要你娶她當老婆？」

「你說我該娶她嗎？」

「爲什麼不？」

仇貼微微一笑：「一個原本要害你的女人，反過來却要救你，這種女人不能當老婆，那種女人才能？」

高歌歎了口氣：「娶老婆的事不急，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怎麼辦？」

仇貼淡淡說了一聲：「到了這種地步，你說我們還能怎麼辦？」

＊ ＊ ＊

現在唯一的辦法，就是盯住那顆埋在第八號倉庫後面槐樹下的炸藥。

炸藥埋在那裡必然會有人去拿，而拿炸藥的人也就理所當然的是內奸了。

清除內奸，敵人也就失去了內應，攻擊力也就大減，那麼高家堡的勝算無疑就

增添了許多。

＊ ＊ ＊

第二天論劍大會順利的結束。

明日還有別開生面的煮酒大會。

這本是個極爲浪漫輕鬆的場合，可是所有高家堡的人却沒有一點輕鬆的樣子。

因爲一級備戰的命令仍未撤除。

月，依然明亮。

二更過後，第一號倉庫肢解牛隻的工作人員，終於帶著一身油膩與疲憊散去。

這間倉庫是高家堡卅九間倉庫裡最大、最老、也是座落最僻靜的倉庫，本於年前就待拆除重建，由於籌備論劍大會，諸事繁忙，因而也就拖延了下來。

在平時，它等於是廢倉；現在，它却有著一層不同的意義——關鍵高家堡興衰的意義。

因爲，隱伏在高家堡的內奸必然會在這附近出現。

＊ ＊ ＊

三更。月西斜。風寒霧重。

一支人影倏地一閃而沒。

像賊般的敏捷，像貓般的無聲無息，像鬼魅般的飄忽……

又是一閃！再閃一下便來到八號倉庫後面那棵槐樹下。

藉著淡淡的月光，可以看清那人一身黑衣勁裝、利刀快鞋；却無法看到那人的臉孔。

因爲他是個蒙面人。

他顯然極爲小心謹慎。

只見他掩躲在槐樹下，半晌之後，見四野毫無動靜，方慢慢的從腰間抽出佩刀，然後又慢慢的蹲下身去……

他剛剛蹲下身子，整個人突然像皮球般的彈跳起來！

因爲他已看見一條快若激電的人影正從倉庫的屋頂向他射來！

而且，還帶著一抹冷冷的刀光。

蒙面人跳得很高，那撮刀光正好從他薄薄的鞋底擦過！

他猝然迴身反擊，手中的刀如水銀瀉地般的劈砍了過去！

可是他只劈了一半，猛又抽刀回劈，因爲他聽到背後竟又有疾刀破空聲。

他這手回馬刀用得的確好，只聞嗆的一聲，已完全封住那致命的一刀。

可惜他只有一把刀。

他雖然巧妙的擋住了背後那一刀，却招式已老，再也無法招架先前的另外一把刀。

這把刀極快極狠。

蒙面人連閃避的機會都沒有，他只能眼睜睜的看著那又薄又利的刀鋒砍向自己的胸膛！

這一刹那，他只覺整個人驟然被掏空了似的，什麼都完了！

但是他並沒有完。

因爲那把像死神的刀突然一個翻轉，以寬厚的刀背砸在蒙面人的胸肌上！

這一轉，決定了蒙面人的生死。

但聽他哇的一聲，口噴血箭，偌大的身子一連退了五大步，然後一屁股跌坐地上，手中的刀也跟著無精打彩的掉到地下。

向他突擊的人，當然是仇貼和高歌。

仇貼狂刀歸鞘，以極爲欣賞的眼光望著高歌說：「你不但腦筋愈來愈厲害，連刀法也進步得嚇人。」

高歌也刀回鞘，微笑著說：「在總管的調教下，我如果不進步，豈非要被你打屁股？」

「你不需要被打屁股，」仇貼走到蒙面人跟前，淡淡道：「這傢伙的屁股倒眞需要好好打一頓。」

蒙面人捂著胸口，眼露痛苦、恐懼之色，渾身顫抖不住。

高歌也走上前來：「除非他肯說出敵人是誰，否則不止打他屁股，只怕連他骨頭也都給拆了。」

說著，他伸手揪住蒙面人的衣襟，另外一隻手也去解他的面巾。

但是他的手只伸出一半，突又縮回來！

同時，他左脚一滑，以最快的速度向旁閃了開去，這當中，他眼角也看到了仇貼也以同樣的動作向右邊閃開去，然後又看到一支鋒利的劍尖從他的腰間刺過！

仇貼和高歌避開了那幽靈魔鬼似的一劍。

因爲他們本就是身手靈活的人。

蒙面人本也是靈活的人。

只可惜他已受了傷。

所以他避不開那一劍。

所以那支劍鋒刺進了他的心窩。

血，像爆米花似的狂噴而出！

血，仍噴在半空中，那持劍的人已似鬼魅般的急射而退！

仇貼與高歌迴身想追，但是突又停了下來。

因爲他們又看到另外一個人出現。

——高山青

不慈的父親

持劍的人速度雖然很快，不幸的是高山青的速度比他更快，快得正好堵住他的退路。

其實高山青不止輕功比那人高强，即連手中的劍也要比那人快得多。

但見劍光驚虹般閃過，那持劍的人已不能再被稱爲持劍的人了。

因爲他手中已無劍。

他的劍已被高山青擊飛了！

高山青並未因此而罷手，他以快得不能再快的速度點住了那人的穴道。

如此劍法，如此手法，看得仇貼與高歌暗暗歎息。

高山青凌空翻飛，順手一帶，正好將那人拋在被殺的蒙面人身旁，自己也降在仇貼與高歌身邊。

那人雖未蒙面，但一看就知戴了一張極爲簡陋的人皮面具。

高山青等人似乎心中有數他們是誰，因而並不急於揭開那兩人的面巾與面具，竟在一旁聊起天來。

「怎麼樣，我這幾手還過得去吧？」高山青笑咪咪的說。

仇貼笑道：「堡主在武林中風騷了幾十年，身手依舊，可喜可賀也。」

高歌却淡淡道：「我突然發現了一件

新鮮的事。」

「什麼事？」仇貼轉過頭問他。

高歌含笑道：「原來你也是個懂得拍馬屁的人。」

仇貼瞪了瞪他。

高山青朗笑。

其實，他們並非眞的在聊天。他們只是在故作聊天狀，目的是想看看附近是否仍有隱藏的敵人，會突然出現殺人滅口。

聊了半晌，未見其他動靜，於是高歌摘下那兩人的面巾與面具。

當他們看清那兩人的面目之時，不約而同的啊了一聲，面面相覷，半天說不出話來。

因爲那兩人竟不是他們所預測的第一堂堂主冷如冰與第四堂堂主嚴飛霜，居然是第二堂堂主馬如龍與第三堂堂主曾天！

高山青臉上浮起一絲苦笑：「在我的記憶裡，這兩人從來對我是百依百順，我說東，他們絕不敢往西，這種人居然會背叛我。」

仇貼歎了一口氣：「就是因爲我們認爲這種人不會背叛，所以敵人才要收買這種人。」

高歌沈聲道：「這種被信任的人當內奸，其實比炸藥還可怕。」

高山青寒著臉解開了曾天的穴道。

曾天面如死灰，渾身顫抖道：「堡主饒命！」

「饒你的命不難，」高山青目露肅殺：「把你所知的一切說出來。」

曾天跪伏在地下，頭都不敢抬，啞聲道：「堡，堡主要屬下說什麼？」

「你爲何背叛本堡？」高山青聲冷如刀。

曾天抖顫著，像秋天中飄零的枯葉，瑟索而無助：「屬，屬下年前因賭虧空，幸經一神秘蒙面人解囊相助……」

「他的條件就是要你當內奸？」仇貼歎了一口氣。

「那神秘蒙面人是誰？」高歌喝問。

曾天搖搖頭：「屬下不知道。」

「不知道？」高歌冷笑：「曾堂主，好歹你是本堡一個堂主，難道要用刑你才肯說？」

曾天慘然一笑：「到這種地步，屬下還有什麼好相瞞的？」

「不錯，你本來就是個很識時務的人，」高山青蹲下身子，拍了拍他的肩膀：「內奸呢？堡裡的內奸還有誰？」

曾天仰臉道：「還有唐九紅與劉水長。」

仇貼也彎下身子：「還有呢？」

曾天瞥了一眼被他殺死滅口的馬如龍：「還有馬堂主。」

高歌俯身托起他的下巴，冷冷問：「就只有這些？其他的呢？」

曾天閉眼搖搖頭：「沒有了。」

高歌冷哼：「你以爲我會相信你？」

仇貼問：「你拿炸藥要幹什麼？」

曾天低聲道：「準備明日煮酒大會結束，客人都走光時，炸煮酒論劍閣。」

高山青冷笑：「你倒很會說話，明日客人離開時，我將與仇總管等人在煮酒論劍閣開檢討會，你其實是想炸死本堡主……」

曾天低頭不語。

「爹，」高歌說：「不如帶回刑房去審問，不怕他不招供。」

高山青站起身子，負手踱了兩步，淡淡道：「你還要他招供什麼？」

「內奸呀，」高歌說：「難道你相信內奸只有這些？」

「這還不夠多嗎？」仇貼歎了口氣說：「高家堡總共五個堂主，佔了兩個是內奸，如果再多一點，高家堡豈不早就完蛋了？」

「內奸本不在多，像唐九紅那樣的，她如果要殺你高歌，豈非易如反掌？」高山青苦笑道：「那個假劉水長接應的炸葯，一個就可炸死多少人了？這樣的內奸勝過敵人千百，不是嗎？」

「那麼敵人呢？」高歌又說：「難道我們該相信他所說的不知道敵人是誰？」

高山青瞧著他：「你看他的樣子，像是不肯招供的人嗎？」

曾天頭如搗蒜，顫聲道：「堡主，屬下對天發誓，所招的句句屬實！堡主明鑒……」

「很好，」高山青淡淡一笑：「最低限度，看在你現在肯合作的份上，我就答應讓你死個痛快。」

曾天臉色驟然發青！

仇貼吃驚道：「堡主，您要殺他？」

高山青面無表情：「叛逆之徒，難道可以饒恕？」

高歌急聲道：「爹，殺了他，豈非讓敵人知道我們已發現了內奸？」

「橫豎假劉水長與馬如龍已死，敵人遲早總會知道的，再殺了曾天，有什麼不可以？」高山青說。

「如此一來，敵人發現已無內應，也許就會取消攻擊計劃了。」仇貼目注高山青：「敵人如果不發動攻擊，那麼我們就不知道敵人是誰了。」

「仇總管說得不錯，」高歌接著說：「這件事如果就這樣結束，我們竟連敵人是誰都不知道，那不是太窩囊了嗎？」

高山青緩緩舒了一口氣：「其實你們如果細細想，就知道敵人絕不會攻擊高家堡了。」

「爲什麼？」仇貼不明白。

高歌也一臉不以爲然：「您爲何這般肯定？」

「很顯然的，可以看出敵人的整個計劃關鍵在於那顆炸葯……」

高山青話未完，仇貼便點點頭說：「我明白了。」

「我也明白了。」高歌搶著說：「敵人計劃明晚夜襲，其間的暗號實際上就是靠這顆炸葯一爆，火光冲天，高家堡必然死傷累累，亂做一團，敵人趁亂殺進來；如果炸葯不爆，那表示事情已敗露，他們也就按兵不動了，我說的可對？」

「完全正確。」高山青以頗爲讚賞的眼光望了高歌一眼，「所以我敢大胆的說事情已結束。」

仇貼想了一下說：「或許我們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引敵人出現也說不定，比方說，明夜我們在煮酒論劍閣旁搭個木棚子，然後放一把火燒起來，再製造一些假爆炸聲……」

高歌附掌道：「這倒是個好方法，說不定敵人會上當呢。如果是這樣，那就還不能殺曾天，雖然馬如龍與假劉水長已死，但我們隱密得很好，再加個唐九紅仍活著，敵人或許會以爲我們仍未發現內奸呢。」

高山青却問：「爲什麼要引敵人出來？」

高歌楞道：「這樣才能消滅敵人呀。」

高山青仍然問：「爲什麼一定要消滅敵人？」

這下子連仇貼都傻住了。

高歌更說不出話來。

因爲他們想不到高山青竟然會提出這等問題。

敵人爲什麼要消滅？難道敵人不該消滅嗎？

只怕白痴都知道這個笨答案。

高山青當然不是白痴，可是却偏偏提出這種白痴問題，爲什麼？

仇貼忽然長歎一聲。

他那雙本是充滿疑惑的眼睛，忽然換上了既尊敬又佩服的神情。

只有高歌仍一臉迷惘：「告訴我，敵人爲什麼不能消滅？世上有這種道理嗎？」

仇貼歎聲道：「因爲敵人和朋友一樣重要。」

高山青臉上有笑意。

高歌也有，但却是苦笑，他搔了搔耳根，訥訥道：「對不起，我本來是個很聰明的人，怎麼突然被你們兩個弄得笨起來了？爲什麼敵人和朋友一樣重要？」

「這裡的敵人和朋友，當然是指好朋友和好敵人而言；」仇貼微笑著說：「所謂好的敵人，就是不能強大得足以消滅你，但也不能弱小得不足威脅你，最好就是和你勢鈞力敵，實力不相上下……」

他微微一頓，望著高歌笑說：「如果你有這種敵人，你會怎樣？」

高歌眨了眨眼：「那還用說，我只怕會吃睡不安，努力鞭策自己，逼使自己超越敵人，難道你不會這樣做？」

「當然會；」仇貼緩緩道：「你在逼使你自己超越敵人，其實也就是逼使自己進步、向上，不是嗎？」

「不錯！」高歌用力敲了一下自己的腦袋：「這種敵人逼得你不敢偷懶、墮落、腐化，其實也就等於是好朋友一樣了！有道理，敵人和朋友一樣重要，的確有道理……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話來：『國無外患者，恒亡。』其實也就是個道理啊！」

高山青目注著他，沈聲道：「從這次事件看來，敵人顯然有極高超的智慧，不說我們不知道他是誰，即被他利用的人也不知道，你不認爲他是個好敵人嗎？」

高歌肅然道：「這個敵人也許是個勢力集團，也許是個單幫人物，也許他根本就不會出現、也許他眞正的目的只想讓我們高家堡起內亂，進而削弱我們的力量，也許……總之，只要有他存在的一天，高家堡全體上下的人便不能老大自居，偷安逸懶，也因爲這樣，高家堡保証只有進步，絕對不會退步，只要一退步，高家堡便只有敗亡一途！」

他的目光裡同時也昇起了一股對父親無比的尊敬與佩服。

而且，他在心中也警惕著自己責任重大，絕不能掉以輕心。

因爲高家堡堡主遲早會輪到他當。

＊　＊　＊

「還有一件事我想在這裡順便提提。」高山青說。

「什麼事？」仇貼問。

高山青慢慢道：「我想，在明日的煮酒大會上，除了當衆宣佈內奸事件外，另外還宣佈我明日起便卸下堡主之職。」

仇貼楞了一楞。

高歌驚惶道：「爹，爲什麼？您不當堡主誰當？」

「傻小子，」高山青愛憐的望著他：「除了你之外，誰能接我的位置？」

仇貼驚異的注視著高山青：「堡主您不過剛做完五十大壽，神豐體健，爲何急急退下來？」

高歌很是惶恐：「爹，您千萬不能這樣做，高家祖先有例，堡主一職，爹必須於百年千秋之後，孩兒才能接替，您這樣做，豈不有違祖先訓示？」

高山青淡淡道：「就是因爲我身體很好，說不定我還能再活五十年，假如是這樣，你豈不要等到七十幾歲才能接任？」

他對著高歌說：「聖人之言，祖先之訓，並非一成不變的，時代背景的變遷，天下沒有絕對正確的教諭，所謂『古人不足畏、祖宗不足法』，眞正尊敬祖先的態度是——跨越它！絕不是死板板的抱著祖先遺留下的教條死硬不變，年深日久，豈不成了又臭又硬的大醬缸？

「你這次的表現，証明你已有能力担當大任，我如果再幹個五十年，只怕高家堡會暮氣沉沉，權利能使人腐化，趁我沒腐化前，應把權利讓給你……」高山青拍了拍高歌的肩：「詭譎的武林天天在變，若讓我幹個『五十年不變』，高家堡鐵定完蛋，那我罪過可大，眞是高家的罪人了……孩子，不要老往後看，往前走吧！」

高歌低著頭：「我，我只怕幹不來……」

「你一個人當然幹不來，任何大事業都需要很多人替你幹的。」高山青笑著說：「你有母親、妹妹，還有唐九紅，還有高家堡近千的好兒郎……」

「爹，您呢？還有仇總管呢？」高歌吃驚道：「您們都不幫我了？」

高山青淡淡一笑：「爹很久沒在江湖上走動了，以後自然會四處走走，也許在家的時間會比較少；當然，只要我在的時候，自會盡力扶助你，至於仇總管……」

他停了一會，瞥了仇貼一眼，才又說：「那要看你自己是否能挽留住他幫你了……」

高歌握住仇貼的手，喜孜孜道：「仇總管當然會留下來幫我，誰都知道他對我最疼惜，是不？」

仇貼沒有說話。

當他用深沉的眼光望向高山青時，高山青也正以同樣的眼神望住他……

＊　＊　＊

煮酒大會上。

曾天被斬首示衆。

唐九紅遞了他的缺。

高歌成了高家堡第廿八任堡主，也是高家堡開山立門以來最年輕的堡主。

酒會如期完成。

高家堡依然像巨人般的矗立在江湖上。

敵人始終沒有出現。

他也許會出現，也許永遠不會。

敵人，什麼叫敵人？

高歌已經知道。

——世上最大的敵人就是自己。

——只要你本身夠強大，敵人都會變成你的朋友；如果你衰微腐化，朋友都可以變成敵人，不是嗎？

朋友與敵人，本就在一線間。

世上本無永遠的朋友，也沒有絕對的敵人！

有嗎？

* * *

夜色依然柔和。

春風也仍撩人醉。

只是，月兒已不再那麼圓。

仇貼靜靜的獨坐在梅花林裡的六角亭上。

他坐了很久，一動也不動。

一直到高山青慢慢的走到他對面坐下時，他才彷彿回過神來似的，平靜的注視著，淡淡道：「你知道我會走？」

高山青微微一笑：「世上有不散的宴席嗎？」

「你什麼時候知道我會走？」

「從你不肯娶高美麗的時候。」

仇貼沉默。高山青也沉默。

仇貼凝視著他。他也凝視著仇貼。

「你什麼時候走？」

「明天。」

兩人又沉默了下來。

高山青很快又開口：「明天，是高美麗的廿歲生辰。」

仇貼淡淡微笑：「我知道，我之所以等到明天才走，就是希望她有一個快樂的生辰。」

「明天你走的時候，不跟她說一聲嗎？還有高歌。」

「不。」

「爲什麼？」

「因爲我不懂得說離別的話。與其面對面說再見的痛苦，不如默默的別離來得乾脆些。」

高山青目光灼灼的盯著他，聲音低啞：「既然你捨不得他們，爲何一定要走？」

「我非走不可，」仇貼輕輕太息：「我本就不該來高家堡的。」

高山青忽然面露痛苦之色：「就算是我留你，你也非走不可？」

仇貼沒有回答。他以行動告訴了高山青；他突然站起來頭也不回的走了。

高山青沒有叫他。

他只是以兩隻眼睛目送著他。兩隻裝滿痛苦的眼睛。

然後只見一滴小小的、冷冷的淚珠兒在他眼眶裡浮起、凝結、打轉……轉……

終於，像一顆離線的珍珠，輕輕的墜在地面，碎了。

碎了，就和高山青那顆冰冷的心一樣。

但是他很快又浮起了笑容。

因爲高美麗突然像一隻小鳥般的飛到了他跟前。

「爹，您怎麼一個人在這裡？」高美麗一身大紅的勁裝，配合著她那張夢樣似的笑靨，更顯示出她渾身上下充滿了令人欣羨的青春活力。

高山青把她摟在懷裡，含笑道：「因爲爹就要失去你，所以一個人躲在這感傷。」

「您爲什麼失去我？」高美麗茫然的睜著那雙又美又俏的眼眸：「女兒我不是好端端的在您身邊嗎？」

「明天就是妳廿歲的生辰，」高山青嘆了一口氣：「廿歲，是個美麗的年齡，也是代表邁入成熟、獨立的年齡，妳已經長大了，妳即將擁有屬於妳自己的世界，就像是一隻羽翼已豐的飛鳥……」

高美麗那雙柔軟嬌嫩的手掩住了他的唇，嘟著紅艷艷的咀兒說：「爹，不許您這樣說，女兒永遠是您的女兒，難道您沒聽說過父母眼中的孩子是永遠長不大的嗎？」

「這句話是錯的。」高山青握住她的小手：「眞正的好父母是應該幫助子女長大、尊重子女長大。」

高美麗啞然微楞。

因爲她聽不懂她父親那句話。

在她的記憶裡，她從沒見過自己的父親對自己說過這類「古怪的話」。

她忽然覺得廿歲「不好玩」。

她同時也覺得，人，如果永遠不長大，那麼多好？

可惜的是，人不但會長大，而且會老、會死。

人的生命本就極爲有限，在這有限的人生路程裡，人們所追求的是什麼？

高美麗突然也感傷起來了。

但她畢竟不屬於多愁善感那類人，她很快又像小鳥般的偎在高山青身邊吱吱喳喳的叫著：「您今天是怎麼了，儘是說些我聽不懂的話？爹，那件事您跟他提了沒有？」

「那件事？」高山青輕輕擰了一下她的鼻尖。

「你明知故問。」高美麗撒嬌的翹著小咀兒，嘟噥著說：「仇貼那件事，您答應替我做主的。」

高山青的臉色忽又暗下來，他歎了一聲道：「我已經替妳做了主。」

「眞的？」高美麗臉上有光：「他怎麼說？」

「他說他沒有非禮妳。」高山青望著她說。

高美麗紅了紅臉：「他當然沒有非禮我……爹，你應該知道我的本意……」

「爹知道。」高山青忽然摟住她，喃喃道：「孩子，妳現在什麼都別問，好好過妳的廿歲生辰，過了廿歲，妳就是大人啦，妳就會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

* * *

高美麗在歡笑聲與祝福聲中度過了她廿歲的生辰。

當美麗的陽光透過花格窗子，照在她身上時，高歌用低沉的聲音告訴她：「仇總管走了。」

高美麗臉色倏然慘白。

高歌把她攬在懷裡。「妳如果難過，妳可以哭。」

高美麗沒有哭。

她木然靠在高歌的懷裡良久，然後輕輕掙脫：「我已經廿歲的大人了。」

廿歲的大人當然也會哭，只不過是廿歲的大人已懂得學習如何控制自己不哭。學習如何去承担與克制痛苦。

高美麗還知道了一件事：人若不經過痛苦熬煉，是永遠不會長大的。

她突然覺得這一刹間懂得了很多事。

但是有一件事她不懂。

高歌也不懂。

——高山青也不見了。

他爲什麼也不告而別呢？

* * *

「你爲什麼也不告而別呢？」

當仇貼發現後面跟著的人竟是高山青時，他忍不住停下腳步，以極爲訝異的口吻問高山青。

「孩子們已經大了，是他們學習自立的時候了，我爲什麼不能走？」

高山青負著手，腳步平穩的走了前來：「你不認爲我應該有自己的世界嗎？」

「你爲什麼要跟著我？你我的世界本不同。」仇貼的眼神頗爲冷漠。

「你的世界在那裡？」高山青微笑著問。

「我爲什麼要告訴你？」仇貼冷冷的說。

「你一定要告訴我。」

「你該知道，我已經不是高家堡的總管了。」

「但是我是你的朋友。」

「我並未承認你是我的朋友。」

「但我曾要求你當我的朋友，你答應了，不是嗎？」

仇貼冷冷的瞪著他：「就算我們是朋友，那又怎樣？你無權這樣跟著我。」

「朋友本該互相關心，否則叫什麼朋友，所以我有權跟著你。」

仇貼冷笑。

冷笑中，他驀地拔刀！

狂刀。

刀光閃過，並未見血光。

因爲那柄刀只是架在高山青的脖子上，並未劈入他的血管。

刀冷，仇貼的聲音更冷：「高山青，無論我們之間有過任何關係，都已屬過去，從我今天跨出高家堡那一刹那，你是你，我是我，從此視同陌路，毫不相干！」

刀光倏歛，刀已回鞘，仇貼人也已大步走去……

高山青佇立著，臉上沒有任何表情，冷風掀起他的衣袍，他忽然打了個冷顫，只感到一股椎心之痛使他有想死去的感覺……

* * *

這條巷子原本就簡陋，天氣陰濕時，潮霉的味道令人掩鼻。仇貼懷著沉重的心情踏入這條巷子時，並不是那難聞的味道令他難過，而是劉水長母親隱隱的哭聲令他心痛如絞。

劉水長的死，高家堡當然給了他家人一筆撫恤金，但是對劉水長的母親來說，兒子的死去，即使給她全天下的財富，也難以彌補她心中的創傷與哀痛。

天下間最悲慘的事，莫過於白髮人送黑髮人了。

最可憐的是，劉水長的屍體至今仍未發現，肯定是被敵人滅屍了。

因此，現在雖已夜深沈，劉母仍然悲戚得難以成眠，孤獨的坐在角落裡哀泣。

仇貼沒有敲門，只是靜靜的站在門口外面。

他慢慢的從懷裡掏出一個小紙包，然後輕輕的把它從門底下的隙縫塞進去……

他雖很小心，仍發出了一點聲音。劉母被這聲音驚得停止哭泣：「誰？誰在外面？」

仇貼只好應聲：「伯母，是我。」

劉母開門見到仇貼，很覺驚訝：「是仇大總管？快請進。」

「對不起，三更半夜來打擾您老人家。」仇貼並沒有進去，將手中的紙包遞給劉母：「水長的死，我很難過，這點小意思表示我的哀悼，請伯母您收下。」

這個小紙包原本是包得好好的，由於門縫細小，因此外面的一層紙被刮破了，劉母接過一看，便一眼瞧見裡面竟是一疊銀票，不禁惶然道：「仇總管，高家堡已著人送來一筆優厚的撫恤金，您如此大禮，老身怎敢接受？」

仇貼淡淡一笑，問：「小虎好嗎？」

原本紅腫的淚眼又浮上了哀傷，劉母哀歎道：「他此刻睡了……唉，他還不知道他爹已離他遠去……」

仇貼歎了一口氣：「這筆錢，就算是我給小虎的補償吧。」

「補償？」劉母顯然不懂他的意思。

她茫然的愣著。

待她想問時，却發現仇貼已走了。

仇貼爲何要補償小虎？

* * *

仇貼走出巷口時，却見高山青抱著兩隻手臂倚在木樁上，正以疑惑的眼光望著他。

「你爲何要補償小虎？」

仇貼沒有停下腳步，慢慢的朝街心走去，高山青見他不答話，也就跟了上去；當他趕到仇貼身邊時，仇貼冷冷的道：「我說過，你我已是陌路人，爲何又跟著我？」

高山青淡淡道：「你既已和高家堡毫無關係，却爲何還送錢給劉水長的遺族？」

「我不能送錢給他們嗎？」

「當然可以。劉水長雖已死，但他的遺屬仍算是高家堡的人，高家堡自會照顧他們。」高山青說：「而你竟也送錢給他們，那就表示你和高家堡並未斷絕關係，所以我也就理所當然的可以和你在一起了。」

仇貼用眼角掃他：「如果我告訴你我爲何補償劉水長的兒子小虎，你是否可以離開我？」

「你說。」

仇貼忽然停下身子：「因爲小虎曾經叫我爹。」

高山青驚訝：「小虎是你兒子？」

「當然不是，」仇貼仰首望著天空的弦

月：「上個月十五，我來看劉水長時，我抱著小虎把玩，他誤認我是他父親，一連叫了我幾聲爹……」

「就因爲他叫了你幾聲爹，所以你要補償他？」高山青很是詫異。

「是的。」仇貼冷冷的望著他：「這個理由夠不夠？」

高山青默然。他的心在顫抖。

他瞭解仇貼的意思。

——當有人叫你爹的時候，你就必需負起責任，要有個做父親的樣子。

高山青是個好父親。

但那只是對高歌與高美麗而言。

對當年被他拋棄的趙小曼的孩子而言，高山青絕不是個負責任的父親。

他一生中，也許就是這一件令他午夜斷腸的最大錯事。

誰都會有錯，人本就在錯誤中成長。

有的錯，可以改正、彌補、甚至原諒。

高山青的錯，可以彌補嗎？可以原諒嗎？

趙小曼肯不肯原諒他？

趙小曼的孩子呢，他肯嗎？

高山青本身呢，他肯不肯原諒自己？

他顯然不能。因爲他已痛苦得把臉埋在兩隻手掌心裡！

當他抬起頭來時，仇貼孤獨的背影正好消失在街道的盡端……

* * *

街道很長，夜也長。

仇貼孤單的影子也被黯淡的月光拖得長長的。

他慢慢的走著。

他要去那裡？

他那裡都不想去，因爲他根本就沒有地方去。

他只想一個人這樣靜靜的在街頭上走著。

多少年來，無數個淒冷的夜晚，他就曾經這樣像野狗般的徘徊在街頭。

那時候，那時候……

* * *

「大毛，我，我好餓。」

「小毛，你再忍耐一下，我們一定可以找到吃的。」

夜冷、風冷、雨冷，大毛與小毛更冷，一身破爛的衣服，發出一股令人想嘔吐的臭味，這種衣服當然不能避寒，但是他們此刻最不能忍受的並不是寒冷，而是飢餓。

沒有挨過飢餓的人，永遠不會知道飢餓遠比毒蛇來得可怕。

大毛和小毛已經知道，打從很小的時候便知道。

因爲他們一出世便沒有父親，而他們的母親在他們幾歲大時便已撒手人寰，從那時候開始，飢餓便像影子一樣日夜隨著他們。

——沒有父母親的孩子就叫孤兒，孤兒的意思其實也就是「挨餓的動物」的另一種代名詞。

因爲人一挨餓，便沒有尊嚴，男人便可能去偷去搶，女人可能賣靈賣肉；小孩子呢？除了像街頭般的野狗野貓檢拾地下被人遺棄的食物之外，還能怎樣？

你能否認孤兒實際上就是「吃不飽的動物」？

至少大毛與小毛就有這種感覺。

所以他們必需在夜晚無人的時候，像狗般的翻檢人家所丟棄的垃圾堆。

「有啦，小毛，這裡有半個饅頭，不，是花卷哪……喏，你快吃吧。」大毛髒兮兮的手上捧著半個比他的手還髒的花卷，喜孜孜的送到小毛的面前。

小毛無神的眼睛倏地一亮，用最快的速度「搶」過他手上的花卷，一把塞進咀裡……

「大毛，對，對不起，我忘了留一半給你吃。」當小毛吃完那半個花卷時，才想起了大毛也和自己一樣整整兩天沒吃過半粒米。

大毛却笑著說：「沒關係，我不餓。」

他說這話時，小毛聽到了一種聲音。

——大毛肚子咕嚕咕嚕叫的聲音。

* * *

淚水，已流滿了仇貼整個臉頰。

他的心在絞痛。

因爲他就是當年的小毛。

* * *

十四的月亮圓得像十五。

仇貼今晚特別早上床睡覺。

因爲明天是十五，每個月的今天他都要去墳上看大毛，尤其是明天，段無棄的兒子段謀會在那裡等他解釋殺他爹的原因。

因此他打算一早便離開客棧前往亂葬崗。

仇貼剛上床沒多久，突聞窗門一陣異響，他警覺的翻身而起，只見一黑巾蒙面人穿窗而入，好端端的坐在桌前。

「你是什麼人？」仇貼坐在牀沿上，冷冷喝問。

「別管我是誰，」蒙面人一身錦衣，身材高大，兩眼炯炯有神，只見他低沉道：「聽說你已離開了高家堡，可是眞的？」

仇貼披上外衣，握住刀：「我爲什麼要告訴你？」

「你一定要告訴我，」蒙面人冷沉道：「如果是，我就跟你談一筆交易；如果不是，我現在就殺了你。」

「爲什麼？」

「因爲我跟高家堡有仇。」

仇貼恍然：「原來你就是想摧毀高家堡那個神秘人。」

「不錯。」

「我的確已離開了高家堡，你想跟我談什麼交易？」仇貼冷冷的問。

「對你我都有好處的交易。」蒙面人說：「我上次的計劃失敗了，我當然不會就此罷手，你如果肯爲我出力，幫助我擊垮高家堡，你將可以得到你一輩子用不完的錢。」

「一輩子用不完的錢，這的確是個好交易。」

「你是聰明人，一定知道錢能使鬼推磨。」

「只可惜我是人，不是鬼。」

「人比鬼更愛錢。」蒙面人淡淡道：「如果你不答應，我就讓你變成鬼。」

「原來你是先禮後兵，」仇貼嘖嘖了兩聲：「你有把握使我變鬼？」

「如果沒有把握，我怎麼會來？」蒙面人自斟了一杯冷茶，慢慢的啜了一口：「你看來像是個做事沒把握的人嗎？」

「的確不像。」

「你答應了？」

仇貼睨著他：「你看我像不像是個被收買或被威嚇的人？」

「你不像，所以我更喜歡你，這種人的辦事能力一定很强。」

「你還少說了一點。」

「那一點？」

「你應該說我這種人的刀法更强才對。」

話聲一落，仇貼的刀已出鞘。

狂刀。

當然是一把極强的刀。

* * *

刀光暴閃。

蒙面人凌空翻飛。

刀鋒挨著他的衣角擦過。

只差一點點便可使他血濺五步。

一點點，某些事可以差一點點無所謂。

唯獨高手過招不行。

因爲高手搏招本就是爭那一點點。

蒙面人是高手。

他當然不願挨打，就在他凌空閃避的同時，一股如虹的劍氣直指仇貼的眉心！

仇貼大驚。

他極力翻飛躲避。

如果不這樣，他眞要如蒙面人所說的由人變鬼。

仇貼退到窗角時，蒙面人突然收劍不攻。

仇貼也沒有揮刀。

蒙面人平靜道：「如何？我沒騙你吧，我說過我不做沒把握的事。」

「你的確沒有騙的我，」仇貼歎了一口氣：「但是我却騙了你。」

「騙我什麼？」

「我忘了告訴你我逃跑的本領比我的刀法還强……」

話沒完，仇貼像幽靈般的穿出窗外。

蒙面人似是想不到仇貼會來個走爲上策，當下微一愣，立即撲身追去！

但是，當他正要穿過窗子時，却見一抹冷厲的刀光迎面避來！

他駭然驚叫！

他想不到仇貼竟會來個又陰又狠的回馬刀！

他同時也發覺自己太低估對手了。

——低估就是自大，自大通常是要付出代價的。

蒙面人已付出他的代價——仇貼的狂刀已削去了他左臂上的一塊肉！

蒙面人哀號著翻飛疾退。

仇貼當然狠追猛打，他看來毫無鬆手的意思，手中的刀毒蛇般的噬向蒙面人的喉間！

蒙面人沒有退，他已無地方可退；他唯一能做的便是擋住仇貼那把如死神奪魂的刀！

不，他還做出了一個動作，一個令仇貼想不到的動作——蒙面人那隻業已染滿鮮血的左手竟詭譎的打出一叢寒光閃閃的暗器！

其實，憑仇貼的身手避開暗器並非難事，問題是仇貼根本就沒有注意他的左手，因爲蒙面人的左臂已受傷，說得貼切點，仇貼根本就看不起他的左手！

由此看來，仇貼還不算是個經驗老到的獵人。

——只有經驗老到的獵人才知道受了傷的獅子比不受傷的獅子更可怕！

蒙面人現在就像一頭受了傷的猛獅，不顧一切豁出去的兇獸！

仇貼竟然忽略了這一點。

因此蒙面人那些寒芒暗器完全射進仇貼的大腿上，並不是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只見仇貼頎瘦的身子像中箭的蒼鷹栽到地下！

蒙面人臉上的表情看不到，不過從他充滿駭人血絲的兩眼看來，他顯然已被撩起熾烈的殺機，只見他狂吼一聲，整個人彈跳而起，劍鋒一轉，已直指仇貼腦門！

仇貼死定。

誰都相信，連仇貼自己都深信不疑。

仇貼絕望的閉下眼睛等死。

可是死神却沒有來。

來者是高山青。

高山青當然不是死神；就算是，也應該是蒙面人的死神。

因爲高山青不但成功的制止住蒙面人的擊殺仇貼，而且還非常兇狠凌厲的把蒙面人逼到角落裏。

這當中，仇貼已蹶著腿起身，他大叫：「你怎麼現在才來？」

高山青雖然揮著劍對付蒙面人，却仍有餘力開口說話：「現在來不好嗎？難道要等你翹起辮子，我才來替你收屍？」

蒙面人又驚又懼，他現已受傷，無論如何不是高山青的對手，因此他已打定主意逃爲上策，猛撲兩招，立刻縱身向窗口射去！

可惜的是高山青不給他這個機會，但見他長劍急掄，如蛆附骨般的緊緊咬住蒙面人的背心！

蒙面人雖然逃走，但一點也不倉惶，他早已算準高山青會有這落井下石的一劍，因此他不慌不忙的沉下身形，反手一劍格住了高山青的劍尖。

但是有一點他沒有算準。

——仇貼手中的刀。

仇貼雖已受傷，刀仍狂。

刀狂刀冷。

蒙面人的心更冷。

因爲他已看到仇貼的刀鋒劈進自己的腰間！

他狂號撲地！

高山青沒有補上一劍，他的劍尖挑開了蒙面人的面巾。

面巾挑落，一張頗爲方正福泰的臉孔立刻顯現。

仇貼並不認識那張面孔，高山青却認得，只見他很是驚異的張咀道：「原來是你，高建！」

「高建是誰？」仇貼跛著腿走上前來問。

高山青歎了一口氣：「是我接任堡主時，我第一個任命的總管。」

「他爲什麼要與高家堡爲敵？」

「因爲他被我逐出了高家堡。」

「爲什麼？」

「貪汚。」

高建扭曲著面孔，因失血而發白的唇皮顫抖著：「高山青，你，你補我一劍吧。」

仇貼歎了一口氣：「好壞總是曾經相處過一場，你就給他一個痛快上補他一劍吧。」

高山青也歎了一口氣，面無表情的在高建的胸口上戮下一劍！

高山青劍歸鞘的時候，高建已斷了氣。

敵人已被消滅，但是高山青却沒有愉快的樣子，因爲仇貼已蒼白著臉跌坐地下。

* * *

「現在你怎麼辦？」當高山青滿頭大汗爲仇貼包紮好傷口時，他透了一口氣問。

仇貼從床上坐起來：「什麼怎麼辦？」

「難道你不知道你這傷勢必需躺個十天八天的才會完全復元？」

仇貼淡淡道：「你走吧。」

「我爲什麼要走？」

「你爲甚麼不走？」

高山青凝視著他：「我走了誰照顧你？」

「我又不是小孩子，要甚麼照顧？」

「在我眼中，你永遠是！」高山青眼裡有光，臉上也有：「我已經決定，我的下半輩子一步也不離你，我要盡我所能照顧你。」

仇貼渾身猛地顫震，連聲音都震抖：

「你爲甚麼這樣做？」

他抑住心中的洶湧：「你爲甚麼不去照顧高歌與高美麗？」

「我照顧他們太多了，」高山青的語音也微微顫抖：「而我從來就沒有照顧過你……孩子！」

這聲「孩子」，叫得仇貼熱淚迸湧，整個人站立不住的坐回床沿……

高山青的臉上也有淚，比仇貼更多，他突然像是克制不住心中的激動，猛然衝前去緊緊抱住仇貼……

「孩子，我知道你恨我，你爲甚麼不打我？爲甚麼不罵我？」高山青已經哭了起來。

仇貼也哭，哭得比高山青更厲害！

兩個大男人竟哭作一團，這是怎麼回事？

高山青竟稱仇貼爲孩子，難道仇貼眞是他其子？

「不！」仇貼忽然一把推開高山青，冷冷道：「我不是你的兒子！」

「是！你是！」高山青穩住跟蹌的身子，黯啞道：「你明明就是我和趙小曼所生的孩子！」

仇貼面色鐵青的瞪著他：「你憑甚麼說我是？」

「如果你不是，爲何不肯娶高美麗？如果你不是，爲何像兄長的對待高歌？」

高山青痛苦的望著他：「你知不知道，我早就發現你的容情神貌，頗爲酷似當年的趙小曼，而且側面輪廓還幾分像我，我老早就知道你是我的兒子，否則我怎麼會打破高家堡的慣例，讓你當上總管……」

仇貼呆住。

高山青激動的說：「我之所以一直隱忍不說，我知道你恨我，仇貼，就是仇爹恨爹……」

「不錯，」仇貼忽然咬牙切齒狂吼：「我恨你！我恨你！我一輩子恨你！」

高山青因極度的激動與過份的痛苦，而致臉色一片死白，他抖顫著唇皮：「你應該恨我，我如果有這樣的一個父親，我也一定恨死他……孩子，我不求你原諒，我只求你讓我在你身邊，讓我照顧你……」

仇貼驀然打斷他的話：「不需要！你給我滾得遠遠的！當我還小的時候、當我眼看著母親病死的時候、當我像條野狗流浪在街頭的時候，當我餓得倒在野地上的時候、當我病得半死的時候、當我被人欺負打得半條命的時候、當我……」

「不！」高山青掩著胸口，只覺得那顆冰冷的心被撕得片碎，他痛苦得跪在地上，雙手埋臉哀號道：「求你，孩子，別再說了……這一切都是我的錯……」

仇貼眼裡沒有淚，只有恨，恨！漫天的恨！無邊的恨！他仍然咬著牙說：「當我像乞丐般的睡在荒郊野墳的時候、當我凍得皮膚裂開來的時候、當我生吃野鼠活吞死蛇的時候、當我偷人東西被人吊起來打得半個月不能走路的時候、當我被人指著鼻尖嘲笑沒爹的毛孩子的時候……你在那裡？難道你不知道那個時候我需要你？你爲甚麼不來照顧我？爲甚麼？」

高山青已整個人扒伏在地上……

「孩子，你罵我吧！你打我吧！」他號哭著，一面用手握拳擊打著冰冷的地板：

「是我害你受了那些苦，你打我吧、罵我吧！我不是個好父親……」

「你何止不是個好父親，」仇貼磨牙切齒：「我那當年被你玩了一脚踢開的可憐母親，爲了養活我過日，只好當娼妓出賣靈肉，最後染了一身花柳病……」

「天啊！」高山青已放聲慟哭，拚命的用額頭去碰地，鮮血流了滿面！

他絕想不到，當年的無知之錯，竟會帶給趙小曼這麼悲慘的命運！這不是他的本意，只能說他年輕無知，但是，年輕無知的錯就能原諒嗎？

不能！決不能！就算別人能原諒他，高山青也不肯原諒自己，他驀然衝到仇貼面前，嘶聲道：「孩子，我是豬狗不如的畜牲，你殺了我吧！」

「不錯，我進高家堡的目的本來就是要殺你的！」仇貼兩目佈滿著紅絲。

高山青閉下眼睛，慘然一笑：「孩子，你下手吧，我決不會怪你，你快殺了我，讓我到黃泉之下向你母親謝罪，她一定等我很久了……」

* * *

天上本該有明月的，却被一朶又濃又厚的烏雲遮住，以致使淒冷的夜更增添幾分黯啞悲愁的氣氛。

仇貼一跛一跛的走在冷闃的道路上。

他沒有殺高山青。

他本來是要殺他的，他學武的目的，就是要殺兩個人，一個是大毛的父親，一個是自己的父親。

因爲他們不配做人的父親。

他永遠不會忘記大毛臨死時那句話：

「小毛，我好恨，是誰使我們到這個世界上來的？他們既然生了我們，爲何又不照顧我們？父親？父親？這就叫父親嗎？如果是，我寧願殺死他也不要父親！」

父親，甚麼叫父親？

父慈子孝，父如果不慈呢？子怎麼辦？

特別是那種完全不管子女死活的父親，難道做子女的仍要孝順他們嗎？如果是，父親也未免太好做了。也未免太貶低父親的意思了。

不！父親決不是這麼簡單做的！

不！父親決不是這麼簡單的！

生、養、撫、掬、慰、育、教、無一不是天下父親該盡的責任，然後才能要求子女「孝」！

父慈子孝，理所當然；那麼，父不慈，子不孝，豈非也是理所當然？

傳統上，人世間指罵不孝子女，唯獨不見指摘不慈父母，總認爲「天下父母心」、「天下無不是的父母」，事實上，天下父母的心並不完全一樣的，有的父母爲了自己的私慾、爲了自己愚蠢的自以爲是、爲了迷信、爲了這個那個而斷送子女前程的「不良父母」，比比皆是，誰說天下無不是的父母？

就拿高山青來說，他能算是仇貼的父親麼？

不錯，他已後悔，他可以補償仇貼，那是仇貼命大，如果也和大毛一樣活活餓死，他的後悔又有甚麼作用？能使錯的變成對的麼？能使死人變成活人麼？

當然，仇貼想殺高山青，世人必然指責他大逆不道，問題是，是誰逼使他大逆不道？

他眞的本來要殺高山青的，但是高山青武功極高，仇貼得手的機會不大，因此冒名混入高家堡，伺機下手；然而時日一久，他竟對高家堡堡主產生了濃厚的感情，特別是對高歌與高美麗，因此遲遲猶疑不決。

——人，本就是感情的動物。

尤其是高美麗對他的愛慕，使他猶疑徬徨，他雖然想殺的是自己的父親，然而那豈不也是她的父親？於是，他決定等高美麗滿廿歲再下手，因爲他認爲滿廿歲的人已是可以獨自承担痛苦。但是，就在高美麗滿廿歲生辰那天夜晚，他却悄悄的離開高家堡了。

他爲甚麼改變主意了？

這一點，高山青是可以理解的。

因爲仇貼已知道高山青已深切悔恨，更重要的，他認爲高山青對高歌與高美麗而言，是一個難得的好父親，因此他改變了主意。

因爲他的本意是殺「不是父親的父親」。

高山青默默的跟著仇貼一步一步的走。

——他懷著一顆極度懺悔贖罪的心。

仇貼沒有看他，也沒有跟他講話；他跛得很厲害，每跛一下，傷口的疼就像毒蛇咬了他一口一樣。

他其實可以坐車的，但是他絕不。去那裡他都可以坐車，唯獨上墳看大毛他一定用走的，即使腿斷了他也要爬到他那裡去！

他認爲這是唯一對大毛表示尊敬的方式。

傷口的血已染紅了他的褲管、鞋統。

他還是要走，以刀當拐杖拄著走。

高山青幾次試圖去攙扶他，都被他嚴厲拒絕了。

高山青只好含著淚水跟在一旁。

終於，仇貼仆倒地上了！

他已不能再走路，但他還有兩隻手，於是他就用兩隻手在地上爬！

高山青早已號哭著撲上前去：「孩子，請讓我帶你回家……」

「家？」仇貼喘著氣打斷他的話：「我的家在那裡？我有家麼？」

高山青大聲道：「你當然有家！高家堡就是你的家，只要你願意回去，你就是高家堡堡主……」

說著，他把仇貼背負在背上。

仇貼却冷冷的說：「你如果帶我回去，那麼你肯定將永遠看不到我，我保証你只能帶一具死屍回去！」

仇貼的語氣很堅決，令到高山青一步也不敢動，痛苦問：「你要去那裡？」

「亂葬崗！」

高山青點點頭，便想施展輕功，却聽仇貼又冷冷的說：「用走，一步一步的走！」

高山青只好一步一步的走。

當高山青背負著他慢慢走的時候，仇貼腦海裡不禁又想起了大毛——在無數個淒冷的夜裡，每當仇貼又餓又累，無法再走時，他恍惚的把高山青當做了大毛，只聽他喃喃道：「大毛，我好餓、好累、好冷……大毛，爲甚麼我們沒有父親？他們去那裡了？他們知不知道我們餓？知不知道我們被人欺負……大毛，我昨天做了一個夢，夢到爹買好多好多饅頭給我吃……哦，眞的很好吃，白白熱熱的，完全沒有泥土，也沒有臭味，眞的很香……」

高山青沒有哭，他已經哭不出來。他只是用牙齒緊緊咬住下去唇，咬得血都流出來；他的心也在淌血……

「大毛……你不能死……不能！你死了，誰來照顧我？大毛！大毛！你就是我爹，你不能死！不能……」仇貼忽然哭叫起來：「爹！爹！你在那裡？你爲甚麼不管我？你爲甚麼丢下我？爹，你在那裡？」

高山青乾枯的淚眼又噴出了淚水，他强抑著哭聲，悲啞道：「孩子，不哭，爹就在這裡……」

仇貼霍然清醒過來！

當他發現背負他的人是高山青時，竟忍不住熱淚狂湧！多少年來，他曾經做過無數的夢，夢想自己的父親能背負著自己走過漫長的、崎嶇的道路。

想不到，竟眞的有這一天。

這是不是夢？

* * *

路本來就很長，高山青原本不是走路很慢的人，只因爲他此刻心情像鉛般的沉重，因此脚步也跟著千斤般的沉重起來，路也就顯得更長了。

走著走著，忽又聽到仇貼喃喃自語：

「大毛……你放心，我一定會殺死他們，

一個叫段無棄，一個叫高山青……殺完他們之後，我就立刻來找你，我知道你一個人一定很寂寞……大毛，你要等我……等我……小毛很快就會來陪伴你……大毛……」

高山青身子劇烈的搖晃了一下，差點沒跌跤仆倒！

仇貼要自殺？

高山青不禁呆呆的兀立著……

風，不冷，他整個人、整顆心却已冷，冰冰。

不，他絕不能讓仇貼去死！他已經虧欠他太多，他怎能再帶著他去死？不能，絕不能！

可是，就算他不帶他去，他就不會死麼？

——一個眞正想死的人，世界上絕無有人能阻止他，絕對沒有！

像仇貼這種心靈受嚴重創傷的人，如果想尋死，只怕大羅神仙也救不了他。

高山青慘然一歎。

這一瞬間，他已經知道應該怎麼做。

他重新抬起脚步繼續走下去。脚步不再沉重，是穩重。

他一面走，一面不時的輕聲道：「孩子，爹永遠再也不會離開你，永遠不會……」

「眞的？爹，你眞的不會再離開孩兒？」

「眞的，你是爹的心肝寶貝，爹怎捨得離開你？」

「你眞好，爹……」

* * *

天只不過朦朦亮，陰晦森然的亂葬崗已有兩個人走了來。

段謀與林秋燕夫婦倆。

——他們是來赴仇貼之約的。

本來，他們可以不必這麼早就來，只因爲心繫父仇，因此整夜難眠，乾脆天不亮就來了。

他們今番來，當然不是報父仇，因爲他們已無力報仇，他們只是想知道，仇貼究竟爲何要殺自己的父親？在他們認爲，自己的父親段無棄只是一個毫不懂武功的年邁老人，仇貼居然狠得下心殺他，爲甚麼？

他們慢慢的走上墳崗，走到大毛那低又矮的墳堆上，準備找個可以坐下來等的地方，却一眼見到有兩個人睡在墓碑前，著實嚇了一跳！

「怎麼會有人睡在那裡？」林秋燕首先說。

「咦，那個人就是仇貼，這麼早就來了？」段謀走前去，忽然變色道：「他死了！」

林秋燕跳上前來，驚叫道：「另外一個人是高家堡的老堡主高山青，他……他也死了，怎麼一回事！」

藉著淡淡的天光，他們可以很清楚的看見高山青仇貼兩人並排的倒在血泊裡；他們還看到，兩人臉上的神態居然非常安祥，毫無痛苦之色……

段謀夫婦倆不禁瞠目結舌，中魔般的呆立著……

良久，一陣凄冷的長風吹過，兩人打了個哆嗦，林秋燕指著仇貼身側道：「喏，你瞧，那有一包東西。」

段謀趨前去，俯身拆開那包東西，發現裡面有一疊銀票和一封信！

段謀拆開信，燃著火摺子，藉著搖曳的火光細細讀著那封信……

當他倆讀完那封信時，夫婦倆不約而同的歎了口氣，淚水不知甚麼時候已流了滿臉……

* * *

亂葬崗上。

大毛的墳墓變得又新又大。

因爲這個墳墓不只葬了他一個人，有他父親段無棄、還有小毛與高山青父子倆。

墳旁豎立著一塊比人高的墓碑，碑上端端正正的刻寫著三個大字：

——弒父碑！

弒父兩字，令人觸目驚心，當初要立這個碑的時候，林秋燕曾表示反對。

「弒父是大逆不道之事，有必要立這種碑麼？」

「有，絕對有必要。」段謀很堅決的說：「虎毒不食子，身爲人父的人竟棄子不顧，無疑比禽獸還不如，其實我不用『殺父』兩字已算是很客氣了。」

「畢竟人都死了，事情也過去了，這並不是一件值得歌功頌德的事，何苦一定要立碑？」

「妳錯了，他們雖然死了，還有千千萬萬人沒死，這種事也決不可能成爲過去，他們並不是第一個發生這種事的人，也不可能是最後一個，因此我們要立碑，警惕現在活著的人，以及後世人，讓他們知道——甚麼叫父親。」

「歌功頌德的碑立得太多了，不免流於失眞、誇大、標榜；偶而立這種宣揚醜事的碑，反而更能令人清醒戒懼，不是嗎？」

——你呢？你認爲是麼？

（全文完）

徵稿啓事

本刊除徵求古今武俠故事之外，更徵求現代俠情偵探、都市黑社會秘聞、現代科學、星球防衛戰故事。每篇要有獨立性。字數不超過：八萬字、六萬字、及三萬字，爲合，歡迎各地讀友投稿。合則用，不合即退還。

編輯部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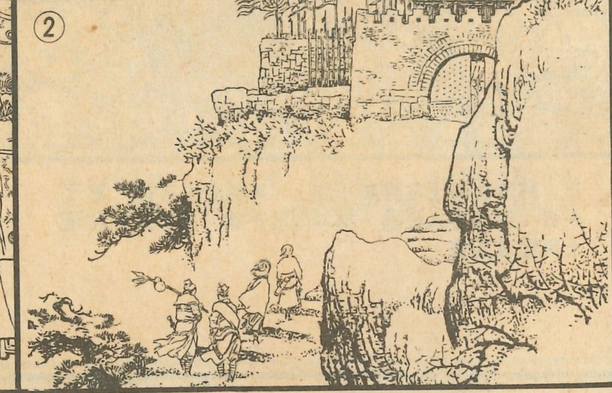
梁山泊英雄傳之五　　高石・編繪

青面獸楊志（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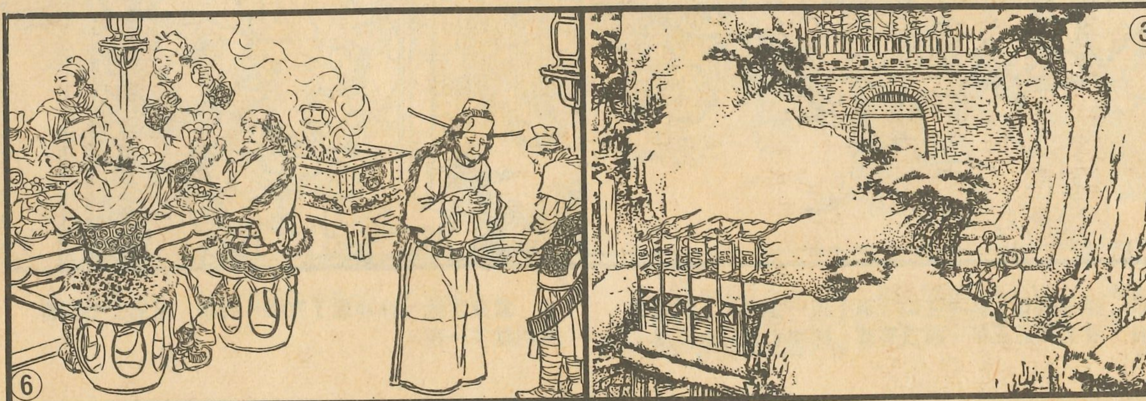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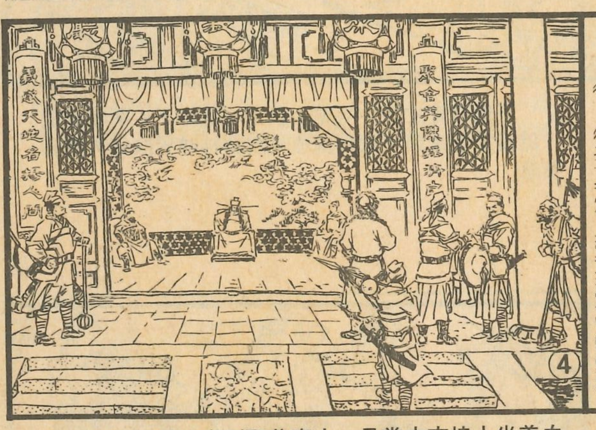
1　一條快船載了朱貴、林冲，不一刻到了金沙灘。朱貴引林冲上岸。



2　軍士替林冲背了包裹，拿了刀杖，兩個好漢朝山寨走來。林冲抬頭一看，見一座大關，關前密密層層擺着刀槍劍戟，弓箭戈矛，四邊都是檑木炮石。



3　二人進了大關，見前邊又是一道關口，擺着隊伍旗號，十分整齊威風。這時早有軍士先去通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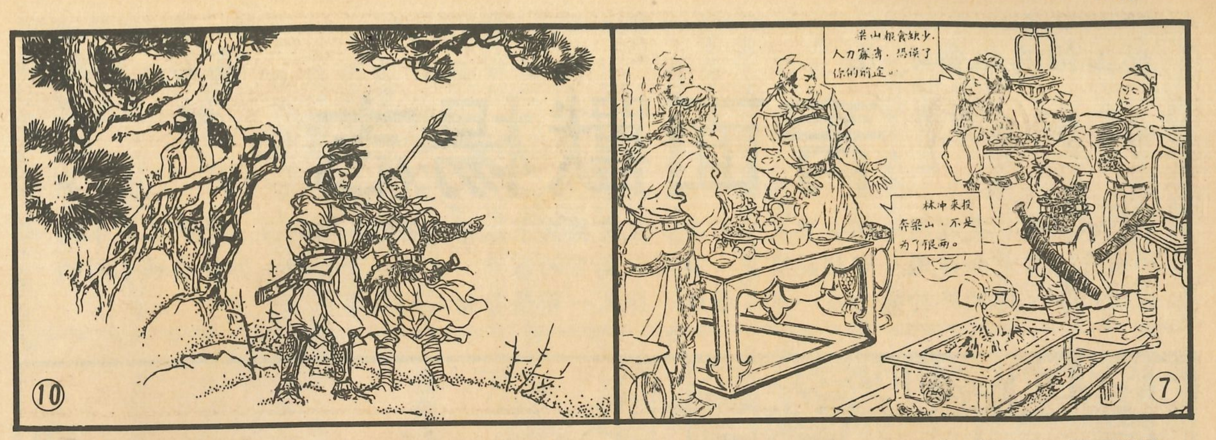


4　朱貴領林冲來到聚義廳上，見當中交椅上坐着白衣秀士王倫，左邊坐着摸着天杜遷，右邊坐着雲裏金剛宋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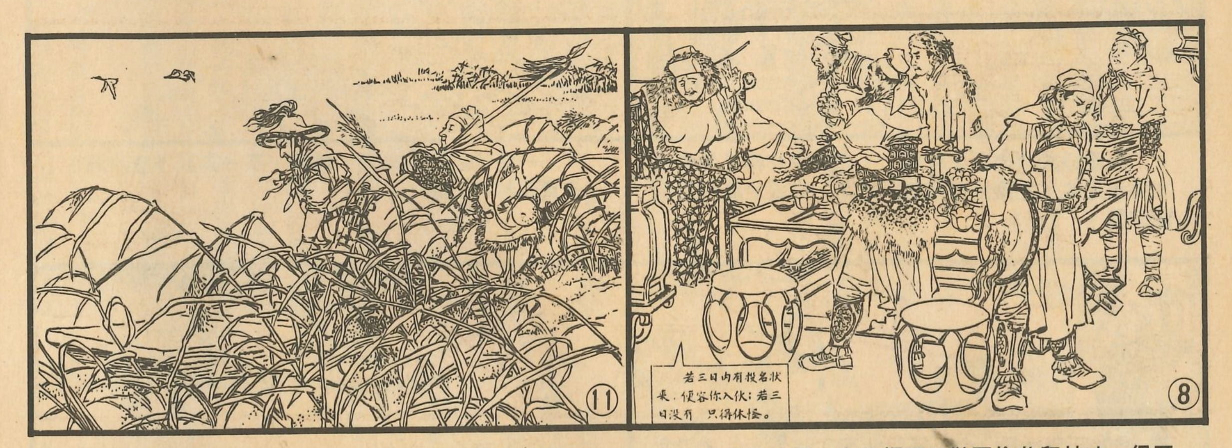
5　朱貴向王倫說了林冲受害，來投梁山的大概經過。林冲從懷中取出柴進的信。王倫接過去拆開看了，請林冲、朱貴坐下。

6　王倫一邊吩咐擺席請林冲喝酒、一邊心裏打着算盤：自己是個不及第秀才，沒甚本事，杜遷、宋萬的武藝也很平常；林冲是禁軍教頭，要讓他入伙，自己這第一把交椅就坐不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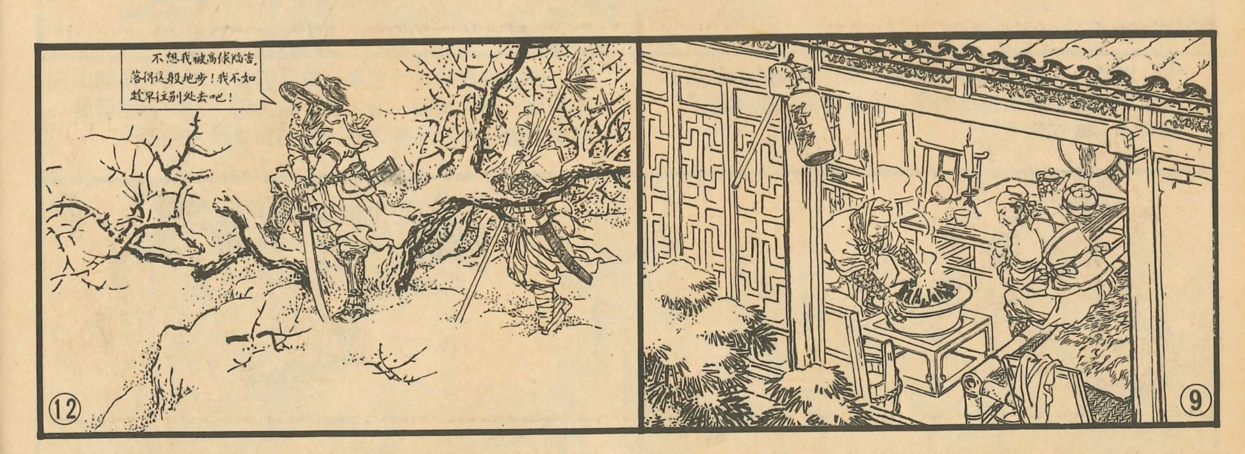
7　王倫打定主意，叫軍士拿來一盤銀子，兩匹綢緞，然後站起身來，故作謙恭地說請林冲另找個大寨去落草。

10　第二天早晨，林冲吃了茶飯，由軍士領路下山，擺渡去對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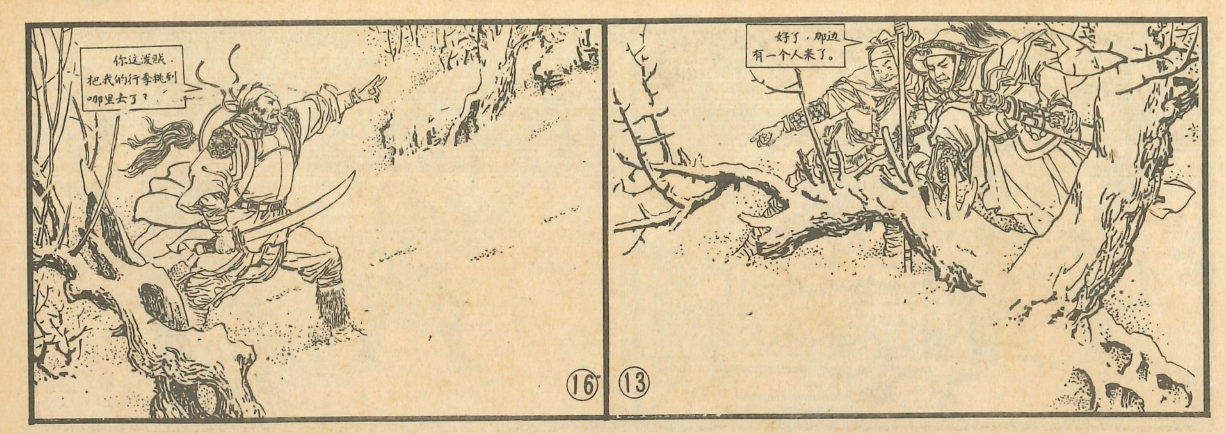
8　朱貴和杜遷、宋萬都再三勸王倫收留林冲。但王倫要照綠林裏交"投名狀"的規矩，限林冲三日之內，到山下去殺一個人，提頭來獻，才讓他入伙。林冲只得答應了。

11　林冲和軍士在靜僻小路上，等候過往客商。等了一日，並無客人經過，林冲悶悶不樂，到晚只得和軍士再擺渡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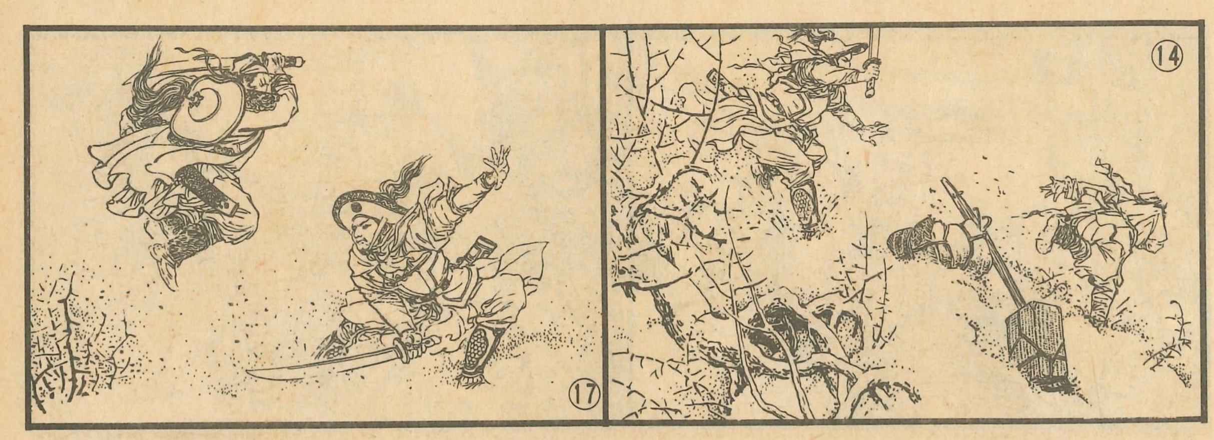
9　當夜席散，林冲取了刀杖、行李，由軍士引到客房內歇了一夜。

12　接連兩日，林冲在山下等不到一個行人。到第三日，看看又近正午，還沒等着，林冲心裏又急又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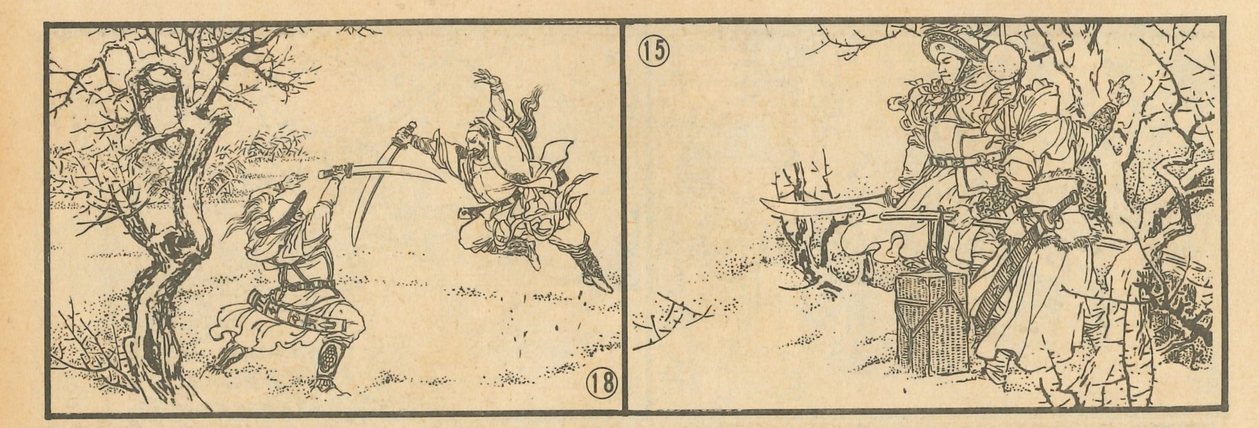
13　林冲正打算另投別處，軍士忽然高興地指給他看，山坡下遠遠的有人來了。

16　軍士剛挑了担子走出樹林，山坡下忽然閃出一條青面大漢，挺着朴刀，大叫如雷，飛也似的直奔林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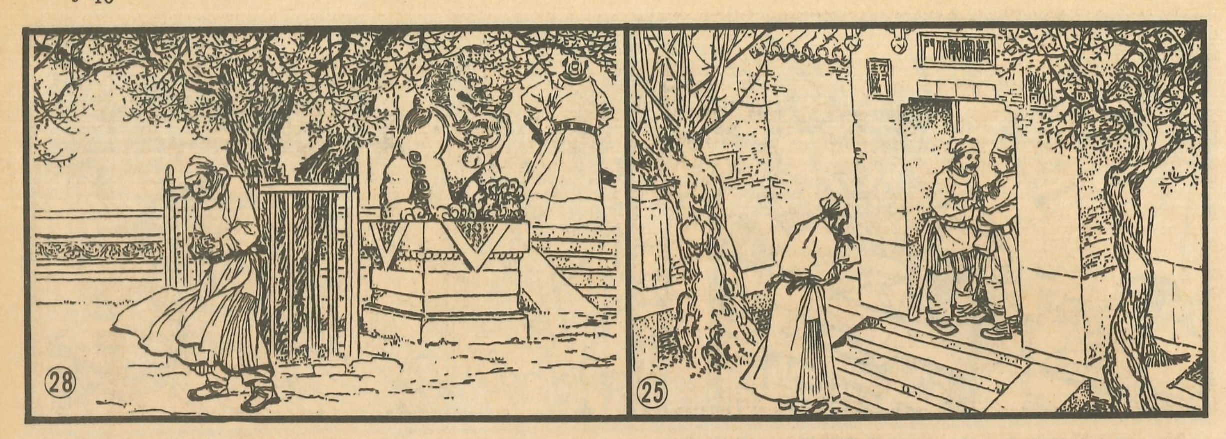
14　那人挑了一副行李，漸漸走近。林冲霍地跳出去想把他抓住，那人叫了一聲啊呀，撇下担子，拔腿就跑。

17　林冲正沒好氣，也不答話，挺刀就鬥那大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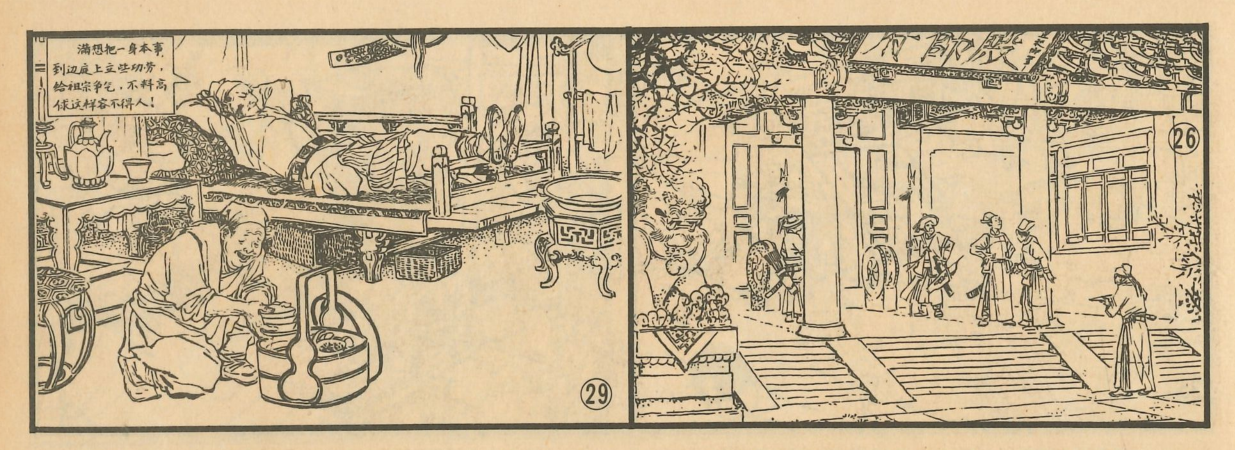
15　林冲追趕不上。軍士告訴他雖然沒抓住人，這担財物也可以代替。林冲就叫軍士先把担子挑上山去，他決定在這裏再等一會。

18　二人一來一往，鬥到三十來合，不分勝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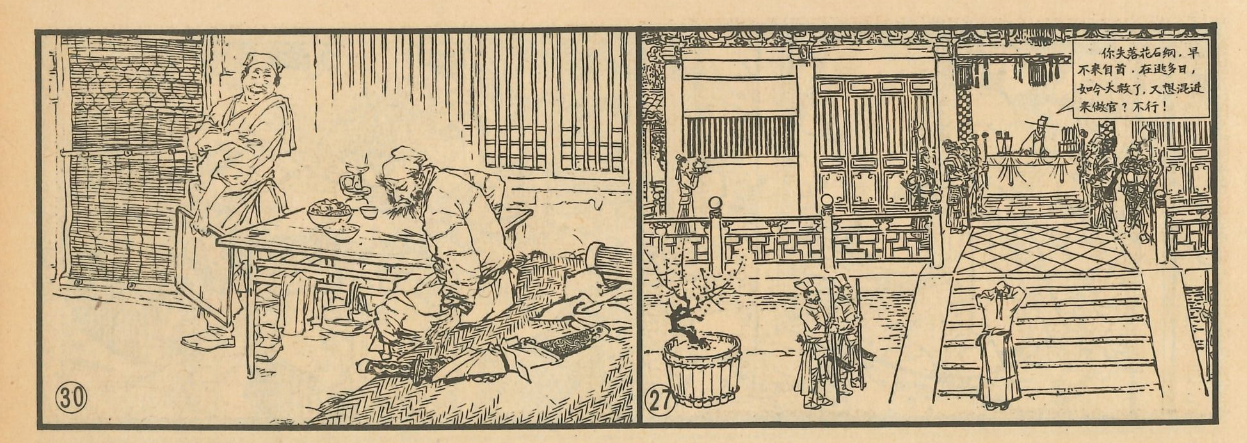
28 楊志被趕出殿帥府去。

25 次日就拿出担子內的金銀，央人到樞密院去買上買下，想恢復殿帥府制使原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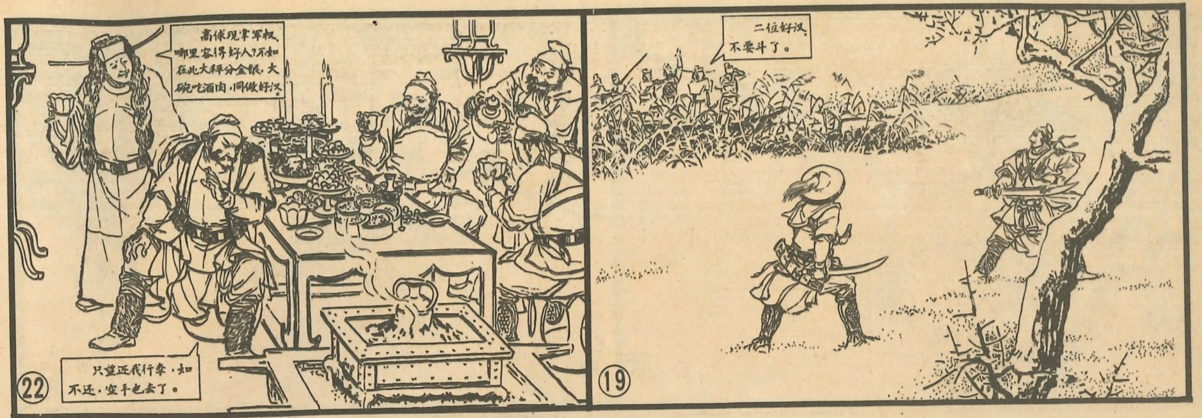
29 楊志回到客店，想起梁山衆好漢勸他的話，覺得確有道理。

26 過了許多日子，楊志把錢都花盡了，總算得到一紙公文，由樞密院引到殿帥府去見高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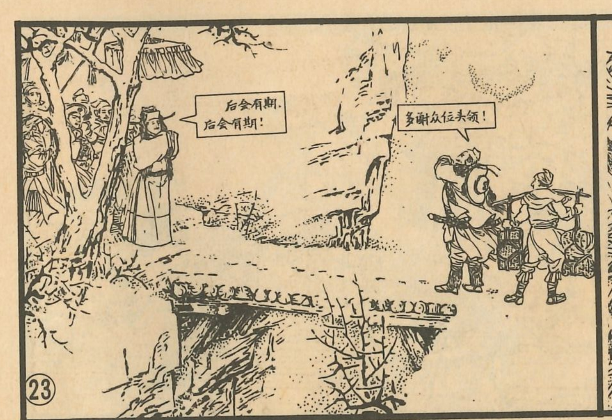
30 楊志憂憂鬱鬱地住了幾日，身邊的東西都已賣光，只剩下一把祖傳的寶刀了！

27 到了廳前，呈上公文，高俅把楊志的經歷看了，因見楊志對自己無有孝敬，馬上拍案大罵，把公文一筆勾了。



19 忽聽水上有人高叫，二人跳出圈子，收住刀看時，是王倫、杜遷、宋萬來了。王倫要青面大漢通個姓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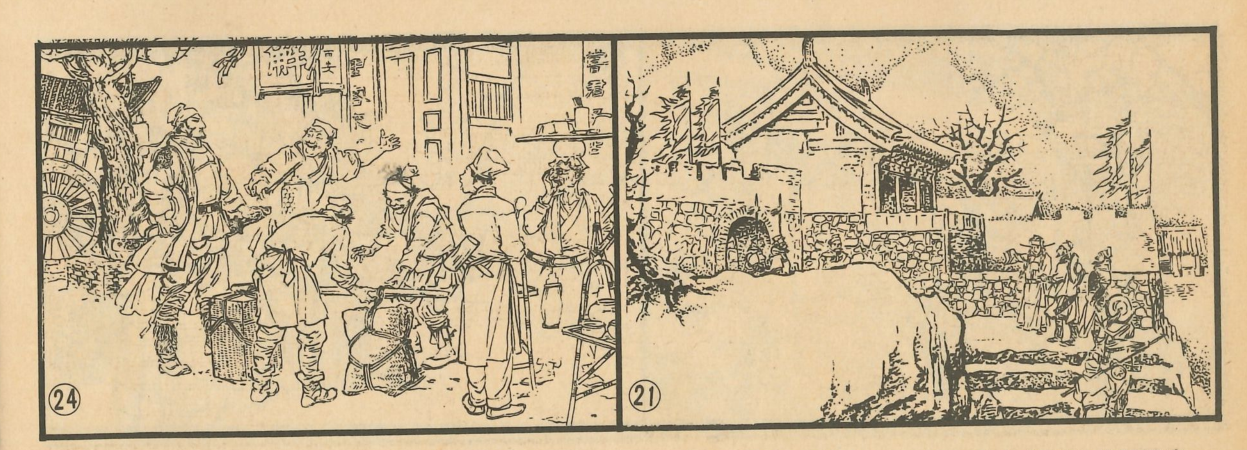
22 王倫擺酒款待楊志，意欲索性把楊志也留在山上，使林冲有個對手。但楊志一心想到東京去謀做軍官，不肯入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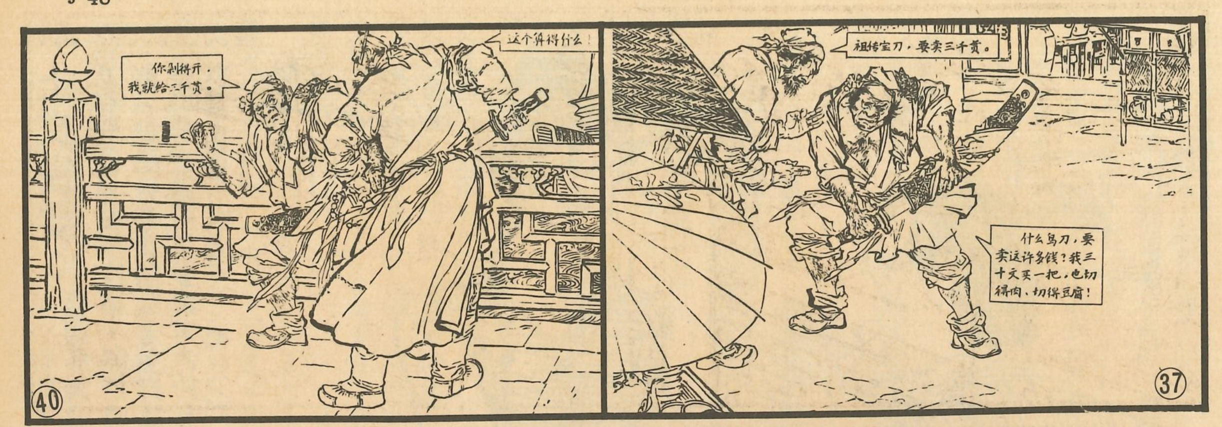
20 原來大漢叫青面獸楊志，是楊老令公的後代，本是殿帥府制使，因押送花石綱在黃河裏翻了船畏罪逃避；這次遇着大赦，變賣了一担財物，打算去買通樞密院，重謀個差使。

23 王倫不便强留，第二天，就把那担財物還了楊志，送他下山。王倫從此才肯讓林冲坐了第四位，朱貴坐第五位。林冲在梁山敎練軍士武藝，暫且按下不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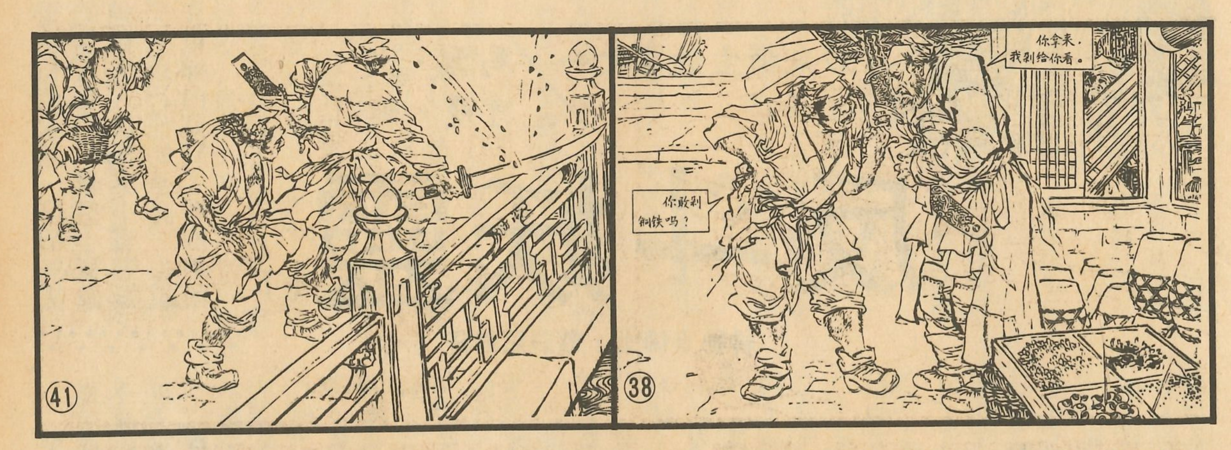
21 王倫堅邀楊志上山一敘。楊志只好跟着他們擺渡上山。

24 且說楊志來到東京，進城尋了個客店歇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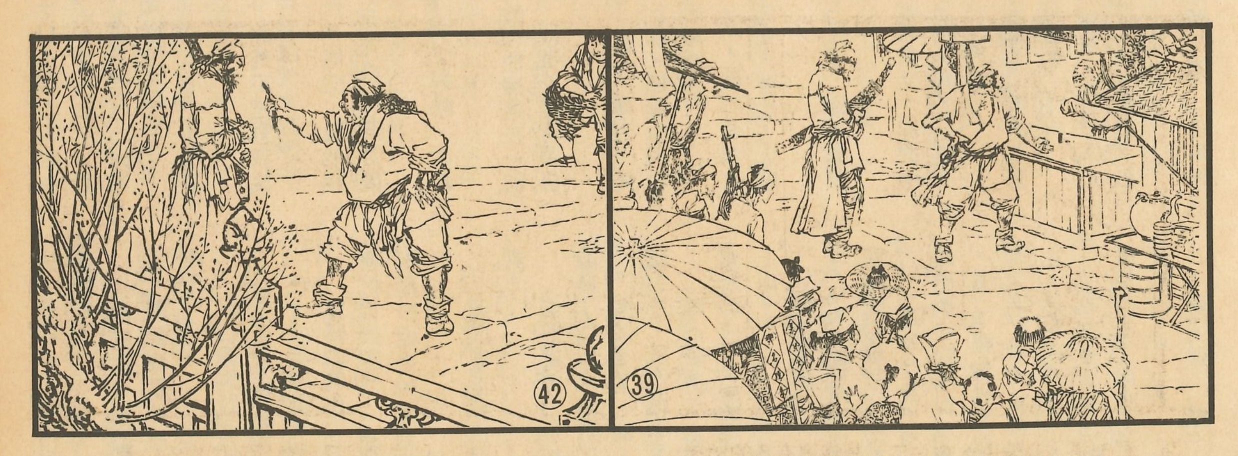
40　牛二把二十文錢一叠兒放在橋欄杆上，叫楊志剁給他看。這時衆人雖不敢走近來，却遠遠地圍住了觀望。

37　牛二冲到楊志面前，把他的寶刀抽了出來，問他要賣多少錢。



41　楊志把衣袖捲起，看準了，只一刀，把整叠銅錢剁做兩半。衆人都喝起采來。

38　牛二問楊志，他的刀憑什麼叫寶刀。楊志告訴他，這把刀砍銅剁鐵，刀口不捲，吹毛得過，殺人刀上不沾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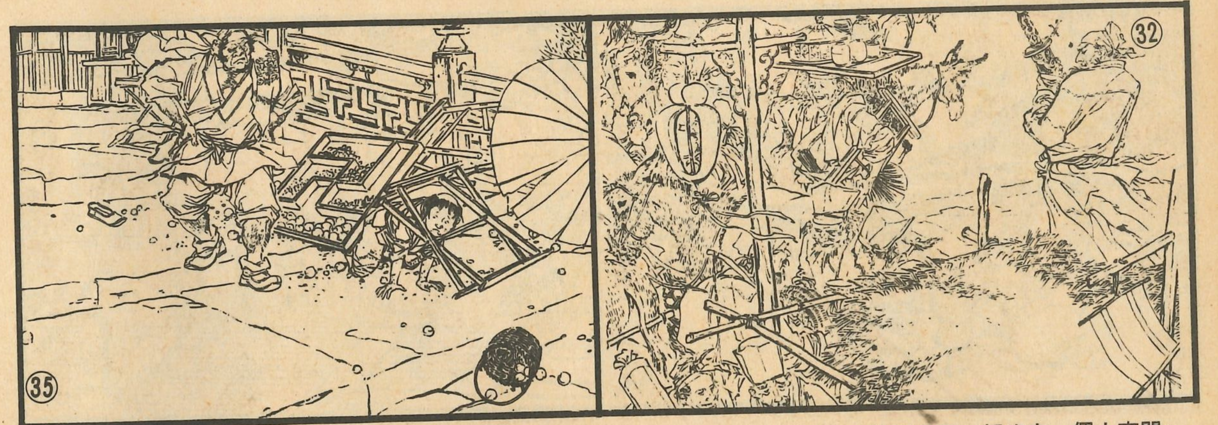
42　牛二又從自己頭上拔下一把頭髮，要楊志吹給他看。（待續）

39　牛二就到州橋下香椒鋪裏，强要了二十文錢。



34　楊志站了不多一會，忽然看見兩邊的人亂哄哄地四散躲避，口裏直嚷"大虫來了！"楊志心想：大天白日，鬧市裏怎麼會有大虫？

31　這天，楊志被逼得沒法，只好拿了寶刀，插上草標，到市上去賣。



35　楊志抬頭看時，只見一條黑漢子，喝得半醉，一步一顚地過來，一手推倒了一個孩子，一脚踢翻了一個貨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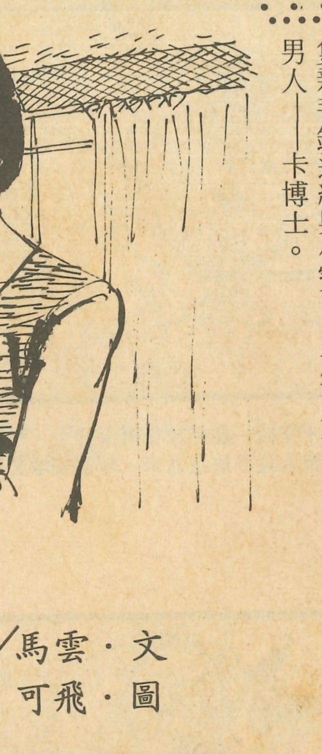
32　楊志來到馬行街，站了半天，却沒有一個人來問。



36　原來這人叫沒毛大虫牛二，是城裏有名的地痞，專在街上行凶敲詐。開封府又不管他，所以滿城人見了他都要躲開。楊志不知，沒有躲避，被牛二一眼看見。

33　到了正午，他又轉到天漢州橋熱鬧地方去賣。

上文提要： 吳小寶的耳邊經常有個聲音在和他說話，但卻無法見到那人的相貌，這神秘的男人在暗中幫吳小寶做了不少事，在學校裏，關世鳴欺負吳小寶，神秘男人就幫吳小寶懲罰他，神秘男人又幫吳先生打贏麻將，好讓吳先生履行他的承諾，去買隻新手錶送給吳小寶，終於有一天，吳小寶在電梯內見到了那個神秘男人——卡博士。



妙鬼橫生故事之一／馬雲・文　可飛・圖

反斗妖靈（下）

神秘卡博士　懲罰姑爺仔

梁百豪道：「A先生以爲我爸爸很有錢，但實際上，我爸爸的生意失敗了，如今瀕臨破產邊緣，又怎有能力代我還債？」說到這裏，他捧着臉嗚咽起來。

麗莎皺着眉，道：「三萬七千多塊並不是小數目，我們怎辦？」

梁百豪道：「麗莎，妳是不是對我眞心的？」

麗莎點點頭：「當然是眞的，雖然我們國藉不同，但戀愛是無分種族界限的。」

梁百豪道：「但我已到了絕路，妳肯陪我一塊兒死嗎？」

麗莎凝視着他，忽然和他擁抱在一起：「你若眞的沒有活路，我也不願意獨自活下去。」

梁百豪苦笑了一下，道：「麗莎，妳太好了，但我不能這樣自私，妳還有很好的前程，犯不着爲了我而犧牲。」

麗莎的眼睛紅了：「不！我不要獨自活下去，要死大家一塊兒死，要活，大家一塊兒活。」

梁百豪感動地說：「麗莎，妳是個很好的女孩，我配不上妳。」

「百豪，現在不要說這種話，你們中國人常說：『天無絕人之路』，我們一定有辦法的。」

「辦法？」梁百豪苦笑着，「辦法不是沒有，但……但那是不可能的……」

麗莎立刻抓住他的雙肩，叫道：「百豪，你怎麼了？無論怎樣，你一定要逃出生天的。」

梁百豪痛苦地搖搖頭，道：「但那辦法，是那個吸血鬼提出的，我……我不能讓妳去！」

麗莎氣得直跺腳：「什麼不能讓我去？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你說呀！說呀！」

梁百豪胸膛起伏，情緒顯得很激動：「A先生說，只要你願意陪一個老伯父過一夜，這筆債就不用還了。」

麗莎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梁百豪連忙自摑嘴巴：「都是我不對，我不該把那個吸血鬼的鬼話說出來的，該打！該打！」

麗莎連忙抓住他的手：「別這樣，我肯！」

梁百豪用力地搖頭：「不！妳千萬不能爲了我而出賣自己，千萬不能！」

麗莎呆了一陣，道：「可是，除了這樣之外，我們還能有甚麼辦法？」

梁百豪道：「我知道，妳是個冰淸玉潔的女孩子，妳怎可以陪那個老淫虫……上床？」

麗莎强顏一笑，道：「你吃醋了？」

「不！我沒資格吃這個醋，我只是希望妳能夠理智一點罷了。」

「理智？我們現在最理智的做法，就是勇敢一點面對現實，」麗莎嘆了一口氣，道：「雖然現實往往是很殘酷的，但只要渡過劣境，我們將來還會有很美好的前途，你明白嗎？」

梁百豪痛苦地叫道：「我明白！我甚麼都明白，但我怎可以眼睜睜的看着妳出賣自己？」

麗莎道：「我不認爲這是出賣自己，這是我心甘情願的，除非你看不起我。」

梁百豪道：「我怎會看不起妳？麗莎，妳對我眞是太好太好了。」

麗莎道：「我們之間不必說這種話，這次你一定要聽我的！」

梁百豪遲疑了很久，才勉强地點了點頭：「好，我聽妳的說話，只要渡過難關，我們馬上就結婚。」

麗莎倒在他懷裏，臉上既有淚水也有笑容。

* * *

當天晚上，麗莎換上一襲漂亮的裙子，然後離開了吳家。

吳啟立看着她，直至她離去後，才對吳太太說：「麗莎有點古怪。」

吳太太笑了笑，道：「她還是個女孩子，穿得漂漂亮亮出去跟男朋友拍拖，又有甚麼値得大驚小怪？哈，瞧你賊頭賊腦的，是不是吃醋了？」

吳啟立吃了一驚，連忙雙手亂搖：「老婆大人，這個玩笑千萬開不得，在這座大廈，誰不知道妳老公是標準的住家男人？吳某人上天下地，只會爲一個女人而吃醋，此女子並非別人，正是老婆大人芳駕者也！」

吳太太在他的手背上拍了一下，笑罵道：「沒正沒經的，狗嘴長不出象牙！」

吳啟立嘻嘻一笑，吳太太隨即又問：「你認爲麗莎有甚麼地方不對勁？」

吳啟立道：「妳還記得十幾年前，妳約我幽會時候的情形嗎？」

「呸！甚麼我約你出去幽會？眞是胡說八道兼且顛倒是非！」

「唉，就算是我約妳出去好了，」吳啟立聳肩一笑，「那時候，妳也是穿戴整齊，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當時妳的心情怎樣？」

吳太太「哼」一聲，說：「當時我是在可憐你一片痴心！」

吳啟立道：「但不管妳是可憐我也好，愛上我也好，最少，妳是不會愁眉苦臉的，對不？」

吳太太道：「當然用不着愁眉苦臉，我只是出去拍拖，又不是上戰場打仗。」

吳啟立道：「但剛才我看見麗莎的樣子，她完全不像是去拍拖，倒像個囚犯步上絞刑台似的。」

吳太太皺了皺眉：「別說得這麼難聽好不好？我看你這個人，其實越來越神經過敏了。」

吳啟立嘿嘿一笑：「女人就是這樣的，總是不肯好好客觀地研究事情的眞相。」

吳太太瞪住丈夫：「你是不是想做私家偵探？你若有興趣去追查眞相，馬上出門好了，我絕不會阻止的。」

吳啟立連忙搖頭不迭，「不！我只是隨便想想而已。妳別生氣。」

吳太太「嗤」的一聲笑了出來：「誰跟你這種傻瓜生氣！我約了劉太打麻將，你還是好好管教小寶和小蔚這對活寶貝罷。」

* * *

吳太太出門後，吳啟立半躺半坐地挨在沙發上，兩眼望着電視機望得出神。

吳小寶忽然走了過來，問：「你在看甚麼？電視又沒有開着。」

那知就在這時候，螢光幕上立刻出現了一個人的影子。吳小寶倏然興奮地叫了起來：「是卡博士！」

吳啟立奇怪極了，電視機一直都是關上電源的，現在也沒有人把電掣插上，何以電視螢幕忽然會出現了一個人出來？

「卡博士？甚麼卡博士？」吳啟立呆呆地問。

吳小寶正想回答，卡博士已嘻嘻一笑，對吳啟立說：「怎麼啦，莫非連我這個大功臣也忘掉了？」

「是你？」吳啟立立刻就認出了他的聲音，「原來是你！」

卡博士在螢光幕上格格怪笑：「小寶的新手表買了沒有？」

吳啟立道：「早已買了，欵式是最新的，價錢是——」

「價錢多少並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小寶喜歡不喜歡。」卡博士說。

吳小寶連忙把右手伸出一晃：「我很喜歡，這是最新欵的潛水表。」

卡博士道：「既然新手表已經買了，你以後就得用功讀書，還要聽父母的說話。」

吳小寶道：「不但要聽爸爸和媽媽的說話，也要聽你的說話。」

「我的話你不要完全相信，」卡博士做了一個鬼臉（那是名副其實的鬼臉），「我是個妖怪中的妖怪，精靈中的精靈，凡是這種妖妖靈靈的東西，你都要小心提防。千萬不可以單純得像是白板。」

「白板？」吳小寶一怔。

卡博士笑了笑：「別再多問，快去睡覺，否則我以後再也不理睬你。」

吳小寶抿嘴一笑，向螢幕上的卡博士揮了揮手：「拜拜！」

吳小寶進入臥室後，吳啟立怔怔地望住卡博士，道：「你是來找我的？」

卡博士道：「不錯，你雖然是個賭徒，但爲人不錯，既有原則，也很講義氣。」

吳啟立苦笑了一下，道：「在這個社會裏，越是有原則，越是講義氣的人，往往也就越是潦倒。」

卡博士搖了搖頭，道：「你這種想法太偏激了，我不同意。」

吳啟立道：「幸好我這個人也不是野心勃勃的，能夠有機會成爲千萬富翁固然甚好，就算發不了大財，只要三餐溫飽，也是心滿意足得很。」

卡博士道：「你以後會不會變成富翁，現在不必說，也不必多想的，但我知道，你很喜歡一個人。」

吳啟立一怔，「我喜歡一個人？那是誰？」

卡博士道：「你們家裏的菲籍女傭麗莎。」

吳啟立大吃一驚：「你千萬不要亂說，給我太太知道，可不是開玩笑的。」

卡博士神祕地一笑，道：「這個我當然是曉得的，所以等到你太太出門打麻將的時候才和你說。」

吳啟立皺了皺眉，道：「實不相瞞，我的確對麗莎這個女孩子十分欣賞，但那只能把感情抑壓在自己的心裏，一來她不

會看上我，二則我已經是有婦之夫，連孩子也已長大了，又怎能再有非份之想？」

卡博士道：「所以，我說你是個有原則的人，正是君子不欺暗室，你若想對麗莎打主意，早就有無數機會，正是近水樓台先得月，但你只是抱着賞月的心情來欣賞麗莎，可見閣下爲人，確實不壞。」

吳啟立嘆了口氣，道：「別再挖苦我了，我不能對不起自己的妻子。」

卡博士道：「但你現在若不聽我的話去做，你就會對不起一個人。」

「對不起誰？」

「麗莎。」

「麗莎？麗莎有甚麼事？」吳啟立立刻爲之緊張起來。

卡博士道：「她有了很大的痲煩，現在，唯一可以救她的人，就只有吳先生閣下。」

吳啟立不由抽了一口冷氣，道：「那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她不是出去拍拖嗎？」

卡博士道：「現在你甚麼都不要問，最好馬上出門。」

吳啟立一呆，道：「出門到甚麼地方去？」

卡博士道：「你開車，我會在你身邊加以指示的，事不宜遲，我們馬上出發吧？」

* * *

梁百豪帶着麗莎，來到了一間五星級的大酒店裏。

麗莎從來也沒有到過這種高級的大酒店，但她現在心情又緊張，又是紊亂，根本就沒有興趣加以欣賞。

梁百豪把她帶到酒店附屬的一間餐廳裏，這餐廳燈光柔和，氣氛十分浪漫。

麗莎心想：「要是和梁百豪在這裏單獨一起共進晚餐，那是很好的，但現在——」

但現在究竟是怎樣的環境，她根本就不敢想像下去。

梁百豪把她帶到餐廳的一個角落裏，那裏有一張方桌子，一個戴着金絲眼鏡，大約五十多歲的男人正在不停地抽雪茄。

這男人身材很胖，笑起來的時候露出了兩隻金牙，麗莎一看見了就覺得反胃。

梁百豪叫麗莎坐下，然後就介紹：「這位是南洋鉅富范貴棠先生，這位是麗莎小姐。」

范貴棠一看見麗莎，就像是蒼蠅碰上了蜜糖，恨不得一口氣把麗莎吞進肚子裏。

「麗莎小姐，別客氣，這裏的烤肉串和涼拌蝦球都是第一流的。」范貴棠滿臉都是俗不可耐的笑意，「還有，妳想喝甚麼？要拔蘭地還是餐酒？」

麗莎勉强一笑：「隨便甚麼都可以。」

她心裏在想：「醉了更好，甚麼都不知道，事後就只當作是做了一場噩夢好了。」

* * *

麗莎眞的喝了不少酒。

她雖然不致於醉得不省人事，但也已脚步蹌踉，非要人扶持着走路不可。

范貴棠自然是樂於這樣的。這時候，梁百豪早已告退，任由范貴棠怎樣擺佈麗莎。

范貴棠把麗莎帶到酒店的一間房子裏。

麗莎在床上，她的美態使范貴棠爲之心猿意馬。

但就在這時候，有人敲門。范貴棠雖然眉頭一皺，心中甚是不悅，但還是不能不上前看個究竟。

「是誰？」他用很不耐煩的語氣說。

外面一人道：「院長。」

「院長？」范貴棠一怔，「甚麼院長？」

那人道：「痲瘋病院的院長。」

范貴棠更是楞住：「你要找誰？這裏又沒有痲瘋病人。」

那人道：「我們是來找尋一個失踪病人的，她從菲律賓來到這裏，名字叫麗莎……」

一聽到這裡，范貴棠不禁嚇得連臉都青了，他連忙開門：「他媽的，你在開甚麼玩笑？」

門外一個男人微微一笑，道：「我的確是和你開玩笑的，看拳！」

范貴棠還沒有弄清楚怎麼一回事，臉上已經給實實的捱了一拳。

這一拳說輕不輕，說重也不算重，恰好足夠讓范貴棠昏倒過去。這時候，麗莎勉强從床上爬了起來，她醉眼惺忪的望住那個男人。

「吳先生，你……你怎麼會來到這裡？」麗莎顯然大感意外。

那個男人正是吳啟立！」

吳啟立立刻拉着麗莎的手，說：「這裏不是談話的地方，我們快走！」

麗莎搖搖頭，道：「不，我不能就此一走了之的！我的事，吳先生最好還是不要理會。」

吳啟立急得連臉都紅了：「唉，麗莎，妳眞是不通世務，不識人心險詐，妳以爲妳的男朋友是個好人？妳錯了，他是個騙子，色情騙子！」

麗莎的臉色也在漲紅，她用力地搖頭，說：「不！吳先生，我知道你對我很關心，但我和百豪之間的事，別人是不會明白的。」

吳啟立道：「就算我多管閒事，什麼都不明白好了，但這一次，妳一定要聽我的說話，快走！馬上離開這裏……」

麗莎仍然在搖頭，她說：「我不走，我很睏倦，我要在這張大床上舒舒服服的睡一覺……」

「妳喝醉了！」吳啟立嘆了口氣，「讓我扶妳回去！」

麗莎立刻拒絕：「不，我不走。」

吳啟立看見她這副樣子，不禁急如鍋上螞蟻，道：「妳再不聽我的說話，我馬上報警！」

麗莎雖然醉意甚濃，但一聽見「報警」這兩個字，也不禁爲之嚇了一跳，連忙說：「不要報警，這是我自願的。」

吳啟立冷冷一笑，道：「妳給不法之徒欺騙了，自己還懵然不知，可知道，梁百豪是個怎樣的人？他是個姑爺仔，專門欺騙無知少女，作爲他的搖錢樹。」

麗莎聽得呆住了，但她畢竟還是接受不了這種說法，便說：「我相信百豪，他

是個正直青年，他有見義勇爲之心，他是爲了朋友才陷入如斯田地的，既然他可以爲朋友，我爲什麼不可以爲他而犧牲一點點？嗯，我和百豪之間的事，吳先生是怎樣知道的？」

吳啟立道：「是卡博士說的！」

「卡博士？誰是卡博士？」麗莎怔住。

吳啓立道：「現在沒時間跟你說了，咱們快走！」

麗莎還在猶疑，就在這時候，有五個人直衝進來，其中一人，正是梁百豪。

其中一個大漢盯着吳啟立，喝道：「你是誰？」

麗莎連忙攔在吳啟立面前，道：「他是我的老闆吳先生。」

雖然她醉眼惺忪，但却也認得，這個大漢就是A先生。

A先生的眼神看來甚是兇狠，他怒瞪着吳啟立，道：「你好大的膽子，居然敢破壞人家的好事，他媽的，你是那條道上的人物？」

吳啟立一怔，半晌才道：「我是英皇道的……」

他的話才說完，A先生已一拳擊在他的臉頰上，這一拳其實不輕，吳啟立整個人有如斷線風箏向後飄了開去，不偏不倚，跌落在大床之上。

麗莎吃了一驚，急急上前扶起他，梁百豪却立刻把麗莎拉了回來，道：「妳怎麼攪的？范先生是不是受了傷？」

這時候，范貴棠才如夢初醒，他左顧右盼，看了好一會，突然疾叫道：「這是什麼玩意？我花錢是來享受的，但現在却要挨拳頭！」

A先生連忙解釋，說：「范先生，對不起！對不起！衝進來的這個男人神經大有問題，我們馬上就撵走他。」

梁百豪也上前，對范貴棠道：「你放心，我們保証，你一定可以得到最佳享受！」

范貴棠哼一聲，望住梁百豪道：「你的信用太差了，上一次那個泰國妹，你說是處女，但結果不兌現，這一次更離譜，哼，你以爲我是什麼人？我可不是羊牯，我現在要走了，你們若敢阻老子的去路，明天就有得你們瞧的！」

梁百豪臉色漲紅，道：「范先生，有話慢慢說，我們是老朋友了……」

「他媽的，誰跟你這種姑爺仔是老朋友，你再不滾開，我可不客氣！」這姓范的伯父雖然年紀一大把，但火氣實在不小。

而且，他似乎還有點後台勢力。

原來，他的兒子是警司，另外兩個侄兒，一個是探長，另一個是武術界响鐺鐺的人物。可以說，這姓范的伯父，實在很有點來頭。

范貴棠眞的要翻臉了，A先生和梁百豪都不敢繼續挽留他，只得眼睜睜的瞧着這一個財神爺遠颺而去。

梁百豪的臉色立刻變得很難看，他雙眼恍似正在噴出火燄，捏着拳頭一步一步向吳啟立走了過去，麗莎連忙阻攔，叫道：「你不能傷害我的老闆。」

「妳的老闆？」梁百豪嘿嘿冷笑，「我看不是這麼簡單罷。」

麗莎臉色蒼白，道：「你想說什麼？」

梁百豪冷冷道：「照我看，這姓吳的傢伙早就和妳搭上了手，妳現在是不是處女，恐怕還大有疑問！」

麗莎傷心極了，她已完全看穿了梁百豪的爲人，她抽噎着說：「你根本沒有欠債，你是個騙子，不但欺騙我的感情，還要出賣我的肉體！」

梁百豪板着撲克臉，道：「妳以爲自己是公主？還是千金小姐？妳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傭，我看得起妳，那是妳前生修來的福氣！」

麗莎對梁百豪完全絕望了，她實在想不到，他竟然是一個這樣卑劣的人！

梁百豪已把假面具拋開，他不再對麗莎溫柔燙貼，取而代之的是粗暴的手段。他一手把麗莎推開，然後上前把吳啟立揪了起來。

「吳老闆？嘿嘿！」梁百豪不由分說，一拳就向吳啟立的小腹重重擊過去。

吳啟立心中暗叫：「這番死也！」那知梁百豪一拳擊向他的肚子，疼得大叫的人並不是吳啟立，而是梁百豪。

吳啟立一怔，只見梁百豪的拳頭又紅又腫，也不知原因何在。

梁百豪本來是一拳擊向吳啟立小腹的，但他一拳擊出之後，却一點也不像是擊中一個人的肚子，而倒像是擊中了一塊堅硬的鋼板。

擊中一塊鋼板的滋味，當然很不好受，但吳啟立的肚子怎會變得這樣堅硬的？

就在梁百豪驚疑不定之際，吳啟立已展開了反攻，他也不知道從那裏來的氣力，居然一手就揪起了梁百豪，同時把他擲向牆壁之上。

他這一擲之勢，就像是運動員在擲鐵餅，梁百豪整個人像鐵餅般向牆壁上飛了過去。這一撞之力倒也非同小可，梁百豪只覺得眼前一黑，差點沒有當場便昏倒過去。

A先生顯然大感意外，吳啟立得勢不饒人，喝道：「你們別胡來，我是練過中國氣功的！」

他眞的練過氣功嗎？

假的，他連氣功是什麼功夫都不清楚，大不了平時做幾下「甩手操」，據說這也是氣功的一種。

他這樣說，全然是有人在暗中「教路」。而那個人，其實也不是什麼人，而是妖靈卡博士。

梁百豪的拳頭弄得又腫又痛，自然是卡博士的傑作。

若不是卡博士暗中鼎力相助，吳啟立也不敢闖進酒店裏鬧個天翻地覆。

梁百豪給摔得七葷八素天旋地轉，但A先生却在這時候亮出一柄手槍來。

吳啟立看見A先生連手槍也出動，不禁眼色驟變，但卡博士的聲音却又在他耳邊响起：「別害怕，這傢伙在裝模作樣，他的手槍是假的，只是騙人的玩具。」

「別動！」A先生沉着臉，喝道：「你練過的氣功，不見得連子彈也可抵擋得住罷？」

吳啟立這才鬆了口氣，膽子也壯大起來，他盯着A先生，冷冷一笑，道：「想不到你這把年紀，還有興趣玩這種模型手

槍！」

A先生怒道：「胡說，這是眞槍，你敢過來，我一槍斃了你！」

吳啟立哈哈一笑：「就算是眞槍好了，但我不怕，你開槍呀！怎麼還不開槍？」他一面說，一面向A先生大步走了過去。

A先生臉上殺氣倏現，突然一扳槍械，只聽見「砰」一聲，把吳啟立嚇了一大跳。

這不是玩具槍，而是眞槍！他在槍聲一响之後，不但吳啟立嚇了一跳，A先生也是嚇得呆住了，他和吳啟立之間的距離，最多不會超過五呎，在那樣的距離下，A先生是絕對沒有理由射不中吳啟立的。可是，A先生這一槍，居然未能令吳啟立受到任何程度的傷害。

A先生驚駭莫名，而且在槍聲一响之後，必然會驚動酒店侍役和其他人等，所以，他馬上對同黨說：「我們快走！」

梁百豪雖然仍在天旋地轉，但他也察覺到形勢十分不妙，再不溜之大吉必然會有更大的麻煩上身，所以，A先生一走，他也撞撞跌跌的跟了出去。

吳啟立驚魂甫定，立刻又向麗莎說：「妳沒事罷？」

麗莎早已面青唇白，她看着吳啟立半晌才道：「這句話應該由我問你才對。」

吳啟立笑了笑，道：「我沒事，我……我是練過氣功的。」

麗莎道：「氣功能夠令你刀槍不入嗎？」

吳啟立訕訕一笑，道：「不錯，但這是我的秘密，妳千萬不可對別人說，尤其是我的太太。」

這時候，已有兩個酒店侍役走了進來，其中一個叫道：「這裏發生了什麼事？」

吳啟立乾咳兩聲，他正在等候卡博士的指示。果然，卡博士又在他耳邊說了幾句話。

吳啟立一聽之下，也認爲這是妙計，便對酒店侍役說：「我剛才正在玩口技。」

「口技？什麼口技？」另一個酒店侍役問。

「我可以扮牛叫，也可以扮扮鳥兒唱歌……」

「但我們好像聽見了一聲槍响。」

「是不是這樣——砰！」吳啟立發出這下「砰」然的聲音，十分响亮，就連麗莎也不禁爲之嚇了一跳。

那兩個酒店侍役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其中一個忍不住讚嘆道：「眞是維妙維肖……」

另一個道：「用維妙維肖這四個字來形容，並不十分恰當，應該是十分逼眞，眞是有如眞的一樣。」

先前那一個侍役接着却皺了皺眉，對吳啟立道：「閣下的口技，的確是神乎其技，令人嘆爲觀止，但是酒店之內，似乎不該發出這樣嚇人的聲音……」

吳啟立連忙道歉：「對不起，這是我的不對！」

他不但道歉，而且還馬上把兩張百元鈔票塞在侍役的手裏。

兩個侍役一看見鈔票，臉色立刻完全不同，連忙雙雙陪笑，並且迅速退下。

麗莎這才鬆一口氣，對吳啟立說：「我們現在應該怎辦？」

吳啟立道：「當然是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他一面說，一面拉住麗莎的手向外面走了出去。

* * *

經過這一次事件後，麗莎再也不肯和梁百豪見面了。

奇怪的是，梁百豪也沒有找麗莎；不但沒有上門找她，連電話也沒有打來騷擾。

但麗莎知道，她已惹上了麻煩，不但她有麻煩，連吳啟立也是脫不了干擾的。

吳啟立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有胆色的人，這一次他冒險把麗莎搶救回來，全然是卡博士在暗中作祟。

解鈴還須繫鈴人，吳啟立很希望可以和卡博士好好談一下。

但卡博士這個妖靈却是很古怪的，他要找人，十分容易，但別人想找他，却是千難萬難。

吳啟立很想和卡博士討論一下麗莎的事，但卡博士偏偏一直都沒有出現，連聲音也沒有在耳邊响起。

吳啟立心裏忐忑不安，連刨馬經也沒有興趣，而且經常都是呆楞的，吳太看見了，不禁有點擔心，她頻頻向丈夫質問有甚麼事，但吳啟立甚麼也不肯說，只是說近來精神恍忽，胃口不太好而已。

又過了一個星期，吳啟立獨自在一間店鋪裏吃魚蛋麵，忽然間有人在他身邊坐了下來。

吳啟立初時還沒有注意這人，但忽然間，他怔住了。

因爲他已認出，這人就是梁百豪。

梁百豪叫了一碗水餃，但却沒有吃，只是冷冷的瞧着吳啟立，神情看來很不友善。

吳啟立吞了一口口水，道：「你……你想幹甚麼？」

梁百豪嘿嘿冷笑：「我甚麼都不想幹，只想把你幹掉！」

吳啟立臉色驟變：「你別胡來，這裏是法治之區，你說話得要小心一點。」

梁百豪像個無賴地把脚放在椅子上，說道：「你要我小心一點？哈哈，我算是甚麼？有的只是一條爛命，別以爲在酒店裏你所施展的把戲可以唬嚇得着我們，甚麼氣功，全都是騙人的玩意！」

吳啟立心中一慌，便說：「你以爲我要的是甚麼把戲？」

梁百豪道：「你敢隻身獨闖酒店，顯然是早有準備的，我倒很佩服，你連避彈衣也穿在裏面，眞是早有先見之明！」

吳啟立一聽之下，才明白梁百豪心中的想法，不禁爲之啞然失笑。

在梁百豪的想像中，這自然是唯一的可能了，若不是穿上了避彈衣，吳啟立又怎會連子彈也抵擋得住？所謂氣功厲害，全然是吹牛者也。

吳啟立在啞然失笑之餘，不禁又是有點六神無主，他看得出，梁百豪雖然年紀不大，但必然是個十分難纏的人物，如今對方咄咄逼人，着實不可以輕視。

梁百豪抽了一口烟，然後才緩緩地接道：「吳先生，我們都是爽快的人，有甚

麼事，你不妨坦白直說。」

吳啟立苦笑了一下，道：「現在是你找我，可不是我找閣下，這一句話，似乎該由我來說才對。」

梁百豪打個哈哈，道：「說得好，既然如此，我也不必轉彎抹角了，本來嘛，麗莎現在已經是屬於我們的人了，但給你這麼一攪，我們不但見財化水，而且還爲了這件事情而弄得灰頭土臉，吳先生，你是個聰明人，大概應該明白我的意思罷？」

吳啟立呆了一呆，半晌才道：「你的意思，是要我給你們賠償？」

梁百豪乾笑一聲，道：「你明白就好了，我們出來打滾，爲的只是錢，既然我們的計劃給你破壞了，你最少也得賠償若干數目，否則，我們的兄弟那裏有飯可吃？」

吳啟立心中暗罵：「甚麼飯不好吃，偏偏要吃軟飯，眞是不知羞恥爲何物！」

只聽見梁百豪又道：「但我們也不是獅子張大口的人，你並不是個百萬富翁，我們是十分清楚的，所以，我們絕對不會開天殺價，只求事情有個交待便算了。」

吳啟立道：「他們要多少？」

梁百豪乾笑着，道：「一口價：三十萬！」

吳啟立的臉色立刻變了，他瞪着眼，道：「三十萬？麗莎的一個晚上，就已值得三十萬元？」

梁百豪道：「她一個晚上當然是不值三十萬元的，縱使那是她的初夜，但有了第一次，以後就會有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無數次，吳先生，你是個懂得會計的，照這麼一算之下，也該體會得到，三十萬來說，根本就是極合理的數目。」

吳啟立道：「但我何來三十萬？」

梁百豪道：「三十萬現款，當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隨時支付出來的，但我們知道，你擁有兩層樓宇。其中一層是你們一家大小居住的，而另一層，現在還丟空着。」

吳啟立連忙搖頭不迭：「不！那是我太太的物業，是她辛辛苦苦積蓄多年的財產，我怎可以把它變賣？」

梁百豪道：「這也容易，你們可以搬到那一層空置着的樓宇去居住，然後把屬於你名下的房子變賣，豈不是兩全其美？」

「呸！這算是甚麼兩全其美了？我不答應！」吳啟立忿然地說。

梁百豪露出了一個陰森的笑容，道：「要你一下子作出這樣的決定，的確是十分爲難的事情，但不要緊，你有三天的時間可以慢慢考慮，你不但可以考慮是不是付錢給我們，而且也可以考慮報警，讓警方人員來保護小寶和小蔚的安全！」

他最後兩句說話，分明是含有極嚴重的意味在內，吳啟立再愚笨，也是可以聽得出來的。

他又驚又怒，但梁百豪已不再理睬他，慢條斯理地離開了店鋪。

吳啟立驚呆住了，他坐了很久，也想了很久，但他越坐就是越頭昏腦脹，眞不知道應該怎辦才好。

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背後有人在發笑。

他立刻回頭望去，但他一望之下，就不禁爲之呆住了。

在他背後根本沒有人，只有一面鋪上了防火膠板的牆壁。

「是卡博士？」吳啟立忽然心中一跳，忍不住失聲叫了起來。

他這麼一叫，立刻引起了一個伙記的注意，這伙計神色奇怪地走了過來，問道：「你想要甚麼？」

吳啟立尷尬地一笑，連忙道：「沒甚麼，結賬！結賬！」

離開那間麵店後，他又繼續聽見卡博士的笑聲。他雖然看不見任何人在自己身邊，但他可以肯定，那是卡博士在笑。

吳啟立忍不住低聲罵道：「有甚麼好笑的？我現在的麻煩比大角嘴的碼頭還大，虧你還能笑得出來。」

卡博士仍在笑，過了好一會才緩緩道：「你少擔心，梁百豪算是甚麼東西？那個甚麼A先生也不是黑道上的大人物，要對付他們，可說是不費吹灰之力！」

吳啟立心中一喜，忙道：「你肯出手對付他們？」

卡博士的聲音道：「殺雞焉用牛刀，對付這些跳樑小醜隨便叫幾個朋友出來就已綽綽有餘。」

吳啟立不由叫苦起來，道：「我的朋友，全是文質彬彬，手無縛雞之力的傢伙；又怎能對付這些亡命之徒？」

卡博士哈哈一笑，道：「當然不是叫你的朋友，而是我的！」

吳啟立一怔，道：「你有甚麼朋友？」

卡博士道：「多如天上之星，上有官紳名流，下有販夫走卒，哈哈，香港眞是一個又繁華又刺激的大都市，我很喜歡。」

吳啟立苦着臉，道：「你當然是玩得很高興的，但我——」

「你又怎樣了？」卡博士的聲音忽然變得有點不高興，「是不是麗莎出了事，你寧願袖手旁觀，坐視不理？」

吳啟立忙道：「當然不是的，麗莎是一個這樣可愛的女孩，我怎會任由她給歹徒欺侮？只是……這一次……」

卡博士道：「這一次你還是放心好了，我保証……噢，對不起，我有事要走了，這件事我們以後再慢慢商量商量……」

說到這裏，卡博士的聲音就消失了，吳啟立一連叫了他幾次，都沒有回應。

忽然間，有個警察走了過來，用十分奇異的眼光望住他：「你在叫誰？有甚麼不妥？」

吳啟立如夢初醒，連忙打躬作揖，接着訕訕一笑離去。

* * *

三天很快就過去了，吳啟立一直在等着卡博士的聲音。

但卡博士的聲音再也沒有响起，他很焦慮，心想：「這一次慘了，梁百豪很快就會找上門來。」

到了第三天的晚上，吳太出門，她約了三個朋友在酒家裏打牌。

吳太離去後，忽然有人按响了門鈴，吳啟立前往開門，立刻就看見了一張粗橫

的臉孔。

一看見這張臉，吳啟立的一顆心立刻就卜卜亂跳起來。

只見門外站着一個中年大漢，雖然他穿上了整齊筆挺的西裝，但還是掩蓋不住他身上那股暴戾的氣息。

吳啟立呆呆地望住這中年大漢，他從來沒有見過這人，但他心裏想：「這傢伙必定是和梁百豪一夥的。」

「你找誰？」

「我是來迎接吳啟立先生的，請問閣下……」

「我就是吳啟立，你是梁百豪派來的？」

「不！我知道梁百豪這個人，但却和他沒有半點關係，我的老闆是袁鍵民。」

「袁鍵民？」吳啟立一怔，「我可不認識你的老闆。」

中年大漢微微一笑，道：「這沒相干，袁老闆正在樓下等你。」

「等我？」吳啟立奇怪極了，「你的老闆爲甚麼要見我？」

中年大漢道：「你去見見他就知道了。」

吳啟立吸了口氣，半晌才問：「尊駕高姓大名？

中年大漢道：「吳先生，你叫我阿平好了。」

吳啟立「哦」的一聲，心裏正在考慮：「去不去見他的老闆？」

其後再想一想：「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既然這個阿平已經來了，就算把自己關在家裏也是於事無補的。」

想到這裏，也就唯有跟着阿平走了。

* * *

在大廈地下，停泊着一輛勞斯萊斯，車子裏坐着一個神氣十足的男人。

這男人大概五十出頭，雖然身材普通，但一對眼神却異常地威嚴，顯然是個慣於發號施令的人物。

阿平把吳啟立帶到這輛車子面前，又小心奕奕，禮貌週週地把車門打開。

「吳先生，這位就是我的老闆，袁鍵民先生。」阿平對吳啟立說。

吳啟立頓時有如墮五里霧中的感覺，那袁鍵民立刻道：「吳先生，歡迎！歡迎！請進來坐。」

吳啟立吸了一口氣，見對方似乎沒有甚麼惡意，便依言進入車廂之中，接着，阿平開動了車子，車廂裏十分靜寂。

吳啓立咳嗽一聲，道：「袁老闆，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升斗市民，像你這樣的大人物，怎會無緣無故找我的？」他直接地提出了心中的疑問。

袁鍵民微微一笑，道：「若是無緣無故，我也不會浪費大家的時間，實不相瞞，我並不是一個善男信女。」

吳啓立吃了一驚，暗暗道：「這次糟了，這姓袁的莫非是梁百豪的同路人嗎？」

但袁鍵民接着却又說道：「聽說近來有一個混蛋曾經恐嚇過吳先生，是不是有這回事？」

吳啓立一呆，道：「你怎知道？」

袁鍵民道：「是卡博士告訴我的。」

「卡博士？」吳啓立差點沒有在車子裏跳了起來：「你也知道卡博士這個……這個……」

「妖靈！他是個妖靈！一個多姿多采的妖靈！」袁鍵民淡淡一笑，「你的事，他今天已經詳詳細細對我說了，我和他是朋友，很要好的朋友。」

吳啓立喜道：「那眞的太好了，卡博士如今在那裏？我想見一見他。」

袁鍵民道：「他近來爲了情婦的事，十分忙碌。」

「情婦？卡博士也有情婦？」吳啓立驚訝地說。

袁鍵民道：「他的事，他自已會有辦法解決，至於他和他情婦之間的事，早在幾十年前就已弄得天翻地覆，但直至現在還是未能把問題解決。」

吳啓立聽得爲之出神，袁鍵民話題一轉，又道：「梁百豪這個混蛋，你是不能對他太客氣的。」

吳啓立苦笑了一下，道：「現在，並不是我對他太客氣，而是他對我不客氣。」

袁鍵民道：「正因爲這樣，你更不能姑息養奸，縱容他胡作非爲下去。」

吳啓立嘆了口氣，道：「但他們都是亡命之徒，我又怎能跟他們硬拚？」

袁鍵民淡淡一笑，道：「憑你的力量，當然對付不了梁百豪和苗一島。」

「苗一島？」

「苗一島就是那個A先生。」

「噢，原來他叫苗一島，這傢伙好兇，而且胆敢開槍殺人！」

「苗一島是個非法入境者，他沒有身份證，只有一條爛命！」

「這就是難怪他如此猖狂了。」

「並不是每個非法入境者都如此猖狂的，這姓苗的本來就不是好人，但他遲早會知道甚麼叫惡有惡報！」袁鍵民冷笑着說。

吳啓立道：「梁百豪給我三天時間考慮，現在期限已到，他要我賠償損失三十萬。」

「他有什麼損失？居然要你賠償三十萬元？」袁鍵民冷冷一笑，「卡博士跟我說過了，本來嘛，三十萬元並不是一個大數目，只要卡博士說一句，別說是三十萬，便是三百萬也不成問題，但我們實在想不出有任何理由，要跟梁百豪這些畜牲妥協。」

吳啓立苦笑了一下，道：「也許你的想法是對的，但我現在該怎辦？」

袁鍵民道：「還有什麼好考慮的，當然是給他們一點顏色看看。」

吳啓立道：「袁老闆的意思，是要我報警？」

「報警？」袁鍵民哈哈一笑，「你可以對任何人說這兩個字，對我却不行。」

吳啓立一怔，袁鍵民接着又道：「你可知道，我是何方神聖？」

吳啓立搖搖頭，他的確不清楚這個人的底細。

袁鍵民嘿嘿一笑，道：「我有個綽號，你也許會聽過的，那是『虎鯊』。」

「虎鯊袁老大？」吳啓立立刻失聲叫了起來！

他曾經聽說過，黑社會裏有一個大頭

子是姓袁的，在黑道上，大家都稱呼他爲「虎鯊」袁老大！

袁鍵民瞇着眼，笑笑說道：「不錯，我就是虎鯊袁老大，但這七八年以來，我已很少咬人！」他後面這句話，是帶着自嘲成份在內的。

吳啓立不知道他的來歷還好，知道之後，一顆心又不禁爲之卜卜亂跳。

袁老大又是呵呵大笑，道：「放心，雖然我曾經傷害過不少人，但我決不會傷害朋友。」

吳啓立連忙道：「我怎配得上做你的朋友？」

袁老大道：「別說這種話，無論我們是不是朋友，但卡博士交待下來的事，我是一定要好好辦妥的。」

吳啓立吸了一口氣，道：「卡博士要你怎樣做？」

袁老大道：「你不妨向後面瞧一瞧。」

吳啓立一怔，雖然他不明白袁老大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但也立刻回頭望去。

這時候，車子正在街道上徐徐行駛，這條街道平時並不太熱鬧，現在也是一樣，但在這輛車子後面，還有好幾輛汽車跟隨着。

但這也不是什麼奇事，街道上到處都是車子，那實在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

吳啟立看了兩眼，覺得沒有什麼異狀，便又回過頭來，神情奇異地望住袁老大。

袁老大乾笑兩聲，道：「在我們後面，還有九輛車子，都是我們的人。」

「我們的人？九輛車子裏面的，都是我們的人？」吳啟立這才嚇了一跳，然後又再回頭望去。

這一次，他才注意到後面那些車輛，車子裏坐着的是什麼人。

都是男人！而且大多數都是精壯的大漢！

吳啟立不禁爲之倒抽了一口冷氣，他看了很久才回過頭來，面色脹紅地望住袁老大。

袁老大淡淡一笑，道：「本來，我還可以召集更多人手去對付梁百豪和苗一島，但我想現在已經足夠有餘了。」

吳啟立心中慌亂起來，道：「袁老大，我知道你是對我一番好意的，但……但是……」

「但是什麼？」袁老大凝視着他，緩緩地問：「你是不是害怕惹上痲煩？是否不願意和我這種人物打交道？」

吳啟立吃了一驚，急道：「不！我絕對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只是……」

袁老大忽然又笑了一笑，用手拍着他的肩膊，道：「吳先生，你的心情，我是完全明白的，你有你的生活圈子，雖然說句坦白話，你賺的錢實在不多，但你是個清清白白的人，正是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但我們這種人却不同了，也許，我們一天所賺的錢，會比閣下整年收入更多，但我們過的是刀頭舐血，驚濤駭浪般的生活，所以，你害怕惹上我們這些黑人物，也是十分正常的心態。」

吳啟發吞了一口口水，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怎麼說話才好。

只聽見袁老大又接着道：「但你可以百份之一百放心，我不會令你惹上任何痲煩，不但如此，還要把你現在所担心的痲煩事完全消除。」

吳啟立吶吶道：「這怎麼好意思？」

袁老大瞪視他一眼，道：「有什麼不好意思的？卡博士交代下來的事，我若不辦妥，那才是混蛋中的混蛋。總之，梁百豪的事情，包在我姓袁的身上，過了今天，你以後無論在什麼地方遇上袁某，都可以視如陌路人，我決不會怪你半句便是！」

吳啟立聽到這裏，才稍爲安心一點。

這時候，車隊已駛到郊區，吳啟立回頭再望，只見後面那九輛車子，一直緊緊跟隨着，場面着實相當嚇人！

* * *

在一座白色的房子裏，有五個人正在玩撲克牌、喝酒、吃燒肉和豉油鷄。

其中兩人，正是曾經自稱爲A先生的苗一島和梁百豪。

苗一島一面吃燒肉，一面玩撲克牌，他們正在玩十三張，做莊的是梁百豪。

苗一島把牌擺好之後，梁百豪便把他的牌攤了開來，道：「三花例牌，統統輸三注。」

苗一島笑了笑，道：「豪哥，你今晚手風很旺，眞是財來自有方。」

梁百豪却嘆了口氣，道：「什麼財來自有方，我們大夥兒是兄第，無論是誰贏了都不是眞贏，輸了的也不是眞輸。」

苗一島一拍大腿，叫道：「豪哥說得好，要賺錢，該找外面的羊牯！」

梁百豪道：「你明白就好了。」

苗一島道：「那個姓吳的已考慮了三天，照你看他會不會答應？」

梁百豪道：「據我看，他這種人必定不敢跟我們硬碰，更加不敢報警，但他也不會付三十萬元。」

苗一島眼色一變，道：「什麼意思？」

梁百豪淡淡一笑，道：「他會討價還價，要求我們收少一點。」

苗一島道：「他若眞的提出這個要求，我們怎辦？」

梁百豪道：「我對他說，我們決不會獅子張大口，但事實上，我已把數目說大了一倍！」

苗一島道：「原來豪哥只想要他十五萬？」

梁百豪笑了笑，道：「十五萬已經很不錯，別忘記他只是個中層階級人物，並非什麼千萬巨富。」

苗一島道：「倘若他根本不打算付錢呢？」

梁百豪臉色一寒，冷冷道：「他敢？嘿嘿！」

他才說出這句話，就已聽見外面有人在敲門。

苗一島笑了笑，道：「送外賣的來了。」

但他一打開門，就知道自己算錯了。他們的確曾經打電話到附近一間小酒家叫了幾道小菜，但現在送上門的並不是外賣，而是三柄手槍，還有六七把西瓜刀。

「別動！否則擲兩枚手榴彈進來，把你們這幾個魚蛋炸爲肉醬！」一個戴着墨汁鏡，唇厚鼻大的大漢沉聲喝道。

苗一島當然也不是善男信女，但這陣仗却還是使他爲之驚呆不已。

他正想說話，那大漢又已沉聲喝道：「把手槍丟在地上！

苗一島心中一凜，他身上是有槍的，但對方顯然早已知道。

但在這形勢下，就算對方不要他「繳械」，他有一柄手槍也是起不了任何作用的。

梁百豪也怔住了，一時之間，他也是有着不知所措的感覺。

在不到三十秒時間之內，整間屋子都擠滿了人，最少有十幾個不速之客殺氣騰騰地闖了進來。

苗一島和梁百豪已完全陷於被動的地位。不久，一個又神氣，又威嚴的男人緩緩地走了進來。

梁百豪和苗一島都是臉色青白，都不知道這男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但此人派頭十足，想必是首領人物無疑。

這男人一進入屋子裡，立刻就有人把椅子端上。

他坐在椅子上，目光有如厲電般盯住苗一島，忽然問：「你家裏有什麼人？」

苗一島一怔，半晌才道：「我沒有家！」

這男人冷冷一笑，道：「在這裏你當然沒有家，不但沒有家，連身份証也沒有！」

苗一島吸了口氣，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這男人道：「我看你已混得差不多了，有什麼遺言，不妨直說，我們會通知你鄉間的家人的。」

苗一島臉色驟變，變得更加難看：「先生，我們是無仇無怨的，你爲什麼要整我？」

「整你？你問我爲什麼要整你？」這男人桀桀一笑，道：「你爲什麼不先問一問我是誰？」

苗一島咳嗽一下，道：「對了，還沒有請教閣下高姓大名……」

戴着墨汁鏡的大漢桀桀桀一笑，道：「三拳！」

「三拳？」苗一島顯然不明白大漢的意思。

大漢又是嘿嘿一笑，道：「這意思很簡單，你想知道我們大老闆的名頭，首先得要吃三拳！」

這大漢說完之後，立刻就在苗一島的臉上、胸膛上和小腹上各打一拳！

每一拳都很重，苗一島連捱三拳之後，不但滿臉鮮血，還嘔出了「黃膽水」。

過了好一會，戴着墨汁鏡的大漢才冷冷的說：「你聽着，我們的老闆姓袁，綽號是『虎鯊』！」

苗一島聽見「虎鯊」這兩個字，臉上的表情還是沒有什麼特別的變化。但梁百豪一聽之下，却已立刻爲之雙膝一軟，「噗」聲跪了下來。

常言有道：「人的名兒，樹的影子。」梁百豪雖然不是黑道上的老江湖，但「虎鯊」袁老大之名，他可說是早已如雷貫耳。

袁老大在黑道上有極大勢力，在工商界，他也是個著名的鉅子。

梁百豪做夢也想不到，像袁老大那樣的人物，竟然會帶着一大羣手下殺上門來。

而且，直到目前爲止，他還不知道自己怎會惹上這個黑道大亨的。

那個戴着墨汁鏡的大漢忽然向梁百豪走了過來，冷冷一笑，道：「你的腿太軟弱了，不但腿軟弱，腸胃也一定很差，所以想吃軟飯！」

梁百豪吃了一驚，一時間還不知道這大漢的話是什麼意思。

大漢冷笑一聲，忽然又喝道：「站起來，讓你看清楚我這張臉！我姓關，叫關大廣，當然早就有人稱呼我爲大隻廣，你想不想試一試老子的拳頭？」

梁百豪忙道：「不想！不想！」

關大廣哈哈大笑，道：「好的，你不想試老子的拳頭，大可以試一試老子的脚！」

梁百豪連忙雙手亂搖，但他的手才搖了兩下，關大廣已重重踢了他三脚。

這三脚把梁百豪踢得面無人色，登時又跪了下去。

袁老大微微一笑，道：「禮多人不怪，你眞是禮貌週到，但我不喜歡你的鼻子。」

他的話才說完，已有一把彈簧刀劃在梁百豪的鼻樑上。

梁百豪只覺得鼻尖一陣凉颼颼的感覺，不禁爲之魂飛魄散，連忙迭聲叫道：「廣哥饒命！廣哥饒命！」

關大廣嘿嘿一笑，道：「你求我是沒用的，要求饒，該求袁老闆——」

袁老大不等關大廣說完，已不斷搖頭道：「求我也沒有用的，梁老兄又不是得罪了我。」

梁百豪急急道：「是小人有眼不識泰山，袁老闆有怪莫怪。」

袁老大冷冷道：「我已說過，你並沒有得罪我，你的確是有眼不識泰山，但袁某並不是泰山。」

梁百豪苦着臉：「不是袁老闆又還會是誰？」

袁老大盯着他，道：「你眞的很想知道？」

「是的，是的！」梁百豪可憐兮兮地。

「你若得罪我，反而只是一樁小事，但你現在得罪的並非袁某，而是吳先生。」

「吳先生？」梁百豪一愕，「是那一位吳先生？」

袁老大沉聲道：「當然是一位大有來歷的吳先生，否則，別人的事，還用得着我親自出馬嗎？」

梁百豪倒抽了一口冷氣，道：「那位吳先生在那裏？我若眞的得罪了他，非要好好向他老人家賠罪不可。」

袁老大冷冷一笑，道：「剛才，我已恭請吳先生進來，但他對你這種王八蛋根本不屑一顧。」

梁百豪道：「這麼說，吳先生就在這房子外面？」

袁老大道：「不錯，他坐在一輛勞斯萊斯裡面，他曾囑咐我給你一個機會。」

「什麼機會？」

「給你一個自殺的機會！」

梁百豪早已面無人色：「不！我要見一見這位吳先生，親自向他賠罪！」

袁老大沉吟半晌，才對關大廣說道：「暫且把他的狗鼻留下，押他下去見吳先生！」

關大廣立刻依言照辦。

當梁百豪步出門外之後，就看見一輛勞斯萊斯轎車裡面，端端正正地坐着一個人。

他做夢也想不到，這人居然是吳啓立！

* * *

吳啓立臉上木無表情，而梁百豪却詫異得張大了嘴巴，彷彿看見車子裏坐着的並不是人，而是一條鯨魚！

「是你？」梁百豪如夢初醒地在叫喊，但與其說他在叫喊，不如說他是在呻吟還更貼切得多。

吳啓立緩緩地轉過臉，神情冷漠地望住梁百豪，道：「你是不是在懷疑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

梁百豪眞的有這個感覺，但這時候他却只能拚命地搖頭，道：「不！是我有眼不識泰山，該死！該死！」

吳啓立冷冷道：「那三十萬元，你還想不想要？」

梁百豪忙道：「不要了！不要了！都只怪我有眼無珠，連東南西北的方向也沒看清楚，求你大人別記小人過，我在這裏向你老人家賠罪！賠罪！」

「大人不記小人過，嘿嘿，你說得很好，」吳啓立道：「但我若是個小人呢？」

梁百豪道：「不！吳先生氣宇軒昂，大有容人之量，又怎會是小人？」

吳啓立嘿嘿一笑，對關大廣道：「你聽見了沒有？他在拍我的馬屁！」

關大廣道：「喜歡拍馬屁的，才是眞眞正正的小人，吳先生想怎樣處置他，儘管吩咐。」

吳啓立臉色一沉，道：「這混蛋嘴甜舌滑，也不知道害盡幾許無知良家婦女，我討厭他的舌頭！」

關大廣嘿嘿冷笑，道：「這個容易辦，把他的舌頭割下來便是！」

梁百豪登時面無人色，甚至還哭了起來，他聲淚俱下地哀求吳啓立放他一馬。

吳啓立見他這副樣子，知道已經教訓得差不多了，便說道：「要我放你一馬，也不是什麼難事，但麗莎的事情怎樣？」

梁百豪立刻誓神劈願，表示永遠也不會再去騷擾麗莎，而且還會改邪歸正，找一份正當職業謀生云云。

這時候，袁老大走了過來，冷笑道：「這話是你自己說的，將來如不兌現，嘿嘿……」

梁百豪已嚇得三魂去二，七魄去五，連忙又再立誓保証怎樣怎樣……

吳啓立見狀，也不爲已甚，表示願意放走梁百豪。

至於苗一島，他被重重毆打之後，還給送到警察局，他是非法移民，後果怎樣自然不難想像。

至此，吳啓立才鬆了一口氣，他很感謝袁老大，當然更加感謝卡博士，因爲他知道，若不是卡博士，袁老大是絕對不會知道這件事，更加無從插手幫助的。

* * *

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吳小寶考試了，出乎意料之外地，他的成績很好，居然是全級之冠。

消息一經傳出，他立刻成爲同學們的偶像。至於那些老師們，無不大跌眼鏡，只好嘖嘖稱奇。

吳太當然很高興，說要爲兒子開派對，大事慶祝。

吳啓立心中有數，他早已知道，這又是卡博士的傑作。但卡博士這一次倒不是幫助小寶考試「出貓」，而是在平時不斷爲他補習。

這樣的一個「補習老師」，不但罕見，簡直就是聞所未聞。

一天晚上，吳太太出外打牌，吳啓立在房子裡刨馬經，忽然有人嘆了口氣，說：「明天賽馬，你用不着浪費精神去研究了，總而言之，局勢大亂，所以，唯一對付的辦法就是亂賭可也！」

吳啓立當然一聽就知道，那是反斗妖靈卡博士的聲音，聞言忍不住問：「有沒有貼士？」

卡博士就在這一瞬間現形，坐在床邊，說道：「我給你的貼士只有兩個字。」

吳啓立聞言，不禁立刻爲之精神一振：「是那一匹馬的名字？」

卡博士道：「我給你的貼士，就是不賭！」

吳啓立不由苦笑，道：「生活枯悶，不賭馬很容易會變成神經衰弱的。」

卡博士道：「我的看法和你剛好相反，賭馬的人才最容易神經衰弱。」

吳啓立道：「你會不會神經衰弱？」

卡博士哈哈一笑，道：「我是個幽靈，也就是所謂鬼魂，你們只會說：『衰鬼！衰鬼！』幾曾聽人說過『神經衰弱鬼』的？」

吳啓立一笑，道：「你眞幽默。」

卡博士道：「但明天我要走了。」

「走？走往那裡？」吳啓立一怔。

卡博士道：「巴黎國際刑警總部。」

吳啓立更感意外：「你到那裡幹什麼？」

卡博士道：「幫助一個朋友，他在那裏負責好幾件大案，至今仍然沒有半點頭緒，唉，他眞是個笨蛋，什麼不好幹，偏偏去做國際刑警的高級警官，簡直是自討麻煩！」

吳啓立道：「明知道是麻煩事，你還要插手？難道你又不怕麻煩嗎？」

卡博士道：「我可不同，我是逍遙自在的，我可以在空氣中飄來飄去，高興的時候才插手，若不高興，大可以在巴黎鐵塔塔頂之上睡覺，哈哈，眞是寫意得很。」

吳啓立道：「法國女郎很迷人，你將會大飽眼福了。」

卡博士道：「我可不是個鹹濕鬼，沒興趣偷看女人沐浴，嗯，你和麗莎怎樣了？」

吳啓立聳了聳肩：「我和她又會怎樣了？她是她，我是我，我們的關係還是和從前一樣，沒有半點改變。」

卡博士眉頭一皺，道：「你太儒弱了，怎麼不向她大舉進攻？」

吳啓立乾笑道：「這樣不好，她還是個女孩子，而我卻是個有婦之夫……」

卡博士道：「是有婦之夫又怎樣？若不是你英雄救美，她還不是給那個老伯父糟蹋了嗎？」

吳啓立道：「我雖然不是個君子，也不敢說自己是一隻不偷吃魚腥的的貓，但凡事必須順其自然，唉，我和她是不會有什麼結果的。」

卡博士怔怔地看着他，忽然做個鬼臉，笑道：「你這個人眞不壞，但你可知道麗莎的心事？」

「麗莎的心事？」吳啓立一呆，道：「她有什麼心事？是不是仍然掛念着梁百豪那個混蛋？」

卡博士搖搖頭，道：「不，她對那個姓梁的小子早已心死，現在，她最仰慕的人是你！」

「是我？」吳啓立大感意外，他怔是了很久，才道：「你不是說，她正在暗戀我罷？」

卡博士道：「這又有什麼值得大驚小怪的？老吳，這是你的大好機會，她心目中已把你當作大英雄，你若要採摘這朶鮮花，就千萬不要錯過機會！」

吳啓立深深的吸一口氣，正想再問卡博士，卡博士卻又已消失了。

* * *

很快又過了兩個星期，卡博士再也沒有出現過。

吳啓立經常都有機會和麗莎單獨相處，初時，他還在懷疑卡博士的說話，但漸漸地，他看得出，麗莎果然眞的喜歡自己了。

對吳啓立來說，這是一個很要命的誘惑。

吳啓立心裏在想：「別放過機會，花開堪折直須折，莫待無花空折枝，此乃古有名訓，萬萬不可以錯過！」

有一天晚上，麗莎正在廚房裡整理廚具，吳啓立悄悄地走了進來，在她的臉龐上輕輕吻了一下。

麗莎立刻驚奇地望住他。

但與其說是驚奇，不如說是驚喜還貼切得多。吳啓立是過來人，他當然看得出，麗莎的眼神裏的確是充滿了愛意。

兩人互相凝望了一眼，終於兩唇緊貼，擁吻在一起。

「爹地，你們在幹什麼？」忽然間，吳小蔚的聲音在廚房門外響起。

吳啓立和麗莎都吃了一驚，連忙分開。

吳啓立馬上抱起女兒，說：「剛才我摔了一跤，所以麗莎姐把我扶着……」

吳小蔚眨了眨眼，道：「要不要跌打酒？」

吳啓立在她臉上吻了一下，微笑道：「用不着跌打酒，只要妳聽話就行了。」

吳小蔚道：「我會很聽話的。」

吳啓立道：「時候已經不早了，快上床睡覺，明天是假期，我帶妳和哥哥到郊外旅行好不好？」

吳小蔚立刻發出了一聲歡呼，吳啓立暗叫「僥倖」，小女孩畢竟還不懂事，倘若撞進來的是小寶，想騙過他就沒那麼容易了。

吳啓立向麗莎訕訕一笑，麗莎卻還是含情脈脈地望住他。

他抱着小蔚上床，然後又回到自己的房子裏，不禁思潮起伏，心緒不寧。

麗莎的確是很吸引人的，她美麗可愛，笑容甜美，連聲音也份外嬌柔。

但在另一方面，吳啓立也是深深愛着妻子，更深愛這個家庭的，一想到這裏，他的背脊就開始濕冷起來。

他站在鏡子面前，看着鏡中的自己，他對自己說：「吳啓立啊吳啓立，你已經四十出頭了，而且還有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又何苦有外騖之心？」

他越往下想，就越是覺得自己不對。

兩天之後，他已有了決定。他趁太太外出的時候，也跟着出門，他出門並不是去什麼地方，而是在大廈附近的一間餐廳裏打電話。

他這個電話也不是打到別的地方，而是打回自己的家裏。

這時候，家裏就只有麗莎一個人，所以接聽電話的也自然就是麗莎。

麗莎是看着吳啓立出門的，想不到只是隔了幾分鐘，吳啓立就打電話回來。

她更想不到的，是吳啓立找她說話。

吳啓立對她說：「對不起，我要把妳辭退。我們主僕之間的關係，由明天開始結束，但妳放心，我會給妳超額賠償的。」

麗莎呆住了，吳啓立接着又說：「麗莎，我很難讓妳明白，我心裡的想法是怎樣的，我只能得保證，妳以後的生活決不會有問題，我會把妳介紹給一對老夫婦，他倆人口簡單，工作也輕鬆，而且給妳的待遇絕不會少……」

麗莎哭了。

她一哭，吳啓立不禁爲之方寸大亂，他甚至慌亂得想掛斷電話，但就在這時候，他又聽見麗莎說：「我答應你，但可否給我一個月的時間？我想冷靜一下。」

吳啓立想了一想，終於點點頭，說：「好的，我給妳一個月，但我也有條件，在妳沒有離去之前，暫時不要對我的太太說。」

麗莎又答應了，吳啓立這才吁了一口氣。

他心裏在想：「在這一個月之內，我一定要保持鎭定，千萬不可以感情用事……」

他已決定不再對麗莎存有任何幻想，他要做一個忠實的丈夫。

一個月，並不是太長的時間，他相信一定可以控制得住自己的。

* * *

一個月，的確並不是太長的時間，但又有誰能意料得到，在這三十天之內會發生什麼事情？

在三十天之內，可以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過，但也可以發生許多令人連做夢也想不到的事情。

吳啓立的情形，就是屬於後者。

他要做的一個忠實的丈夫，可是，他怎樣也想不到，自己的太太卻不忠實。

吳太太經常在晚間出外打牌，初時的確只是搓搓麻將的，但後來，她在麻將枱上認識了一個男人。

這男人是個四十歲的王老五，事業有一定基礎，雖然不算是什麼富豪人物，但一切條件都比吳啓立爲佳。

他明知吳太太已婚，而且還有兩個孩子，但他還是不顧一切地向她追求。初時，吳太太一笑置之，笑罵他「發神經」、「亂開玩笑」。

但這個王老五並不是和她開玩笑，而是眞眞正正向她追求。

吳太太立刻迴避他，有好幾個星期甚至不打牌。可是，這個王老五仍然寃魂不散地纏着她，她終於避無可避，成爲他的俘虜。

當吳啓立知道妻子紅杏出牆之際，他驚呆極了，他力求補救，但結果失敗！

吳太太對他說：「是我不貞，是我對不起你，我們還是離婚罷。」

聽見妻子這樣說，吳啓立眞有啼笑皆非之感，他要做一個忠實的丈夫，但結果不忠的並不是他，而是他的妻子。

他倆離婚已成定局，吳太太也沒有和丈夫爭奪子女養育權，她說：「我不配做他們的母親。」

吳啓立爲了這件事，十分頹廢。

他一連幾晚，都在酒吧借酒消愁，有一晚，回到家裏的時候，他還沒有進入房子就已經醉倒在客廳的沙發上。

在醉意朦朧間，他知道有人正在侍候着，一會兒又用熱毛巾爲他抹臉，一會兒又爲他脫掉鞋襪，侍候得十分週到。

那是他的妻子嗎？不，吳太太已不再是吳太太了，自從她和丈夫攤牌之後，就再也沒有回到這裏睡覺。

侍候吳啓立的是麗莎。

她不但侍候吳啓立，也對小寶和小蔚照顧週全，比他們的母親還更盡責。

* * *

一個月後，大局已定。吳啓立和妻子分居後，但他卻也不愁寂寞。

一天晚上，他和麗莎在尖東海傍散步，雖然海風吹來頗有寒意，但他倆的手卻是溫暖的。麗莎靠着吳啓立的肩膊，輕輕的說：「你還會辭退的這個菲籍女傭嗎？」

吳啓立微笑道：「當然非辭退不可，敬請麗莎小姐另謀高就。」

「高就在何處？」麗莎柔聲問。

「在我的新居裏。」吳啓立說：「我已賣掉這層房子，下個月搬到沙田，我喜歡那裏清新的空氣。」

「你是說，我要到沙田當女傭？」

「不是女傭，是做小寶和小蔚的媽咪，好不好？」吳啓立摯誠地說。

麗莎無言，只是摟住他的脖子報以深深一吻……

（全文完）

上文提要：

柳花花和獨孤美放倒了「瘟鬼五哥」，在月光下緩緩散步，不遠處一批黑衣人在暗中埋伏，為首的一男一女，就是指使獨孤美去殺柳花花的人，但這一男一女此刻才想到他們這種做法是錯誤的！……黑衣人終於襲擊柳花花，但勝負立分，黑衣人敗了，原來那是個扶桑國伊賀忍者，這倭奴人敗得心服口服，竟一刀切向自己的小腹……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飛・圖

柳花花與獨孤美

聽雨樓中　人美酒香

單是這點，就可以看出白霜霜是一個怎樣的女人了。

獨孤美的心中有些緊張，畢竟她出道江湖還不超出三天。

兩人的劍已出鞘。

夕陽照著他們，把他們的影子拉得又歪又長。

山風吹著他們，把他們的衣袂吹得獵獵作響。

突然，白霜霜像是被風吹得飄了起來。

披在肩後的長髮，像瀑布般的飛捲著。

全身雪白，一塵不染的絲袍往後飛飄。

那玲瓏而成熟的曲線，全部顯現無遺。這樣美的身材，這樣美的曲線，連身為女人的獨孤美也砰然心動。

手中那把劍，刺出與衣服同顏色的白光，已分不出是劍還是袍袖，彷彿已和白霜霜捏得出滴水的嬌軀融合了。

她揮劍的姿勢，與其說她揮劍，毋寧說她是翩翩起舞，那舞姿，那柔美的舞姿，已不是月宮嫦娥、霓裳仙子、或是公孫娘的劍器所能比擬的了……

獨孤美竟然看得痴了。

她終於明白，她的劍為何能傾城了。

一個人如果一定要被劍殺死，她想，她一定願意死在那把劍下。

只可惜夏無情不願死在那把劍下。

連當今武林第一劍派的武當掌門疤面道長都推崇他為天下第一劍客，他怎會這般輕易的死在白霜霜的劍下？

白霜霜手中的劍雖能傾城，卻傾不了慈悲劍客。

夏無情那頎長的身子，看來很驚險的、很不可能的從白霜霜那片美如水銀瀉地般的劍幕中扭曲而出！

他在空中連續五個轉身，然後在一個極為困難的角度中，如電般的激射向荷池中的小亭屋頂上。

「果然，白霜霜人傾國、劍傾城，江湖上人說的一點也不錯。」夏無情劍回鞘，臉上露出了第二次的笑容，他大聲的笑說著。

白霜霜反手執劍，似乎有點意外，冷冷叱道：「你不比了？」

夏無情的臉上又回復一片冰冷，若不是剛才那一笑，還眞以為他是一個不懂得笑的人：「我誰都比，就是不跟女人比劍，我只不過想見識見識聽雨樓的第五美吧了。」

他頓了一頓，冷聲接道：「告訴妳的第六美，如果他想找我夏無情，日落時、天黑前、八太子山下的土地廟，一個月以內我都會在那裡。」

說畢，身形一動，便要躍出，卻聽到白霜霜冷叱一聲：「等一等。」

轉首抬眸，夏無情只見白霜霜身形優美的掠上樓台，便見她站在樓台邊單手一托，一團黑影向他激射而來，白霜霜的語聲既嬌又甜：「既然你已見過聽雨樓的第五美，為何不順便見見第四美？」

夏無情單手一撈，竟是一罈未開封的酒甕。

那當然是白霜霜特製的「桃紅酒」。

「如果我是妳，我就不會這麼做，萬一我喝上了癮，豈非更令妳頭疼？」夏無情哈哈大笑，笑聲中，人已像箭般的消失在靄靄暮色中……

＊　＊　＊

夜暮低垂。

萬家燈火。

晚風習習。

聽雨樓又恢復了寧靜。

獨孤美望著白霜霜幽幽道：「妳一定怪我為何要把他受傷的事情說出來。」

白霜霜望著山腳下的夜景，臉上一片平靜：「怎麼會？如果不這樣，楊雄和夏無情豈肯這般輕易便離去？」

「他們是君子，但是江湖上並不是每個人都是君子；江湖中的消息傳得也快，只怕想殺他的人很快便會來，我不應該將他受傷的事情說出來。」

獨孤美低下頭，接著說：「他原本可以躲過那一箭的，只因他知道如果他躲過，我一定躲不過，所以他竟用身體去擋……」

獨孤美的眼中已有淚光：「所以，我忍不住，我怕那些人傷害他。」

「我瞭解妳的感受，也瞭解妳的用意。」白霜霜微笑著說：「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那怕是他的仇敵，他也會去擋那隻箭的，他就是這樣一個不容易讓人瞭解的人，妳不必感到難過。」

白霜霜把頰上的長髮掠到肩後：「事情也沒有像妳想像的那麼壞，他那點傷，不出幾天便可完全康復；想殺他的人或許不少，但敢進入聽雨樓中來殺他的，我敢說決不會太多。」

「妳未免太自信了。」一陣冷冷的聲音忽然從屋頂上傳來。

白霜霜和獨孤美的臉色大變。

尤其是白霜霜，她居然沒有發現任何聲響，可見來人的身手一定不凡。

可是她必竟是一個久歷江湖的人，無論在什麼情況之下，她都不會慌亂，而且出奇的冷靜，她冷冷的說道：「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自信，為何不下來，無論如何在屋頂上總不比在屋子裡暖和，不是嗎？」

屋頂上的人沒有下來，也沒有說話。

突然靜下來，靜得可怕。

白霜霜心頭猛撞，突然返身穿過廳堂，直衝房間……

獨孤美也覺不妙，花容失色的掠起身形……

房間裡竟然空無一人。

柳花花不見了。

獨孤美一顆心已跳到了喉嚨口。

白霜霜粉臉含嗔，忽然笑罵道：「這死東西永遠不會錯過捉弄人的機會。」

說著，已拉著滿臉茫然的獨孤美走出房門。

獨孤美已忍不住要問，抬眼却見柳花花好端端的坐在廳堂中。

「總有一天，老娘會想辦法把你丟到海裡去餵魚，看你如何再裝神弄鬼的戲弄人。」

白霜霜走前去一把擰住了他的耳朵。

柳花花嗞牙咧咀，呱呱大叫：「妳再不放手，不用妳操心，我立刻便跳到海裡去餵魚。」

獨孤美噗嗤的笑了出來，忍不住也道：「只怕海裡的魚見著了這麼花心的人，大概嚇都嚇跑了，看來你只有淹死算啦。」

「淹死也好，餵魚死也好，不管怎麼死，絕對不能叫我死了少一個耳朵。」

柳花花仍未掙脫白霜霜那隻手，他歪著脖子、斜瞪著眼怪叫著。

「少了一個耳朵的確難看了些，如果少了兩隻耳朵，大概就不會這麼難看了。」

白霜霜已把他那隻耳朵擰得發紅，她邊說著邊向獨孤美施了一個眼色。

「這話一點也不錯，如果是我，我寧願缺了兩隻耳朵，也不願只缺獨耳。」

獨孤美忍住笑，說話的時候已趨前去扭住了柳花花另一隻耳朵。

柳花花像殺豬般的叫了起來。

白霜霜和獨孤美却相視嬌笑。

＊　＊　＊

吃一頓飯通常是用不了多久的，至少決不必從晚吃到子夜。

除了飲酒聊天之外，世界上那有吃一頓飯需要花三個時辰的呢？

白霜霜獨家特製的桃紅酒，早已名聞天下。

獨孤美是個會喝酒、而且也是個懂得喝酒的人。

她不記得自己幾歲時便會喝酒，她只知道她的父母很喜歡喝酒，自己很小的時候便跟著他們喝。

幾乎所有的酒她都喝過。

却從來也沒有醉過。

她的酒量，大概就是來自先父母的遺傳，再加上後天的「苦練」吧。

她自然喝得出桃紅酒確是人間極品。

光只是酒罈上的封泥一開，便已聞得滿室生香，遑論入口時的芬芳了。

這樣的美酒，就算是全不會喝酒的人，恐怕也會喝下幾大碗，何況她是個會喝、懂得喝的人？

再加上柳花花與白霜霜也有通海之量，眞是酒逢知己，喝得天昏地暗。

其實她早已看出他兩人實際上是聯手攻她，他們大概想知道自己的酒量究竟有多大。

獨孤美的酒量到底有多大？連她自己也不曉得。

這個答案到現在也沒揭開，因為柳花花與白霜霜已不敢再喝了。

他們知道，如果再喝下去的話，倒下去的決不是獨孤美，若非柳花花便是白霜霜。

白霜霜心裡清楚，第一個躺下的一定是柳花花，可是她已經百多天未見他了，這麼難得的美好夜晚，她怎捨得讓他醉得不醒人事？

所以，提出結束飯局的人是身為主人的她。

獨孤美是個敏感而又聰明的女人，她自然知道白霜霜的用意。

所以，她回到自己的房間已將近一個時辰了，她仍未上床睡覺。

她睡不著。

也許是她從未離開家裏在外頭宿夜，不習慣陌生的環境。

也許她從未喝過這麼多的酒，尤其是桃紅酒，雖然入口芬芳，後勁却極强，所以她才睡不著。

也許……

其實都不是。

並非是酒讓她睡不著，而是「醋」。

她在吃醋。

她坐在窗口，正好可以看見這片山莊中最美的聽雨樓。

柳花花和白霜霜此刻睡在聽雨樓中。

房中沒有點燈，她就一個人坐在黑暗中。

她發現自己好孤獨。

她好幾次衝動得想奔上樓去把柳花花拉下來，再陪自己喝幾罎，甚至睡在自己的床上去……

她忽然覺得好厭惡白霜霜。

她眞希望白霜霜此刻她的鼻子忽然塌下去，咀唇忽然歪到一邊去……

她不知道自己爲何突然變成了壞心腸的人？她原本是個非常善良的人。

她已忍不住，她撲到床上，把頭埋在棉被中。

柔軟而華麗的被子已被淚水浸濕了……

她哭了。哭得好傷心。

她忽然停止哭泣。

因爲她發現房間裏竟然還有另一個人！

「是妳？」

當她看清楚靜靜坐在黑暗角落的人時，不禁詫異萬分：「妳什麼時候進來的，小蘭？」

「我送妳回來的時候，就一直坐在這裏，沒有出去過。」說話的人果然是小蘭。

獨孤美趕緊低頭拭去淚水：「對不起，我不知妳還沒走……這麼晚了，妳怎還不去睡覺呢？」

小蘭緩緩道：「我家姑娘吩咐今晚我在房中陪妳。」

獨孤美一怔：「爲什麼？」

小蘭忽然歎了一口氣：「因爲她知道妳今夜一定睡不着，而且也知道妳今夜一定會難過得哭了。」

獨孤美呆住。

良久，她才問道：「她爲何知道？」

「因爲她跟妳一樣也是個女人。」小蘭的語音很平靜。

獨孤美忽然覺得白霜霜果眞是個不同凡响的女人，她呆呆的望著小蘭……

「妳也是個女人，難道妳也知道我會哭麼？」

「是的。」

獨孤美也呆住，她這才發現，像白霜霜這樣的女人，她身邊的人自然也是與衆不同的人。

她忍不住問：「爲什麼？」

小蘭在黑暗中輕歎一聲：「因爲我們都曾經這樣哭過。」

「她爲什麼要哭？任何一個女人擁有這樣的男人，她就是這世界上的幸運兒，不是嗎？」

「世界上沒有幸運兒，再幸運的人都有她痛苦、辛酸、不足爲人所道的一面。」

「我看得出她很愛他的，難道柳公子不愛她？」

「愛，他比誰都愛她。」

「既然彼此相愛，爲何痛苦？」獨孤美不懂。

黑暗中又傳來歎息：「只因他兩個都是奇特的人。」

獨孤美搖搖頭：「我不明白妳的意思。」

「男女間的事本來就很難令人明白，妳還是不要明白的好。」

「我想明白。」獨孤美說。

小蘭沉默了半晌，才幽幽道：「我家姑娘是成過親的女人。」

獨孤美啊的一聲，呆住了。

「成過親？妳是說白姑娘跟她丈夫離異了麼？」獨孤美停了片刻忍不住問。

小蘭平靜的道：「不是離異，而是她丈夫死了。」

獨孤美沉默下來，她忽然覺得很同情白霜霜。

「對不起，我不知道她有這麼一段痛苦的遭遇。」獨孤美低下頭去。

小蘭微微一笑：「誰都會有痛苦的遭遇的，就好像每個人都會碰到下雨的時候一樣。」

「謝謝妳告訴我這些，我不該探人隱私的。」獨孤美的聲音很低。

小蘭的聲音也很輕：「是她要我來告訴妳的。」

「爲什麼？」獨孤美迷惑了：「是不是……」

她說了一半忽然停住，彷彿是在思索措詞，半晌才接著說：「是不是要我不要跟她搶他？」

「搶誰？」小蘭好像不懂。

獨孤美的臉紅了一下，彷彿是桃紅酒的力量催使，她顯得格外大胆而冷靜，她緩緩說道：「搶柳花花，那個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男人。」

「既然你知道他是獨一無二的男人，妳如何搶得去？」小蘭的聲音出奇的冷漠。

「誰搶得去？」

「誰也搶不去。」

獨孤美的聲音也轉爲冷漠：「白姑娘要妳告訴我這些，爲的就是要我知難而退，是麼？」

「不是。她要我幫助妳瞭解他，妳如果不瞭解他，如何得到他？」

獨孤美輕笑一聲：「她爲什麼要這麼做？」

小蘭冷冷道：「所以她是一個奇特的女人，世界上除了像她這樣的女人之外，誰還會這樣做？」

獨孤美幾乎要叫起來：「我不懂，我眞的不懂；她既然愛他，爲何不嫁給他？他也愛她，他又爲何不娶她？難道男女間的愛就是這樣？」

「妳以爲男女間的愛是什麼？」

「男女相愛自然就是成親、互相擁有對方、互相佔有對方，難道不是？」

「當然不是。」小蘭輕笑起來，笑意中有幾分譏嘲：「就像已經成親的男女，已經互相擁有或佔有對方的男女一樣，難道妳敢說他們之間就一定有愛？」

獨孤美張了張咀，可是又閉住。

她彷彿不能同意她的話，却又無法反駁。

室內靜默了下來。

窗外傳來細微的雨聲。

雨，落在荷池裏，落在荷葉上。

雨聲，不急不緩，規律得像一首幽曲。

獨孤美坐在床沿，見不著窗外的雨景，只能聽到雨聲。

原來雨聲聽起來是這般美。

像少女的傾訴，又如美婦的低怨……

它細數著人間的滄桑，它訴說著人們的悲歡……

原來雨是會說話的；原來雨是可以聽的。

她從來不知道。

她現在爲什麼知道了呢？

是江湖中的詭變遭遇？抑或是男女間情感的激發？使得她忽然變得這般老成而世故，連雨都懂得聽了？

也許她是個既聰明而又奇特的女人吧，她聽雨聽得出神了。

佛渡有緣人，話說知聽人。

獨孤美既然知聽，小蘭自然知說了：

「他全身血液充滿著叛逆、不滿、以及滿腔想打破禮教、想改造整個世界的絕傲思想；可是他同時也具有悲天憫人、濟世扶匡的豪邁胸襟……」

獨孤美靜靜的聽著，每一字、每一句她都沒有遺漏。

「這樣的一個人，決不會屬於一個人、或屬於一個女人、或屬於一個家的。」

小蘭平靜的說著：「他屬於整個江湖、整個武林、整個世界所有，所以他就成了獨一無二的柳花花。」

獨孤美忽然長長的歎息了一聲，她的神情、她的語氣，忽然變得像一個八十歲的老尼姑：「這樣的一個人，決不會是父母的好兒子，也決不會是女人的好丈夫，更不會是子女的好父親；因爲他不可能乖乖的呆在家裏孝順父母、疼惜妻子、撫愛子女……」

「唯一的，」小蘭接著她的話說：「他却是朋友中的好朋友。」

「所以，任何人只能跟他做朋友。」獨孤美浮起一個苦澀的微笑：「連白霜霜這樣的女人也不能例外？她眞是不能留住他？」

「留不住。」

「她試過？」

「沒有。」

獨孤美沒有問，她在等小蘭講下去。

停了很久，小蘭才緩緩開口：「她已經留住過一個男人。」

「妳是說她死去的丈夫？」

「是的。他被她留下來，可是她永遠失去他。」小蘭說得很慢。

可是獨孤美不懂，她搖著頭：「難道所有的男人都是這樣子的麼？」

「男人和女人都是一樣，都有千萬種。」小蘭微嘆一聲：「只不過他兩人恰好是屬於同一種類的男人，同屬於誰也留不住的男人。」

「妳不是說她已經留住了他嗎？」

「她是留住了他，可是他却也因此而死了。」小蘭發出了沈重的歎息。

「他爲甚麼會死？」獨孤美有幾許感傷。

「爲什麼不會死？」小蘭的聲音彷彿有些激動：「一隻大鷹，妳如果把牠雙翅縛住、雙脚栓住，關在一個小籠子裏，牠怎能不死？」

獨孤美默然。

小蘭說得不錯，鷹本該在廣闊的天空中遨翔，只有海闊天空才是牠的世界，牠如果失去了這些，牠就不是鷹了，牠自然就得死了。

人，尤其是男人，豈非也有很多男人像鷹一樣？

「所以，」獨孤美喟然輕歎：「白霜霜不願再蹈前車之鑑，她愛柳花花，却不敢再留住柳花花，但是……」

獨孤美微微一頓，迷惘道：「她爲何要幫助我得到他呢？如果我眞能得到他，她豈非永遠失去了他？」

小蘭似乎回復了平靜，她淡淡道：「我家姑娘深愛她死去的丈夫，她後悔自己的自私，她如果沒有那份自私的愛，她如果不那般自私的佔有他，也就不會有悲劇發生；她本來早不願再活在世上，可是上天又安排她跟柳花花認識，使她重燃生命之火……」

獨孤美輕輕打斷她的話：「她既然不想束縛他，爲何不陪著他雙宿雙飛？」

小蘭搖搖頭：「只因她不是個有了個新歡而忘却舊愛的人，她雖然愛柳花花，可是她也沒有忘却她死去的丈夫，她發誓在她有生之年，她決不會拋棄這片山莊、這座聽雨樓，只因這些都是她丈夫留下來的。」

獨孤美心中一陣激動，她抑不住語音的顫抖：「她是一個值得令人尊敬的女人。」

「所以，」小蘭似乎有些激動，她的音調起伏得很明顯：「她希望柳花花身旁有一個女人陪著他，男人的身邊如果有個女人陪著他，做事的時候一定會更加小心、更加謹慎的……」

她壓抑著語詞的平穩，繼續說：「能陪著柳花花闖蕩江湖的女人，並不是每個女人都能勝任的。」

「她認爲我可以？」獨孤美喃喃道：「她難道不知道我是個從沒有江湖經驗的人？」

「任何經驗都可以從歷練中培養出來的，但是天賦的聰明才智却不一定培養得出。」小蘭的目光在黑暗像星般的發亮：「而妳是一個任何人都能一眼看出的聰明女人，除了妳，大概再也無人能勝任了。」

獨孤美沈默下來。

她忽然覺得肩上有一股沈重的壓力。

像柳花花這樣的男人，到底要怎樣的女人才配得上他？

她行嗎？

柳花花願意嗎？

獨孤美苦笑：「無論如何，這只是白霜霜一廂情願的想法，像柳花花這樣的男人，誰知道他心裏想的是什麼呢？」

小蘭淡淡一笑：「無論怎麼說，他畢竟是一個人，凡是人就有他的長處與弱點

，妳如果捕捉他不到，那就好像太陽不下山那般令人難以置信……」

她的笑聲忽然大起來：「更何況，像妳這樣的女人，如果說有男人不喜歡妳，那個男人若不是笨蛋便是白痴，妳以爲柳花花是個笨蛋或是白痴麼？」

獨孤美也跟著笑起來。

她忽然覺得信心百倍。

因爲她知道柳花花決不是個笨蛋或白痴。

可是她很快便停住笑，因爲她忽然聽到山莊大門口外竟然有人叫門。

＊　＊　＊

現在已是二更天。

而且下著雨。

誰會在這個時候上門呢？

江湖中的消息本就傳的快，是不是柳花花的仇人已經知道他受傷的消息，而找上門呢？

獨孤美馬上否定了這個想法。

因爲如果尋仇的人既然在三更半夜上門，他又何必叫門？

所以她判斷上門的人決無惡意，說不定還是朋友哩。

小蘭早已提著燈，撐著紙傘去應門。

獨孤美望著她成熟而苗條的背影，心中昇起一種奇異的感覺。

她，看來年紀和自己差不多，爲什麼懂得這麼多、這麼瞭解男女間的感情呢？

她看來決不是白霜霜的下人，她和白霜霜之間究竟是什麼關係？

獨孤美沒有想下去，因爲她已經看到小蘭帶著一個人走進山莊。

她看不清那人是誰，因爲不是朝這方向走來，而是走向聽雨樓那邊。

聽雨樓廳堂的燈亮了。

大概有兩炷香的時間，燈又熄了。

然後過了一炷香時刻之後，小蘭又回到她房中。

獨孤美果然猜得不錯，來的人是白霜霜的朋友。

「三更半夜登門，而白姑娘也起身接待，看來她們之間的交情一定很不錯的了。」獨孤美試探著問。

小蘭似乎對獨孤美蠻喜歡的，她一點也不覺的疲憊的陪著她聊天；她一面把房中的燈點亮，一面說著：「妳說對了，那人就是我家姑娘從前行走江湖時的伴侶。」

她倒了一杯茶給獨孤美，坐在她身邊繼續說：「大概在五六年前，江湖中有一對絕色美人，叫做『武林雙姝』……」

獨孤美握住她的手，打斷她的話：「我想起來了，這雙姝就是妳家姑娘傾城劍白霜霜和『烈女劍』梅姬，對不對？」

小蘭笑著握住她的手：「怪不得白姑娘說妳是秀才不出門能知天下事，剛剛來的便是烈女劍梅姬姑娘。」

獨孤美似乎對白霜霜的事很感興趣，她含笑問：「後來她們爲什麼不一起行走江湖了？」

「自然是因爲我家姑娘有了歸宿，她們便分手了。」小蘭說：「早幾年她還常到這裏看她的老搭檔，後來聽說她有了個要好的男人，便很少來了。」

「那個男人是誰？」獨孤美問了一聲，緊接著笑道：「我如果要行走江湖，自然就該多瞭解些江湖事，妳說是不是？」

小蘭抿咀笑了一聲，便道：「那個男人便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眸珠子一轉，獨孤美道：「我聽說這個人，據說他挺能喝的，是麼？」

「江湖中能喝酒的不算什麼，妳不就是很能喝麼？」小蘭含笑道：「他最厲害的是，能喝能醉，能醉能喝，天底下的人大概比不上他了。」

獨孤美伸了下舌頭：「哇，醉了還能喝，這不是酒鬼麼？」

小蘭被她逗得笑出聲來：「那天妳兩人拚拚看，說不定他還喝輸妳哪。」

獨孤美微紅了臉：「妳的意思，也說我是個女酒鬼囉？」

「酒鬼有什麼關係？想當年李白一斗酒一首詞，武二郎一罎酒一頭老虎，自古英雄美人本就是酒中好手。」小蘭一臉正色的說著。

獨孤美問：「那今天百醉書生也來了？」

「沒有，」小蘭搖搖頭：「他們早已分手好幾年了。」

獨孤美哦了一聲，似想問爲什麼，大概覺得這個問題無聊，男女之間合則聚、不合則分，再簡單也不過了，所以她岔開話題：「烈女劍這麼晚來做甚麼？」

小蘭緩緩道：「她聽說柳花花受了傷在此療養，便連夜趕來看看。」

獨孤美詫異道：「他們很熟麼？」

「算不上熟，他們也只是在這裏見過一次面而已。」小蘭搖搖頭道：「她其實是來看我家姑娘的，畢竟她兩人是多年的生死交。」

獨孤美眨了下眸子：「想不到江湖上的消息傳遞得這麼快。」

「柳花花這樣的人物所發生的事情，江湖上自然傳得快了。」小蘭微笑道：「只要再一天，我敢說全武林中的人都知道了；像冷星堡主的事，我們當天夜晚便知道了。」

獨孤美嗯了一聲，道：「如果是這樣，梅姬姑娘應該不是最後一個客人。」

小蘭詫異道：「妳是說還會有人來？」

話聲剛完，忽聽得遠處一陣車馬轆轆之聲，一下子便到了山莊門口。

小蘭大吃一驚，怔怔的望著獨孤美：「妳果眞說對了，果然有人來了。」

外面的人已經開始在叫門。

小蘭走到門口，忽又轉身道：「妳既然知道有人會來，是不是也知道來人是誰？」

獨孤美含笑道：「我如果猜得不錯，應該是飛鷹堡的人，說不定少林與武當的掌門也來了。」

小蘭眨著眼睛，一臉不相信：「妳有自信？」

獨孤美微笑反問：「妳不相信？」

小蘭搖搖頭走出房門，忽又轉回來，探頭道：「打個賭如何？」

獨孤美嗤的聲笑了出來，「行，妳說。」

「如果妳說對了，我告訴妳一個秘密；如果猜錯了，妳教我一手『對時香』，怎樣？」

「一言爲定。」

獨孤美應聲時，小蘭已飛快的跑了出去。

＊　＊　＊

小別勝新婚。

柳花花雖然受了傷，無論如何是沒什麼大礙的，尤其是那方面的事，可以說一點影響也沒有。

何況兩人相隔三個多月未曾見面，大概只有四個字可以形容，那就是「乾柴烈火」。

乾柴碰到烈火，自然是燒個沒完了。

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人來打擾，無疑是最殺風景的事了。

天底下，難道還有比這更殺風景的事？

柳花花和白霜霜已經碰到一次。

現在竟還要碰第二次。

誰都會受不了的，所以白霜霜忍不住狠狠罵著：「這些人眞是莫名其妙，一年三百六十天，那個時候不好來，卻偏偏挑這個時候來？眞是缺德帶冒煙，這種人生的兒子準沒屁眼。」

她全身白如羊脂的嬌軀伏在柳花花身上，一面在他耳邊吹氣，一面嗲聲道：「你怎不說話？瞧你剛才的樣子眞像要把人吃了，現在怎麼像條蟲一樣？」

「妳竟敢說我是蟲？」

柳花花翻身壓住她的胴體，把臉埋在她的胸脯間……

白霜霜呻吟著推開她，因爲她已聽見小蘭上樓的脚步聲，她掩住令人心顛的雙峯，哼聲道：「死東西，別這樣，小蘭來啦。」

她一面穿著衣服，一面嘟著咀唸道：「到底又是誰來了？聽聲音好像是一大幫人，又是車又是馬的。」

柳花花的手還在她的下腰流連著，懶懶道：「剛才來的是妳的朋友，這次來的當然是我的朋友啦。」

白霜霜拉開他的手，可是那隻手又像蛇般的纏上來，她只好閃身跳到床下，瞪著柳花花道：「你的朋友眞不是東西……啊，莫非是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他們？」

「除了他們還有誰？」柳花花抱著被子翻過身去。

這時，小蘭已經在門口輕敲著門，白霜霜揚聲問：「是不是司馬堡主以及少林、武當的掌門人來了？快請他們到樓中廳堂坐。」

「是。」小蘭應了一聲便下樓去，隱隱約約還聽到她喃喃自語：「奇怪，他們怎麼都知道，爲什麼只有我一個人不知道……」

白霜霜三下兩下的把衣服穿好，跳到鏡前把頭髮梳齊，而且在臉上補了一些粧，卻在鏡中瞥見柳花花動也不動的睡在那裏，不禁急道：「死東西，你怎麼還賴在那裡不動？人家大半夜的趕來這裡看你，難道你不打算起來接待人家？」

柳花花哼了一哼，半晌才懶洋洋道：「他們來看我，是因爲我受傷，我既然受傷，怎能起身接待他們？」

「你那點傷，算了吧，方才你那折騰人的樣子，鬼才相信你受傷。」白霜霜瞪著眼走到床畔拿起一個鴛鴦枕頭往他身上用力拍打：「難道你要他們進來看你這一絲不掛的樣子？可惜他們又不是女人。」

柳花花用手擋著那個枕頭，眼睛還是不睜開：「妳大概不知道爲什麼我這麼久沒來的原因吧？就是他們三人聯合起來詐我，害我三個月不得在江湖上出現，而且也不准我找朋友，妳說這個仇能不報嗎？」

白霜霜停止拍打枕頭：「眞有這回事？」

「騙妳是小狗。」柳花花說。

「怎麼報仇？」白霜霜坐在床沿，一隻手在他堅硬的胸膛上撫摸著。

「妳說呢？」柳花花的手伸進她的裙子。

「在桃紅酒裡放點瀉葯，讓他們跑茅坑跑到天亮如何？」白霜霜嬌笑著說，忽又搖搖頭：「不好，不好，這種缺德事說什麼我也不幹。」

白霜霜忽想起什麼，正色道：「我看你這個仇留以後再說吧，司馬如虹碰到那件要命的事，只怕心情好不了，又聽到你受了傷，你說他不急得發瘋才怪！」

柳花花整個人跳了起來：「妳說的一點不錯，現在不是開玩笑的時候。」

說著，在她臉上吻了一下，便匆匆穿上衣服……

＊　＊　＊

這時，廳堂上的燈已大亮著。

獨孤美猜得一點沒錯，來的人正是飛鷹堡主司馬如虹、少林吃虧和尚、武當疤面道長、以及飛鷹堡的十二金鷹、十二銀鷹等。

小蘭應該知道，既然烈女劍梅姬都知道聽雨樓中有個受傷的柳花花，則飛鷹堡更應該早就知道了。因爲飛鷹堡大江南北卅六分舵，人手遍佈，耳目衆多，任何重要消息他們幾乎可以在一個時辰之內，憑著飛鴿傳書快速而準確的傳遞到飛鷹堡手中。

當今的武林，早已不是只靠人精馬壯那種暴虎憑河式的硬打硬殺的時代了，實際上已邁入了少動手，多動腦的時代，而消息情報的搜羅與傳遞無疑是重要的一環。

烈女劍梅姬知道了這消息，連夜兼程趕來探望，她不過是白霜霜的朋友，尚且如此；則與柳花花有密切關係的飛鷹堡怎不會即刻來？

小蘭如果想通了這點，就絕對不會跟獨孤美打賭，也不會輸了一個「秘密」。

只是不知道她那個「秘密」是什麼。

獨孤美也不知道，因爲小蘭忙到現在還沒回來；事實上，來的客人有二三十人之多，何止是她一個人忙，只見整座山莊燈火通明，所有的人都起來忙個不停了。

不只是要安頓接待人，還有馬車的安頓補給就夠人忙了。

獨孤美坐在窗前望著人來人往，心中不禁浮起了一個感觸。

人，無論如何是有分貴賤的。

先前來的烈女劍，輕車簡從，在江湖上的名望、勢力、地位等雖小有名氣，無論如何是比不上後來的飛鷹堡一行人以及名高位尊的少林與武當掌門，所以他們之

間所獲得的接待程度，其間顯然有著很大的差異。

烈女劍早已被安排休息去了。

飛鷹堡主與兩人掌門人此刻正在聽雨樓中大喝桃紅酒。

獨孤美並不是非議主人，或許，烈女劍與主人太熟了，所以她們之間自然比較隨和而簡單。而司馬如虹等並非主人的朋友，而是主人的情人的朋友，自然招待得客氣而隆重。這是人之常情。

獨孤美只是想，柳花花究竟是怎樣的一個人？像他這樣的人交的朋友地位之尊、名氣之高並不稀奇，奇怪的是爲何他的朋友都大他一二十歲？難道他們之間沒有代溝？

柳花花，眞是一個奇特的男人。

獨孤美想到這裡，她的臉忽然紅了一下。

因爲她忽然想到了一個不該想的問題。

那就是，柳花花是不是也喜歡跟大他一二十歲的女人上床？

想到上床，她的臉更紅了，心跳得也厲害。

在此之前，她從來沒想到這個問題；自從她認識了柳花花，而且也知道他跟白霜霜同睡在一張床上之後，她就不知怎麼搞的，竟會不時想到男女上床的事。

獨孤美趕緊在桌上倒了杯茶喝。

茶，涼而冷。

她已經把整壺茶喝完，仍覺得全身發熱。

於是她只好走出房間。

因爲外面有冷風，還有小雨；冷風吹在她身上，小雨打在她臉上，無論如何對全身發燙的她是有幫助的……

＊　＊　＊

整座山莊又回復了平靜。

只有聽雨樓中仍燈火通明。

不時傳出猜拳酒令聲，以及酒杯交錯聲。

山上的夜風冷得像刀。

獨孤美却覺得非常舒暢，尤其是牛毛般的小雨打在她臉上，她整個人有輕飄飄的感覺。

她沈醉在這片涼快裡。

她漫無目的在花圃中散步著。

却不自覺的走向芙蓉水池。

因爲水池過去便是聽雨樓。

柳花花此刻就在聽雨樓中。

她爲什麼一直在想他？

而且一想到他便全身發熱。

獨孤美歎了一口氣，在小亭中坐了下來，她隱隱約約的可以聽到裡面的人講話聲。

她自然也聽到了柳花花的笑聲。

那笑聲令她心亂如麻。

她乾脆脫下鞋子，把一雙白如雪的脚踝泡在池水裡。

池水好冰好冷。

這樣，她什麼也不會想了。

可是當她看見了池中有幾對鴛鴦在交頸而眠的時候，她忍不住又把目光向聽雨樓望去。

她忽然把目光停住。

因爲她看見一個人。

那個人靜靜的立在聽雨樓旁邊的一棵橄欖樹下。

他動也不動。

她看不清那人是誰。

只見得是白色身影。

她以爲是小蘭，可是小蘭穿的是青紅相間的絲袍；她也不可能站在那裡，此刻她一定忙著指揮廚房的人，或者注意著樓中的酒席狀況。

她是白霜霜身邊最貼身的人，這個場合，她怎有空站在那裡悠閑？

既然不是小蘭，那人是誰？

她好奇的看了很久，只知道那人大概是個女人，其餘一概瞧不清了。

她忽然感到好笑，莫非那人也和自己一樣爲了柳花花而睡不着？

山莊中這麼多美麗的女人，如果有這樣的事，說起來也不算是奇怪的事。

男人喜歡看美麗的女人，女人何嘗不是喜歡看漂亮的男人？

她低下頭去，她在想，柳花花嚴格說來並不是個漂亮得天塌下來的那種男人，她只覺得他令人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感覺，那種感覺就是初看沒什麼，再看有點味道，三看就令人着迷了。

那大概就是他的人緣了；對女人來說，那就是他的魅力了。

＊　＊　＊

獨孤美想著，不禁抬起頭來，畢竟她覺得那女人和自己一樣值得同情。

可是她怔住了。

那人已不見了。

她四下看了一下，竟全無人影。

那人怎會突然消失？

除非她有很高的輕功？否則決不會突然消失的。

她不禁低頭沈思……

她突然嚇了一跳。

因爲她看到水影中站著一個人。

可是當她看清水影中那張臉的時候，她不禁笑了，從心底的笑。

因爲那人就是柳花花。

她低著頭，聲音也很低：「你怎麼出來了？」

「尿遁。」柳花花的聲音也很低，他蹲在她旁邊，也把鞋子脫下來，泡在池水裡，輕輕吁了一聲：「哇，好舒服，大概只有像妳這麼聰明的人才會想到在三更半夜把脚泡在池水裡，原來滋味是這麼棒，我以前怎麼不知道？」

獨孤美白了他一眼，她已聞到他一身酒氣：「你藉尿遁出來幹什麼？」

「找打手。」柳花花閉著眼，彷彿池中的水讓他感到透身涼，他一副享受的樣子。

「找打手？你想跟誰打架？」獨孤美有些詫異。

柳花花輕笑了起來：「我最討厭跟人家打架了，再說三更半夜跟誰打架？『瘟鬼五哥』也沒來。」

講到瘟鬼五哥，獨孤美忽覺背脊上一陣冷，趕忙望了一下四週，瞪眼道：「三更半夜，什麼不好講，偏要講鬼，我看你才是酒鬼。」

柳花花睜開眼朝她笑笑：「只可惜我這個酒鬼就是因爲喝不過人家，所以才藉

尿遁逃出來找妳這個酒林高手去當打手。」

獨孤美恍然大悟，瞪了他一眼：「我爲什麼要當你的打手？」

柳花花彷彿楞了一下，喃喃道：「對呀，妳爲什麼要當我的打手？我爲什麼沒想到這點？」

說着，伸出池中的脚，擦也不擦的便穿上鞋子，不聲不响的就走了。

獨孤美呆住了。

她想不到他就這樣走了。

她不過是說著玩的，他竟然信以爲眞。

其實她巴不得馬上衝上樓去幫他喝酒哩。

他爲什麼這麼笨？

笨死了。

獨孤美撿起一個小石子，用力丟到池中，激起了一片水花，也驚醒了交頸而眠的鴛鴦……

不對，他不笨。

他是個精明得要死的人。

他決不可能在三更半夜找自己去喝酒。

他怎知道自己還沒睡？

他連自己睡在那個房間都不知道。

如果眞要叫自己去喝酒，也一定是小蘭來請，畢竟他不是這裡的主人。

那他出來幹什麼？

獨孤美想着，她知道柳花花決不會藉「尿遁」到這裡來泡脚的。

她知道了。

他其實是發現了橄欖樹下那個人，所以偷偷跑出來看是誰。

那個人一定是被他發現了才跑的。

那個人爲什麼要跑？

難道她不是和自己一樣想看柳花花嗎？

如果不是，那她站在那裡幹什麼？

想到這裡，獨孤美已經不需要再想了，原來那人是在偷聽柳花花他們講話。

她不禁有點後悔，早知道剛才就應該上前去捉住她，白白失去了表現自己的好機會，眞可惜。

畢竟江湖經驗不是一天兩天便可學得的。

獨孤美懊惱的歎了一聲，沒趣的回到了自己的房中。

她和衣躺在牀上，翻來覆去，怎麼樣也睡不著。

不但如此，連一點睡意也沒有，如果小蘭能回來陪她聊天那就好了。

不過看這種樣子是不可能的了，那些人好像要喝到天亮。

江湖中人眞是奇怪，爲什麼都不睡覺的？

其實最奇怪的正是獨孤美，她不但不睡，反而起身把燈點亮，從衣櫃中拿出一個黑色的小木匣子。

她的臉上湧上了悲戚之色。

那個小木匣子是她父親天毒子獨孤惜留下來的。

他十成是死了。

所以那個小木匣子是他唯一留下來的遺物。

她突然想起了她的父母，所以她更加睡不著，她只好拿出這個遺物憑悼……

這個小木匣子原本該同馬車一同被燒燬的，同放在一起的兩件衣服就已經被燒著了，只有這個小匣子比較幸運，在馬車被撞得四分五裂的時候，彈跳在路邊，免去了被燒燬的命運。

柳花花抱起兩個車伕到山丘上掩埋的時候，獨孤美俯身去檢的東西便是這個小匣子。

當時的小匣子還是燙熱的。

現在這個小匣子是冰冷的。

就像是獨孤美此刻的心情。

她輕撫著小匣子，淚水已如滾珠般的墬下來……

她淚眼模糊的拉開匣蓋，她看到了五顆閃閃生光的珠寶，也看到了兩只酒杯……

她看得很眞確，她彷彿看到了愛己如命的老父。

突然，她兩個淚眼睜得大大的！

她憂傷的臉上湧上了驚異之色！

她是怎麼了？

＊　＊　＊

聽雨樓。

柳花花已經喝得差不多了。

若非白霜霜比他會喝，而且幫著他喝，恐怕他早就躺下去了。

本來，他不會這樣喝的，他喝酒從來不會喝到醉，他通常了不起喝到六分醉便不喝。

他認爲酒喝到那種程度是最美、最舒服的時候，整個人飄飄然的，彷彿羽化登仙，快樂如神仙；如果再喝下去，無疑變成了痛苦的事，不僅頭痛，胃也翻，而且入口的酒也走了味，彷彿喝苦藥般的難喝。

他除了在飛鷹堡，與司馬如虹、吃虧和尚、疤面道長四人在一起的時候，曾經一起醉過幾次之外，其他再也沒有醉過。

他永遠忘不了酒醉時嘔吐的痛苦，尤其是酒醒後，整個腦袋好像就要裂開一樣。

所以，他喜歡喝酒，却不喜歡醉酒。

可是，他現在早就超過六分醉了。

他仍然在喝。

因爲他知道司馬如虹此刻的心情。

他原本是個六十歲但看起來不到五十歲的英勇大漢，只不過兩天的功夫，他看起來却像八十歲的老頭子。

柳花花心如刀割。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也心如刀割。

所以他兩人雖然和司馬如虹一樣，都是第一次到白霜霜的聽雨樓來，却也忘形的猛吃大喝。

他們通常決不會這個樣的。

無論在什麼場合、什麼地方，除了飛鷹堡司馬如虹的房中之外，他們的樣子裝得比任何人還要嚴肅、還要尊貴，誰都看不到他們放浪的一面。

現在，他們比在酒樓，甚至是妓院靑樓的尋歡客還要瘋狂。

白霜霜知道他們的心情，她也知道他們此刻的心情最好就是能醉上一醉。

醉後雖然痛苦，可是醉的時候却能痲木痛苦。

她是主人，客人要醉，她自然也要

醉。

她已經放浪的偎在柳花花的懷裡發嗲了。

司馬如虹已經在唱歌。

歌詞模糊、歌曲走調、歌聲如狗叫。

吃虧和尚却拿著一雙筷子，在敲杯打碗的伴奏著。

疤面道長那頂金光閃閃的道冠已歪到耳邊，再歪一點便要掛到脖子上了，他閉著眼合著，司馬如虹的歌聲咿咿唔唔的哼著，兩片長而大的手掌叭叭的打著節拍。

可是他也跟吃虧和尚一樣，完全跟不上拍子，亂拍一通。

他的哼聲更慘，像豬在叫。

柳花花與白霜霜却沉醉在那歌聲裡，兩人閉著眼摟在一起，陶醉了……

這是瘋狂的一幕。

却也是江湖人純眞而坦率的一面。

人都有純眞的一面。

他們都是人。

突然，司馬如虹停住了歌聲。

吃虧和尚放下了筷子，而且也坐正了身子。

疤面道長把帽子扶正，一張臉板得像是誰欠了他錢似的冷漠。

柳花花與白霜霜也分開坐正。柳花花趕緊擦去臉頰上的胭脂朱紅，白霜霜拉平皺亂的衣襟，也理順散亂的鬢髮……

他們現在看來比誰都還要道貌岸然。

他們簡直就像聖人般的不可侵犯。

你如果向人說你曾經看見他們剛才的一幕，大概你說爛了咀、跳了河，只怕沒有一個人肯相信你。

人，爲什麼這麼虛僞？

只因爲人是活在虛僞的世界裡，所以人不得不虛僞。

他們又爲什麼突然變得如此神聖呢？

自然是因爲有人來的關係。

來的人是獨孤美。

「妳來得正好，我正耽心這十罈桃紅酒喝不完。」白霜霜把她拉到自已身邊坐下，一面爲她斟上酒，一面說：「來，讓我替妳引見，這位是司馬堡主……少林掌門……武當掌門……」

獨孤美一人敬一杯，毫不含糊。她微笑道：「對不起，我不是有意打斷各位的酒興，我實在是有些事情想向各位請教。」

她說著，從袖裡拿出小木匣子，送到柳花花面前。

柳花花接過打開一看，臉色倏然大變。

他隨即沈重的歎了一聲，把木匣放在桌上，兩眼望著木匣子怔怔發呆……

大家自然都把目光望去，可是看了半天，除了獨孤美之外，每人的臉上都現出了不解之色。

因爲木匣裡只是兩個小酒杯。

一只酒杯看來是全銀做的，通身發黑，顯然含有劇毒；另一只酒杯，則是紅銅做的，可是現在已經變形得很厲害，幾已不成杯狀，不過還可以看得出這只酒杯還夾含有銀漆，顯然在完好之時，它應該是外面全是漆銀才對。

白霜霜伸手想拿那個銅杯看個究竟，獨孤美却拉住她的手說：「那只銅杯也有毒，非常厲害的『牽機毒』，妳如果沾上一點恐怕就不妙了。」

白霜霜縮回手，嗄聲道：「牽機毒？那不是比『鶴頂紅』還要霸道的毒嗎？」

她掃視了大家一眼，含笑道：「妳三更半夜拿兩個有毒的酒杯給我們看，可是我發現除了花心蘿蔔之外，好像大家都不明白妳的意思，爲什麼妳不說給我們聽？」

獨孤美點點頭：「這兩只酒杯是從我爹的包袱中發現的，我原本以爲它和那五顆珠寶一樣，是司馬堡主酬謝家父的，所以始終不曾留意……」

柳花花苦笑了一下，接道：「其實我早該知道，妳爹想告訴我的問題，就在這酒杯上。」

司馬如虹聽得很仔細，却瞪了他一眼，沙啞道：「你爲什麼不把話說清楚一點？」

柳花花朝他笑笑：「只怕我說得太清楚，你大概會受不了，這兩只酒杯就是要毒死姬重生的。」

獨孤美望著大家吃驚的表情，緩緩道：「你們一定奇怪，既然這兩只酒杯是要毒姬重生，難道銀杯不會變色？怎會毒得成姬重生對不？」

「一點也不錯，」白霜霜說：「莫說要毒姬老頭那老狐狸，恐怕連白痴也毒不到，誰也知道銀杯變色就是表示酒中有毒。」

「可是這兩只酒杯却是有毒不會變色的酒杯。」柳花花淡淡的說了一聲。

「不可能，」疤面道長像貓被踩著了尾巴般的叫起來：「天底下那有遇毒不變色的銀杯？這兩只酒杯不都已經變色了麼？」

「有可能，」說話的是坐在他旁邊的吃虧和尚：「我突然想起來，多年以前有個天竺高僧曾來到中原，我曾聽他說過，在他們國家有一種毒是無味無色，連銀器也測不出。」

「是不是傳說中的『天竺神油』？」司馬如虹失聲問道。

獨孤美含笑道：「這種毒，據說是天竺國以前的孔雀王朝的一個妃子，爲了爭寵，而費盡千辛萬苦的提鍊出一種無色無味、銀器測不出的劇毒，用之毒死當時的皇后……」

「妳的意思是說這只銀杯塗有天竺神油？」司馬如虹凝注著匣中銀杯：「但是它爲何又變黑了呢？」

獨孤美道：「因爲那是被火烤熱的關係。」

疤面道長睜大了眼：「我明白了，那只銅杯也是因爲被烤熱的原因才變形，銀較銅耐熱，所以銀杯不變形……我還是不明白，銅杯如果外表塗上銀漆，同樣有防毒作用，妳方才不說是銅杯上的是牽機毒麼？」

「是呀，銀遇牽機毒一定會變色的。」白霜霜也滿懷不解：「這種東西如何用來毒姬重生？」

「問題是，那只銅杯漆的根本不是銀。」柳花花朝她咧咀笑道：「不是銀，自然不會變色了。」

「那究竟漆的是什麼？」司馬如虹湊前去細細看了一會，忽然叫起來：「那果然不是銀，那是錫，錫碰到毒自然不會變色。」

「可是它現在爲什麼變色？」疤面道長還是不明白。

柳花花瞪了他一眼：「那也是因爲遇熱被融化的關係。」

司馬如虹原本憔悴的臉色更加難看：「這種酒杯的確可以毒死任何人，可是它爲什麼有兩個？姬重生喝酒再會喝也用不著兩個酒杯，對不對？」

「這就是我要請教各位的了。」獨孤美咀中這麼說，眼睛却看柳花花。

吃虧和尚也望向柳花花：「如果這兩只酒杯是毒死姬堡主的，究竟是那一只？」

疤面道長叫起來：「還有一個更重要的問題，不管是那一個酒杯，它決不會長脚自己跑去毒死姬重生，對不對？」

白霜霜也跟著叫道：「酒杯當然不會長脚，自然是有人把酒杯預先放進去。」

大家突然不說話。

因爲大家在想：誰能把酒杯放進去？

最有可能的人便是天毒子獨孤惜。

＊　＊　＊

因爲獨孤惜是當今江湖中數一數二的玩毒高手，除了他，誰能想到用這種幾乎是天衣無縫的放毒手法？

更重要的是，當天的酒宴現場完全是他一人全權監視。除了他，還有誰比他更容易把酒杯預先放進去？

不是他，是誰？

除了柳花花之外，大家不約而同的把目光望向獨孤美。

「我想，最有嫌疑的應該是我爹。」獨孤美神色自若，從容不迫的說了一聲。

柳花花緩緩接她的口道：「我也想過，最沒有嫌疑的便是妳爹。」

「爲什麼？」說話的是疤面道長：「就因爲獨孤惜已被殺？難道你不認爲那是殺人滅口？」

柳花花嘖了一聲：「如果這件事是你做的，你會不會留書找我？你會不會留著酒杯當証據？」

「不會。」吃虧和尚搖搖那顆光得發亮的腦袋：「這種吃虧事情，連我吃虧和尚也不肯做。」

一句話，便把獨孤惜否定了。

接下去，誰最有可能？

大家把目光轉到司馬如虹身上。

司馬如虹原本慘白的臉色，忽然變得通紅。

那種臉紅，並不是喝酒而紅的，司馬如虹喝酒從不臉紅，他喝得愈多，反而臉色更白。

那他此刻爲何臉紅？

是氣紅的。

人在非常生氣的時候，通常都會臉紅脖子粗的。

所以此刻的他不僅臉紅如柿子，就連脖子上的青筋也氣得像蚯蚓般的蠕動著……

因爲如果獨孤惜沒有嫌疑，那麼最有嫌疑的人自然就是飛鷹堡裡面的人了。

司馬如虹身爲飛鷹堡之主，堡裡出了內奸，他怎不氣得渾身發抖？

那個內奸是誰？

「除了春明望之外，我再也想不出誰最有嫌疑了。」司馬如虹的聲音在發抖：「可是我怎麼想也不敢想會是他，他幾十年來表現的是那麼忠心；我說一，他決不會答二，我說東，他決不會往西……我對他，甚至要比對自己的兒子還要好，他怎麼可能做出這樣的事情？怎麼可能……」

說到最後，不但臉紅，連眼睛都紅了。

大家沈默著。

因爲大家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一個人，如果碰到了自己平時最信任、最愛護的人竟然做出背叛的事情，那種感覺恐怕不只是憤怒而已，就好像忽然發現了自己愛得要死的老婆偷人一樣，除了憤怒之外，還有那比殺了他還難過的痛苦！

憤怒！

痛苦！

這就是司馬如虹此刻最强烈的感受。

背叛，不管是誰背叛誰，好像是很早就有的事，而且也不是一件稀奇的事。

所以，如果春明望背叛了司馬如虹，他絕對不是第一個，而且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過度的憤怒與過度的痛苦，已使司馬如虹有承受不住的感覺，他顫抖著斟酒的手，酒杯斟滿時，桌上已溢出了不只一杯酒，柳花花歎了一口氣，握住他的手，目光烱烱的注視著他，生硬的道：「只怕，只怕春明望並不是做這件事的人。」

「不是他？還會有誰？」司馬如虹睜大著眼睛，眼睛裡已佈滿著紅絲。

柳花花沒有答話，他只是烱烱的注視著司馬如虹；司馬如虹也注視著他，他發現柳花花那灼灼的目光裡，竟含有著深沉的痛苦，他困惑的抖動了一下喉結，艱辛道：「我，我不明白……」

柳花花冷冷打斷他的話，一字一字道：「你很快就會明白，但是無論是誰做那件事，你必須先答應我一件事。」

司馬如虹緊緊的注視著他，他似乎想在他臉上看出些什麼……

艮久，他頹然搖搖頭：「我從來不曾拒絕過你，有嗎？」

「沒有，你從來沒有拒絕過我，你每一件事都答應我。」柳花花忽然很用力的握著他的手：「這件事你更要答應我，你一定要挺住！」

說完，他長長吐了一口氣，臉上一片近乎冷漠的平靜，忽然緩緩道：「梅姑娘，外頭風大露水寒，妳爲何不進來喝杯酒暖暖身子？」

他這話不是對屋子裡的人說的，大家有點茫然的四下望了望；可是他們很快就明白了，因爲他們已經看見一個人自窗外如風般的緩緩飄進來。

那人好美，美得像座石雕美人。

獨孤美不認識她，可是她很快就知道那人是誰了。

烈女劍梅姬。

除了像她這樣美的人，誰還能與白霜霜在當年被稱爲「武林雙姝」？

大家都沒開口，因爲他們實在不知道，梅姬此刻來究竟想幹什麼？

（未完・五）

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竹蘭君、拂琴與冷戰三人在趕往良鄉縣城途中遭遇伏擊，幸得覃小蝶帶領黃蜂門下及五鐵衞等人及時趕到，方能將敵人殺盡。除冷戰一人重返太原外，其餘人等均前赴少林。首先，拂琴與竹蘭君女扮男裝到少林寺進香並查探了眞大師的下落，但反與一中年和尚大打出手，而令人詫異的是其他和尚進攻她倆時都不是運用少林武功，且神情呆滯，似遭人以藥物控制，難道少林寺已爲魔道所霸佔？二人唯有會合覃小蝶再夜探少林，但却發現黑夜中的少林寺竟然燈火通明，如同白晝，加上守衞森嚴，根本無法潛入，三人唯有……

誤中機關　有若困獸

拂琴嘟着嘴道：「小姐心存慈悲，只怕別人不是這般想法。」

她們交談沒有幾句，屋面之上已經站滿了少林和尚，其中一名老僧越衆而出道：「原來是覃谷主，久違了，」一頓接道：「谷主必然有事要見掌門師兄了，何不由門下弟子傳報，避免這場誤會。」

這位老和尚是名列少林三老的藏經閣住持了欲大師，他分明瞧到兩名少林弟子被殺，却只說這是一場誤會，而且他神色悽苦，臉帶憂憂，顯然，這位少林長老，可能已被魔徒所挾持。

覃小蝶見了欲大師身後，立着一胖一瘦兩名大漢，他們雖是身着僧衣，却顯出一份慓悍的神色。

他們必然不是和尚，可能就是挾持了欲大師之人，老和尚能够站出來說話，他的勇氣已經不錯了。

以覃小蝶的智慧，她是能够猜出了欲大師的心情的，他瞧到覃小蝶，無異迷失方位的航海者，忽然發現了一盞明燈，他勇敢的站出來，是對她寄以無限的期望。

覃小蝶淡淡一笑道：「咱們的確是來求見貴掌門的，但貴寺弟子却不願通報……」

了欲大師身後的兩名大漢忽然身形一晃，已經搶在老和尚的身前，身材較胖的哼了

一聲道：「掌門正在閉關，三年之內不見外人，妳走吧，看在妳是本寺的朋友，傷人之事咱們不再追究。」

覃小蝶道：「閣下好胸襟，不過咱們不遠千里而來，爲的是求見少林掌門，目的還沒有達到，怎能就此一走！」

身材較瘦的大漢冷哼一聲道：「怎麽，妳想耍狠？須知少林寺今非昔比，妳再不走後悔就來不及了！」

拂琴撇撇嘴道：「就憑你們這些假和尚也敢在少林寺興風作浪？你過來，本姑娘要給你一點教訓。」

瘦個子勃然大怒道：「不知死活的東西，給我殺！」

拂琴直接了當的說他們是假和尚，惹起了這般魔徒的殺機，但黃蜂谷名震武林，聲勢之強，已駕凌各大門派之上，瘦個子不敢單獨應戰，這才揮衆出手，想恃人多取勝！

但少林門下多存觀望，眞正參與圍攻的，不到總人數的兩成。

就這樣，覃小蝶等仍然以一敵十，在人數上不成比例。

不過她們三人都是身負奇學的絕頂高手，敵人雖多，只是一羣土鷄瓦狗罷了。

再說，那些觀望不前的，才是眞正少林弟子，參與圍攻的，多半是魔教門徒。

因此覃小蝶三人不再顧忌，身形同時暴起，展開了一場兇狠的搏殺。

覃小蝶使劍，拂琴使槍，竹蘭君用的是鐵琵琶，她們下了狠心，出手絕不留情，雙方甫一接觸，魔徒就鷄飛狗跳，簡直不堪一擊。

經過一陣瘋狂的惡鬥，這座萬衆景仰，寶像莊嚴的古寺，幾乎令人不忍卒覩，鮮血染着它的屋脊，屍體四處散落，原是佛門聖地，已經變作人間地獄了。

此時屋面之上除了覃小蝶等三個，再也瞧不到一個穿僧衣的了，拂琴撇撇嘴道：「魔教興風作浪，但也不過如此，小姐，咱們殺進去。」

覃小蝶道：「魔教如果只有這點技倆，他就不能控制少林寺了，現在鐘聲不鳴，整個寺院一片死寂，妳知道他們在作些什麽？」

竹蘭君道：「也許有很多危險在等着咱們，但不能就此作罷。」

覃小蝶道：「那是當然，我只是叫妳們不要掉以輕心罷了。」

月色不太明朗，下面天井只有很小一部份目力可及，她們躍下之際，如果暗影中萬弩齊發，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覃小蝶向下面打量一陣道：「右方是神殿，咱們全力向那兒急衝。」她對竹琴二人打了一下手勢，嬌軀一閃，便已向神殿衝去。

弦聲震耳，強弩破空，颼颼之聲不絕於耳，果然不出覃小蝶所料，只是她們身法太快，雖是萬弩齊發，對她們却沒有絲毫傷害。

祇不過她們剛剛脚踏地上，忽然感到脚踝一緊，她們知道已經中了賊人的暗算，但

暗器四飛，八方攢射，爲了撥打這些暗器，連查看一下的機會也沒有。

所幸她們已經運起護身罡氣，週圍一丈以內，滴水也難潑入，加上她們以兵刄撥打，暗器雖多，却傷她們不得。

只是繼續這樣下去終非長策，被人拴着就是階下之囚，魔徒可以變着法子來整她們。

不久暗器停止攻擊了，一股奸笑之聲跟着傳了過來，道：「這當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久違了，覃谷主。」

覃小蝶擧目向發聲之處一瞥，見暗影中走出一羣身着俗裝的匪徒，領頭的是終南惡客東門亮，他身後跟着假道士吳宮，白髮妖婆晉衣秋，兩側是獨角神魔古均，三眼鷹王巢翊。

覃小蝶冷哼一聲道：「閣下的命倒是長得很……」

東門亮道：「谷主沒有聽說禍害一千年這句話麽？所以妳不必替在下担憂。」

拂琴道：「替你担憂？不要自我陶醉了，東門亮，連活佛都吃你的肉，還有誰會可憐你？」

東門亮聞言一怔，一時之間還想不明白拂琴在說些什麽，虧得假道士吳宮瞧過濟公傳，知道濟公活佛喜愛吃狗肉，於是告訴東門亮道：「主人：她罵你是狗。」

東門亮勃然大怒道：「賤婢落在大爺的手中，居然還敢出口傷人，看大爺怎樣消遣妳！」

拂琴道：「終南惡客東門亮也算是一號人物了，你如果有種，就放開咱們公平一搏。」

東門亮嘿嘿一笑道：「那多費事，只要餓妳們十天半個月，叫妳仰着難道妳還敢趴着？哈哈……」

東門亮等走了，却留給她們一份難堪和屈辱，她們如是當眞無法脫身，便會餓得筋疲力盡，那時……

自然，她們不會這麽傻，不會當眞俯仰由人的。

不過終南惡客必然會想到這些。

他可能會防範她們自殺。

又如若她們連自殺的最後機會也失去了呢？

這三位不尋常的女郎，此時在默默相視，她們全都知道彼此在想些什麽，但誰都不願說它出來。

良久，覃小蝶吁了一口長氣，再低頭向脚上瞧去。

一塊厚厚的鐵環，箍在雙脚的足踝之上，鐵環連着一條極短的鐵鍊，另一端繫着一塊兩尺見方的鐵板。

這像是捕獸機，她們三位嬌娃，此時都成了野獸。

放眼瞧去，整個地面都放置着張開的鐵環，無論落脚何處，都難免這一噩運。

以她們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脚下帶着兩尺見方的鐵板，依然可以跳躍，行動雖是有些不便，總比困在此地任人宰割好多了。

但那些鐵板是由一條短鍊連在一起的，牽一髮而動全身，任是何等之人，也不可能帶着如此多的鐵板行動！

不過她們並未絕望，因爲覃小蝶的手中，正握着一柄削鐵如泥的寶劍。

「師嫂！用妳的神龍令試試。」

「好的。」

覃小蝶默運神功，神龍令立即泛起一片紅色的晶芒，然後玉手急揮，傳出噹的一聲脆响。

這一劍足可橫掃千軍。

這一劍足可洞山裂石。

但她這氣勁排空，無與倫比的一記痛擊，所收到的效果，只是那噹的一聲脆响而已。

她呆了一呆，神色平淡的一笑道：「不簡單……」

竹蘭君道：「師嫂，妳是在說誰不簡單？」

覃小蝶道：「自然是魔教了，他們能够弄到如此衆多的地極鋼母，其中必有能者。」

竹蘭君道：「這箍着咱們的是地極鋼母？」

覃小蝶道：「應該是的。」

竹蘭君嘆口氣道：「咱們黃蜂谷縱横天下，想不到會栽在這裏。」

拂琴道：「不要灰心，竹姑娘，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也許咱們會想到脫困的法子。」

覃小蝶忽然以傳音詢問竹蘭君道：「師妹：妳的眞力能不能傳到右足？」

竹蘭君道：「相信可以的，師嫂之意是……」

覃小蝶道：「妳先告訴我，妳右脚的脚指，是否能够運用自如？」

竹蘭君道：「能。」

覃小蝶道：「他們設下這個陷阱雖是毒惡，但百密却有一疏……」

竹蘭君道：「哦，師嫂是說咱們有脫身的可能？」

覃小蝶道：「不錯，地極鋼母咱們弄它不斷，但它的鉸鏈却不甚精密……」

竹蘭君道：「我明白了，有一個鉸鏈較遠，必須用脚才能鈎到，可是……」

覃小蝶道：「我知道師妹的意思，咱們既然無法弄掉這些鐵箍，只好暫時帶着它了，待回到黃蜂谷再想法子。」

竹蘭君道：「好吧。」

她們每人都有兩隻腿，但她們每隻玉腿之上都有一個鐵箍，還帶一塊兩尺見方的鐵板，只有一個人例外，那是竹蘭君。

她的右腿受了傷，治療以後却左腿短了一截，因而她在跳躍之時，必然只以左脚着地，那麽她的右腿就自然成爲漏網之魚了。

脚下的鐵板都有鐵鍊連住，必須解掉有關的鉸鏈，她們才能行動，其中一個距離較遠，只有伸長竹蘭君那條尚能活動的右腿，才能達到鉸鏈的位置。

自然是有人在暗中監視她們的，那只是偶然瞧看一眼而已，獸入陷阱，鳥在樊籠，還怕她們逃掉不成？

入夜之後，監視更鬆懈了，她們開始解脫鉸鏈的工作，雖是頗爲不易，她們畢竟成功了。

竹蘭君抹了一把冷汗道：「師嫂！咱們衝。」

覃小蝶道：「妳不調息一下？」

竹蘭君道：「適才只是緊張，我並不累。」

覃小蝶道：「咱們一旦行動，必然會驚動魔徒，師妹以蜂兒開路，拂琴讓牠們斷後，這樣咱們才能萬無一失。」

於是她們首先躍出那座佈滿陷阱的大殿，再飛身撲上屋面，只是不管她們的武功如何高明，如今每隻脚拖着一塊兩尺見方的沉重鐵板，除了行動需要費力，也難免發出很大的音响，自然會驚動敵人了。

好在有黃蜂替她們開道，阻敵，終於順利的逃出了險地，不過問題又來了，三個千嬌百媚的大姑娘，脚下竟然拖着一塊大鐵板，在別人眼中，她們是刑部大牢逃出的要犯，還是馬戲團在當街表演？

不管怎麽說，這不只是笑死人，也羞死人了，叫她們怎能在人前出現？

總算她們的運氣還不太壞，在路上遇到了黃蜂弟子，領頭的是追魂銀蝶曹莪，她不放心谷主，才率衆連夜馳援，及見覃小蝶等這般模樣，不由愕然道：「谷主！妳們這是……」

拂琴煞溢眉宇道：「該死的東門亮，他竟敢暗算咱們，以後……」

曹莪道：「別管以後了，先弄掉這勞什子再說。」

拂琴道：「如果能够弄掉，還會等到現在？」

竹蘭君道：「這是地極鋼母所鑄，寶刀寶劍都傷它不得，咱們只好先回谷再說吧。」

曹莪道：「也只得如此了。」

劉正風道：「谷主！縣城南門外有一家騾馬行，屬下去弄一輛馬車……」

覃小蝶道：「好，快去快回。」

劉正風果然弄來了一輛雙轅馬車，覃小蝶、竹蘭君、拂琴均坐入車內，由劉正風，西門冬駕駛。

他們日夜趕程，向黃蜂谷急趕，只希望在路途之上不要出什麽差錯。

黃蜂谷實力強大，放眼江湖，除了天慾魔教，再也找不出能够與他們並列的門派。

雖然覃小蝶等三人，脚上鉗着一塊沉重的鐵板，她們仍有一戰之力。

何況追魂銀蝶曹莪率領着六十餘名黃蜂弟子，是一股堅強無比的實力，還有近千隻黃蜂，二十頭神鷹，除非不想活了，誰敢找他們的麻煩？

他們果然一路平安，沒有發生絲毫意外，及到達秦嶺之時，情勢突然變得險惡起來。

秦嶺山高林密，原是一個險惡的山區，昔人有詩形容它「雲横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要通過這兒的確十分不易。

這天他們到達太白山的東麓，在前面開道的弟子忽然發出一陣急嘯，神鷹盤旋空際，鳴聲悽厲而勁急。

劉正風手腕一緊，停下馬車道：「稟谷主！前面有埋伏。」

覃小蝶道：「前面的隘口是咱們必經之地，賊人必然阻絕險道，在隘口之前佈陣等候咱們了。」

她語音甫落，開道的弟子已經奔了回來，在車前雙拳一抱道：「稟谷主！賊人以木石阻絕隘道，並在隘口之前佈下龐大的陣勢……」

覃小蝶道：「說下去。」

那弟子道：「他們的人數不會少於三百，在隘口排成一個方陣，方陣的中央，有一長列布幔，它後面隱藏着什麽，咱們無法瞧到。」

覃小蝶道：「還有麽？」

那弟子道：「咱們能够看到的就只這些。」

覃小蝶揮退那名弟子，再扭頭對曹莪道：「派五隻鷹兒去抓掉那些布幔，咱們要知道它的後面隱藏的是什麽。」

曹莪道：「屬下遵命。」身形一轉，忽然發出一股嘯聲，盤旋空際的神鷹，立有五隻向方陣衝去。

方陣中的魔徒，對神鷹早有戒備，一見牠們俯衝下擊，迅即使用各類暗器招呼，其中以火龍彈最爲歹毒。

投擲火龍彈的魔徒，都具有極高的身手，如非神鷹那等捷逾流星的速度，必然難逃他們的毒手。

布幔終於扯掉，一陣嘹亮的鷹聲，牠們已回到空際去了，但那方陣之內，却呈現一片怵目驚心的陣容。

三十具鐵甲，一百名白痴，這般武功極高，神智被人控制的高手，雖是面臨神鷹下擊，全場騷動的場面，他們像局外人一般，連眼珠都沒有轉動一下。

覃小蝶等已經離開馬車，在一個隱秘的高處查看，一向沉穩如山的覃谷主，也不由眉峯一皺。

拂琴道：「小姐！少林寺內也有這樣的白痴，他們不知疼痛，不懼死亡，一旦被他們纏上，除了將他們完完全全的殺死，就無法擺脫他們的糾纏。」

覃小蝶道：「這當眞是一項麻煩，看來咱們要冒一點危險了。」

追魂銀蝶曹莪道：「咱們不怕冒險，谷主但請吩咐就是。」

覃小蝶道：「妳將所屬弟子分爲四個小組，由四個不同方位向魔徒展開攻擊，咱們的原則，是先消滅他們的外圍，使鐵甲人及白痴無人指揮，他們就不足爲懼了，記住，先以黃蜂鷹兒打頭陣，待他陣容大亂，然後乘機痛擊。」

曹莪道：「是。」

覃小蝶道：「好，妳去吧。」

曹莪將六十餘名弟子，分作十五，六人一組，指定其中一人爲組長，並解釋了作戰原則及如何攻擊。

於是這場別開生面，而又慘烈無比的搏殺展開了。黃蜂弟子在鷹蜂相助下，雖是以寡擊衆，仍能追奔逐北，取得絕對的優勢。

此時所有黃蜂弟子，已經全部投入戰鬥，只有覃小蝶、竹蘭君、及五婢五衞在高處觀戰。

覃小蝶忽然面色一沉道：「出來吧，各位，既然已經來了，那又何必藏頭露尾呢！」

聽口吻，她是發覺有人悄悄接近她們了，以覃小蝶那身卓絕的功力，她必然不會無的放矢。

的確，是有人接近了，由於覃小蝶武功太高，江湖上名頭太响，是故他們不敢用鷄蛋去碰石頭，自尋死路。

（未完・三十五）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一）

出術治鬼　灰飛烟滅

前言

電影飯難吃，這一句老話，通常老話之所以能够成爲老話總有一定的根據。

八年前初吃電影這碗飯，對這句老話多少仍然有些懷疑，到今天，却是每一家都掛在嘴邊。

只有眞正吃過電影飯的人才知道這碗飯是怎樣難吃的。

最令人感慨的是身受其苦的電影人大都未發跡之前，許多志願理想承諾，到一朝得志，那種完全拋諸腦後，而且語無倫次。

這種人近年來看得實在太多，接觸的也實在不少，感覺巳接近痲木。

也所以，對有心要吃電影飯的朋友我總是婉言相勸，尤其是要做編劇的。

劇本也就是一劇之本，可見其重要，然而編劇在大部份電影從業員的眼中，可以說微不足道，特別在劇本完成到了手之後。

做一個編劇並不容易，對電影必須有一定的理解，文筆固然要流暢，還要有不錯的口才，因爲有些人看是看不懂的，必須要口說才明白。

此外，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必須有一定的創造能力，這年頭東抄西襲是不可能的了。

具備這許多條件才可以做一個編劇，地位與酬勞却是絕不成比例的。

也許很多人都認爲可以忍受，但可以告訴你們，耐性有我這樣好的人並不多。

若是連我也認爲難以忍受，能够忍受的人相信巳很少。

「殭屍先生」由一無所有到劇本完成，前後差不多半年，之所以能够帶動潮流，絕非僥倖。

這篇小說，是根據第一稿的劇本改寫，沒有增減，目的也就是讓讀者知道，第一稿所提供的東西，沒有增減，到底有多少。

這也是以後一系列殭屍小說的開始。

× × ×

月黑風高。

荒郊一片陰森恐怖，蟋蟀的叫聲，貓頭鷹的叫聲，所有令人聽來都毛骨悚然，秋生却是無動於中。

不因爲他年青，也不因爲他是茅山師父九叔的徒弟，只因爲到現在爲止他還沒有遇上什麼令他覺得是恐怖的事情。

他一路走來很輕鬆，一直到他踢着了什麼。

那到底是什麼他實在不知道，他們在看天上的黑月，脚下便踢着了。

那東西硬硬的，他險些也絆倒，划手划脚，好容易才站穩身子，然後他聽到了一下呻吟聲，循聲望去，便看見了一個老頭兒。

那個老頭兒一身白白的衣衫，滾跌在地上，頭縮着頸縮着，一雙手不停發抖，在地上爬動，爬起來又跌下，看樣子可憐得很。

秋生完全不知道那個老頭兒什麼時候出現，看見踢翻了這樣的一個老人家，心裏實在難過，慌忙走過去，一把扶起來。

「老伯，沒事吧？」

「骨頭總算還未散開。」老頭兒嘴唇哆嗦着。

「對不起——」秋生一陣歉疚。「方才我眞的看不見你老人家。」

老頭兒把手一擺。「我們這種老鬼，有什麼人會放在眼內。」

「老伯，我可是眞的無意這樣。」

「那是我有心好了。」老頭兒搖頭歎氣。「我們這樣老鬼，當然是碍手碍脚的了。」

「老伯，你這樣說，我心裏難過。」

秋生心裏的確覺得很難受。

老頭兒看來也實在太可憐，皮包着骨頭，一臉都是皺紋，眼睛枯陷，疏落的白髮風中飛舞，身子老是在發抖，嘴唇也老是在哆嗦。

「算了，年青人——」老頭兒終於爬起來，兩條腿彈琵琶的，抖動着一步一步移前。

秋生不由追前去。「老伯，怎麼這麼晚了你還不回家去？」

「現在不是回去了。」老頭兒縮着脖子。「就是人又老，力又衰。」

說着他身子一歪，差一些又摔倒地上，秋生連忙一把扶着。「老伯，我孭你回去好了。」

老頭兒一笑，道：「好心不一定有好報的。」

「是我自願的。」秋生也是心裏話。

「是你自願的啊。」老頭兒笑得更開心。

秋生隨即蹲下身子，才蹲下來，老頭兒便一隻青蛙也似一躍而上，扒倒在秋生背上。

秋生那刹那幾乎一跤摔倒地上，老頭兒看來瘦瘦的，那知道竟然那麼重。

老頭兒雙手搭上，從秋生頸旁搖頭出來，笑問：「年青人，怎樣了？」

他的笑容很奇怪，秋生現在若是看見，一定會發覺不妥，可惜他沒有。

「是重一些，但可以支撐得來。」秋生前行兩步，據實回答。

「我可是舒服得很。」老頭兒眉飛色舞的。

「老伯，你家在那兒？」

「過了這座山，再過一座山。」

「什麼？」秋生叫起來：「那豈非要跑到天亮？」

「不用等到天亮的。」老頭兒雙手之間突然多了一條狹長的白布，幪向秋生的眼睛。

白布落在眼睛上，突然又消失，那刹那，秋生只覺得眼前一花，前面道路上白烟迷漫，翻滾着向這邊湧來。

「怎麼突然間霧這樣大？」他有些奇怪。

老頭兒笑了。「不用怕，我會指點你的，走吧。」

秋生應聲孭着老頭兒前行。

「小心撞上樹，左轉。」老頭兒隨即叫一聲。

在秋生眼前與之同時出現了一株大樹，秋生連忙往一側避開。

「對了，右轉，再左轉啊。」老頭兒一疊聲的叫。

秋生不由自主左轉再左轉，他是怎也想不到他是孭着那個老頭兒在原地打轉。

那塊白布原就是鬼布，掩上了，秋生所見的便全是幻覺。

老頭兒的連聲「左轉」也是有意誘他打轉，受幻覺影响，他却是一無所覺。

那到底轉了多少個圈子，秋生没有細數，轉着轉着只覺得背上的老頭兒越來越重，自己却是越來越累，忍不住喘起氣來，額上也汗珠紛落。

到他氣喘如牛，汗流披面，老頭兒更得意了，「嘿嘿」的怪笑起來。

他一雙眼直勾勾的望着前面，所見只是一片烟霧迷漫，跑着跑着到底忍不住問：「老伯，還有多遠？」

「没多遠的了。」老頭兒怪笑。

秋生只有繼續往前行，汗水滾滾而下，滾進了他的眼睛，不由他眼睛連眨。

那實在不舒服，他探手拿汗巾，却拿錯了插住腰間的一張護身黃符，他的手並没有感覺，隨手抹去。

黃符抹在眼蓋上，一抹白灰便掉下來，一股清涼的空氣由眼睛透入，秋生不由自主打一個冷顫，眼睛同時又睜大。

他眼前的烟霧同時消失，所見仍然是最初遇見那個老頭兒的地方，不由得一呆，目光及處，隨即看見地上只有自己的影子。

那個老頭兒月光下怎麼没有影子？秋生就是最笨也知道到底是發生了什麼回事，偷眼一看那個老頭兒，只見老頭兒的陰陰森森的盡在笑。

「怎樣了，年青人？」老頭兒笑問。

秋生吃吃地想：「老伯，我很累，要歇一會兒。」

「好——」老頭兒一口答應。

秋生心頭大喜，蹲下身，將老頭兒放下，有意無意的橫移兩步。

老頭兒一隻青蛙也似的蹲在地上，瞪着秋生，仍然是一臉陰笑。

秋生再橫移一步，身子一弓，發足便跑，老頭兒與之同時一躍，正好躍落在秋生背上，將秋生摟個正着。

秋生脫口叫出來：「老伯——」

老頭兒陰笑着。「年青人，就這樣想將老伯丟下，太心狠了。」

秋生没有作聲猛一個後翻，背撞向地面，企圖將老頭撞一個狠狠的，那知道老頭兒半空中身子一縮，已離開了秋生的後背，這一撞，秋生便後背撞在地上，只撞得滋牙咧嘴，痛入心脾。

老頭兒身形一跳着地，又是一隻青蛙也似蹲着，瞪眼看着秋生站起來。

秋生忍痛偷眼看看老頭兒，一個身子面對着老頭兒倒退，越退越快。

老頭兒「嘿」地一笑，身子突然又躍起，正向秋生撲去，秋生伸手要擋，老頭兒已撲至，面對面雙脚一纏，雙手一箍，張口便往秋生面頰上咬去。

老頭兒嘴巴落下，一啜便縮回，秋生面上的肌肉隨着一彈又落下。

秋生大叫。

老頭兒應聲張開咀巴，只見口內一片漆黑，一顆牙齒也没有，他跟着一笑。「不用怕，老伯太老了，牙也脫光了。」

秋生驚魂甫定，怒從心起，挺着胸膛向路旁一株樹木撞去，還未撞到，老頭兒已扳着他的肩膀，凌空翻到他背後。

他的胸膛隨即撞在樹幹上，只撞得一陣血氣翻騰，幾乎没有窒息。

「年青人，要跟老伯耍手段，還差一點呢。」老頭兒「咭咭」的陰笑。

「你要怎樣？」秋生無可奈何的問。

「要你孭着我。」老頭兒雙脚一夾一扭，秋生身子不由得一轉。

老頭兒隨即騎馬也似一個身子不停的搖動，秋生不由得一匹馬也似往前奔。

他一面奔前一面叫，老頭兒大樂，搖得更急了。

前奔了數十丈，秋生一眼瞥見路旁一個石龕，供奉着一個土地公公，脚步立時一頓。

老頭兒只顧笑没有看見，發現秋生停下，雙脚又一挾，秋生馬上大叫一聲，一下子撲向路旁，撲在那個石龕上。

老頭兒發覺不妙的時候已經來不及，在他的眼中，一股毫光從土地公公上透出，經過秋生的身子襲來，立時觸電也似被彈起來，彈飛數丈，摔在地上！

土地公公隨即叫一聲，道：「還不快走——」

秋生立即醒覺，應一聲，一條狗也似跨過石龕，往前狂奔。

老頭兒一眼看見，大叫撲前，石龕上毫光再現，擋個正着，老頭兒驚呼一聲，身子倒翻，又是一隻青蛙也似蹲回地上。

毫光同時縮回去。

「眞的這麼厲害？」老頭兒眼睛左瞄右掃，探左手一試，石龕的毫光立時向左面暴長，老頭兒急忙縮左手，身子往右一側，再伸右手向前。

石龕的毫光隨即向右邊伸長。

老頭兒身子急忙縮回，目光及處，探手抓了一把綠葉，迅速變成了一頂綠帽子，向土地公公的頭上擲去。

「哎唷，綠帽——」土地公公一樣怕戴綠帽子，立時消去。

石龕上的毫光同時消失，老頭兒石龕上一躍而過，青蛙般一躍一躍追前。

× × ×

學茅山的人可以說没有不知道有九叔這個人。

九叔本來姓什麼，没有人知道，但他的精通茅山術，則是人所共知。

他做事也只求實際，不着重形式門面，這從他的屋子便可以看出來。

那與一般的屋子並没有分別，不過部份被用作義莊停屍放棺。

提起義莊，總令人有種陰森的感覺，九叔這個義莊表面却没有什麼陰森恐怖。

對秋生來說，能够回到這地方更就是最高興的一回事。

他一隻猴子也似竄到門前，撲倒在門上，雙拳亂捶，一面惶急的大叫：「九叔，九叔——」

門馬上打開，秋生一衝而入，雙手將門關上，再下門閂，才轉過身子，靠着門不住的喘息。

九叔看着他，在他身旁還有他的貼身徒弟文才。

這個人胖胖的身子，樣子看來有些傻氣，這下子看着秋生，更就像個傻瓜也似的。

他實在看不出秋生爲什麼這樣恐懼。

九叔似有所覺，花白的雙眉一揚，舉起右手，合指一算，側着頭，也不知在盤算着什麼。

文才看看九叔，又看看秋生，忍不住大叫一聲：「秋生——」

秋生大吃一驚，應聲：「什麼——」

他應得也很大聲，文才亦給嚇一跳，嘟喃一聲：「你是見鬼了，叫得這樣响，差一點給你嚇死。」

秋生不管他，衝到九叔面前道：「九叔——」

九叔很冷靜的笑笑道：「給文才說中了？」

秋生囁嚅着。「那個鬼麻煩得很，老是要我孭着他。」

「是不是很老的。」九叔笑問。

秋生一怔。「你老人家怎麼知道？」

「只有老鬼才要人孭着上路。」九叔搖頭。「你也算倒霉了，什麼不去惹，偏要惹上一個死老鬼，總算你吉人天相，那個老鬼是不會罷手的。」

文才插口問：「師父，老鬼是不是很厲害的。」

「厲害倒不一定，狡猾則是一定的，俗語也有說，人老就精，鬼老就靈。」

文才看看九叔，再問：「師父，那是你精一些還是他靈一些？」

「看看怎樣。」九叔老氣橫秋的，目光一掃。「你們還不去準備東西？」

秋生一驚。「他會追上門來？」

語聲未已，敲門聲音傳來。

九叔應聲張起來，一喝：「快——」

文才秋生馬上從九叔身旁衝過，却不是去準備捉鬼的東西，秋生一個虎跳，撲進旁邊的一具空棺材，隨即又探身出來，却是捧起棺蓋急忙蓋上。

文才也不慢，飛身撲到床上，一把拉過被子，大被幪頭，一個身子縮起來。

「你們——」九叔拉也拉不住，叫也叫不住。

敲門聲更响。

九叔目光一轉再轉，急奔到桌子旁邊去。

桌子上放着一盞油燈，櫈旁一個洗脚木盆，水裏放着抹脚布，九叔探手一把將木盆放到桌上，撈上抹脚布丟掉，再撲到牆邊，抓起了掛在牆上的一束柳葉連枝，手一捋，捋了一把柳葉在手，另一隻手抓起了旁邊几子上放上的一疊符紙。

他將柳葉撒在木盆內，再以油燈燃着符紙，回頭向那邊望去，只見門閂正在緩緩的移動。

一分神，符紙已燒到了手旁，九叔冷不防一痛，忙將符紙都塞進木盆水內，順勢攪動一下，再看門那邊，門閂已移盡。

九叔馬上捧着木盆搶上。

門立時打開，九叔把握時間，一盤柳葉符水潑出。

符水潑空，洒落地上。

九叔不由一呆，目光及處，只見那個老鬼一隻青蛙也似蹲在身前，頭才來到他的肚臍，那符水一潑，當然要潑空。

老鬼雙手一條白布，隨即抹向九叔的眼睛，九叔轉身一下避開。

白布抹空，化作白灰洒下。

老鬼把手一拍，陰聲陰氣的問：「是不是有一個年青人跑進這兒來？」

「哦——」九叔一時間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老鬼也不理會他，舉步走進來，左看看右看看，嘟喃着。「那個小伙子也眞是殘忍，丟下我跑掉。」

九叔這時候已鎮定下來，應聲：「這年頭的年青人就這樣，老兄一定很累的了，坐下來，喝杯茶。」

九叔隨即走到桌旁，一手拿起兩隻茶杯，一翻，右手劍指一併，虛空往右邊的杯子畫了一道符，指一落一點，那右邊的杯底便出現了一道珠紅色的符咒。

他放下杯，拿過茶壺斟茶倒下杯子，那有符咒的杯子立時冒出了一股烟來，一冒即散。

「喝茶——」九叔馬上轉身。

老鬼已不在他身後，他回望向左邊，只見老鬼已站在桌旁，一手拿起了那隻没有符咒的杯子，向自己一擧，一聲：「飲勝——」

九叔一怔，無可奈何的拿起有符咒的杯子，往老鬼一照，深深的吸一口氣，飲下去。

符水進肚子，一陣怪响，九叔一陣昏眩的感覺，脚步也浮動起來。

老鬼從容將茶喝下，得意的一笑，放下杯子，走過去探手敲敲放在牆脚下的一具新棺材。

九叔回身望去，眼前所見景物重重疊疊，昏眩的感覺越來越強烈。

他搖搖頭，右手再起劍指往眉心一按，一股清涼之氣透進，眼睛才一清，所見的景物也才回復正常。

他隨即再以劍指劃了一道符咒在右掌上。

那是五雷符印，劈鬼最凌厲。

他的脚步仍然有些浮動，一步一步走向老鬼。

這時候老鬼已來到了秋生藏身的棺材前面，似有所覺的陰森森一笑。

秋生棺材內同時一陣陰森森的感覺，由心寒出來。

老鬼陰笑着看看，探手正欲將棺蓋推開，九叔已從後面一掌拍來。

老鬼當眞是狡猾，早已看見九叔移前來的影子，及時鬆手轉開，九叔一掌便拍在棺蓋上，青烟冒處，棺蓋上便出現了一個五雷掌印。

那股青烟同時透過棺蓋直迫秋生面門，秋生是人，當然並無所覺，不受影响。

九叔也當然拍痛了手掌，把手掌移開，棺蓋上五雷符印已燒成，尤在冒烟。

老鬼看在眼內，也不敢再碰那具棺材，目光及處，移步向床那邊走去。

「原來床在那兒。」他是看見床上的被子在顫動。

文才一聽由心寒出來，擁着被子又是一陣發抖，一面不忘應一聲：「我不是秋生啊。」

老鬼聽着笑了，只要是年青人便成，是那一個他可不在乎。

他脚步跟着加快，九叔看在眼內，右手馬上再動劍指，虛空一畫符，指向燈蕊一挑，一團火馬上被他的劍指帶起來，他劍指一劃，那團火便化作火柱一道，向老鬼射去。

老鬼正將被子一角揭開，有意無意身子突然一轉，火柱正好從身旁射過，正射在文才的屁股上。

文才大叫，一下子從床上跳起來，一見老鬼，急忙跳下，三步併作兩步，走到九叔面前。

老鬼兩條腿抖動着追前，一面叫：「年青人，年青人——」

文才連忙搖手道：「我已經不年青的了。」

九叔就在這時舉起手，指頭往文才頂一敲，喝一聲，道：「還不將老伯孭起來。」

文才一呆。「什麼？」

「說什麼，快過去——」九叔再喝。

文才也不是第一次侍候九叔，當然明白九叔另有分數，却不由得還是面青，囁嚅着一聲：「師父——」

「師父自有分寸，千萬要鎮定。」九叔輕聲吩咐。

「我現在如何鎮定得來？」文才兩條腿抖過不停。

九叔接揮手。「去吧——」

文才回頭才看一眼，老鬼已青蛙也似一躍，躍到了文才身上。

文才如何閃避得開，苦着臉，看着九叔。

「不要讓老伯掉下來。」九叔再吩咐一聲。

老鬼「咭咭」地笑。「我會纏着他的了。」說着雙手箍着文才的脖子，身子一動再動，又笑笑道：「這個肉多，還要舒服。」

九叔乾笑。「去，不送的了。」

老鬼雙脚一夾，文才不由自主往外邊跑。

九叔隨即將門關上，一個箭步躍到棺材前面，將棺蓋推開。

一股烟從棺中湧出，秋生棺中嗆咳着一驚躍起，看見九叔，才鬆一口氣。

九叔板着臉，接喝一聲：「快動手——」

秋生往門外看一眼道：「師父，怎麽你也有心無力，讓文才孭着那個老鬼去送死。」

「胡說——」九叔冷笑。「不是師父有心無力，是那個老鬼太狡猾。」

九叔說着一面走到牆下拿符紙，柳葉枝。

「這如何是好。」秋生忙問。

「師父不像你們這樣沒義氣，有什麽風吹草動，馬上開溜。」

秋生苦笑着，道：「我就是担心現在再不追，那個老鬼也不知將文才趕到那兒去。」

九叔又一聲冷笑。「用不着你來担心，他們現在還不是在門外轉圈子。」

秋生疑惑的一看九叔，一個箭步竄到窗下往外望去。

九叔果然沒有說錯，文才正孭着老頭兒在門外空地上不停打轉。

「歷史重演了。」秋生回過頭來。

九叔一把符紙塞進秋生手中。「快——」一面將柳葉從枝上剝下。

× × ×

文才就像秋生，孭着那個老鬼不住的轉圈，他人胖更易累，一會便氣喘如牛，汗落如雨。

老鬼當然是樂不可支。

「千萬不要讓他停下來。」他大叫，雙脚不停的推送。

就在這下子，門突然打開，秋生孭着九叔從門內跑出來，跟在文才老鬼身後。

九叔一頭變得花白，額上也添了不少皺紋，外貌竟變得與那個老鬼接近，連動作也似。

秋生孭着他走了一圈，已追上文才，與文才並排往前走。

老鬼沒有在意，突然在意，雙脚一夾，雙手一勒，令文才停下來。

秋生同時停下。

老鬼目光落在九叔面上，脫口一聲：「奇怪——」

九叔同樣語聲態度，「奇怪——」雙脚接一縮，突然踏上秋生的肩頭。

老鬼以爲九叔是同類老鬼，有心示威，連隨亦一縮雙脚，躍上文才的肩頭。

九叔接一翻身，翻到秋生面前。老鬼有樣學樣，亦翻到文才面前。

九叔再翻身，秋生正好背脊一彎，九叔也就一屁股坐在秋生背上，以手托着腮，肘支着秋生的頭。

老鬼依樣畫葫蘆，文才却沒有秋生配合的好，頭被肘撞，背被老鬼屁股撞，苦不堪言。

九叔突然再凌空一翻。

老鬼亦一翻，九叔等的也就是這一刹那，把握機會，在老鬼翻身向自己的刹那反手一張符紙打在老鬼的後背上。

老鬼立時觸電也似震動起來，不由自主把文才摟緊，文才也有感覺，正要把老鬼摔下，九叔已大喝一聲：「把他抓穩，秋生怎樣做你便怎樣做。」

文才一看秋生，只見秋生抓穩了九叔雙脚，他連隨亦抓穩了老鬼雙脚。

老鬼拚命掙扎，但背上貼着符紙，力道裏緊，如何擺脫得了。

秋生隨即孭着九叔衝向門那邊，文才跟着做，老鬼知道不妙，掙扎不開，張口便咬，却是沒有牙齒，總是咬不穩。

文才的肌肉隨着老鬼的口咬一彈一彈的，雖然不痛，却是肉麻之極，唯有大叫壯胆，狂衝向前。

門內這時候已安排了一個大澡盆，滿載了柳葉符水，秋生在盆邊停下，一個翻身，將九叔背撞向地上。

文才同樣動作，正好將老鬼背撞進木盆柳葉符水裏。

柳葉打鬼，打一寸，縮一寸，再加上符紙的威力，老鬼掉進去之時烟飛霧起，扎手扎脚的痛苦狂叫。

九叔背撞在地上亦痛得失暈落魄，大叫起來，秋生這才省起，一把扶起。「九叔——」

「誰叫你來眞的？」九叔揉着腰。

文才那邊大叫：「你們看看我啊。」

他長得胖，難免笨拙，在木盒裏爬不起來，手忙脚亂。

九叔手一探，將文才一把拉起來，老鬼沒有隨着起來，一個身子像黏穩在盆底，手脚朝天亂動，凄厲的不住尖叫。

九叔連隨取過桌上準備好的一杯符水，灌進老鬼的嘴巴，一陣白烟即時從老鬼口內冒出，老鬼一個身子同時軟下來，聲音也變得低沉。

九叔雙脚左弓右箭，再擺姿勢，出劍指，喝一聲：「火——」

文才秋生雙雙將燈火送上，九叔劍指一挑，一條火柱直射進木盆內，「蓬」地一團烈火從木盆中冒起。

老鬼也就在烈火中灰飛烟滅。

文才秋生驚魂甫定，一齊進到九叔身旁。「師父本領，這個老鬼終於給你收拾了。」

九叔乾咳一聲，有些感慨的說道：「人老怕寂寞，要找伴兒，鬼老也是的，他還有一些爭強好勝的脾氣，更就容易上當了。」

文才接了一聲道：「師父就是懂得騙鬼。」

九叔反手敲在文才頭上。「還不去收拾妥當，早些睡覺，明天早上我們還要到茶樓跟任老爺談遷葬的事。」

文才應聲一望秋生，九叔已接上話。

「秋生可以回家去了，要不是你姑姑責罵下來……」

話還未說完，秋生已搖手。「我還是留在這裏好了，這個時候上路，再遇上一個老鬼，如何是好。」

「那來這麽多老鬼，明天早上你要看舖子。」

「總之，我一定要睡在這兒，不到天亮是不肯跑的了。」秋生也不再理會九叔，轉向文才。「我帮你一把。」

文才當然不會反對，九叔也沒有再勉強，他也不想多找痲煩，正如秋生說的，難保再遇上一個老鬼什麽，到時候跑回來求救，大家也不用睡覺了。

× × ×

九叔一向都守時，天亮便入鎭，帶着文才趕到雲來茶樓。

時間雖然尚早，茶樓内已有不少茶客，喝早茶原就是大多數人的習慣。

文才換過了一身光鮮的衣服，看來却還是有些傻氣，一進去便只顧望着那些捧過的點心，一副急不及待的表情。

看見空座頭，文才立即一屁股就坐下去。

「師父，這裏有位子。」再一望，他隨即揚手大叫，抬手道：「先來一籠子叉燒飽——」

九叔橫看他一眼。「茶還未叫便叫點心，你這是餓鬼投胎，吃遲一會不會餓死的。」

文才裝傻扮懵，只當作沒有聽到，九叔方坐下，一個小二便走過來。

「九叔，這麽早——」

「約了任老爺，所以早一些。」提到任老爺，九叔面上也彷彿多了三分光采。

在這兒，任老爺到底是一個有名望的有錢人。

「任老爺已經來了，他吩咐過見到你老人家便請你到樓上雅座去。」

九叔連忙站起來，伸手一拍文才。「還坐在這兒？」

文才給拍得一頭衝前，九叔亦連隨起步。

走到梯間，文才不由一聲：「這個任老爺也算尊重你老人家了。」

九叔心裏高興，臉仍板着。「這叫做禮貌，好像你們兩個，沒規沒矩，沒上沒下，記着，在家裏不要緊，你們怎樣稱呼也可以，一會在任老爺面前——」

文才搶着回答：「千萬不能叫你九叔，一定要叫師父。」

「還有，師父坐下的時候，徒弟便要站在師父身後。」九叔再叮囑。

文才接問：「那麽，徒弟坐下的時候呢？」

「混賬！」九叔喝一聲。

「是，九叔，不，不是，師父——」

文才恭恭敬敬的再一聲：「師父——」

九叔搖頭歎氣。

上到二樓，文才目光及處便嚷出來。「師父，你看——」

九叔循指望去，只見那邊坐着一個老頭兒一個少女，少女很漂亮，正在向老頭兒撒嬌。

那個老頭兒，九叔一眼便認出是任老爺，文才却不知道，搖頭歎息。「眞是一朵鮮花插在牛屎上。」

「是牛糞。」九叔不由糾正。

文才抓抓頭。「我就是不明白，糞跟屎有什麽分別？」

九叔低聲輕喝，道：「那個就是任老爺。」

文才恍然大悟的。「我明白了，話該說得動聽一些，應該是說，老尚風流是壽徵。」

這個人一向都喜歡賣弄學識，却是學識有限，說多錯多。

九叔聽着又罵。「是壽徵，不是壽微，你以爲是茶葉。」

任老爺這時候已看見他們了，聽到一些沒聽到一些，喜出望外的。「這麽巧，九叔你也是喜歡喝壽眉茶的？」

九叔一征，只有應一聲。「是的，任老爺。」

那個少女也就在這時候一牽任老爺的袖子，又撒嬌。「爹，好吧——」

文才一聽一伸舌頭，知道差一點又闖禍。

任老爺看看少女，又看九叔。「這是我的寶貝女兒婷婷，叫九叔——」

「九叔——」婷婷倒也聽話。

任老爺接擺手。「坐，坐——」

文才老實不客氣的坐下來，眼定定的看着婷婷，那裏還記得九叔之前的吩咐。

九叔看着一怔，輕喝一聲，道：「文才——」

文才應聲。「九叔，我明白完全是誤會了。」

九叔爲之氣結，任老爺聽着奇怪，隨口問：「什麽事？」

「沒事。」九叔搖頭。

任老爺目光轉向文才，道：「這位是——」

（未完・一）

上文提要：

鳳簫女知道江翠烟並非任雲秋的胞妹而是一個黑衣教的叛徒，但她却沒有揭發，而成全了江翠烟，春申君看在眼裏對鳳簫女十分感激……黃衣少女和任雲秋比門，任雲秋雖然可以打贏黃衣少女，但他却故意讓黃衣少女削斷他的長劍以保全她的顏面，黃衣少女見狀心中對他萬分感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四莊聯手　對付邪教

已經好得多了，那是還沒有完全復原了。

青松道人聽得暗暗吃驚，心想：「掌門人一身修爲，在九大門派中，也是數一數二的高手了，那晏天機練的是什麼掌法，竟有這般厲害！」

青雲道長於是不願多說，只是連連抬手道：「陳莊主諸位請。」

春申君還待謙讓，青松道人含笑道：「陳莊主諸位遠來是客，理應先請，不可客氣了。」

於是由春申君爲首的一行人由青雲道長、青松道人陪同，進入大門，穿過天井，再由左側長廊，一直來至第三進掌門人接待貴賓的大客廳，分賓主落坐。

兩名道人送上香茗。

青雲道長再次站起身來，朝春申君稽首道：「今晚若非陳莊主洞矚先機，要任少俠前來通知貧道，敝派早已被不肖叛徒出賣了，今晚若非陳莊主和各莊主率衆助拳，敝派和賊黨衆寡懸殊，也勢非死傷纍纍不可，貧道對陳莊主和諸位莊主，任少俠，實在衷心感戴，不可言喻……」

春申君道：「江湖同道，互助合作，也是應該的事，陳某等人，都是受黑衣教之害，團結才有力量，敵勢再强，也並不足畏，這是互助合作，道長不可再提感激二字了。」

「陳莊主這麼說了，貧道自當遵命。」

青雲道長輕輕嘆了口氣道：「貧道眞想不到黑衣教的聲勢，竟有如此壯大，網羅了這許多高手，尤其那副教主晏天機，此人來歷可疑，只怕不是他本來的姓名……」

青松道人心中一動，忍不住問道：「掌門人莫非已看出他的端倪來了？」

青雲道長頷首道：「他最後和貧道對的幾掌，使出來的『玄冰掌』，貧道使的是『離火掌』，這兩種掌力，如冰炭不相容，以對方和貧道的功力，幾乎相等，這一交上手，兩人非落個兩敗俱傷不可；但在咱們發出的掌力尚未交擊之前，他左手居然使出佛門神功來……」

青松道人吃驚道：「掌門人莫非傷在他佛門神功之下的？」

「不錯！」青雲道長徐徐說道：「貧道當時只當他左手擊來的一掌，只是普通掌力，並不在意，那知他施展的竟會是『般若掌』……」

「般若掌！」青松道人聽得大吃一驚，說道：「莫非他會是……」

他底下的話，忽然停住，沒有再說出口來；但大家都想到他要說的話是：「莫非他是少林寺的長老？」

少林長老，當然不可能去擔任黑衣教副教主，這話自然不能說出來了。

「般若掌」，正式的名稱是「般若禪掌」，在少林七十二藝中名列第三。

因爲練這種掌功，必須以禪功爲基礎，沒有數十年勤修苦練，無法練得成。因此少林寺規定，只有當了長老，才能練習。

這是少林寺的上乘功力，寺中長老練成「般若禪掌」的人，爲數也並不多，這樣高深的武學，也自然不會流傳出來。

難怪青雲道長會被他震傷內腑了。

春申君修眉微攏，說道：「道長這話不錯，黑衣教主門下弟子都戴了面具，晏天機只怕也不是他的本來面目了。」

金贊廷道：「江翠烟，妳是黑衣教主門下，知不知晏天機是什麼人？」

江翠烟粉臉一紅，說道：「小女子名義上雖是教主門下，實則從小由一個姓姬的嬷嬷帶大，武功則分別由幾個師傅傳授，平日也不和教中的人有什麼接觸，除了有事被派出來，也很少外出，這次小女子和兩位師姊，一起奉派撥歸晏副教主指揮，而且教中規矩森嚴，不是你份內的事，你不知道的，不准詢問，就是你問了，別人也不會說的，小女子並不知道晏天機的來歷。」

春申君點點頭道：「黑衣教倡亂江湖，如若馭下不嚴峻，教規不森嚴，他們包藏的禍心，豈不外洩了？」

青雲道長抬目道：「師弟，你如何被黑衣教脅迫的？」

青松道人臉上一紅，急忙欠身道：「小弟無能，今晚差點做了叛派罪人，還沒向掌門人稟報請罪。小弟是正月初三，去春華山莊作客，歸途被人在飲食中下迷藥，遭韓自元刧持，被迫服下了迷失心神的藥物，他命小弟回觀，率同觀中弟子，到南嶽廟右側聽候使命，差幸方才任少俠假扮章一虎，賜予解藥，神智才恢復清明。」

春申君道：「黑衣教網羅江湖上人，爲了怕你叛變，都要服下迷失神智的藥丸，在下沈兄、金兄、謝兄等人，當日也都被逼服下此種迷失心神之藥，幸虧雲秋身邊携有解迷丹藥，才不致迷失了神智，作他們的傀儡。」

「善哉！善哉！」青雲道長頷首道：「這就叫做人算不如天算，陳莊主幾位若是被他們迷失神智，敝教今晚就已落了他們的魔掌了。」

沈同道：「在下覺得黑衣教今晚雖鍛羽而去，但他們眞正的實力，並未受到嚴重損傷，只怕對貴派未必死心，必然會捲土重來，因爲黑衣教網羅江湖高手，崛起江湖雖然爲時不久，却已有如此壯大的聲勢，他們今晚侵犯衡山，就可乘勢滅武當，下少林，由南而北，橫掃武林，但他們做夢也沒料到會在衡山鬧得全軍盡墨，他們既然有志江湖，對今晚的折辱，自非報復不可，而且不來則已，再來必然會傾全力，非拿下衡山不可，否則他們就不想再在江湖出頭了，因此咱們也必須針對對方，早作安排，才能不爲賊人所乘。」

青雲道長點點頭道：「沈莊主此話極是，黑衣教崛起江湖，第一仗就出師不利，除非他們不想稱雄江湖，否則受了今晚這一打擊，敝教已成了他們橫掃江湖的絆脚石，他們自然要盡傾全力，非把我衡山派消滅不可。貧道認爲黑衣教既已正面和敝派爲敵，敝派也只有發出武林帖，揭發匪教陰謀，要各大門派主持正義，聯合討賊，才能和黑衣教抗衡。」

謝公愚道：「道長這法子不錯，由貴派傳出武林帖，各大門派自非響應不可。」

金贊廷道：「不是在下口快，各大門派近二十年來，在江湖上的聲譽，已經一

落千丈，原因就是各人自掃門前雪，有誰肯站出來替江湖排解糾紛？遇事存觀望之心，有門戶之見，黑衣教這把野火不放到他們門前，要想他們聯手合作，只怕不是易事。」

春申君含笑道：「金兄說的是，也許是實情，但如今黑衣教已經露出了猙獰面目，陰謀顛覆的，豈僅僅是衡山一派？大家如果再不團結一致，各大門派總會被他們分別擊破，兄弟認爲青雲道長望重武林，由衡山派發出武林帖，各大門派自會前來聚會，共同爲武林消除邪惡，正是武林同道應該共同肩負的事。」

陳康和道：「春華兄言之有理，各大門派目前雖是一盤散沙，但實力還是有的，只要有人登高一呼，大家自會羣起響應。黑衣教聲勢縱然壯大，也不足和各大門派相提並論，當年任盟主在日，各大門派不是都能團結一致麼？」

謝公愚道：「就是因爲任盟主不在了，才會讓黑衣教崛起江湖，有這樣猖獗的氣燄！」

剛說到這裏，玄通進來，朝青雲道長了一禮，說道：「啟稟掌門人，宵夜已經準備好了，掌門人可以請諸位莊主入席了。」

青雲道長微微頷首，一面站起身道：「諸位莊主，時間不早了，大家累了大半夜，想必腹中已經餓了，貧道要廚下準備了幾式素點，諸位去隨便用些，就該休息了。」

素筵擺在靜室右首一間廂房之中，茶餚雖是素的，却做很十分精緻，但却有兩大壺酒，由青雲道長和青松道人執壺作陪。

這是慶功宴，大家公推春申君坐了首席，其次是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鄷榮、任雲秋和江翠烟。

鄷榮請任雲秋要坐在他上面，任雲秋再一謙讓，不肯就席。

春申君道：「鄷兄，雲秋還是孩子，論年齡你比他長了十幾歲，不用和雲秋客氣了。」

鄷榮道：「陳莊主，江湖上論藝技，不論年齡，兄弟對任少俠佩服到五體投地，這一席，任少俠非上坐不可。」

任雲秋道：「鄷老這話，在下不敢當，鄷老如果不棄，在下就認你作老哥哥，不知鄷老意下如何？」

鄷榮聽得雙眼圓睜，喜道：「任少俠要和鄷某結爲兄弟？」

任雲秋道：「鄷老名滿江湖，豪氣干雲，正是在下最欽佩的人，所以想和鄷老結個忘年兄弟，鄷老同不同意？」

春申君坐在上首，看得暗暗點頭。

「哈哈！」鄷榮伸出蒲扇大的手掌，一把握住了任雲秋的手，握得緊緊的，一面大笑道：「同意、同意，任少俠不棄，咱們這兄弟是結成了，陳莊主，兩位道長，諸位莊主給咱們作個證，鄷榮痴長你幾歲，就不客氣叫你任兄弟了。」

任雲秋連忙朝鄷榮抱拳作了個長揖，說道：「小弟任雲秋給你老哥哥見禮。」

鄷榮喜形於色，大笑道：「鄷某有你這樣一個小兄弟，當眞高興極了。」

大家也紛紛給鄷榮、任雲秋道賀。

任雲秋含笑抬手道：「老哥哥，現在你總該坐在小弟的上首了？」

「原來你是要我坐這個位子！」鄷榮哈哈一笑，點頭道：「該、該，老哥哥這回不和你客氣了。」

大家坐落之後，青雲道長手執銀壺，先給春申君面前斟滿了酒，然後依次斟酒、舉杯道：「貧道代表衡山派，謹以水酒一杯，奉酬陳莊主諸位高誼，敬諸位一杯。」

說完，一口喝乾了。

春申君等人一齊站了起來，和他對乾了一杯。

青雲又執銀壺，走到鄷榮、任雲秋二人身邊，給兩人面前斟滿了酒，說道：「貧道這杯酒，祝賀鄷老施主，任少施主在破敵之後，義結金蘭，這意義十分重大，貧道無以爲敬，先乾爲敬。」

說完又舉杯一飲而盡。

鄷榮、任雲秋也一起乾杯了。

接着大家回敬青雲道長，又紛紛向鄷榮、任雲秋兩人敬酒。

沈同舉杯道：「這位姑娘棄暗投明，出汚泥而不染，可說是一位女中豪傑，大家都應該敬她一杯，江姑娘，沈某先敬妳一杯。」

江翠烟雙頰飛紅，站起身道：「小女子不會喝酒。」

沈同道：「那就少喝一點好了。」

大家接着也紛紛致賀。

這一席酒，大家吃得賓主盡歡，接着由兩名道人送上一鍋稀飯，和幾式素點，這一鬧差不多快近五更天了。

青雲道長早已命玄通替大家安排好靜室，席散之後，就各自回房休息。

第二天，青雲道長親自寫了幾封給各大門派掌門人的信，並由衡山派出面向江湖同道，傳出了武林帖，定五月初五日在衡山集會。

中午，是衡山派正式公宴春申君等五位莊主。素齋設在第二進大殿上，一共是品字形三席，正中間一席，是春申君陳春華、游龍沈同、謝公愚、金贊廷、陳康和，由青雲道長、青松道人作陪。

左首第二席是鄷榮、江翠烟、陳少華、謝雨亭、陳福，由衡山派首大弟子玄通作陪。右首一席，却不曾坐人。

左右兩廊各有六席，躍龍莊、弓箭塘、羅漢莊四莊莊丁。

酒過三巡，青雲道長由玄通陪同，親自至兩廊席上，向四莊莊丁敬酒，並致慰勞和感謝之意。

四莊莊丁聽說衡山派掌門人親自前來敬酒，紛紛起立，和青雲道長乾杯。

等青雲道長回到中間席上，玄慧率領十名持劍道人押着昨晚拏下的黑衣教矮路神令狐宣和湘西七怪老二祁辛、老四沙友德、老五來得順、老六尚在周等五人，這五人各自被反剪雙手，由兩名衡山派弟子押着一人，來至席前。

玄慧朝青雲道長躬身道：「啓稟掌門人，黑衣教五個護法，押到了。」

青雲道長站起身，走到矮路神令狐宣等五人面前，伸出一隻修長右手，五指朝每人身上輕輕一拂，五人身上細着比拇指還粗的蔴繩，立即寸寸斷落。

青雲道長朝他們打了個稽首，說道：「諸位和黑衣教，向敝派尋釁，既是敵人，敝派不得不將諸位拏下，但昨晚一戰，黑衣教來犯敵衆，全軍盡墨，鎩羽而去，敝教留下諸位，情非得已，現在戰爭旣告結束，諸位自然也沒留在敝教的必要了。」

說到這裏，右手一抬，接着道：「敝派略備水酒素齋，聊表歉意，諸位今後和敝派爲友爲敵，悉憑諸位自去決定，和這席素齋無關，現在諸位入席，用過酒菜，諸位即可離去了。」

原來右首那一席，是給他們準備的。

矮路神令狐宣目光朝兩張席上掃了一眼，面有愧色，拱拱手道：「道長賜齋，兄弟謝了，兄弟既然敗在貴派手中，敗軍之將不言勇，今後自當絕跡武林，不再在江湖走動，失陪了。」轉身往殿外就走。

祁辛冷笑一聲道：「咱們既然栽在衡山派手下，要殺要剮，已悉聽專便，用不着假惺惺，咱們就算餓死，也不會吃你衡山派的酒菜，你今日放了咱們，他日咱們還是會找衡山派來的。」

青雲道長淡淡一笑道：「貧道方才已經說過，諸位離開衡山之後，是友是敵，悉憑諸位決定，黑衣教只是鎩羽而去，並未覆滅，當然還會向衡山派尋釁，諸位是黑衣教護法，自然也會隨同黑衣教再來，衡山派不在乎黑衣教再來尋釁，也不在乎諸位再上衡山，這席素齋，只因時已當午，既然到了衡山，敝派自是要稍盡地主之誼……」

「不必！」祁辛沉哼一聲，回頭道：「老四、老五、老六，咱們走。」

鄷榮怒聲道：「好個不識抬擧的人。」

祁辛怒目道：「姓鄷的，你少狗仗人勢，咱還沒把你九環刀放在眼裏。」

鄷榮虎的站起身道：「姓祁的，鄷某用不着你放在眼裏，你們四個要不要試試我九環金刀鋒不鋒利？」

青松道人忙道：「鄷施主息怒，敝掌門人既然當衆釋放了他們，鄷施主若是出手，人家還以爲咱們事先串通好了不讓他們離開南嶽廟的呢！」

這話雖是勸說，也無異是警告祁辛，你說沒有把九環金刀放在眼裏，眞要和鄷榮動手，你們四個人一個也別想活着下山。

鄷榮雙目精光炯炯，洪喝道：「你們給我滾！」

祁辛冷冷一笑，帶着三位兄弟，大步朝殿外行去。

青雲道長稽首道：「四位施主恕貧道不送了。」

玄慧跟着走出大殿，大聲道：「掌門人有諭，讓祁施主四位離去，本門弟子，不得爲難。」

這話聽得祁辛四人心頭暗暗怒惱；湘西四怪，你衡山派的門人還能難爲得了咱們嗎？

祁辛一路只是嘿嘿冷笑，迅速的走出南嶽廟，揚長而去。

鄷榮道：「這四個殺坯，在湘西無惡不作，掌門道長不該放他們回去的。」

春申君笑道：「不放他們，也不能殺了他們，難道要衡山派養他們一輩子嗎？」

鄷榮道：「也該廢了他們武功，才不致在江湖爲惡。」

春申君微微一笑道：「湘西四怪，不過跳樑小醜，他們離開這裏，還會去投靠黑衣教，那只是讓他們多活幾天而已！」

金贊廷大聲道：「春華兄說得對極，這些跳樑小醜，讓他們多活幾天，又有何妨？」

說罷，舉起酒杯，一口喝乾。

* * *

席散之後，春申君因青雲道長發出武林帖，時間定在端午，相距還有三個多月，打算各自回莊。

沈同搖頭道：「春華兄，兄弟認爲此次能夠擊敗黑衣教，全在團結二字，如果咱們各自回去，便分散了實力，正好予黑衣教可乘之機，來個各個擊破，因此兄弟倒有一個構想，就是把咱們四莊的人手集中一處，仍請鄷老哥擔任總指揮，在黑衣教沒有被撲滅之前，不可分散力量。」

謝公愚道：「沈兄說得極是，咱們找一處適中的地點，大家都搬到一起，既可防黑衣教偷襲，也可集中力量，這倒是好辦法。」

金贊廷道：「咱們乾脆請春華兄擔任盟主，挑明了和黑衣教幹。」

春申君笑道：「沈兄集中力量的建議，倒是不錯，黑衣教把咱們幾個人恨之入骨，分散了的確不好，但盟主二字，兄弟如何敢當？」

金贊廷道：「咱們就叫反黑衣教武林同盟，凡是江湖上受到黑衣教迫害的人，咱們都歡迎他入夥，春華兄不當盟主，還有誰當盟主？」

春申君笑道：「金兄這話可不能說出去，黑衣教無孔不入，他們一聽到這消息，立刻就會派人前來臥底，到時候咱們裏面一旦有了內奸，就不攻自破了。」

金贊廷道：「兄弟認爲憑咱們這點力量，對付黑衣教，猶嫌不足，只要聯合江湖同道，才有力量。」

春申君道：「這個不用金兄操心，青雲道長已經發了武林帖，江湖同道自會準時趕來，咱們只要保持力量，到時足可對付黑衣教。」

謝公愚道：「咱們找一個適當的地點，倒是不易，最好能在咱們四個莊的中間，那麼任何一莊，遭受攻擊，立可馳援……」

沈同道：「咱們四莊的人，都要搬在一起才行，否則黑衣教分作四撥人馬，在一晚之間，分襲四莊，你要鄷老哥如何指揮？」

春申君吟道：「目前能住得下咱們這四撥人馬的地方，已經不容易找了，如果再要把四莊的人全搬到一起來，那有那麼大的地方，能容納得下咱們四莊的人？」

只聽青松道人含笑走入，接口道：「陳莊主這問題容易解決，貧道剛剛稟明掌門人，敝觀弟子，在端午大會之前，決定暫時留下來，不回白雲觀去，敝觀房屋不就空出來了麼？而且敝觀又在四莊的中間，春華山莊在東，羅漢莊在北，弓箭塘在西，躍龍莊在東南，豈不正是最適中的地點麼？」

春申君道：「貴觀地方夠大，地點也適中，只是咱們四莊的人都搬了去，豈不太打擾了？」

青松道人大笑道：「敝觀能請到陳莊主幾位去住，不但蓬蓽生輝，而且還是對抗黑衣教的主力，將來留下一段武林掌故，說不定會吸引成千上萬的遊客，去瞻仰白雲觀，敝觀不是可以名聞四海了？」

這話聽得大家都不禁大笑起來。

事情就這樣決定，由春申君為首的四莊莊丁，統歸酆榮指揮，集中住到嶽麓山白雲觀去，四莊的老弱婦孺，也暫時搬到白雲觀去，以免遭黑衣教的毒手。

當天，大家就和青雲道長作別。

春申君想起祁連雙兇，差幸被邋遢和尚翻着觔斗帶走了，否則這兩個大魔頭，只怕沒有人是他們的對手呢！

這就和遊龍沈同等人商量，順道去祝融寺拜訪邋遢和尚。沈同等人因莊丁有酆榮統率，不用自己擔心，就有了空餘的時間，大家都贊成去拜訪這位遊戲風塵的高人。

當下一行人由春申君為首，來至祝融廟，剛跨進大門，一名知客僧看到春申君，慌忙趨了上來，合十道：「陳莊主幾位請到裏面奉茶。」

春申君道：「在下幾人，特地來看能通大師父的，想請師父替在下等人引路……」

那知客僧道：「能通大師父，敝廟……沒有這個人。」

春申君含笑道：「能通大師父就是邋遢和尚。」

「哦！哦！」知客僧連連合十道：「陳莊主原來要見小老師父，這個……」

他臉有為難神色，陪笑着說道：「陳莊主原諒，你們要見方丈，小僧可以進去通報，只有這位小老師父方丈有諭，嚴禁外人訪問……」

春申君道：「那麼在下等人要如何才能看得着他呢？」

那知客僧人道：「除非方丈答應了，小僧建議幾位，不如先去見見方丈再說。」

春申君點點頭道：「也好。」

那知客僧欣然道：「陳莊主幾位請隨小僧來。」

春申君等人隨着他直入後進方丈室，知客僧走近階前，躬身道：「啓稟方丈，春華山莊陳莊主，躍龍莊沈莊主等前來拜會方丈。」

無塵口中啊了一聲，慌忙迎了出來，雙手合十道：「陳莊主幾位光臨，貧衲有失遠迎，快請裏面坐。」

春申君等人進入方丈室，分賓主落坐，一名小沙彌送上香茗。

無塵含笑道：「貧衲聽說諸位莊主昨晚協助衡山派，擊退來犯的黑衣教，使衡山派得免於難，諸位莊主見義勇為，眞是功德無量。」

春申君拱拱手道：「老師父好說，在下等人不過是身受其害，同心協力抗拒邪惡，昨晚若是沒有貴廟能通大師父賜助，只怕全軍盡墨的該是咱們了，陳某等人，是特地拜訪能通大師父來的，藉以鳴謝賜助之德。」

無塵合十道：「陳莊主言重，敝師叔昨晚出去，至今未回，諸位只怕空勞往返了。」

春申君一怔，失聲道：「能通大師尚未回來？他昨晚是和祁連雙兇……」

無塵看他神色着急，不覺含笑道：「陳莊主只管放心，敝師叔精通佛法，決無兇險。」

春申君點頭道：「如此就好，在下等人原是專程向能通大師致謝來的，他既然不在，在下等人那就不打擾方丈清修了。」

無塵連連合十道：「陳莊主幾位難得遠來，怎不多坐一回。」

春申君等人已經站起身，就向無塵告辭。

無塵一直送到大門口，才合掌道：「陳莊主幾位好走，恕貧衲不送了。」

一行人出了祝融廟，走沒多遠，只見迎面有一個老者策杖行來，朝春申君等人打量了一眼，忽然腳下一停，拱拱手道：「老漢借問一聲，諸位之中，可有一位陳莊主嗎？」

這老者老態龍鍾，雙目神光散渙，看去已有七十開外，不像是會武功之人。春申君走在前面，就拱手答禮道：「咱們一行人中，有兩個姓陳的，不知老丈要找的是那一個？」

那老者道：「這個老漢也弄不大清楚，那位姑娘也沒說。」

春申君道：「不知老丈找姓陳的有什麼事？」

那老者道：「方才有一位姑娘家身患重病，託老漢在祝融廟外等一個陳莊主，只要找到陳莊主，她就有救了，她還說陳莊主一行，有六七個人，老漢看你們諸位有些相像，故而動問一聲。」

「有一位姑娘身患重病？」春申君沉吟道：「這會是誰呢？」

陳康和問道：「老丈，那位姑娘現在那裏呢？」

那老者道：「就在寒舍之中，正由老伴照料着她。」

他不會武功，口中所說的重症，可能是負了重傷。

沈同道：「那就請老丈帶路，咱們去看看她。」

那老者望望衆人，說道：「只不知諸位是不是姑娘要找的人？」

春申君道：「咱們去看了就會知道，在下和這位都是姓陳。」

那老者點點頭，朝大家又打量了一眼，才道：「你們一共有七個人，好像是不會錯了，那麼諸位就跟老漢來吧！」說完，策杖朝一條小徑行去。

衆人跟着他身後而行，但因對方是個不會武功的老人，策杖徐行，自然走得很慢，大家只好一步步的走着。

不多一回，已到了一處樹林濃密的山坳間，林間有兩間木屋，屋前有一片不很大的晒場，一望而知是一家山居農家。

那老者走近屋去，伸手指指木屋，說道：「這就是寒舍了，諸位請進來吧！」

春申君當先跨了進去，這是一間客堂，中間放一張木桌，上首有兩張木椅，兩旁放着兩條板櫈，一進門就聞到一陣濃重

的藥味。

這時大家也相繼走入，那老者走在最後，陪着笑道：「咱們這裏，沒有大夫，老漢只好照着土法子，摘些草藥，煎汁給姑娘服下，先把病情穩住了再說。」

一面抬着手道：「寒舍簡陋不過，諸位請坐。」

春申君問道：「這位姑娘姓什麼，老丈知道嗎？」

那老者微微搖頭道：「那位姑娘沒說，老漢也就不好動問了。」

春申君道：「那位姑娘住在那裏，咱們先去看看。」

那老者道：「這在左首房中，只是房內逼仄，諸位一起進去，只怕連站的地方都沒有了，何況那姑娘要找的是陳莊主，諸位之中既然有兩位陳莊主，那就請兩位陳莊主進去看看就可以了。」

春申君覺得他說的沒錯，這就點頭道：「老丈說的是，沈兄諸位就在此地稍坐，康和兄和兄弟一起進去好了。」

陳康和道：「那麼咱們就進去瞧瞧吧！」

那老漢慌忙走在前面，伸手掀起布帘，說道：「二位陳莊主請吧！」

春申君、陳康和一腳跨進去，那老者就隨手放下了門帘。

過了一會，只見一個年歲和老者相仿的老婆婆手托木盤，掀帘走出，手中端出七盅茶來，放到桌上，說道：「諸位請用茶吧！」轉身回了進去。

大家看那老婆子滿頭白頭髮，也不像是會武的人，因此端起茶盅，喝着茶。

這樣又過了一陣，依然不見春申君和陳康和出來。

謝公愚不禁心頭泛疑，站起身道：「春華兄怎麼還不出來？兄弟進去看看。」

任雲秋道：「晚輩和謝大叔一起去。」

兩人剛走近布帘，只見那老者正好掀帘走出，朝兩人搖搖手道：「二位不可進去。」

謝公愚道：「為什麼？」

那老者壓低聲音道：「老漢聽陳莊主說，這位姑娘是負了重傷，現在正由陳莊主助她行什麼氣，叮囑老漢，要諸位不可進去驚擾。」

他話剛說到這裏，謝公愚只覺頭腦一陣昏眩，口中「咦」了一聲道：「不好，咱們中了詭計。」

上身搖了幾搖，突然往地上倒去。

任雲秋急忙伸手把他扶住，往後躍退。

那老者和老婆子及時雙雙搶出，這一瞬間，那老者龍鍾之態業已收起，身子一挺，洪笑道：「你們一個也走不了！」

雙掌一挫，閃身朝任雲秋攻來。

任雲秋左手扶着謝公愚，右手劈出一掌劃出一道掌風，把老者逼退了一步。

江翠煙吃驚的道：「大哥，沈莊主他們都不對了！」

老婆子叱道：「吃裏扒外的小丫頭，妳嚷什麼？」

欺身朝江翠煙撲去。

任雲秋回頭看去，沈同、金贊廷，本來坐在板櫈上的人，如今已經躺在地上了，想來進入房去的表叔和陳康和大概也中了暗算了，心頭不覺大怒，右手一掌把老者逼退，右手隨着朝老婆子一抬，口中喝道：「妹子快過來。」

老婆子還沒撲到，突覺背後有一股極大吸力，朝身上吸來，她久經大敵，急忙身形朝前撲落，一個懶驢打滾往左滾出，她身手極高，滾出去的人，足跟微一用力，立刻站了起來，哼道：「小伙子，看不出你還有一手！」

話未說完，已從粗布衣衫下摸出一卷東西，只一抖，就聽「錚」然有聲，手中已多了一柄軟劍。

江翠煙在老婆子滾出之時，迅疾閃到了任雲秋身邊。

任雲秋問道：「妳沒事吧？」

江翠煙道：「我正好沒有喝茶。」

任雲秋道：「妳快把謝大叔接過去，守着他們，這兩個人由我來對付他們。」

江翠煙答應一聲，把謝公愚接了過去，放到地上，一手掣出劍來，站在三人(謝公愚、沈同、金贊廷)面前。

那老者本來是策杖而行，如今手執杖頭往上挑，喝道：「小子，你還不束手就縛麼？」

任雲秋鏘的一聲，掣劍在手，劍眉一挑，喝道：「你們是黑衣教的人了？」

老者沉笑道：「這還用說？」

任雲秋手橫長劍，目光一掃兩人，說道：「你們兩個一起上來了。」

老者洪笑一聲道：「年輕人，你不怕大風吹閃了舌頭？」

任雲秋道：「你們何不出手試試？」

老者點頭道：「老夫是要出手試試；但用不着兩個人。」

任雲秋道：「好，你來試試吧！」

「哈哈！」老者雙目中暴射出兩道神光，有如冷電一般，直逼在任雲秋的臉上，沉聲道：「年輕人，你當老夫是誰？」

任雲秋道：「閣下願意說，在下就洗耳恭聆。」

老者道：「刀拐雙傑，你聽人說過沒有？」

任雲秋道：「沒有。」

老婆子氣道：「這小子乳臭未乾，咱們橫行江湖的時候，他娘只怕還只是小丫頭呢！」

任雲秋道：「二位成名或許比我早，但在下出道江湖從不使用下五門的迷香毒藥，乘人不備。」

老者怒嘿一聲道：「你以為這是老夫幹的麼？不錯，是老夫把你們去引來的，但行走江湖，須得處處小心，他們居然連一點戒心都沒有，這怨得誰？」

任雲秋道：「這麼說，有一位姑娘重病之說，只是你信口雌黃，捏造出來的了？」

老者道：「老夫何須捏造？」

任雲秋道：「你好像話沒有說完？」

老者道：「等老夫把你們兩人一併拏下，再告訴你們不遲，接招！」

他還在好端端說話之際，突然喝了聲「接招」，拐杖一揮，迎面擊來，出手之快，當眞如雷電一擊，勢道十分猛惡。

任雲秋長劍朝上封出。

這招原是老者先出手，任雲秋慢了一步，出劍稍遲，對方這道杖勢原是直劈過

來。

任雲秋想試試此人身手如何，才舉劍直接，但聽「鏘」的一聲，金鐵狂鳴，任雲秋感覺到右臂一震，手中長劍幾乎要脫手飛出，往上封架的長劍被壓得往下直落。

這如果換了一個人，事先沒有閃避開去，長劍架不住對方杖勢，勢必傷在對方這奇猛的一擊之下；但任雲秋却在長劍架不住對方杖勢的一刹那間，忽然身子一個輕旋，就轉了出去，手中長劍再也不去架它。

這下當眞巧妙得很，因爲那老者看到任雲秋舉劍朝上封架，心中暗暗冷笑，一面凝聚功力，加强力道往下壓去，那知任雲秋一個旋轉，身子向右旋出，右手長劍往下疾落，老者正在加强力道之際，任雲秋長劍不再用力，往下疾落，那老者一時但覺任雲秋劍上力道突然消失，自己一杖落空，加在杖上的力量，一時無法收回，一個人幾乎跌個狗吃屎，蹬蹬的朝前衝出去了三、四步，才勉强站住樁，一張老臉不由脹得色若豬肝，怒聲道：「好小子，你敢戲耍老夫？」

任雲秋笑道：「老丈這話就不對了，在下本待接你一杖試試，沒想到你竟然和在下比拚起蠻力來，雙方動手，可以硬接，也可以不接，閣下自己不小心，怎能怪起在下來了？」

老者怒哼一聲，右手連揮，把一支鐵杖舞得發出輕嘯之聲，杖影如毒蛇亂閃，繚繞周身，化作了一團輕烟薄霧。

任雲秋使的是「九疑劍法」，劍光展開，不時的幻起九道劍光，有時一實八虛，有時此虛彼實，劍法雖然令人不可捉摸，但仍沒有辦法避免和對方鐵杖接觸。

但聽一連串的金鐵擊撞聲中，任雲秋手中長劍只要一觸及對方杖身，都會立時震彈開去，一連數次交接，都是如此，心頭止不住暗暗驚詫，忖道：「這是什麼功夫？」

立即心情一靜，也運起神功，貫注劍身，要和那老者比拚內力。

就在兩人剛交上手，那老婆子就乘機側身閃到了江翠烟的面前，喝道：「小丫頭，妳敢吃裏扒外，反教叛師，還不快放下兵刄，隨老婆子回去。」

江翠烟看她欺到面前，急忙舉劍平視，說道：「老婆婆，妳別過來了，我不認識妳，妳胡說些什麼？」

老婆子目射精光，沉喝道：「妳沒聽過咱們是妳師父聘來的供奉，經常住在白雲莊，平時很少出門，只有遇上疑難大事，才親自出馬一趟，妳現在知道了吧？」

江翠烟連忙躬身道：「原來是兩位老供奉駕到，請恕晚輩不知不罪，請多多原諒。」

老婆子呷呷笑道：「妳知道就好，爲什麼要和春申君等人走在一起？」

江翠烟忽然臉露詫異，壓低聲音說道：「教主沒跟老供奉說清楚嗎？」

那老婆子聽得半信半疑，問道：「什麼沒說清楚？」

江翠烟低低的道：「晚輩是奉教主之命投過去的。」

老婆子一怔道：「妳此話當眞？」

江翠烟道：「晚輩怎敢騙老供奉呢？不信老供奉請看……」

左手朝老婆子面前送去，手掌一攤之際，藏在掌心的三支銀針，脫手飛出，朝老婦人胸口激射過去，銀針出手，身形輕旋，右手長劍也及時遞出，刺向老婆子的左肩，這兩手幾乎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只聽老婆子口中發出「呷」的一聲輕笑，右手當胸一抬，她手指上戴着一隻烏黑有光的指環，那三支飛針，一下就黏在指環之上，左手突發，伸出三個指頭朝江翠烟刺去的劍尖上撮來。

江翠烟眞怕被她撮住劍尖，急忙斜退半步，劍光一閃，又橫削而出。

老婆子呷呷尖笑道：「小丫頭，老婆子差點眞的上了妳的當。」

口中說着，左手迅疾收回，右手一掌朝江翠烟直拍過去，緊接着左手一翻，又是一掌劈了過來。

這兩掌掌風奇猛，江翠烟不敢硬接，疾快的向橫裏閃出；但這一橫閃，也是不對，任大哥要她守着沈同、謝公愚、金贊廷三人的，她朝橫裏閃出，豈不是沒法護三人了？

她叛離黑衣教，可以說純是爲了任雲秋，任大哥要她守着，她豈能放棄？因此也不管教中地位崇高的供奉武功有多高，一退即進，手中長劍連展，朝老婆子搶攻過去。一片劍光，使得綿密無間，攻勢連綿，一口氣攻出了十一劍之多，而且全是進攻招式，奮不顧身。

這是拚命的打法，如果對手武功和他不相上下的人，這一輪急攻，至少也可以把敵人逼退數步，也許會一時措手不及；但這老婆子乃是黑衣教的供奉，身份武功，都在護法之上，江翠烟這輪急攻，放在她面前，却是不值得一哂，口中尖笑一聲，左手突然從劍光中伸入，三個指尖一下撮住了江翠烟的劍尖，右手抬處，嗆的一聲，一道青光電射而出，一支只有兩指來寬，寒光逼人的軟劍，鋒利尖銳的劍尖一下抵住在江翠烟的咽喉上，呷呷笑道：「小丫頭，妳動一動，老婆子就叫妳飲劍而亡。」

江翠烟右手一掙，但劍尖被對方撮住，如何掙得脫？一時情急，立即五指一鬆，放棄長劍，上身往後一仰，疾退兩步。

這一着，自然早在老婆子的算中，舉腳朝前跨上一步，妳退了兩步，她只跨上一步，劍尖還是不輕不重點在江翠烟的咽喉上，呷呷笑道：「小丫頭，妳以爲老婆子拏不下妳麼？」

劍尖突然一振，幻起兩點寒星，一下就點了江翠烟胸前兩處穴道，回過頭去，呷呷笑道：「糟老頭，怎麼連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都還沒掇拾下來？」

任雲秋因老者有一柄鐵杖，勢道沉重，記記都震得自已長劍被彈了起來，心頭甚是驚駭，也立即凝聚眞力，貫注劍身，揮劍朝他迎面劈去。

老者看他居然敢用長劍迎面劈來，分明有意和自己硬拚了，不覺呵呵一笑道：「好小子，你練過幾年內功，敢和老夫硬拚？」

鐵杖一撩，迎着長劍往上磕去。

在他想來，這一磕得脫手飛出，那知

劍、杖交擊，發出一聲金鐵擊撞之聲，兩件兵刄撞在一起，竟然銖兩悉稱，老者既不能把任雲秋的劍震飛，任雲秋也無法把老者的鐵杖壓下，一劍一杖，一上一下，就像黏住了一般！

老者看得心頭暗暗震駭，憑他鐵杖翁曹河嶽的一支鐵杖，江湖上能接得住幾招的人，都已寥寥可數，這小子居然以一支長劍，敢和自己硬拚，內力之强居然還和自己平分秋色！

「這不是說這小子的內力，還强過自己麼？」老者心念一動，臂上加强力道，鐵杖往上挑起。

任雲秋長劍架在他鐵杖上，豈容他鐵杖挑起，也同時運起「九陽神功」全力往下壓落。

兩人都凝立不動，但身上衣衫，此刻因催動內力，都拂拂輕飀！

鐵杖翁成名數十年，像這樣年輕的高手，還是第一次遇上，心頭既驚又怒，恨不得一杖把他砸個稀爛，任雲秋貫注在劍上的是「九陽神功」，兩人一劍一杖，雖然相持不下，但時間稍久，劍上的「九陽神功」卻漸漸發揮出威力來，老者這支鐵杖，雖是精鋼所鑄，但「九陽神功」，實是道長三昧眞火，精鋼也是由鐵提煉而成，鐵遇上火，焉得不化？這一瞬工夫，任雲秋長劍劍鋒逐漸陷入鐵杖之中。

鐵杖翁(老者)和任雲秋比拚上內力，目光自然一直凝注在劍杖之上，他發現任雲秋長劍漸漸切入鐵杖，心頭更是驚駭無比，只要再有一盞茶的時間，準可把他鐵杖削斷，心頭一急，那還猶豫，口中大喝一聲，左手閃電一拳，朝任雲秋當胸劈到。

任雲秋早已運起全身功力，見他舉掌劈來，也立即左手一抬，迎擊出去。

這下鐵杖翁吃了大虧，任雲秋「九陽神功」驟然迸發，威力何等强大，但聽「蓬」然一聲大震，緊接着又是「嗒」的一聲，長劍跟着疾落，一下截斷了鐵杖翁的鐵杖，半截斷杖「噹」的一聲，跌落地上。鐵杖翁也被他掌風震得蹬蹬的連退了七、八步。

也差幸他被任雲秋掌力震出，否則任雲秋長劍截斷他鐵杖之後，由上直落，不把他劈成兩片才怪！

鐵杖翁成名以來，還是第一次被人家削斷鐵杖，而且削斷他鐵杖的，只是一柄普通靑鋼長劍，他怔立當場，望着手中半截斷杖，竟然說不出半句話來，過了半晌，才輕輕嘆息一聲：「罷了，罷了，老婆子，咱們走吧！」

老婆子呷呷尖笑道：「走，咱們如何向教主交代？何況咱們並沒有落敗……」

鐵杖翁把半截斷杖盡力往地上一擲，怒聲道：「妳不走，老夫要走了。」

說完，雙足一頓，一道人影箭一般朝門外射去。

老婆子一呆，說道：「糟老頭，你發什麼脾氣，走就走。」回頭哼道：「小子，便宜了你們。」頓頓腳，隨後跟了出去。

任雲秋沒想到會如此順利，那老婆子居然不戰而退，這就一下掠到江翠烟身邊，伸手替她解開穴道。

江翠烟雙目一睜，奇道：「任大哥，二老供奉都給你打跑了麼？」

任雲秋含笑道：「我削斷了那老丈的鐵杖，他們兩人就退走了，翠烟，咱們救人要緊，妳快去弄些冷水來。」

江翠烟依言舀了一碗冷水，潑到遊龍沈同等三人臉上，三人口中啊了一聲，立時清醒過來。

任雲秋早已一個箭步，掠入左首房中，目光一掠，不由得怔住了，房中空蕩蕩的，那有表叔和陳康和二人的蹤影？心頭不禁大怒，自己還是中了人家的奸計，匆匆退出。

沈同問道：「任老弟，春華兄他們……」

任雲秋道：「表叔和陳大叔失蹤了。」

沈同一怔，說道：「那是被賊人劫持去了。」

金贊廷道：「咱們快追。」

謝公愚道：「看來這是賊人早已佈置好的，春華兄和康和兄進入房去，就被他們迷倒，那時早就送走了，如今算來，只怕不止一刻功夫了，咱們不知他們往那裏走的，要追也未必追得上了。」

任雲秋道：「那該怎麼辦呢？」

謝公愚道：「黑衣教的目的，是在春華兄，康和兄只是附帶的而已，黑衣教劫持春華兄，目的只是逼他投降而已，一時不敢對他爲難；另一方面，他們也可以用春華兄爲人質，脅逼咱們就範，所以我想不出一兩天，他們必然會派人來和咱們接洽的了。」

金贊廷道：「公愚兄推測的雖然有理，咱們總不能在這裏坐着等他們送信來。」

沈同道：「咱們目前只有一個辦法，分頭追踪，從衡山下山，只有一南一北兩條大路，北通湘潭、長沙、南至衡陽，但到了衡陽，又分爲一去耒陽，一去祁陽，咱們暫定以湘潭和衡陽兩處爲目標，路上各自留下記號，如南首這一路並無可疑，追不到踪影，就折回去和北首的會合；或者北首的有了眉目，如果對方勢盛，下手不易，也可派人通知南首的，務必雙方人手會齊了，才能動手。」

金贊廷道：「就這麼辦，咱們人手如何分配法？」

任雲秋眼看一共是五個人，這三位莊主，武功雖然不弱，但黑衣教高手如雲，一旦遇上了，很難與敵，何況五人之中，江翠烟是黑衣教叛徒，黑衣教更不肯放過她，如果她和他們同行，只怕沒有一個人能保護得了她。

心念轉動，這就說道：「在下之意，三位大叔一路，往北追踪，必要時，還可和酆大哥聯絡(酆榮率三莊人手已經先行，是往嶽麓山去的)，在下和江姑娘向南追踪，不知三位大叔意下如何？」

沈同等三人都是江湖經驗豐富的人，任雲秋這話，他們自然聽得出來。

沈同點點頭道：「任老弟說得也對，咱們就這麼辦好了。」

下了衡山，就各自分道上路。任雲秋和江翠烟由賀家山直奔衡陽。

江翠烟是黑衣教門下，識得黑衣教的暗號，任雲秋要她一路多留意，但一路上始終沒有發現黑衣教留下的記號。

（未完・十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岳家宇和紀露露錯配鴛鴦，把一對孤嬰當作是自己親生的兒子，瞞騙紀曉嵐和紀夫人，紀露露這樣安排眞令岳家宇啼笑皆非，只好暗中了解她的用意，初時以爲她愛慕自己，後來偸聽她和表哥凌雲飛的一段說話，原來紀曉嵐曾參與殺害父親，紀露露就是想將紀、岳兩家之仇化解，故不惜犧牲自己色相，使岳家宇難於下手，岳家宇心中有數，決定報仇，對紀曉嵐的本質惡劣，想利用自己的武功對付來尋仇的敵手，對紀露露的愛意雖出於至誠，無非爲紀曉嵐打算，於是下定決心，晚上摸黑闖入紀曉嵐臥室將他殺掉，將孤嬰帶走到開封去……

收養嬰兒　別有用心

岳家宇心想，「小桃紅」乃是聲名狼藉的女人，此莊莊主有點身份，必是私通，這等隱私之事，最好爲人保密，不可隨便揭開。

他微微一笑，道：「托孤之人聲明，必須見到貴莊莊主面談，偏勞二位傳達一下如何？」

兩個大漢冷冷一哂，道：「你這小子吞吞吐吐，分明胡說八道！你可知道本莊莊主的大名？」

這一下可難倒了岳家宇，「小桃紅」臨死時正要說出，突然嚥氣，這眞是令人爲難之事。

兩個大漢互視一眼，哈哈狂笑道：「爺們！世界之大，無奇不有！這小子竟然連本莊莊主的大名都不知道，還想前來詐騙！」

岳家宇沉聲道：「二位不可信口胡說，在下確是受人之託，二位若不能偏勞傳達，在下可以直接進見莊主！」

兩個大漢斜着眼睨了他一下，表示十分輕視之意，冷笑道：「你敢邁上石階，老子就把你的蛋黃捏出來！」

岳家宇冷冷一哂，道：「好吧！像你們這種井底之蛙，不知天高地厚——」

說着大步走上石階，目不斜視，兩個大漢對於殺人，像吃蜂蜜一樣，伸手一抓，同時抓住了岳家宇的左右肩頭。

岳家宇運起「一元罡」，連衣衫也鼓了起來，兩個大漢五指如裂，慘呼一聲暴退三步！

岳家宇輕蔑地一笑：「怎樣？蛋黃捏出來了沒有？」

就在這時，大門內踱出一身穿華服的四旬大漢，他的目光與岳家宇的一接，大大的震顫了一下，臉上現出極驚駭之色。

岳家宇並不認識這華服大漢，只是感覺此人面目陰沉，神態冷傲。立即抱拳道：「請問尊駕可是貴莊莊主？」

華服之人抱拳道：「在下正是，兄台可否見告大名？」

岳家宇肅然道：「小弟岳家宇……」

華服大漢又是一震，雙目中閃着奇異之光芒，立即抱拳道：「不知岳兄有何見教？」

岳家宇道：「在下偶然遇上『小桃紅』，因她被數大高手追殺，流血過多，產下此嬰不久即告不治，臨危托孤……」

華服大漢搖搖手道：「岳兄請到莊內再談吧！」他回頭對兩個大漢道：「你們也跟我來。」

岳家宇跟着華服大漢向後走去，來到三間精舍之外，叫來另外兩個大漢，低聲吩咐，道：「一人押着他們二人到二號水牢去，另一人招集全莊之人集合……」

下面的話岳家宇沒有聽清，但他卻猜出，此人不懷好意。

二人進入精舍，華服漢子連忙讓座，侍女端上茶點，岳家宇立即把「小桃紅」托孤之事說了一遍。

華服大漢眼珠疾轉，立即又哈哈大笑道：「岳兄被騙了！『小桃紅』其人，在下僅聞其名，從未謀面，豈能與她有染！這簡直是一件……」

岳家宇心頭一震，沈聲道：「俗語說：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小桃紅』臨死時已經痛悟前非，岳某以爲她不會無的放矢！」

華服漢子聳肩大笑道：「如此說來，岳兄確實以爲此嬰是在下的骨肉了。」

岳家宇心道：「那還能錯麼？剛才兩個看門大漢，僅是聽了一你一點點隱私，你就把他們押入水牢，可見你這人……」

他立即沈聲道：「不錯！在下不能不信『小桃紅』的話！」

這時精舍四周突然傳來紛雜的步履聲，岳家宇四下一看，精舍已被圍了三匝，不下數百高手之多，皆都是岳刄在手，殺氣騰騰。

岳家宇霍然站起，冷峻地道：「你是誰？」

華服漢子獰笑道：「十八年前將你丟下絕崖，竟能不死，鄧某不能不佩服你的命大……」

岳家宇斗然一震，冷峻地道：「莫非你就是長惡奴鄧子瑛？」

華服漢子陰惻惻地道：「不錯！你是怎樣死裏逃生的？」

岳家宇乍見出賣主人的惡徒，不由面孔抽搐，切齒道：「事到如今，應該告訴你，也好讓你撫心自問一下，你的良心何在？昔年吳明發現你極不可靠，才托詞到谷中探看妻子，並將他的初生女嬰換掉，此恩此德，較之你這見異思遷，賣主求榮的狗輩，實是無法比擬，狗賊，你納命來吧……」

他欺身逾電，伸手猛抓鄧子瑛的胸膛，那知他激動過份，又過份輕敵，沒想到鄧子瑛乃是武林盟主面前的紅人，有些高手爲了巴結他，紛紛將家傳絕學傳他。因而，此賊的身手非同小可。

鄧子瑛早已風聞岳家宇出現武林之事，却不相信他的武功會高過自己，他不避不閃，一式「撥雲見日」，左臂一撩，「蓬」地一聲，反被震退三步。

現在他才相信傳言不虛，不敢再接，趁勢倒縱，穿窗而出。

岳家宇緊跟着掠出精舍，只聞鄧子瑛在三圈高手之外厲聲道：「放走此人者以反抗盟主定罪，因爲他就是盟主通緝的要犯……」

此言一出，四面八方的高手，像潮水般地撲上。

但敵人太多，又不顧死活，每推出一掌，雖必倒下五七個，剩下的却立即又像水銀瀉地一樣，猛撲而上。

況且，背上還有兩個小生命，他現在必須盡一切可能，不使他們受到傷害，暴喝一聲，身子躍起三丈來高，向另一邊掠去。

但人還未落，下面已劈出十餘道掌勁。岳家宇兩掌交拍，兩腿交剪，眨眼工夫踢出九腿，七個頭顱，硬生生地飛出數丈之外，屍體原地轉了一週才倒了下去。

鮮血激濺，骨肉橫飛，不到半個時辰，地下屍體狼藉，已有三五十具之多。而岳家宇已變成一個血人了。

但那些不知死活的的大漢，明知前進九死一生，却不敢稍退，於是，凄厲的慘叫及肉骨碎折之聲此起彼落。

鄧子瑛站在遠處觀戰，面色大變，眼珠疾轉了一陣，立即對附近之人說了一陣話。

於是，一場別開生面面又慘烈無比的的搏殺終於開始了。最外一圈之人，捧起地上的積雪，握成雪球，紛紛向中央的岳家宇擲去。

這些雪球經內家眞力一握，硬如石塊，再以內力擲出，力道奇大，若被擊中，必然頭破血出。

岳家宇怒吼一聲，掄掌一掃，雪球只被震散，但雪漬暴濺，却迷住了視綫，而且四周的雪球不斷地飛來，內圈的高手則趁機猛撲。

這打法確是歹毒，顧此失彼，手忙脚亂，尤其那兩個小傢伙在此時突然大哭起來，岳家宇雖然是焦急萬分，却無法衝出重圍。

然而，猛虎入了羊羣，並不因羊數太多而能纏死猛虎。岳家宇一手撥着雪球，另一掌連下煞手，他認爲這些人都是鄧子瑛的化身，死有餘辜。

鄧子瑛此計仍無法得逞，立即再次吩咐，不一會四周出現了熊熊烈火，數十個大漢高踞牆頭，手挽強弓，箭頭上已燃起了火頭。

岳家宇雖然殺紅了眼，也不由暗吃一驚。雪球可以撥劈，但火箭却極易燃着衣衫，一旦沾上火頭，在這場面之上，絕無時間弄熄火頭，非活活燒死不可。

況且那些火箭在狂風中，「忽忽」作響，不易吹滅，分明是一種易燃的油漬，箭一射出，箭桿上全都燃着。

思忖間一陣梆聲，「忽忽」之聲四面八方傳來，岳家宇兩掌交掠，以「一元罡」的十成力道掃出一道罡風。

第一排火箭全被震出數十丈外，但第二排又如電射到第二排剛剛震出，第三排，第四排接踵而來。

岳家宇頭上冒着騰騰蒸氣，衣衫全被汗水濕透。

火箭，一排排射到，如天幕上的流星雨，當第二十七、八排同時射到時，岳家宇身上已沾了三點火星，立即燃燒起來，

而那火頭正在他的屁股之上。

而且數百高手，趁機猛撲而上，只聞背上的嬰兒同時慘呼起來。

岳家宇身後燃燒起來，自己却無法撲滅，而兩個嬰兒的淒厲啼聲，有如萬刀穿心，但此刻又不能停止搏鬥，若稍緩一下，身上會有無數個窟窿和火頭。

鄧子瑛的獰笑之聲，幾乎掩蓋了所有的慘叫及「呼呼」火箭聲，較之背後的火頭燒着他的肌膚，更使他無法忍受。

烈火燒着他的肌膚，仇火燒着他的胸膛，嬰兒的尖啼，撕裂着他的心扉，他已陷入瘋狂狀態。

火箭流瀉，劍芒繚繞，「嗡嗡」猛響，火舌一觸及劍上罡氣，立即又向四下迸射，有如火樹銀花。

奇怪的是，那些燃燒的火頭，偏偏在他身後衣衫上，右手揮劍遮擋火箭，左手無法撲滅火頭。

嬰兒的嘶呼，越來越尖銳，似乎已被燒得奄奄一息，其中一個的啼聲也逐漸微弱。

「我既然已接受『小桃紅』托孤，就必須盡一切努力，保護這兩個小生命，假若被燒死，就是我的過錯，早知如此，還不如留在紀露露府上……」

恨到極點，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厲喝一聲，反向敵人最多的一方撲去。

由於他來勢太快，而且出乎意料，那些大漢措手不及，要退也來不及了。劍光到處，慘嗥連連，血肉橫飛。

這一來竟發現一綫生機，由於敵我混在一起，四周的火箭不敢再射。但却都是拉滿了弓，觀望等待。

然而，他的來勢雖是威猛無儔，所向披靡，但背上的火舌却仍然未熄，好像只有一個嬰兒在啼叫。

虎入羊羣，並不因羊數太多而有所不同，那些大漢雖知退也是死，却被出岳家宇的瘋狂屠殺所震懾，紛紛後退。

但後退畢竟沒有前進快速，岳家宇所過之處，變成一條血路，白雪上洒滿了殷紅的鮮血，極爲刺目。

也許是是噴洒的鮮血太多之故，似感背上的火頭已不太多，但却仍未熄滅。

前面是一個大雪堆，足有人頭多高，像一座巨大的白色墳墓，那是剛剛掃起來的。

岳家宇心念一動，深知背上的嬰兒，可能已死了一個，但另一個絕不能讓他燒死。

這工夫三個高手，自三個不同方位上猛撲而上，其中二人的一刀一劍同時向他背後的嬰兒戳去。

居心之毒，令人切齒，另一個的流星鎚挾着勁烈的罡風，襲向岳家宇的前胸。

岳家宇瞪着血紅一樣的眸子，磨着牙齒，左手向流星鎚一推，倒瀉而回，「卜嗤」一聲，那使流星鎚的高手，腦袋被擊得粉碎，由於力道太大，竟倒飛一丈多遠。

這不過是眨眼工夫，岳家宇滑步轉身。長劍一撥，一刀一劍全被挑開，一式「破浪乘風」兩個屍體變成四段，下半段好久才倒下，而上半段的手中仍抱緊刀劍，豎立在地上。

但與此同時，大約有十二三個大漢，以各種不同的兵刃，紛紛罩下，岳家宇大吼一聲，左掌右劍，猛掃三匝。

剎那間殘肢敗體，心肝五臟，飛濺激射，血雨狂噴。

岳家宇趁機長身平射，掠向高大的雪堆。

「刷」地一聲，他的身子將雪堆穿了個透明窟窿，身上的火頭立即完全熄滅。

但他落足之處，却相距鄧子瑛不到三丈，仇人相見，分外眼紅，厲嘯一聲，身劍合一，猛撲而上。

鄧子瑛深知岳家宇厲害，也顧不得身份，倒地疾滾，立即有七八件兵刃攔住了岳家宇。

就在在這工夫，突聞有人大聲道：「盟主駕到！盟主駕到……」

剎那間場中形勢大變，紛紛向大門口處望去！

只聞「得得」啼聲之中，一輛雙馬豪華轎車，緩緩馳進大門，所有之人一齊面向轎車，躬身肅立。

此時，只聞鄧子瑛肅然道：「恭迎盟主寶駕！」

岳家宇殺紅了眼，此刻本可從容離去，却因這盟主也是他的仇人，況且白馬素車，也將他吸引住。

車廂四角，掛着四個素絹球，馬是純白之色，加之馬轡馬韁都是白色，連馬頭下一串小鈴，也是白銀打造。

乍看起來，就知道車中之人家有喪事，令人頓生肅穆哀悼之感。

然而，岳家宇心裏清楚，「黑煞星」龐起並非孝子，他能殘害妹妹和妹夫，以及未滿月的外甥，其心之毒，無出其右，豈能爲母戴孝？

車子緩緩停下，素幃一掀，首先跳下一人，竟是一代魔頭「綠袍判官」婁森。

只見他伸手一扶，龐起身着孝衣，一臉悲戚之色，下了轎車。

於是一干高手紛紛施禮，連四周牆上的火箭手，也都一齊熄了火箭，肅立致敬，偌大院中落針可聞。

岳家宇不由暗暗搖頭，既驚又怒，像婁森這等魔頭，也會如此諂媚，龐起這人除了陰險，狠毒之外，統御之術也是前無古人。

「黑煞星」龐起掃視一匝，肅然道：「各位少禮？本座不過是例行出巡……」

他突然發現了岳家宇，面色微變，對鄧子瑛沉聲道：「剛才發生了何事？」

鄧子瑛雖是盟主座前紅人，畢竟作賊心虛，吶吶地道：「啓稟盟主，這小子揹着兩個嬰兒，前來誣詐……」

「誣詐？」龐起看了岳家宇一眼，沉聲道：「那是誰的孩子？」

岳家宇冷厲地一哼，大步走向龐起，道：「這是『小桃紅』谷妙的孩子，龐老賊，你說孩子的父親應該是誰？」

「綠袍判官」陰惻惻地道：「小子，再對盟主不敬，休怪老夫心毒手黑！」

岳家宇怒極，哈哈狂笑道：「婁森，若是別人說出這種話來，本來絕不置詞，像你這等身份，也竟願自甘下人，奴顏婢膝……」

婁森馬臉上殺機陡現，似有動手之意，只聞龐起肅然道：「婁兄，你何必和他一般見識，不瞞各位說，自家母去世之後，本座每憶及先慈生前善行，凡事不敢稍有殞越！上體天心！競競自守……古往今來，當政者雖殫智竭慮，爲蒼生造福，但後人微詞終所難免，只要我們時時自勵，事事警惕，問心無愧也就是了……」

婁森哼了一聲，不再答話，但這一席冠冕堂皇的話，却更引起岳家宇的怒火，輕蔑地一哂，沉聲道：「龐起，饒你舌燦蓮花，巧言令色，也無法一手遮天，掩人耳目，更不能以假面具欺蒙天下，憑你這種人道淪喪，下流卑鄙之人，也配自詡『問心無愧』麽？」

鄧子瑛怒喝一聲，沉聲道：「卑職主張把這小子拏下，以維盟主尊嚴！」

龐起那陰沉的面色閃過一絲獰笑，又慨然地道：「亞聖曾說過，民爲重，君爲輕的話，本座雖非一代君王，但既是主持武林大計，自也不便妄自菲薄，況且家慈棄世時，本座曾無下誓言，爲緬懷先慈，決定施行武林大赦百日，以爲紀念！此子侮辱本座，姑念其年幼無知，循例自應不究！不過……」

他面色一冷，以冷厲的目光瞪着鄧子瑛，道：「谷妙生前行爲不檢，人所共知，身爲本座屬下，必須嚴予律己，遠離一個『淫』字，據本座所知，近來谷妙與鄧兄昆仲往還極密，此子若非確知嬰兒之父是你，諒不至自投羅網……」

岳家宇這才知道上次在白琬家中遇見那個與白瑞打賭那個姓鄧的，乃是鄧子瑛的兄弟，只因鄧子瑛是盟主座前的紅人，是以「空心和尚」和「無腸道人」都極盡奉承諂媚之能事。

鄧子瑛面色由紅而紫，承認也不好，不承認又不行，尷尬地搓着手，道：「盟主有所不知，卑職與谷妙雖有交情，尚未到入幕之親！至於卑職之弟，是否與她有染，這個……」

顯然，鄧子瑛企圖把這孤兒的責任推到他弟弟身上。

岳家宇切齒道：「在下遇見谷妙之時，是在深山之中，那時谷妙已將臨盆，鄧子瑛派了三五個高手，其中有『粉蝶太子』曹典，及『大頭翁』宮保和等人跟踪，強迫谷妙吞下一顆打胎之藥，谷妙爲惡放蕩一生，似已改邪歸正，拚死不予接受。却因爲被他們追趕太久，流血過多，孩子雖已生下，却告不治，臨終時托在下送禮此嬰兒，那知道惡賊非但不收，反而企圖殺之滅口……」

鄧子瑛的底蘊已被揭開，雖然恨極了岳家宇，却是敢怒而不敢言，吶吶地道：「谷妙生前行爲放蕩，實是難確定這孩子是那一個的……」

「住口！」龐起叱聲道：「本座命令你，立刻收下孩子，妥爲撫養！」

「是！」鄧子瑛冷冷地看了嬰兒一眼，目光中蘊藏着狠毒之色，大步走向岳家宇。

在這剎那間，岳家宇心念疾轉，到底交不交出孩子？若不交出，以後如何撫養？如果交出，這賊子分明是勉強收下，他隨便拍個理由，就可以殺死嬰兒。

第一個顧慮是爲了自己，第二個顧慮悲天憫人，天人交戰的結果，不能虎頭蛇尾，救人就必須救到底。

「拏過來！」

鄧子瑛一臉陰沉之色，站在岳家宇面前，設若岳家宇要殺他，可以說易如反掌，但他不想這樣做。

他要報仇，就必須堂堂正正，當衆數說他的罪狀，然後殺死他。但現在却不能說出自己的身份。

「不必了！」岳家宇冷峻地道：「如其交與賊手，不如乾脆送與孤寡之人，嬰兒雖不是在嫡親父母身邊，却不會有殺身之禍！」

岳家宇冷冷地掃視一周，騰身而起，掠過幾重院落，出了莊院。

現在他又毫無主張了，世上孤寡之人固然極多，一時之間那裏去找？即使能找到，又怎能證實收養嬰兒之人心地善良？

須知不是自已的骨肉，終是不同，天長地久，必定生厭。若嬰兒遭受虐待，再受人間疾苦，怎能對得起改邪歸正的谷妙亡魂？

黑與白，正與邪的分野，就在這關頭分別出來。

他突然想起其中一個嬰兒，半天沒有啼哭，也沒有動彈，立即把孩子放下來，不由悲怒交集。

其中一個下身被燒得焦黑，早已死去。另一個僅燒傷了小脚，極爲輕微。

「鄧子瑛，你這狗賊，終有一天我要好好收拾你……」

岳家宇含淚埋了嬰兒，另一個又要吃奶了，這怎麽辦？終不能一天到晚爲嬰兒餵奶呀！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奔向南方一個小鎮，對於「黑殺星」能放過他，心中十分不解，難道那魔頭眞的痛悟前非不成！

到了小鎮入了店，岳家宇首先叫店伙去找米湯。

今夜就是除夕，天上烏雲低垂，似要下雪，在這年關急景之下，一個流浪之人的心情，不問可知！

想起師父過去說過，在家鄉中，今夜晚飯是吃餃子，午夜有酒席，名爲守歲。一年當中，無論是兵、農、工、學、商，都以過年爲一大樂事。

客店中靜悄悄地，只有他一個客人；他長了這麽大，第一次感到孤寂落漠，也是第一次嘗到無家可歸的滋味。

「公子！」店伙顚着屁股走來，說：「今天是除夕，大家都忙着過年，誰也不會煮乾飯，所以沒有米湯；至於當作供品的乾飯，早在三五天之前已經煮好了！所以小的跑了數家，實在抱歉……」

岳家宇心中湧起一陣悲忿，覺得這小生命，和自己一樣，自離開娘胎，就要遭受命運的折磨了。

他懇求地說：「小二哥！你帮帮忙！小弟初來此地，人地不熟，又不能眼看着嬰兒餓死！這件事眞是煩人……」

店小二爲人心地不錯，年關之下，見這年輕人連孩子的飲食都無着落，必是剛剛死了妻子，不由十分同情。

他想了一下，突然大聲道：「公子，由此向南，就是朱仙鎭，也正是當年岳飛大破金兵之處。鎭南郊外，有個小廟，廟

中有三個年輕和尚，頗守清規，公子何不投奔該廟？出家人根本就沒有什麽年、節之分，一年到頭都會做飯……」

岳家宇暗暗一嘆，抱拳道：「謝謝小二哥指點！為了這孩子，在下只有走一趟了！」

他出了小店，逕奔朱仙鎮，原野上又下着鵝毛大雪，闃無人跡。

大約掌燈時來到小廟前，不由叫聲「苦」也！這小廟只有三間正殿，破舊不堪，看樣子香火不會太盛。

但既然來了，自應進去碰碰運氣，立即拍着山門。

不一會走出一個年輕和尚，自門縫望去，不過十七，生得頗為清秀，身上裟袈十分單薄，看來非但是武林中人，而且內功必有相當根基。

開了廟門，小和尚合什道：「請問施主有何見教？」

岳家宇抱拳道：「在下有個嬰兒，需要吃奶，而今大年除夕，無處找尋米湯，我想貴寺之中，必定……」

小和尚這才發現岳家宇揹着一個嬰兒。不由喜形於色，道：「請問小施主，這孩子是你的麽？」

「不是！」岳家宇肅然道：「在下在路上遇見一位孕婦，生下此嬰之後，因失血過多而亡，臨死托孤，要在下送到嬰兒父親處，無奈……」

小和尚焦急地道：「施主是否還未送去？」

岳家宇心念一轉，道：「去過了！嬰兒之父早已遷往他處，不知所終，因此在下正感……」

小和尚不由大喜，撫掌低聲道：「施主想必是武林中人，今後揹着嬰兒，必感不便，何不送與小僧？」

「這個……」岳家宇搖搖頭道：「在下救人必須救得徹底！若讓孩子出家，實非救人時之初衷！這點恕難從命！」

小和尚正色道：「施主誤會了！小僧要此嬰兒，非叫他出家，而是以俗家身份，留此學點武功，長大之後，由他自己決定……」

「這樣可以！」岳家宇肅然道：「此嬰生來命苦，尚希小師傅善待於他！在下以後每年來看他一兩次，小師傅不會見怪吧！」

小和尚合什道：「那裏！小僧看施主的目中神光，分明是一位絕世高手，此嬰長大之後，若由施主再傳他幾手，那就再好也沒有了！施主請進！」

岳家宇跟着小和尚往裏走，低聲問道：「不知小師傅法號如何稱呼？」

小和尚道：「小僧悟果，另有大師兄悟善和二師兄悟因，同住此廟……」

原來三間大殿之後，還有幾間小屋，雖然簡陋，裏面倒也十分清淨。

悟果為他端來白飯素菜及一瓶米湯，二人餵了嬰兒，同時吃飯，悟果道：「施主既然來了，小僧希望你在此多住幾日，過了年再走。小僧雖是出家之人，却也知道小施主此刻的心情，年關已屆，出門不便，且易觸景傷情……」

岳家宇不由產生惺惺相惜之感，慨然道：「小師傅快人快話，岳某十分敬佩，此嬰留於此處，在下放心了！」

飯後悟果收了盤碗，把嬰兒抱走。外面大雪紛紛，混沌一片，像他此刻的心情一樣。

停了一會，悟果送來一盆炭火，說：「岳施主就睡在此間，小僧今夜有事，恐怕不能陪你了……」

岳家宇抱拳道：「小師傅只管請便！在下只想打擾一夜，明天準備離去！」

悟果肅然道：「大年初一，客店、飯館都已打烊，岳施主若是不信，可能會找到住食之所，看起來岳施主還不像一位老江湖呢！」

「當然不是！」岳家宇笑笑說：「在下離開師門，才不過二三個月！那能當得老江湖……」

悟果笑着出屋，說：「岳施主揹着孩子，勞累了幾天，早點休息吧！」

岳家宇道：「謝謝小師傅關懷！不知那嬰兒現在何處？」

悟果道：「岳施主請放心！小僧會小心扶養，絕不會使他受苦！」

岳家宇連連稱謝，掩上房門，烤着炭火取暖。

「紫琴現在何處？」想起萬紫琴，就像心坎上被抓了一把似的，他深知萬紫琴不是輕易變心的姑娘，不知她為何那樣決絕？

「還有白琬，紀露露，她們現在是否和我一樣？也在……」他不自覺搖搖頭，喃喃地道：「不可能！白琬雖無家可歸，但她為人心眼極多，會照顧自己；況且她自學了金佛上的武功，身手大非昔比……至於紀露露，我殺了紀曉嵐，她一定恨我入骨……」

他深深地嘆了口氣，出道還沒有半年，就嘗盡愛、恨、恩、仇的滋味，今後征途茫茫，未可預卜……

他實在有些疲倦了，外面大雪不斷地落着，廟中極靜，可以清晰聽到雪花落地的聲音。

「睡吧！」他脫了外衣，上床鑽入被窩中，忖道：「比上不足，比下有餘！今夜有一床一被，渡此寒宵，已算是很不錯了！」

未上床時本有睡意，上了床反而思潮如湧，千頭萬緒，恩人迄無消息，大仇仍未湔雪。白道式微，魔焰囂張……。

矇矓之間，隱隱聽到屋上有衣袂飄風之聲，不由暗吃一驚，心道：「在此荒郊野外，若不提高警覺，定當死無葬身之地！岳家宇啊！你太大意了……」

他急忙下床，披上外衣自窗縫中向外望去，只見一個高大的身影，像一隻大鳥，在空中划個半弧，斜掠而下，進入前面正殿之中。

正殿立即傳來叱喝之聲，岳家宇悄悄自後窗掠出，繞到大殿窗外向內窺視。

一個高大身影背面而立，殿內雖無燈光，岳家宇已可看出，此人正是「綠袍判官」婁森。

婁森對面之人，却是小師傅悟果。只聞婁森陰聲道：「小禿驢，把那嬰兒和那小子獻出來，老夫給你個痛快！」

悟果年少氣盛，冷冷地道：「那位施主已把嬰兒送與小僧，而他早於傍晚時離

去，不知婁大俠憑什麽強索此嬰？」

婁森獰笑一聲，道：「不必多問！老夫再給你一次機會，快說！那小子和嬰兒在不在這裏？」

悟果哂然一笑，道：「婁施主，小僧並非怕你，只是不願為此事傷了和氣，嬰兒是那位少施主送與小僧的，小僧自有保護嬰兒之責，婁施主一定非要不可，只要徵得那位施主同意，小僧立刻交出！」

婁森大怒，單掌一撩，大殿中罡風暴捲，牆壁顫動，屋頂似要揭去。

岳家宇不由大吃一驚，他深信悟果就是身手不俗，也絕不是這老魔的對手。正要現身出手，突見小悟果兩袖齊拂，「蓬」地一聲，整個大殿搖搖欲倒。

婁森身子搖晃一下，小悟果蹬蹬蹬連退三大步。然而，看他的神態，吃了苦頭，却未受傷。

岳家宇大為震駭，像「半掌追魂」萬世芳的身份，也要向老魔低頭，此魔身手之高，不可言喻。

小悟果接了一掌，僅退三大步，雖然老魔未出全力，小悟果的功力，也絕不在岳家宇之下。

這一來大出婁森預料，陰陰一笑道：「小禿，你能接下老夫五成眞力一掌，而未受傷，必定大有來歷，你那老禿師父是誰？」

「你管不着！」小悟果夷然不懼，冷峻地道：「婁森，武林中人把你捧得太高，幾乎少有敵手，但在小僧看來，也不過如此——」

老魔低吼一聲，再次拂出一袖，只聞「嘩啦啦」一陣暴響，大概是佛像倒塌，大殿搖搖欲倒。

小悟果足踏子午，突然雙掌一翻力推而出。

「轟」地一聲，這次小悟果的苦頭可大了，身子倒飛一丈多遠，把一張供桌擊得支離破碎，半天才爬起來。

「怎麽樣？」婁森大刺刺地道：「老夫這次也僅是用了七成內力！再不識趣，老夫……」

只聞一聲冷哼，只見一個既瘦又矮，一臉油垢的老和尚，已站在大殿前門石階之上。他的身後站著二個二十多歲的和尚，僅比悟果大三五歲。二人背後都揹著一個布包。

「阿彌陀佛！」老僧頌了一聲佛號，壽眉微挑，雙目中血絲隱現，射出殷紅的光芒。

婁森乃是識貨之人，不由一震，沉聲道：「老禿何人？在下似未聽說你這號人物？」

老僧「嘎嘎」怪笑一陣，這笑聲雖然有些嘶啞，却另有一種懾人的力道像一把鈍銼，在心板上磨擦似的。他以低沉的嗓音，道：「老衲本就是名不見經傳之人，何必多問！婁森，老衲憐你成名不易，逃命去吧……」

岳家宇悚然一震，這口氣狂得過份，並不像虛張聲勢。而且由於他對悟果印象極佳，以為悟果的師父，必是一位佛門奇俠；但他一看那一雙血紅的怪眼，和那臉上陰沉之色，這種念頭立即推翻。

婁森雖知老僧非比泛泛，却不甘示弱，獰笑道：「老禿，婁某橫行武林一甲子，尚未向任何人示弱過……」

「老衲今夜就要破例！」老僧陰聲道：「信與不信，關係你一生的榮辱，生死成敗！婁森，我若是你，絕不妄逞僥倖之心……」

婁森忍無可忍，雙袖齊揮，罡風自袖中呼嘯湧出，十指尖端射出綠汪汪的剛勁氣流。

老僧的身子紋風不動，兩手一抬，大殿中形成無儔的螺旋氣流，好像大殿要連根拔起似的。

婁森十指上的綠芒，乃是一種「百屍悪」，陰毒無比，但在老僧的「般苦飈」之下，相形見絀，身不由主地向前一栽，老僧疾上一步，伸出枯爪似的左手，在婁森右手五個指甲上一掀。

「格叭格叭」一陣輕響，婁森悶哼一聲，抱著右手，疾退五步。

「我的天！」岳家宇心中隨即昇起一絲涼意，原來婁森右手五個長長的指甲，全被揭下，僅剩一點皮肉連著，在指尖上搖搖晃晃，鮮血立即順著手腕流下，淌入袖中。

岳家宇暗叫一聲「好厲害！好毒的手法！」不由搖搖頭，忖道：「婁森固然可恨，但老僧乃出家之人，出手如此歹毒，絕非善類……」

老僧面色陰沉，低沉著嗓音道：「逃命去吧！」還是那一句狂妄的話。

婁森面孔一陣扭曲，神色猙獰，嘶聲道：「老禿驢，終有一天，婁某要叫你知道厲害——！」說畢穿窗而出。

「嘎……」老僧怪笑一陣，殿頂塵土紛紛落下。

岳家宇心頭一凉，忖道：「我把嬰兒送與和尚，似屬失策，我要設法把嬰孩要回來……」

只見老僧緩緩走到一邊椅前，坐下來冷冷地道：「你們都準備妥當沒有？」

只見石階上兩個年輕和尚同聲道：「徒兒以半年時間，走遍南七北六一十三省，才找到一個天賦極佳的嬰兒，自信尚能合乎師父要求的標準……」

「好！」老僧望著悟果，臉色略緩，道：「小悟果，你呢？」

就聽這語氣，這老僧對最小的一個徒弟，甚是偏愛，連語氣也變了。

悟果躬身道：「尚幸不辱師命，徒兒也找到一個，自認尚可，但不知是否當得師尊法眼？……」

老僧微微點頭，道：「既然如此，把你們找到的給為師看看！」

悟果立即應聲而去，悟果的大師兄及二師兄走到老僧面前，解著身上的大布包，原來是揹著兩個嬰兒。

岳家宇暗暗點頭，心道：「老僧雖然不像正派人物，這小悟果却十分正派……想不到我急欲送出嬰兒，而他們四出去找嬰兒，不知他們找嬰兒何用？」

老僧冷冷地道：「你們二人找的是男是女？」

「是男的！」二人同聲回答，已將嬰兒解下，托到老僧面前。

老僧看了一眼，臉上毫無表情，然後伸出枯爪似的手在二個嬰兒的後腦及雙肩

和胸前摸了一下之後，掀開被子，揑着嬰兒的小腿。

兩個年輕和尚面色肅然，有點緊張，乎似都十分希望師父點點頭，誇讚自己的嬰兒資質好。

然而，老僧微微搖頭，收回手冷冷地道：「下駟之材！犯不着耗費十餘年心血，算了……」

兩個年輕和尚面色大變，吶吶又止，似知說也沒用。這時小悟果抱着谷妙的嬰兒匆匆走入大殿。

他掀開斗蓬把嬰兒送到老僧面前。

老僧臉上仍無表情，伸手揑了一陣，冷冷地道：「就是他吧！雖非上上之選，得之亦屬不易了……」

悟果喜形於色，大師兄和二師兄却不禁微現怒意。那知老僧突然抬頭，以一雙血紅的眸子瞪了二人一眼。冷峻地道：「你們不服氣是不是？」

二人肅然道：「徒兒不敢……」

「哼！」老僧陰陰地道：「發之於內心形之於外，爲師焉能不知你們二人的心情。年輕人好強爭勝，固是常情，但你二人剛才的目光中，包藏着不善之意；爲師一生行事，說做就做，絕不猶豫，以免貽留後患……」

兩個徒弟面色灰敗，顫聲道：「徒兒只是感覺半年跋涉，找得此嬰，自以爲必能入選，對師尊絕無不敬之意，還請師父明察？」

「嘎……」老僧怪笑一陣，道：「心有惡念，目光中自然看得出來，你們還不說實話？」

二僧混身顫慄，「卜」地一聲，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道：「徒兒天胆也不敢……師父明察……」

老僧對悟果沉聲道：「悟果，把他們的武功廢了！」

悟果合什躬身道：「依徒兒之見，逐出門牆也可以了……」

「胡說！」老僧獰笑道：「他們對爲師已生寒念，爲師豈能留下後患，爲師自己動手──」

「師父！」悟果大聲道：「還是讓徒兒代勞吧！」

他走到二位師兄背後，伸手疾拍，在二人背後命門穴上各拍了一下。

兩個和尚混身顫慄，悟果接過他們的嬰兒，「叭叭」兩脚，將師兄踢到院中，道：「廢了武功，仍可以苟活，師父不殺之恩，已是天高地厚了……」

兩個和尚在院中雪地上亂滾，發出凄厲的哀號。

一個武林高手，一旦被廢了武功，還不如殺了他們。岳家宇不由暗暗切齒，不但恨這老僧，連悟果也恨上了。

大約有盞茶工夫，兩個和尚才停止哀號，吃力地爬起來，嘶聲道：「師父……你乾脆殺了我們吧……」

「哼！」老僧冷峻地道：「沒有那麽便宜！再不快滾，爲師要叫你們嘗嘗逆血攻心之苦！」

兩個和尚深知厲害，二人互相扶持着，踉蹌出廟而去。

老僧拂袖立起，抱着谷妙的嬰兒，道：「爲師先用藥水泡他一年，紮基功夫由你傳授，六七歲時，再由爲師調理，爲師去了──」

「颯」地一聲，穿窗而出，一閃不見，岳家宇大感後悔，這老僧心手之毒，似不在婁森之下，這嬰兒由他扶養長大，世上豈不多了一個煞星？

「岳施主！」悟果合什道：「你現在後悔了麽？」

岳家宇不能不佩服他的機智，冷冷一笑，進入殿中，道：「早知如此，在下絕不會把嬰兒送與小師父！」

悟果微微一笑，道：「岳施主錯了！請問這嬰兒是否谷妙所生？」

岳家宇悚然一震，道：「小師父怎知道這件事？」

悟果肅然道：「說穿了也沒有什麽，岳施主來此途中，自言自語，小僧已在暗中聽到，乃先行入寺等候，而此嬰之父，又是盟主身邊的紅人鄧子瑛，所以小僧更要收留他了……」

岳家宇不解地道：「在下不解，小師父和鄧子瑛是否有關係？」

「不！」悟果神秘地道：「只能說家師與盟主有關係，也可以說家師與盟主背後另一位絕世高人有過節……」

「哦？」岳家宇又是一震，道：「他們之間有恩還是有仇？」

「當然有仇！」

「有仇？」岳家宇茫然地道：「有仇又怎樣？這與此嬰有何關連？」

悟果肅然道：「盟主背後撐腰之人，仍有三四個大敵，家師乃是其中之一，所以他以『絕望之谷』試驗一些高手，而加以錄用，以便對付他的敵人。」

「這個在下也知道，只不知小師父收留此嬰，是否另有深意？」

悟果道：「此子雖是鄧子瑛的骨肉，却是他的死敵，此子長大之後，若知道這件事，必定大義滅親，決不會放過鄧子瑛，龐起和那絕世魔頭，家師放了長綫，準備製造一個全能的下一代，與那魔頭對抗……」

岳家宇沉聲道：「照此猜想，令師也不是那魔頭的敵手了？」

「是的！當今之世，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個高手，能與那魔頭一爭短長！」

岳家宇冷哼一聲，道：「關於這一點，在下不信！」

悟果正色道：「施主不信，那也沒有辦法，家師成全這個嬰兒，想與那魔頭一爭長短，也不是靠他一人之力！還要借重他派的絕學，使那嬰兒成爲舉世無雙的全能高手！」

岳家宇冷冷地道：「這恐怕不是成全他，而是害了他……」

悟果搖搖頭，道：「施主所慮極是！但小僧另有打算！」

岳家宇茫然道：「在下深悔孟浪，害了這個苦命的嬰兒……」

「不妨！」悟果神秘地道：「只要你我不死！家師就不會把他變成一個善惡不分的煞星！」

岳家宇沉聲道：「小師父有話就請說明白，何必吞吞吐吐！」

悟果低聲道：「上了賊船，就要設法自保，小僧雖是出家人，却不能隨便犧牲

大好生命！家師的爲人，你大概心理已有數，設若你是我，應該怎樣？」

岳家宇不由肅然起敬道：「原來小師父和令師貌合神離，而令師却對小師父最爲偏愛！這……」

岳家宇心道：「別看他年輕，心機却十分深沉，這也不是好現象……」

悟果已知他的心意，微微一笑，道：「假如我是岳施主，一定也會懷疑我的人格，以爲我欺師罔上，巧言令色，其實這是沒有辦法兩全之事！就以剛才他對二位師兄來說，是否太過份了些？」

岳家宇肅然點頭道：「不錯！老賊翻臉無情，人性已泯！」

「這就是了！可是我並未廢去師兄的武功，施主豈不是說我欺師罔上了麽？」

「這……這件事又當別論！」岳家宇肅然道：「只要以正義或恕道爲出發點，欺師罔上也不要緊！不過，以老賊的經驗，小師父手下留情，似不會瞞過他……」

「有理，但小僧下手極有分寸，乍看起來，確實廢了他們武功，然而，本門的心法，小僧已深得其中三昧，就在似廢未廢的邊沿上手下留情，他們都是內功深厚之人，只要百日之間不妄用眞力，仍可恢復原狀，只是今生不可能續有進境了！」

岳家宇大爲欽佩，道：「在下不怪小師父了！原來小師早已與老賊貌合神離，只不知小師傅有何辦法，不使嬰兒變成一個煞星？」

悟果道：「剛才施主已經聽到，家師說先要用藥水泡他一年，然後交給小僧敎他紮基工夫，直到六七歲。在這一段期間，是人生最重要的關頭，黑白、善惡之形成，十九由此時定型，有如一張白紙，染成黑的，就無法變白，若使它保持純白，以後想染黑也辦不到了……」

「高論！」岳家宇萬分佩服，道：「眞想不到小師父這等年齡，慮事如此周到，在下甘拜下風！」

悟果慨然道：「武林之中，爾虞我詐。眞眞假假，存乎一心！除非要作一個隨波逐流之人，反之，就要多用腦筋，處處主動，家師成全嬰兒之目的，並非武林之福，只是爲了私念，小僧從中加以利用，使嬰兒成爲一個純潔的人，爲武林造福，豈不更好？」

岳家宇抱拳道：「旣然如此，小弟就放心了！而且衷心敬佩小師傅的正義仁恕，如小師父不嫌小弟頑劣，希能結爲金蘭之好……」

「好極了！」悟果握著岳家宇的手，興奮地道：「小僧早有此意，只是不便高攀！坦白告訴你吧，小弟剃渡出家，實是釋伽的叛徒，背後酒肉不離口也！」

岳家宇哈哈大笑道：「原來大哥是一位酒肉和尚，濟顚僧天上有知，當感斯道不孤矣！」

「哈……」二人縱情大笑一陣，就在大毀中，燃香膜拜，結爲異姓兄弟。

悟果本名宋象乾，比岳家宇僅大三個月，應爲老大，二人携手入厨，做了幾樣菜餚，來到後屋，圍爐酌飮。

除夕之夜，過得如此寫意，實是出乎岳家宇意料之外。

岳家宇擎杯道：「大哥，你那師父叫什麽名字？」

宋象乾灌下一杯酒肅然道：「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家師恁高身手，但有些高人，却不認識他，由此推斷，他以前不是和尚，而且招術方面，大概也有所演變，不然的話，不認其人，看招術也該知道他是誰了！」

「不過……」宋象乾肅然道：「有一次看到他揹了一張巨弓，却因裝在鹿皮套中，不知是什麽樣子，但看他寶貝似的收藏著，大概不是泛泛之弓可比……」

岳家宇心中一動，道：「據說當今高手『金彈銀弓』盧倉之師，母名叫『銀弓小二郎』，銀彈能射出三里之外，而洞穿樹幹，莫非他就是『銀弓小二郎』？」

宋象乾道：「愚兄從未看到他用那巨弓，不敢確定他是否『銀弓小二郎』，由剛才力挫『綠袍判官』那一手『般若颷』看來，愚兄的功力，只及他十之三四，一旦向愚兄下手，絕對逃不出他的魔手！」

岳家宇道：「假如以你我二人之力，能否立於不敗之地？」

宋象乾道：「兄弟你的身手如何？小兄尚未領敎，不敢確定！」

岳家宇道：「恐怕小弟比大哥差得多……」

宋象乾豪興大發，道：「兄弟，長夜無事，何不到院中印證一番，心裏也有個數兒！」

「好！岳家宇推杯而起，二人來到院中，大雪仍然下個不停。但因酒已下肚，且在興頭上，二人絲毫不感寒冷。

宋象乾道：「兄弟，咱們比試十招，你儘管全力施爲，我想愚兄不敵，大概十招不至受傷！」

岳家宇道：「大哥，你太客氣了，剛才若是小弟接那婁森兩掌，恐怕要帶傷掛彩……」

「好啦！咱們都不須客套啦！手底下見吧！」

二人亮開門戶，岳家宇朗聲道：「大哥，你小心了……」

兩掌一分，一丈之內片雪不進，一式「醉打山門」，招未用老，收爲「陳倉暗渡」，左掌切向宋象乾的左臂。

這本是「三絕逸叟」司馬龍的掌法，雖是變化無方，却不失爲堂堂正正之學。

宋象乾喝聲「來得好」！一式「力劃鴻溝」，破了一招，改爲一式「鼓浪三擊」，連拍三掌。

兵家宇不閃不退，掄臂迎上，想試試大哥的內力，「蓬」地一聲，竟被震退一步，大聲道：「大哥好深的內力！」

宋象乾朗聲道：「別客氣！大哥知道你的絕招還未出籠！」

岳家宇道：「不錯！大哥再接我兩招如何……」

他被引起好勝之心，運起「一元罡」，兩臂大張，又施出那一式怪招，帶著無儔罡風，以「力搥天鼓」之式猛搗而下。

宋象乾雖是大哥，也不過大三個月，好勝之心自不能免，全力迎上，施出一式「翻江倒海」！

「轟」地一聲，雪花四濺，二人身形乍分，只聞左右牆頭上有人同聲大叫道：「好哇！」

（未完・九）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小魚兒中了蠱虫元神和安樂公主滾在一堆，公主不肯將他身上的蠱虫取出，一定要取到天王之星才肯爲他除去蠱虫，鳳兒、阿呆來找到小魚兒，三人便離開段菲菲公主，來到淮陽近郊的千杯不醉莊，是武林大俠醉鬼白雲的居處，也是江湖上的一大武學重鎭，三人以拜山名義前來，路上遇一老者石友江，他拜託小魚幫找尋穿雲堡堡主夫人及其子的下落，及後巧遇丁寧替糟老頭送藥給他們三人，質詢他們過去的失敗行動及不准他們插手石友江的事，他們頓起疑心，聯手制服丁寧，並把他綁在樹上進行大迫供，丁寧唯有將糟老頭……

穿雲堡內幕　難查明眞相

從而使千面人魔的身份，更加疑雲重重，撲朔迷離，確如魑魅魍魎，莫測高深了。

鳳兒道：「你姑妄言之，我們姑妄聽之，現在且來談談你自己吧。」

丁寧楞了一下，道：「我有什麼好談的？」

鳳兒道：「譬如你跟糟老頭之間到底是什麼關係？」

丁寧深沉的歎息一聲，道：「嚴格來說，我只是主人豢養的一個奴才，一個工具，一條永遠不會變節的忠狗。」

「珍珠姐呢？」

「情形完全一樣，甚至更慘。」

「什麼更慘？」

「這——」

丁寧欲言又止。

阿呆突然想起了開封龍安客棧目睹之事，道：「丁哥，你跟珍珠姐好像有那麼一手？」

丁寧並不否認，但面部的表情顯得甚是驚慌而又無奈，道：「實則只是拾人的破鞋來穿罷了。」

小魚兒道：「破鞋？什麼意思？」

丁寧道：「你們年歲尚幼，有所不知，珍珠事實上早已被主人玷汚。」

鳳兒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慶幸自己尚保有清白之身，惡狠狠的咒罵道：「這個魔鬼簡直是禽獸不如，你們分明是天造地設的一雙，爲何不據理力爭，甚至公然反抗？」

阿呆粗魯的喊道：「要是誰搶走了我的女朋友，一定會跟他動刀子。」

丁寧却大搖其頭道：「這是不可能的事。」

小魚兒道：「爲什麼？」

「因爲我們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內，完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老頭這麼厲害，有何邪魔法術？」

「不是法術，是用毒。」

「用毒？」

「沒錯，是用毒！」

「用什麼毒？」

「一種絕毒無比的毒藥，一旦發作，便必死無疑。」

「那你與珍珠姐何以能苟延至今？」

「主人的狠毒處就在這裏，服下劇毒之後，馬上又給我們服下一種解藥，只要按時服用，便可相安無事，如果停服，立有性命之憂。」

阿呆嘻嘻一笑，道：「奶奶的，眞想不到，老頭對我們倒是挺仁慈的，沒有用毒。」

丁寧冷然一哂，指着桌上的藥瓶道：「阿呆，先別高興的太早，那些藥丸就是你們的解藥。」

此話一出，鳳兒、阿呆、小魚兒皆大吃一驚，一齊離桌而起，衝到了丁寧面前去，將他緊緊抓住，顯得激動異常。

鳳兒道：「你這話可是眞的？」

丁寧頷首道：「不信你們就將解藥停服，不出兩個時辰便會呼天喊地，痛不欲生。」

「這毒藥，老頭是什麼時候下的？」

丁寧道：「在你們初到野人山時，甚至更早。」

「咱們旣是同命之人，丁哥，你爲何不早說？」

「我不敢，一旦被主人得知，便只有死路一條。」

「難道現在你就不怕啦？」

「主人若在附近，喪命的將是我們四人。」

三小又是一陣驚愕，彈身分道而去。託天之幸，附近三十丈以內，並無任何可疑的人。

折返涼亭，給丁寧鬆了綁，四人又圍桌坐在一起。

小魚兒連乾了大半壺酒，藉以抑制一下激憤的情緒，道：「現在來談談我們自己吧，我是誰？爲何會跑到野人山去？」

丁寧道：「你是第一個到達野人山的，是由主人親自抱回去的，那時候大概只有兩三歲。」

「可知道我是誰家的孩子？」

「除主人之外，可能無人知曉。」

「是從那裏抱回去的？」

「這也是一個解不開的謎。」

「第二個去野人山的又是那一個？」

「是阿呆。」

阿呆神色一緊，說道：「我那時候多大？」

丁寧道：「很小，跟小魚兒差不多，僅二三歲。」

「我爹我娘是誰？」

「關於你的一切，我與珍珠同樣一無所知。」

「可是從孤兒院收養的？」

「這話是老魔胡扯的，不足採信。」

鳳兒迫不及待的道：「毫無疑問，我是最後一個到達野人山的人？」

丁寧「嗯」了一聲，沒有說話。

「有關我的事情，丁哥知道多少？」

「不多，但有一點，印象深刻。」

「那一點？」

丁寧道：「主人對妳似乎關懷備至，另眼相看。」

「可知其中的因由？」

「不知道，不過——」

「不過怎樣？」

丁寧道：「從種種跡象來看，我與珍珠一致認爲，妳可能與主人有某種不尋常的關係。」

這本是一件好事，但鳳兒此刻聽來，却覺得甚是刺耳，如萬箭穿心，滿臉不悅的道：「到底是那種不尋常的關係？」

丁寧道：「這我就不清楚了，但就老魔的心性而言，沒有一個姑娘能夠在他的掌中保住清白之身，妳是唯一的例外，足證關係十分密切。」

鳳兒聽到這裏，芳心大亂，痛如刀絞，心忖：「難不成——？」她實在不敢往下想，一顆心不住的下沉，下沉，終至撲簌簌的滾下來兩行熱淚。

小魚兒忙一掌按在鳳兒的香肩上，安慰道：「鳳兒，別胡思亂想，糟老頭如果與妳有關係特殊，何至於下毒害妳，一定是丁哥觀察錯誤。」

阿呆亦道：「是嘛，就算丁哥沒有看走眼，糟老頭是妳生身的親爹，橋歸橋，路歸路，我們依舊還是好朋友，不會不理妳的。」

經二人這麼一說，鳳兒的心情才稍稍舒坦一些，小魚兒道：「千面人魔費了不少的勁，將我們弄上野人山，調教了十多年，目的何在？」

丁寧端起一杯酒來，一飲而盡，將空酒杯重重的往桌上一放，滿臉憤懣的說道：「說出來你們最好不要太難過，你們只是主人苦心培養出來的三名工具、殺手而已。」

小魚兒大驚失色的道：「什麼？我們只是他的工具與殺手？」

丁寧道：「不是嘛，第一次派出任務，你們替他奪得烏劍、玉鐲、太極棍、第二次的任務是鏟除一谷四莊，再下來大概就是要對付黃山姥姥、太極老祖、與歹命夫人了。」

可怕，實在可怕，眞想不透，千面人魔葫蘆裏賣得是什麼藥，他究竟想要幹什麼？

小魚兒道：「媽的，從今以後，咱們跟他勢不兩立。」

阿呆道：「媽的，咱們跟他水火難容，要拚老命！」

丁寧正容道：「萬萬不可，這樣等於自尋死路，你們別忘，咱們大家的生命全部掌握在老魔的手裏，沒有解藥，誰也別想活下去。」

阿呆怒目雙挑的道：「那我們該怎麼辦？」

丁寧沉思一下，道：「保持原來的樣子，該做什麼就做什麼，不要露出蛛絲馬跡，這樣才可以繼續不斷的取得解藥。」

阿呆嘆聲道：「慘啦，慘啦，這樣我們豈不要當一輩子的工具，做一輩子的殺手？」

丁寧仰天長歎一聲，道：「這也是沒有辦法的事，先保住性命，然後再設法盜取永久的解藥方子。」

鳳兒道：「丁哥的意思是，我們必須跟一谷四莊的人繼續作對？」

「我看別無選擇。」

「也必須將老魔當恩人看，保持彼此

接觸？」

「這是取得解藥的唯一途徑。」

阿呆道：「這樣下去，我看我們準會吃癟。」

丁寧不解，道：「怎麼會吃癟？」

小魚兒道：「烏劍、太極棍，天王之星都是僞造的，有朝一日，四莊聯手，自然會吃不了兜著走。」

丁寧驚叫一聲，道：「寶物怎麼會突然變成假的？」

「有人掉了包。」

「是誰幹的？」

「丁哥眞的不知道？」

「知道就不會感到意外了。」

「我想十之八九是老頭的傑作。」

丁寧道：「是主人？我怎麼一點也不知情？」

「玉鐲、天王之星是小東西，極易收藏，烏劍尤其是太極棍，體積較大，藏也藏不住，丁哥應該有所發現才對。」

「哦，我想起來了，老魔的手上最近多了一個長形的包袱。」

「這就對啦，必然是太極棍等寶物無疑。」

丁寧疑雲滿面的道：「他爲什麼要這樣做？」

小魚兒道：「這正是我們想要請教你的問題。」

丁寧尋思有頃，慢吞吞的道：「這樣看起來，這四件寶物，很可能還另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鳳兒道：「是什麼秘密？」

丁寧道：「只要特別留意，應該很快就可以理出一點頭緒來。」

阿呆道：「糟老頭現在何處？」

「正在往穿雲堡的途中。」

「他要到穿雲堡去？」

「不錯，我們約好在那裏會合。」

「珍珠姐也去？」

「她與主人同行。」

「老頭去穿雲堡幹嘛？」

「他沒有說。」

小魚兒道：「巧極了，受人之託，忠人之事，我們也正想要跑一趟穿雲堡，丁哥請先走一步，咱們後會有期，希望能在穿雲堡將老魔制伏，取得解藥方子。」

丁寧當即起身告退，人已走出去丈許遠，小魚兒忽又說道：「丁哥，咱們遭遇相同，理當同仇敵愾，去告訴珍珠姐，想要活命，必須協力同心，如有什麼風吹草動，別忘了通風報訊。」

小魚兒的話軟中帶硬，說的比較婉轉，阿呆却甚是強硬而直接：「我阿呆先生有幾句醜話，想先說在前面，誰要是胆敢出賣小魚帮，最好先買好棺材做好墓，以免死無葬身之地！」

聽得丁寧頭皮發炸，心頭泛寒，回首說道：「鳳兒，小虎，小龍，你們儘管大放寬心，咱們現在已經是一條船上的人，處境相同，目標一致，絕不會自亂陣脚，搬石頭來砸自己的脚。」

丁寧言吧，擺擺了手，從後門一閃而没。

× × ×

小魚兒忽然大叫一聲：「來人哪！」

「有！」

立有一名小魚帮的弟兄翻牆而入。

阿呆一見不是張大柱，臉色驟變，說道：「鷄婆，又不是找你，你去叫大柱子來。」

面前的大漢淚下如雨的道說：「同二帮主的話，張代分舵主早在數日前便已身故。」

鳳兒聞言大驚道：「大柱子死啦？是怎麼死的？」

大漢戚容滿面的道：「看情形是毒發而亡。」

小魚兒驚愕不已的道：「毒發而亡？他——哦，我明白啦。」

阿呆不明的問道：「小魚兒，你明白甚麼？」

小魚兒道：「你還記不記得，在山西靜樂縣的賭場裏，曾經給大柱子服用一粒藥丸？」

阿呆道：「記得，咱們以前誤以爲是補藥，現在才知道是解毒藥。」

鳳兒還是不明白，道：「旣是解毒藥，爲何還會中毒？」

小魚兒啐道：「笨啊，大凡解毒的藥劑，多數以毒攻毒，只是毒性較弱，發作期也比較遲，一旦發作出來，可能十分兇猛。」

大漢接口道：「帮主之言不差，的確來勢兇猛，前後不到一個時辰，張代分舵主便告一命嗚呼。」

阿呆道：「混蛋，這麼重要的事也不報告一聲。」

大漢急急競競的道：「當時正值三位帮主追趕瘋人侯志，後來小魚帮主又被宗軻將軍請去行宮，二帮主三帮主急得團團轉，根本沒有機會報告。」

阿呆臭罵道：「媽的，你的理由眞多，事後又爲什麼不曾放半個屁？」

大漢道：「鬧出了人命，怕被三位帮主責罰怪罪，誰也不敢主動出面提報告，屬下是被大家夥公推出來報告，準備挨罵的。」

小魚兒眉尖一挑，道：「推得好，你叫什麼名字。」

大漢道：「小的馬魁。」

小魚兒道：「馬魁，從此刻起，你就是本帮的第一分舵主，正式的，不是代理的。」

馬魁原本是硬着頭皮，準備來挨罵的，如今却因禍得福，喜不自勝的道：「謝謝帮主，謝謝帮主，今後不論水裏火裏，縱然肝腸塗地，亦萬死不辭。」

口說不足，還準備跪下去謝提拔大恩，被小魚兒阻住了，道：「少拍馬屁，本帮主最恨軟骨頭，好好的幹，小魚帮絕對不會虧待你們。」

取出一千兩銀子的銀票來，交給馬魁，作爲他們的食宿費用。

馬魁一本正經的道：「帮主喚屬下進來的意思是……」

小魚兒道：「啊，對了，可有人盯丁寧的梢？」

馬魁說道：「有，丁寧是往東南方去的。」

小魚兒道：「好，知道去向就好辦，你下去吧！」

馬魁一揖而退，阿呆傻呼呼的道：「

小魚兒，你可是怕姓丁的背叛咱們。」

小魚兒道：「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不怕一萬，就怕萬一。」

丁寧帶來的解毒藥，仍然放在桌子上，鳳兒雙目凝視，百感交集的道：「眞可怕，太可怕啦，解毒藥也可以毒死人，糟老頭的心腸也未見太狠毒啦。」

阿呆擺下一張苦瓜臉來，說話的聲音比哭還難聽：「可是，爲了活命，咱們却又不能不吃，苦啊，苦啊，眞他媽的，苦啊！」

× × ×

是很苦，明知有毒，却非吃不可，不吃就會有性命之憂，實乃人生一大悲哀。

三小今天的心情特別壞，似乎存心想拿自己的生命開一次玩笑，他們一致决定，暫時停藥，看看究竟會發生什麼驚天動地的事。

一路往東南行，大目標指向位於皖中的穿雲堡。

也一路平安無事，並未發生想像中可怖的毒發事件，

眼看夕陽西下，前面一個大鎭已遙遙在望。

阿呆嚷嚷道：「怪哉，咱們一日未服解藥，並未毒發，莫不是丁哥開咱們的玩笑吧。」

鳳兒說道：「這些事，都是丁寧在不得已的情形下吐露出來的，沒有理由要騙人。」

阿呆不服，道：「可是，怎麼連一點動靜也沒有。」

小魚兒道：「阿呆，你大概是活得太乏味，是不是想嚐嚐毒發的滋味。」

阿呆道：「是啊，是啊，酸甜苦辣，人生百味，應該都嚐一嚐才够刺——」

「激」字尚未出口，忽然改叫一聲：「我的媽呀！」雙眼發直，臉色泛黑，噗通一聲，栽倒在地。

「小魚兒，救命啊，快拿解藥來，我——我——」

毒性好猛，話至此處，已不省人事，在地上滾來滾去，痛苦萬分。

小魚兒忙以最快的速度，倒出三顆解藥來，三個人一人一顆。

剛將解藥塞進阿呆嘴裏去，小魚兒突覺腹內一陣奇痛襲來，血脈逆轉，痛如刀割針扎，接見一片黑暗舖天蓋地而來，當場仰面栽倒。

「哎喲我的媽！」

「哎喲我的媽！」

小魚兒哼聲未落，鳳兒唉聲又起，也直挺挺的毒發而倒。

三人倒作一堆，在地上滾來滾去，黃豆般大小的汗珠如雨而下的聲音悽厲刺耳，痛苦之情，莫可名狀，當眞生不如死。

萬幸已及時服下解藥，片刻之後便雨過天晴，不然，那裏還會有命在。

拍去身上塵土，擦拭一下汗水，小魚兒餘悸猶存的道：「好險，好險，差一點咱們就會闖進鬼門關。」

阿呆臭罵道：「混蛋老頭，王八老頭，操他親娘祖奶奶，總有一天，我阿呆先生要抽他的筋，剝他的皮，拿他的鮮血來當酒喝。」

天色已黯，經過這一陣折騰，三人俱覺身心疲憊，進入前面鎭集，找了一家客棧，胡亂塞滿肚子後，便開了兩間上房睡了。

× × ×

阿呆和小魚兒共處一室，很快便呼呼入睡，進入甜蜜的夢鄉。

也不知過了多久時間，該是深更半夜以後了吧，忽然被一連串怪異的聲音給吵醒。

聲音的確很怪，好像光着脚丫子，在泥地裏走路，又似是小孩子在玩水槍，吱吱喳喳的，十分刺耳。

間或還有哼啊哈女子嬌喘的聲音。

偶而也會有男女談話的聲音傳來。

聲音就來自隔壁，不久，二人終於弄明白了是怎麼回事。

阿呆噤聲，道：「媽的，他們在『屠殺。』」

小魚兒聲若蚊蚋：「而且，這一對狗男女不是別人，男的是糟老頭，女的是賽珍珠。」

「乾脆過去把他們宰掉算啦。」

「不行，此刻換回烏劍、太極棍等乃當務之急。」

「還有解藥更急更重要。」

「所以，此時此地，咱們絕對不能輕舉妄動。」

隔壁及時傳來了千面人魔跟賽珍珠的輕聲細語。

「珍珠，痛不痛快？」

「哼哼，滿坑滿谷，水洩不通，痛快死啦。」

「當然，老夫的『傢伙』是特大號的，獨一無二，舉世無雙。」

「可是，主人太貪，喜新厭舊，太喜歡穿『新鞋』，弄得人家常常鬧饑荒。」

「傻丫頭，老夫玩過的女人，絕不許爭風吃醋，只要妳忠心不二，我老人家倦鳥知返，會隨時隨地入妳的門的。」

「然而，你這麼老，我這麼小，名份又未定，算什麼嘛，你的子女可能比我還大哩。」

「老夫沒有兒女。」

「總會有老婆吧？」

「也沒有老婆。」

「那就更該給人家一個名份。」

「老子不喜歡名份，合則上床，不合則滾蛋。」

「起碼人家應該知道床頭人是誰？」

「臭娘們，妳眞嚕嗦。」

「不是嚕嗦，是關心，我最恨『集體屠殺』，每次事後至少三天不上人家的床。」

「媽的，這是老夫的嗜好，妳少管，三天兩頭光顧妳一次就是不錯，別貪心不足。」

「哼，最低限度，你應該答應人家的一個小小的要求。」

「什麼要求？」

「在你的身邊，不希望再有有別的女人。」

「本來就只有妳一個嘛。」

「還有，還有一個小鳳。」

「哦，妳是怕她搶妳的位置」

「主人不是最喜歡摘嫩芽嘛，人家才

十四歲，你就——」

「放心，鳳兒是唯一的例子，老夫不會打她的主意。」

「爲什麼？」

「爲什麼，妳少問，準備好，老夫要開始衝刺，殺！」

「慢點嘛，好酸好痲也好痛啊。」

「殺！殺！」

「啊，我的媽咪呀，好爽好爽啊！」

「殺！殺！殺！」

「嘻嘻，哈哈，哼哼，呀呀。」

「妳吃不消，是不是？」

「好累好累，也好爽好爽啊。」

「累就睡吧，明天一早咱們還要去穿雲堡，待穿雲堡的事一了，老子便可富甲天下，無敵武林了。」

殺伐巳止，鳴金收兵，果然沒再聽到任何聲音。

不久，却傳出了刺耳的鼾聲。

阿呆跟小魚兒對望一眼，心意巳通，小心翼翼的起身下床，叫醒鳳兒，三個人躡手躡足，向千面人魔的房間行去。

舔破一塊窗紙，朝裏面一看，千面人魔跟賽珍珠仍一絲不掛的扭在一起，但巳呼呼入睡。

一個長形的包袱，就放在床頭上。

阿呆在心底深處暗罵一句：「媽的，一對臭狗男女！」忙退後半步，小聲對鳳兒說道：「要不要開一開眼界，見識見識？」

鳳兒沒有看也可以想得到是個什麼景象，早巳羞紅了臉，連說：「不要，我才不要看這種醜事哩。」

爲防萬一，小魚兒將從逍遙莊帶來的吹筒取出，插入窗內。

吹了一忽兒，室內立告毒霧瀰漫，三小這才放心大胆的潛進房裏去。

此屋一明一暗，外面是一間堂屋，桌上尚有殘酒剩菜。

千面人魔與賽珍珠是睡在裏面的一間臥室裏。

阿呆道：「鳳兒，快，進去將那個包袱偷出來。」

鳳兒遲疑道：「他們——我——」

「他們昏睡不醒，妳是扒東西的專家，怕什麼。」

「我是怕他沒有穿衣服，赤身露體的多難爲情。」

「哎呀，什麼時代啦，還害臊，總有一天，妳也會和小魚兒光着身子上床的，去去去！先學習學習也好。」

管她願不願意，死推活推的將鳳兒推進臥室去。

好快，不過片刻工夫，鳳兒便捂着嘴，紅着臉，提着一個長形包袱走出來。

果不其然，鳥劍、玉鐲、太極棍都在包袱裏。

三小好不興奮，忙將贗品取出，放進包袱中。

小魚兒又說道：「怎麼沒有見天王之星？」

鳳兒道：「其他的地方也找過，沒找着。」

「還有解毒的藥方子？」

「奇怪，也到處找不到。」

「再仔細找找看。」

「好。」

阿呆不耐道：「何必費事，乾脆點了他的穴道，脖子上架一把刀，嚴刑逼供好啦。」

小魚兒不以爲然，道：「此時不可鹵莽，必須留一條退路，萬一弄僵咱們就死定啦。」

鳳兒拎着長形包袱，再度潛入臥室。

這次時間稍久，想必她搜查的十分仔細。

然而，她並未找到「天王之星」也沒有找着解毒的藥方子，甚至連眼前使用的解毒藥也沒見一顆。

三小不免大失所望，事實擺在眼前，他們的生命仍在千面人魔掌握之，不見「天王之星」小魚兒體內的蠱蟲元神就無法解除，只要安樂公主段菲菲一作法，或是她春心一動，小魚兒恐怕就沒有好日子過的。

懷着一顆沉重的心，離開客棧，離開鎮集，摸黑踏上征途。

東方巳露出魚肚白，微風拂面，三小的心情這才稍稍好轉一些。

阿呆道：「小鳳，妳憑良心說，是否搜得很仔細？」

鳳兒道：「當然很仔細，該找的地方都找過啦。」

「天王之星會不會是戴在糟老頭的手上。」

「絕對沒有。」

「其他的地方有沒有觸摸過。」

「阿呆，你在胡說些什麼，叫我去摸一個老男人的身體？」

「哼，眞差勁，連一個老男人的身體也不敢去摸，看將來誰娶妳啊！」

小魚兒戲謔道：「如果眞的沒人要，馬馬虎虎，青青菜菜，我小魚魚兒大慈大悲，要啦。」

鳳兒聞言，一張俏麗的的臉蛋兒，氣得一陣青一陣白的罵道：「死阿呆，臭小魚兒，竟敢拿我尋開心，小心我打爛你們的嘴。」

說打眞打，左右開弓，阿呆和小魚兒一見不妙，拔腿就跑，鳳兒咬着尾巴猛追，三個人在荒郊野外，戲要打鬧起來。

一肚子的陰霾亦隨之一掃而空，又恢復了他們調皮搗蛋，無憂無慮的模樣兒。

沒多久，隨着初升的旭日，又唱起歌來：

小兒郎
小兒郎
小小兒郎不簡單
不論黑白兩道
無分大盜大俠
拳打腳踢
口誅筆伐
威震四方
無敵天下

歌聲嘹亮，羣山迴響，反來覆去的唱了好幾遍，直至日上三竿，人影消失。

× × ×

皖中。

北峽山。

位於合肥之南，桐城縣北

峯巒蒼翠，景色秀麗，可謂人傑地靈，素爲隱者俠士喜歡卜居之地。

南麓，一道插天絕壁的下方，有一塊十餘畝大小的平台，三面又是刀削畢立的峭壁，只有一條蜿蜒曲折的山路可盤旋而上。

就在上面，建有一座十分宏偉，無比雄壯的城堡。

這就是曾一度領袖武林，傲視寰宇的穿雲堡。

穿雲堡的圍牆，全係墨綠色的巨石砌成，牆高三丈，四邊還有四個碉樓，黑漆大門，高大壯觀，一對銅環，就足足有十來斤重。

「鏘！鏘！鏘！」

銅環大，叩門的聲音也大，渾厚有力，嗡嗡不絕。

叩門的人不是別個，是小魚帮的二帮主阿呆先生。

堡門內一片寂然，未見任何反應。

阿呆正待再敲，小魚兒阻止道：「呆啊，敲什麼敲，穿雲堡早巳滅門，你想驚動惡鬼來列隊迎迓？」

伸手一推，門閂未上，咿呀而開。

好大的一片建築，雲樓高聳，亭閣雅緻，房舍排列的層次分明，井然有序，越發顯現出鎮八方羅四維當年領袖武林的氣勢。

由於地勢甚高，長年籠罩在山嵐雲霧之中，莊嚴之餘，益增三分仙氣，「穿雲堡」三字，的確名實相符。

房舍尚稱完好，地上積塵盈寸，靜悄悄地沒見一個人。

却見面前的廣場之上，橫七豎八的倒着一大羣人。

不！不是人，嚴格來說，應該說觸目皆是骷髏白骨。

陰森森，白蒼蒼的，約略估計，少說也有數十人。

進一步觀察，發現更多的人係死在床上，無疑是慘遭夜襲，來不及起身應戰，便作了刀下之鬼。

從骷髏骨架，乃至毛髮上不難辨明，連婦孺亦難逃毒手，確是滅門奇禍，鷄犬不留。

鳳兒道：「張忠、王化、游全河、雷天豹這一干人也未免太心狠手辣，慘無人道啦，究竟有什麼不共戴天之仇，値得他們下此毒手？」

小魚兒感慨系之的道：「江湖上的事千奇百怪，無風三尺浪，爲情、爲仇、爲秘笈、爲女人都有可能，那還有一定的準兒。」

阿呆煞有介事的道：「我看十之八九是爲女人。」

鳳兒道：「何以見得？」

阿呆道：「妳忘了石總管的話啦，說那穿雲堡主夫人紀香雲卡水卡水，美得像一朶花。」

小魚兒補充道：「是的，石總管的確說過，紀香雲美若天仙，舉世無雙，不知羨煞了多少江湖俠士。」

阿呆老氣橫秋的道：「所以說，女人太美也不是好事，這正應了一句古話。」

鳳兒道：「那一句古話？」

阿呆的眼珠子在鳳兒臉上打轉，道：「女人者，禍水也，唯小人與女子爲難養也。」

鳳兒聞言大爲不悅道：「阿呆，你說什麼？」

阿呆一見苗頭不對，拔腿先自堡內行去，連說：「沒有，沒有。」

堡內的情形，依然令人慘不忍睹。

處處都是白骨。

處處都是骷髏。

處處蛛封塵積。

處處滿面瘡痍。

自始至終，沒見到一個活人。

亦未見丁寧跟賽珍珠、千面人魔來此會合。

這時，巳至穿雲堡的後方，面前是一大片空曠之地，再過去便是插天絕壁，阿呆邊走邊說道：「傷腦筋，這件事看起來還挺麻煩的，想要找到紀香雲母子，簡直難如大海撈針，說不定還得走回頭路。」

鳳兒道：「走什麼回頭路？」

阿呆道：「將王化、張忠、游全河救出來，再嚴刑逼供。」

小魚兒道：「依我看，不如集中全力，去尋鐵胆魔星雷天豹，紀香雲八成是被姓雷的看上了她的美色，金屋藏嬌，據爲己有。」

鳳兒道：「可是，雷天豹這個老匹夫，好似烟消霧散鬼吹燈，在江湖上消失的無影無踪，連他自己的老婆都找他不到，咱們又到那裏去找？」

這事的確惱人，小魚兒搖頭歎息，無詞以對。

阿呆是個財迷，盤算着銀子的數目道：「找不到雷天豹，咱們的損失可大啦，不但拿不到姓石的老頭兒的巨額重酬，也沒有辦法將他賣到官府去，領那四萬兩賞金，可謂災情慘重，這個老小子本事眞大，難不成是上了天？入了地？」

話至此處，忽見平整如鏡的峭壁之上，有一道鐵門，許是年久無人保養，早巳銹蝕不堪，不仔細看，眞還不易察覺。

門上有好幾個大小形狀不一的孔洞，從其中一個最大的圓洞裏，赫然探出來一隻手。

自然不是肉手，而是一隻枯骨爪子。

鳳兒驚叫一聲，道：「怎麼裏面也有死人，眞嚇死人啦。」

小魚兒默察片刻後道：「可能原先這裏面就住着有人，穿雲堡滅門之後，被活活的餓死在這裏。」

阿呆道：「不對，不對，這話不合情理。」

小魚兒道：「那個地方不合情理？」

阿呆振振有詞的道：「如說是原來就住在裏面，他可以打開鐵門，從裏面走出來，不可能餓死的。」

這話的確言之成理，小魚兒馬上意識到，事情着實透着古怪，石洞之內說不定隱藏着什麼不可告人的秘密，當下心轉意決，決定打開鐵門，一看究竟。

然而，費了不少勁，鐵門却始終打不開。

用力衝撞，依然紋風不動，但聞嗡嗡之聲不絕，判知鐵板不薄。

取下枯骨爪子，向內張望，裏面黑漆漆的一團，根本什麼也看不見。

鳳兒仔細觀察一下鐵門上的洞孔，道：「你們看，這四個洞孔像什麼東西？或

者說是什麼東西可以插進去？」

阿呆看了半天，傻呼呼的道：「我看不出來。」

小魚兒比較細心，發現四個洞孔，一個多角形，一個長方形，一個細長菱形，一個圓形，瞬息之間，腦中的靈光閃了幾閃，說道：「如果我估計不錯，烏劍、玉鐲、太極棍、天王之星，應該可以插得進去。」

一語驚四座，驚得阿呆跳了起來，拍着自己的後腦勺道：「我怎麼沒有想到，眞笨啊！」

小魚兒啐道：「你要想到就不是阿呆啦。」

阿呆不再言語，拿起太極棍，放進那個最大的圓洞內。果然嚴絲合縫，分毫不差，微一轉動，裏面且有機簧「卡！卡！」之聲傳出，似乎這一個孔洞，原本就是根據太極棍的尺寸而做。

鳳兒的動作也不慢，將烏劍、玉鐲插進細長菱形及長方形的洞孔內。

同樣合縫嚴絲，不差分毫。

無疑、烏劍、玉鐲、太極棍正是開啓這一道鐵門的鑰匙。

可惜，天王之星是仿製的贋品，放不進去，不然馬上就可以打開來。

阿呆神采飛揚的道：「奶奶的，怪不得糟老頭千方百計的要咱們去搶奪烏劍，玉鐲、太極棍，原來有這麼大的妙用，那百萬兩餉銀想必就藏在裏面。」

鳳兒說道：「或許還有更其他貴重的東西。」

小魚兒道：「再貴重打不開也等於是零。」

阿呆道：「咱們現在就去找糟老頭，把他砸成肉泥，搗成血漿，我就不信找不到綠林令。」

鳳兒道：「不必去找，丁哥不是說過嗎，老頭也要到穿雲堡來，咱們坐在這裏等就可以啦。」

阿呆道：「對，他可能正是爲餉銀寶物而來，咱們不妨先好好合計合計，佈下天羅地網，然後來個甕裏捉鼈，等他來上鈎。」

小魚兒却大唱反調：「你們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別忘記，我們的生命還握在糟老頭的手掌心裏，千萬不可輕舉妄動，拿自己的性命當兒戲。」

阿呆氣忿忿的道：「衰啊，衰啊，難道我們註定要給他當一輩子的工具，做一輩子的殺手，永遠沒有出頭天嗎？」

小魚兒緊握右拳，擊向空際，斷然決然的道：「當咱們取得解藥方子的時候，就是他亡命斷魂的日子。」

阿呆道：「這件事我看非鳳兒莫屬，她一定可以辦得到。」

鳳兒愕然一楞，疑雲滿面的反問道：「咱們三個人都不一定能辦得了的事，我一個人能夠辦到？」

阿呆斬釘截鐵的道：「能，一定能，不論是討？是偷？是騙？妳是最佳人選，絕不作第二人想。」

鳳兒一怔神，道：「阿呆，你在胡說些什麼，我不懂你的意思。」

阿呆道：「笨啊，道理最是簡單不過，妳跟糟老頭的關係非比尋常，就算被他逮住小辮子，也不會把妳怎麼樣。」

鳳兒甚覺刺耳，道：「阿呆 你眞的相信丁哥的話，我倒認爲他很可能是猜測之詞，甚至是無中生有。」

小魚兒小心謹慎的道：「丁寧有可能是猜測之詞，甚至無中生有，但千面人魔與賽珍珠的悄悄話却可信度極高。」

鳳兒吃驚道：「糟老頭說什麼啦？」

小魚兒道：「意思差不多，說妳與他有很特殊的關係。」

鳳兒哭喪着臉道：「他有沒有說到底是什麼關係？」

阿呆口沒遮攔的脫口就說道：「他沒有說清楚，但猜也可以猜得到，不是祖孫，就是父女，甚至可能是跟情人偷生的私生女。」

這小子未經大腦，信口開河，大大地傷了鳳兒的心，咬牙切齒的喊叫，道：「不！絕不！我不可能有這麼陰狠毒辣的爺爺，也不可能有這麼個魔鬼爸爸，更不會是私生女，我不信，我不信，我絕對不相信！」

她越說越激動，說至最後，已是聲淚俱下，人也沒命似的向前奔去。

× × ×

有哭泣的聲音傳來。

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但並非鳳兒。

因爲鳳兒的哭聲，早在阿呆和小魚兒的勸慰下停歇。

哭聲來自東北角上絕壁的下方，一座墳墓的前面。

祭石之上，擺着鷄、鴨、肉三牲，另有四樣時新鮮果，蠟燭高挑，檀香三柱，一位全身縞素的婦人，正跪在墓前燒紙。

一面燒紙，一面哭泣，口中還不時發出夢囈般地言詞。

許是悲傷過度，言詞含糊不清，站在三丈許外的鳳兒、阿呆、小魚兒一句也聽不懂。

許久，許久，紙燒完了，淚也乾了，素衣少婦這才站起身來。

猛一回頭，射出來兩道冷電似的眸光，從三小臉上，一掃而過，語冷如冰的問道：「又是你們三個娃兒，跑來穿雲堡作甚？」

眼前的少婦風姿綽約，雍容華貴，說多美就有多美，多一分嫌胖，少一分嫌瘦，氣質高雅，莊重秀麗，宛若觀音再世，有一股子令人不敢逼視的威儀。

阿呆在心裏狂喊：「卡水卡水，從來沒有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

小魚兒亦暗忖：「安樂公主段菲菲在她面前，恐亦會遜色三分。」

鳳兒說道：「妳是誰？好像是認識我們？」

素衣少婦面上表情全無的道：「在逍遙莊本夫人曾見過你們一面。」

小魚兒驚「哦」了一聲，道：「哦，原來妳就是深居後院小紅樓的那位歹命夫人？」

阿呆道：「夫人麗質天生，氣度尊貴，不像是『歹命』之人，莫不是天妒美人，紅顏薄命？」

歹命夫人冷哼一聲，沒有答腔。

鳳兒道：「婷婷來了沒有？」

一語甫畢，只見張婷婷手裏拿着一束野花，從山壁那邊奔而來，口裏大聲嚷嚷道：「娘，我找到一株野花，好漂亮啊，正好獻給羅堡主。」

話落，人也到了，立將野花放置墓前石碑下。小魚兒這時才注意到墓碑上的字，果然是鎭八方羅四維的墳。

張婷婷也發現了鳳兒他們，興冲冲的道：「鳳兒姐姐，阿呆哥哥，小魚兒哥哥，你們也來啦，這眞是太好啦，人家正愁你們不到呢。」

餘音未落，人已急匆匆的衝過去。

却見歹命夫人纖手一揚，撤下一道強勁暗力，將她強行截下來，寒臉道：「婷婷，還記得離開開封前的情形嗎？」

張婷婷頓如洩了氣的皮球，乖巧柔順的道：「記得，娘本來是不准我跟隨的。」

「後來又爲何肯讓妳跟着我離開逍遙莊？」

「那是因爲孩兒答應娘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娘不說，孩兒不准問任何事情，未得娘許可，也不許做任何事情。」

「妳沒有忘記就好，還不快乖乖的回到娘身邊來。」

張婷婷不敢違抗，乖乖的回到歹命夫人身旁，道：「可是，娘，他們都是女兒的好朋友，不是外人。」

歹命夫人的臉上依然未見到半絲半毫的笑容，道：「孩子，妳還太小，須知江湖詭詐百出，敵友無常，人心險惡，切不可輕易推心置腹。」

微微一頓，繼又說道：「你們還沒有說，此來穿雲堡，目的何在？」

這神態，這語氣，簡直像在審問罪犯，小魚兒大爲不悅，道：「簡單的說，我們是來調查一件案子。」

鳳兒道：「也可以說是帮助別人。」

阿呆自吹自擂道：「更可以說是在做善事。」

歹命夫人絲毫不爲他們的表演所動，依舊木然冷峻的道：「調查什麼案子？」

小魚兒道：「調查穿雲堡主鎭八方羅四維的漂亮太太，以及她的兒子的生死下落。」

這話一出口，歹命夫人馬上有了反應，而且相當激烈，一張粉臉之上，充滿了驚喜、激動、疑惑等多重複雜表情，急聲追問道：「是誰叫你們調查的？」

阿呆故意吊她的胃口，道：「是一個白髮蒼蒼，很老很老的老頭子。」

歹命夫人追問道：「如何稱呼？」

鳳兒道：「他自稱姓石。」

歹命夫人打破砂鍋問到底，道：「叫什麼？」

小魚兒也不肯直接了當的告訴她，說道：「他說他是穿雲堡的元老，曾幹過總管。」

歹命夫人聲急語快的道：「可是石友江？」

阿呆道：「算妳答對啦。」

從而也使小魚兒對歹命夫人的身份大起疑問：「敢問夫人可是姓紀？」

「不！本夫人不姓紀。」

「那麼，姓什麼？」

「歹命之人，早已不用姓氏。」

「夫人不是堡主夫人紀香雲？」

「不是。」

「那妳爲何在羅堡主的墓前燒香憑弔啊？」

「只是代表友人，聊表一點心意而已。」

「代表友人，會淚洒當場，夫人的淚綫好發達啊。」

「娃兒休得說笑，本夫人是因想到敝友的不幸際遇，一時百感交集，故而淚眼滂沱。」

「說了半天，夫人還沒有說令友是誰？想必就是紀香雲吧？」

「不錯，正是羅堡主的結髮妻子紀香雲。」

小魚兒神色一緊，道：「羅夫人現在何處？」

歹命夫人遲疑一下，道：「在未得到香雲的同意之前，恕我不能對外人言講。」

鳳兒道：「羅夫人現在還好吧？」

歹命夫人苦笑一下，道：「還好。」

阿呆道：「陪在她身邊的是鐵胆魔星雷天豹？或者曾經是血手屠夫王化？七殺兇神張忠？還是浪裏白條游全河？」

歹命夫人沉吟一下，道：「據本夫人所知，我的好友紀香雲，一直單處獨居。」

小魚兒道：「單處獨居？她還有個兒子呢？」

「據香雲說，孩子早在穿雲堡時，就已被人擄去。」

「誰？」

「鐵胆魔星雷天豹。」

「媽的，又是他。」

阿呆道：「奶奶的，這個老八蛋陰魂不散，老是纏着咱們，實在可惡。」

鳳兒說道：「夫人可知道雷天豹的下落？」

歹命夫人搖頭道：「此人已有十幾年未曾在江湖上露面。」

小魚兒道：「一個活生生的人會就此消失？」

歹命夫人道：「許是早已隱姓埋名，改頭換面。」

阿呆道：「是啊，是啊，像王化曾剃度爲僧，游全河曾冒充逍遙居士張文光，只不知雷天豹這個老混蛋究竟躲在那個老鼠洞裏？」

不論是鳳兒、阿呆、或是小魚兒，都一直在瞎猜疑，認爲千面人魔的身份只有兩種可能，不是鐵胆魔星本人，就是殺死雷天豹的人。

如果千面人魔就是雷天豹，那麼事情就嚴重了，阿呆與小魚兒之間，很可能有一個正是羅家的少堡主，錯將仇人當恩人，在仇家翼護下生活了十幾年而不自知。

假定千面人魔不是鐵胆魔星，事情同樣錯綜複雜，此人是誰？雷天豹是如何死的？穿雲堡的少堡主下落何方？他又是如何知道烏劍、玉鐲、太極棍的秘密的？

歹命夫人將帽子上的面紗放了下來，道：「聽說小魚帮尋人的功夫很有一套，相信你們一定可將雷天豹從老鼠洞裏揪出來，只要找到雷天豹，就不難查出少堡主的下落，本夫人言盡於此，想先走一步，此非善地，三位亦請勿久留！」

（未完・十）

上文提要： 華山五俠、顏眞卿等人在酒樓與百毒灰衣香主對敵，都不得要領，灰衣香主終爲武當太平道長所擊敗，其後，藍、白衣香主則爲一矮子唐樸君用有毒暗器和黃粉所殺，此時，一陣風將黃粉吹散至各人去，幸而一陣掌風將那黃粉擊碎至片片……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　可飛·圖

鳳在江湖

百毒教徒　再次肆恣

法明和尚道：「上個月望日之夜，少林寺方丈卜下一課，將要影響整個武林大局的大人物今日之內將要出現在長安城中，你等著瞧吧。」

姚鷹仰面大笑道：「你們那個老方丈卜的什麼課我可沒有興趣聽，我只問你一句，我這就闖入英雄大會去弄個天翻地覆，法明和尚，你是管不管？」

法明和尚竟也哈哈笑道：「不管，當然不管，狂徒自有人會管你。」

姚鷹道：「那麼老夫走了——」

法明道：「姚施主身首異處之時貧僧定來唸經。」

那姚鷹也不理他，只是大踏步走了進去，法明和尚坐下石上，閉上雙目，又開始養神起來。

這時一個少年緩步行來，只見他衣衫雖是樸素，但舉止却是瀟洒，正是那俞劍峯。

俞劍峯走在街上，他並沒有留意路旁的測字和尚，只是緩步而行，法明禪師在一旁看見了他，不由心中暗道了聲：「好俊的少年。」

他目光在俞劍峯身上掠過，忽然停留在俞劍峯的頭巾上，只見布冠中釘著一片白色小玉石，法明禪師斗然面色一變，定目再望了兩眼，心中暗道：「阿彌陀佛，這玉片不就是——唉，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思索間，俞劍峯却走開去了，法明禪師心中飛快一轉，開口道：「施主，施主！」

俞劍峯愕然回首，四下微一打量，不見他人，知是招呼自己，但見法明禪師法相莊嚴，上前一步拱拱手道：「大師可是叫喚區區？」

法明禪師合什一禮道：「敢問施主大名？」

俞劍峯怔了怔道：「區區俞劍峯。」

法明禪師沉吟了一會道：「春江夜飛花，星消月光寒，俞施主可是來自大漠？」

俞劍峯面上茫然之色不減，霎時之間法明禪師雙目之中神光暴長，俞劍峯忙拱手道：「在下趕考至此，大師……」

法明禪師面上神色陰睛不定，心中忖道：「眞不知這少年是眞是假，若是虛中强作鎮定，這少年城府之深的是罕見。」

他面上却逐漸和緩，合什道：「施主在此並無親友？」

俞劍峯頷首道：「請問大師有何見教？」

法明禪師道：「貧僧行業所在，日閱千人，自信目光不差，俞施主一表非凡，日後成就必大，是以忍不住出聲招呼。」

俞劍峯啊了一聲，欠身道：「過獎，過獎。」

法明禪師心中念頭不定，口中道：「不知俞施主住在何處，貧僧對施主有一見如故之感，可否見告，貧僧如有空閒，當拜求高見？」

俞劍峯心中連轉，面上神色不變，沉吟了一會才道：「在下居住在城山郊小鎮集的客棧中。」

法明禪師頷首不語，這時兩人面面相對，那小片玉石看得清清楚楚，分明不致有錯。

俞劍峯拱了拱手道：「如此，區區先行一步——」

法明禪師忙合什爲禮道：「預祝金榜題名。」

俞劍峯走得遠了，法明禪師沉思不定，好一會才像是拿定了主意，緩緩坐了下來。

這時街上行人絡繹不絕，大約過了頓飯光景，忽然對面的街道走來了一個中年人，一身青布衣裳，氣度甚爲威猛，他走到街心，四下張望了一會，緩緩走向這邊，正打測字攤前經過，法明禪師看了他一眼，只見他雙眉微蹙，分明心懷隱憂，輕輕將手中筆敲敲竹筒道：「施主有什麼難題待解麼？」

那中年人停下足來望了望法明禪師，微微猶疑了一會：「大師——」

法明禪師微微一笑道：「貧僧法明，略通測算之學，施主……」

那中年人似是感到興趣，已移身坐在桌邊，這時笑著對法明禪師說道：「大師氣度超然，想來必是方外高人……」

法明禪師合什連道：「不敢，不敢，不知施主有何事相問？」

那中年人沉吟了一會，突然道：「在下是打聽一個人的訊息。」

法明禪師心中微微一震道：「請發問吧。」

中年人又沉吟了一會道：「說來也眞是渺茫，在下所想打聽的人，姓名連在下都不知曉，只是知道一個模樣。」

法明禪師啊了一聲，那中年人看了法明禪師一眼，搖搖頭道：「算了，在下所問荒唐，不敢有擾大師。」

法明禪師微微一笑道：「施主但問不妨。」

中年人又道：「在下雖不知道這人姓名，但這人的下落很是重要，這樣吧，在下求測一字，請大師指示在下當向何方尋去？」

法明禪師頷首不語，中年人伸手在竹字筒中抽出一籤，翻過一瞧，只見籤上寫的是一個「賈」字。

法明禪師嗯了一聲：「這個賈字有好幾種解說，敢問施主要尋的是什麼的人？」

中年人嗯了一聲答道：「是一個廿上下的少年。」

法明禪師沉吟了一會，那中年人又道：「那少年在下只見過一面，但模樣倒還記得，長得眉清目秀，雙目中英氣畢露……」

法明禪師暗暗吃驚，他握筆輕敲，心念一轉，口中說道：「這個賈字，去上去下是一個目字，施主尋找的是一個少年，「省」、「賈」字上方爲西，施主要尋這少年往省西去可也。」

那中年人見法明禪師竟作如此解釋，不由一怔，雙目一閃，斗然之間神光暴射而出，却見那法明禪師面上洋洋不變，也不知是虛是實，中年人沉吟了一會，抱拳道：「大師解說高明，在下不勝佩服。」

法明禪師合什道：「不敢，敢問施主貴姓大名？」

那中年人目光中神光一斂，他略一沉吟道：「在下姓岑，草字少風。」

法明禪師似乎沉默念了兩回，却不曾再問，只是面上微微掠過一絲詫異的神色。

岑少風也自沉默了片刻，然後行了一禮，緩緩向西行遠了。

法明禪師閉目默思，面上神色不定，好一會忽然馬蹄之聲大作，馬匹飛馳過處，路面塵沙飛揚，四週振動，那小小的測字攤都搖動不休。

却說岑少風辭過了法明禪師，心中只覺疑念重重，眞猜不透這和尚是何來路，他心知自己名聲幾乎從未在江湖上響過，料那法明必然不會相識。

他想著想著，却聽身後馬蹄聲大作，他向路邊靠了兩步，一行四馬擦身而過，弄得一身是灰，他却用手拂了一拂，絲毫沒放在心上。

走了約莫半盞茶時分，只見左首一座大酒樓，酒旗高高挑在當街的窗口，酒香陣陣傳來，心忖反正無目地閑走，便轉足走向酒樓。

這時那酒樓中倒滿了七八成，人聲嘈雜紛紛，岑少風皺了皺眉，找了一個最靠角落的地方，緩緩行去。

他一目瞥過，只見方才那四個騎馬的壯漢圍在一張圓桌邊，却不住交頭接耳，向一方指指點點，岑少風順著他的指點的地方看去，却見一個青年獨坐在桌邊。

岑少風不由打量了那文士兩眼，那文士似乎也注意到岑少風，微微笑了笑。

岑少風也微笑一下，他心中有所思慮，倒也沒有太注意。

他獨坐桌邊，叫了一壺酒，緩緩啜飲，又點了幾樣下酒的菜。

過了一會，忽然樓門一開，走進了一個僧人，僧袍飄飄，正是那法明禪師。

那法明禪師一眼正好瞧見岑少風，微微打了個招呼，這法明禪師一入酒樓，倒有一半人識得他，登時嘈雜之聲少了許多。

他吩咐伙計叫了一份素食，靜靜坐了下來。

這時那文士忽然站起身來，剎時間整個酒樓安靜了下來，岑少風暗暗吃了一驚，看來這文士來頭不小了。

那文士緩緩走了過來，法明禪師的桌座在岑少風右前方，那文士走到法明禪師桌前，拱手一禮道：「大師請了。」

和尚站也不站，只是合什冷笑了一聲道：「公孫施主別來無恙乎。」

那文士道：「大師不在廟裏清修，却跑來長安作甚？」

法明禪師並不答他的話，只是冷笑道：「公孫施主氣色紅潤，神彩飛揚，想來是做了百毒教的軍師爺了，官運亨通，居然還識得貧僧，貧僧這裏謝了。」

和尚這幾句話說得雖然不算太響，但是附近幾人還是聽得見，霎時之間唏唏嗦嗦便交頭接耳傳了開去。

那文士哼了一聲道：「好說好說。」

忽地拱了拱手忽然壓低了聲音道：「法明，長安城裏沒有你的事，識相的就快點走吧。」

說罷便走開了。

法明和尚飲了一口茶，忽然自言自語

地笑了起來道：「和尚生就拗脾氣，這麼一說，貧僧是怎麼也不走了。」

那文士回頭狠狠瞪了和尚一眼，但是和尚根本連看都沒有看見，低頭吃他的素麵。

這時整個酒樓都在竊竊私語起來，大家偷偷向那文士指指點點，一片低語和驚呼之聲。

「他……他就是……百毒教的軍師爺？」

「公孫飛？」

「……就是那昔年名震江湖的白羽翎公孫飛？」

「……就是從前在紫金山一笑退五敵的公孫飛？」

那文士祇若未聞，嘴角掛著冷笑地在角落上，默默打量著酒樓中的眾人。

這時樓梯登登然響，又有客人走了進來，堂官招呼道：「二位客官請，請！裏面坐──」

只見走上樓來的兩人，當先是個矮胖商賈，後面的一人却是個瀟洒少年，眾人一看到前面這個商賈模樣的矮胖子，霎時之間，全都變了顏色，每個人都在心中暗暗呼道：「姚鷹到了。」

只有那法明和尚的目光却是完全落在那少年的身上。那少年四面看了看，沒有適合的座位，便向著和尚這邊走了過來，大家的目光全集中在姚鷹的身上，誰也沒有注意到這少年。

法明禪師道：「俞施主請坐便是，何必多禮？」

俞劍峯拱了拱手坐了下來，向堂官要了兩個菜，便吃了起來。

那姚鷹一直走到角落下，在那文士的對面坐了下來，文士笑道：「姚天王你脚程眞快，比小弟預計還要早到半日。」

姚鷹道：「公孫兄有所不知，翻過那祁連山時，小弟尋著一條捷徑，是以早了半日。」

那文士聽到這裏忽然一拉姚鷹衣袖，在姚鷹耳旁附耳低語起來，只見姚鷹臉上怒色愈來愈濃，最後那姚鷹一掌拍了桌子上，那三寸厚的八仙桌竟被硬生生地拍落了一角，斷落之處宛如刀切斧砍，整齊平滑之極，尤其奇的是他重重的一掌拍下，連桌角給拍落了，那桌上的杯盤碗筷竟是紋風不動。

座中大都是武林英豪，看到這一掌情景，全都呆住了，沒有一個人發出任何聲音，但是每個人都在心中暗暗地駭然讚嘆！

「姚鷹的鐵掌端的名不虛傳！」

那姚鷹一掌拍落了桌角後，只聽見他怒聲喝道：「太平道長又怎樣，他狂，老夫比他更狂，三月之內老夫不去找他便不姓姚。」

這幾句話聲音頗大，更因眾人都在寂靜之中，是以淸淸楚楚地傳了出來，眾人聽了這句話，更是震驚起來：「姚鷹要找太平道長火拚了，不知爲了什麼？」

太平道長是武林之中有名的慈悲心腸，更兼他武功不可測，姚鷹怎會要怒言如此，他們怎知道百毒教的灰衣香主已經斃命在太平道長手下了。

那法明和尚聽到姚鷹這句話，只是冷笑了一聲，他這一聲冷笑聲笑得也不低，那姚鷹立刻回過頭來，他瞪了和尚一眼，冷森森地道：「和尚，你笑什麼？」

法明和尚頭也不回，停下手中竹筷，淡淡一笑道：「貧僧笑你自負過高。」

姚鷹怒聲道：「和尚你說個明白！」

法明道：「姚施主雖然功力深厚之極，但是在貧僧看來，施主你擋不住太平道長的七十二路快劍。」

眾人一聞此言，全都替這和尚，暗捏一把冷汗，他們中間沒有人識得，這個中年英俊的測字和尚就是當今少林寺第一高手的法明禪師。

姚鷹呼的一下站了起來，他大步走了過來，走到法明和尚身前五步之處停了下來，他向著法明揚了揚首道：「和尚，我老早就警告過你，叫你不要多管閒事，快快離開長安城，現在──」

他說到這裏，猛地一停，法明道：

「現在怎樣？」

姚鷹一字一字地道：「現在是命令你──滾──」

法明雙眉一揚，似乎想要站起身來，但是終究沒有站起來，他放下手中的筷子，仰首道：「若是貧僧說不呢？」

姚鷹一手緩緩抬起，口中道：「和尚你若說不，姚某就要動手趕了！」

法明哈哈笑道：「這麼一來，姚大天王你恐怕連會見太平道長的機會都沒有了。」

姚鷹不料這個出家人口齒如此犀利，一時竟答不上話來，他舉手欲發，半步斜跨──

這時，忽然一個六旬的老人走了過來，眾人看時，正是這酒樓的老板，他陪著笑臉大聲道：「客官有理好講，莫要動手。」

姚鷹看了那老板一眼，不好再動手，一肚子怒火無處發洩，忽地手一揚，一雙筷子挾著勁風，發出嗚嗚怪響地直向和尚飛去，豈料法明一絲一毫也不賣帳，他頭都不回，伸手抓起桌上的一雙筷子反手一擲，只聽得劈拍兩聲，四隻筷子頭碰頭地一齊落在地上。

這一手直把眾人驚呆了，武林之中竟有閉目換掌的功夫，但是法明這等看也不看擲出筷子，準頭如此高明的，的是罕見之極。

那酒樓老板似乎沒有看見似的，依然滿面堆着笑，團羅一揖，高聲道：「今日本店高朋滿座，各位客官熱心捧場，小老兒這裏謝過，這裏有敝店自釀的佳酒一罎，今日開封，請各位客官品嚐幾杯──小二，上酒！」

他回頭一叫，立刻堂官提著大酒壺上來，依次給每個客人倒了一杯，到了法明和尚坐前，那老板道：「大師也嚐一杯？」

法明和尚搖手道：「貧僧滴酒不沾。」

他心中暗笑道：「這老板見我和尚又罵人又打架，只當我是個酒肉和尚了。」

這時早已有人把酒一口乾了，大呼好酒，叫堂官再來添酒。

坐在法明對面的俞劍峯緩緩舉起杯來，那酒翠如竹葉，香醇撲鼻，他仰頭一口喝乾，對面的法明微笑道：「俞施主好酒量。」

俞劍峯笑了笑沒有回答，這時候，坐在遠處角落的中年漢子岑少風忽然緩緩站了起來，他向四面略略望了一眼，又坐了下來，剛好堂官替他倒滿一杯佳釀，岑少風舉起杯來，杯已就唇，忽然，他的目光轉了一圈，似乎想到了一件什麼事，他緩緩地又把酒杯放了下來。

這時酒樓中一片混雜，沒有一個人注意到他，他忽然悄悄然地把那杯酒倒在地上。

江湖漢子碰到了好酒全都興高采烈起來，霎時之間已喝完了三大壺──

岑少風悄悄放下酒杯站了起來，他倚著牆角靜靜地站在那裏，雙目暗暗盯視著對角上的姚鷹和公孫飛。

那老板又添了一碗麵來遞給法明和尚，陪笑道：「大師不飲酒，多吃點素麵吧。」

法明接了麵，吃了兩口，酒樓中的火藥味似乎被這輪酒冲淡下來。

然而，驀然之間，一個壯漢猛可站了起來，他口皮一陣抖動，正得發言，却一交倒了下去。

那法明禪師斗然一變，大吼道：「有毒。」

刹時之間店中一陣沉寂，緊接著已有一半人倒在地上，剩下的都是功力較爲深厚的，毒性一時尚未發作。這百毒教用毒之狠乃是眾所周知，眾人只覺心中一涼，登時豪氣全消，被嚇得呆了。

驀然左角一張木桌上坐著的兩個人影呼地站了起來，右首一人大吼一聲，身形一竄而起，竟掠過四五張圓桌，疾探雙手，口中道：「公孫飛，你太無耻了。」

那公孫飛面含冷笑道：「涼州雙劍的功夫公孫某早就想領教一番了。」

他雙掌一合，當胸疾推而出，那涼州劍中的虬髯客此時橫掠之勢正盡，內力一發，一股力道凝而不散，虬髯客在空間不好換刀，一脚踹在木桌上，雙方力道一逼，那木桌咯咯一聲，吃不住巨力登時踩踢了。

公孫飛只覺手中一重，不由微微一驚，長吸一口眞氣，再度催力。

虬髯客只覺掌心一熱，正待吐力，突然心頭一悸，一口眞力提到一半又渙散開去，公孫飛正待一揚雙掌，只覺左方勁風一掌，一個人影斜撲而到。

公孫飛心知涼州雙劍的老二出手了，他冷笑一聲，右掌倏然一縮，猛然一翻斜拍而上。

這一掌才見他的眞功力，同時間他左手一發內力，涼州雙劍兩人身形都一震，倒退二步，而公孫飛却氣定神閒。

這公孫飛的功力在江湖之中是一個謎，到底有多高也沒有人知道，今日一見，眾人都驚得呆了。

那涼州雙劍的功力，雖較各大宗派主持要略遜一籌，但却都是一等一高手，尤其是內力造詣特別深厚，公孫飛以一接二，却能穩佔上風，這等內功，簡直已達駭人聽聞的地步，就是各大宗派掌門駕到，也未必能夠勝過他，登時大廳中一片駭呼之聲。

公孫飛冷笑一聲，那虬髯客只覺手臂發麻，心中暗駭，但胸腹之間一片火熱，心知那毒性已漸漸難于控制，大吼道：「公孫飛，咱們與你往日無怨，近日無仇，你爲何要下劇毒？」

公孫飛冷冷道：「本教近日以來連連受創，公孫某奉命親自出馬給各位一點小小的教訓……」

虬髯客冷冷一笑道：「公孫飛，你不要太狂，咱們拚著一齊全上，將你一人活捉，再討解藥……」

他此言一出，眾人發覺有理，那公孫飛再强，也決不可能一人對敵。

公孫飛滿面冷笑，這時眾人都已紛紛走攏過來，各人都提滿了眞氣，一來是逼住毒勢的蔓延，二來也準備隨時出手攻擊。

公孫飛身形斗然一掠，向後掠出三四丈，他冷冷道：「佩服佩服，中了這『節節散』還能撐持如此久……」

這「節節散」三字一出，眾人面色不由慘然，原來這「節節散」毒藥是一種緩毒，中了毒的人每年要發作四次，每次非得按時服下藥物才行，這即等于將眾人都控制在百毒教之下。

百毒教在中原一向惡名並不太著，但近日一來連連對武林人物下毒，令人防不勝防，這公孫飛好毒的心腸，不聲不響，也不管有仇無仇，一律下了毒。

那涼州雙劍就是强硬性格，大吼道：「各位，咱們先拚了再說！」

說著兩人身形一掠，刹時眾人一起前掠，那公孫飛斗然雙手一旋，發出一股古怪的力道擋在各人身形之前，眾人身形一窒，公孫飛長嘯一聲，只見四面人影交錯，一連走出三人。

這時那姚鷹也走到公孫飛身邊，眾人皆怔了怔，待公孫飛冷笑一聲道：「各位暫住，待公孫某向各位介紹介紹。」

他說著指了指姚鷹道：「這位姚鷹姚天王。」

原來那百毒教下分設四大天王，天王之下才設香主，但天王是客卿身份，眞正管事的人倒是軍師和五大香主，這天王的功力自然極其深厚，而公孫飛乃是教中謀士的地位，較之四大天王猶有過之。

公孫飛回過身來，又指著一個年約五旬的老人道：「這位是何宜亭何天王，嘿嘿，何天王便是這酒店的老板。」

眾人不由恍然大悟，怪不得酒中，菜中都下了毒藥，敢情別人是早就準備好了。

這何宜亭三字在江湖上却甚是陌生，從未聽人說過，但他既位居天王，功力一定深厚異常了。

公孫飛指了指左手的一個中年道：「這位是本教黑衣香主。」

他一面介紹，一面却目光四下掃射，這時大廳之中那法明禪師仍端坐在椅上，雙掌合什，面上却神色不變，也不知他到底如何，再看過去，左首却坐著岑少風，公孫飛不識得岑少風，心中不由暗暗納悶。

右首前方還有一個少年，正是那俞劍峯，只見他埋首伏在桌上，怕是中毒不支了。

公孫飛心中暗暗盤算，耳邊却聽那虬髯客罵道：「姓公孫的，你想拖延時間

麼?」

公孫飛冷哼一聲，突然他仰天哈哈大笑起來，伸手入懷一陣摸索，摸出一個白色紙包，大聲道：「涼州雙劍也不過爾爾，各位，那『節節散』的解藥就在這裏了，有本事的便搶過去吧。」

說著怪手一擲，那白紙包落在身後一丈開外，姚鷹和那何宣亭立刻一左一右形成一線，準備對抗各人的進擊。

虬髯客雙目神光閃閃，怒吼道：「公孫飛，你還要賣狂麼?」

公孫飛仰天大笑，驀然那笑聲冲起，尖銳刺耳，衆人只覺心中一震，一口眞氣幾乎凝之不住，登時竟有兩人倒在地上。

虬髯客面上顏色連變，勉强吸了一口眞氣，大聲道：「青云玄嘯，各炊……」

他話尚未說完，登時只覺喉頭一甜，哇地吐出一口鮮血，再也站不住足了。

衆人只覺心神凜然，却分不出餘力相顧，各人只覺那大笑聲聲重震心弦，非得全力與之對抗，連逼住毒勢的力道都分不出來，還說什麼連手進攻!

那公孫飛的功力之深的是難測，他笑聲不絕，雙目却不住打量著岑少風，却見岑少風雙目微瞌，雙手抱胸靜坐，絲毫瞧不出有什麼狠狽。

他心中不由暗暗吃驚，再見那法明禪師，雙手合什，衣袂微微飄動，似乎也沒有什麼吃不消的模樣，心念一寒，那笑聲斗然暴震，登時又有好些人逼不住毒素的蔓延，倒了下去。

這時支持得住的人愈來愈少，公孫飛運氣太久，面上也逐漸酡紅，正待大笑一聲，發動最猛的攻擊，突然法明禪師緩緩站起身來，笑聲登時停了下來，那剩下的幾個人如釋重擔，只覺四肢發軟，不由一齊坐在地上，努力運息。

公孫飛雙目之中精光四射，盯視著法明禪師：「大師好精深的佛門獅吼，在下自認不如。」

法明禪師面如寒冰：「公孫施主下毒相害貧僧倒還不算，竟想一網打盡武林英雄，貧僧不能不管。」

公孫飛神色一變，冷冷道：「久聞大師少林高僧，公孫某自是要討教的。」

法明禪師冷哼道：「公孫施主不必多言。以貧僧之見，施主不如趁今日貧僧體內尚有餘毒之際出掌相擊，否則待得日久貧僧尋找一處幽靜地，將毒逼出，那時施主，哼哼……」

他這原是以退爲進的說法，但那公孫飛是何等奸巧人物，冷笑道：「大師既是如此說，在下豈敢不從命。」

他不待法明禪師再度發言，斗然大吼一聲，左拳一揚，右拳疾撞而出。

這一拳他可是用足了眞力，少林寺的威名在江湖上歷久不衰，狂如公孫飛也不敢有絲毫大意了。

法明禪師的雙掌一合，平推而出，兩股力道一合，雙方都是一震，公孫飛運足了眞力，却見法明禪師動都不動，心中不由暗暗駭然。

他大吼一聲，左掌一圈，右掌再出，法明禪師原式不變，又自而平撞出。

兩股力道一觸，公孫飛只覺渾身上下一震，不由被推得倒退一步。

抬目望那法明禪師，却是僧袍飄飄，足下動都不動。

公孫飛駭然再倒退了一步，然後他猛吸一口眞氣，袍袂之處刹時有如灌足了氣，脹鼓鼓的，他雙掌自外向內一合，猛然在前胸一停。

突然他瞥見岑少風雙目睁開，精光四射，心中不由一怔，但他功力甚爲高深，大吼一聲，雙掌已然疾推而出，那法明禪師雙掌一迎，力道尚未接牢，却一交跌在地上，顯然是毒性發作了。

公孫飛一掌擊空了，內力有如浪濤汹湧，一直擊到遠處，擊退了好幾張桌椅。

這時那岑少風緩緩站起身來，一步跨到公孫飛面前，冷笑道：「姓公孫的，你作得太過份了。」

公孫飛怔了怔：「你，你是什麼人?」

岑少風冷冷笑道：「即使說出，你也不會知曉。」

公孫飛雙眉皺了皺，突然之間他一拳擊出，這一下偸襲又毒又狠，連身後的姚鷹和何宣亭都不由驚呼出聲，却見岑少風閃電般雙掌一沉，反擊而上，公孫飛一聲悶哼，登時倒退三步。

姚、何二大天王驚得呆了，刹時大吼一聲一左一右疾撲而上，在他們心目中還未見過公孫飛吃虧過，却不料一上手便被這不見經傳的人一掌打退，是以一出手之間已出了全力。

他們兩人身形才動，却不料公孫飛後發先至，一聲厲吼，也是一掌抓出。

這一來是三股力道罩向岑少風，岑少風面上神色一凜，猛地大吼一聲，左右鐵拳連揚，一連打出四掌。

一股尖銳的呼嘯之聲大作，到了第四拳，那呼嘯之聲已成了渾渾的一片，刹時之間一股白煙驟然昇起，緊接著轟然一聲，石屑木條漫天飛舞，岑少風身形有如擎天巨神豎然直立，公孫飛及二天王的身形竟然在七八丈之外，滿面驚駭。

那股淡淡的白煙逐漸消失，這時地上空空，法明禪師不知什麼時候乘亂走了不見踪跡，岑少風冷冷望著三人，身形斗然一掠，一把抓起伏在桌上的少年俞劍峯，大踏步走出酒廳，孫、姚、何三人眼睁睁地望著他的背影，却沒有勇氣上前攔阻!

* * *

長安城外。

三條人影匆匆從林中閃了出來，右面的是一個中年大漢，左邊的是中年和尚，居中的却是個英俊少年。

不消說，這三人便是岑少風、法明和尚及俞劍峯。

法明和尚對岑少風道：「方才多虧施主鼎力相助，貧僧雖是終生浸淫武學，却是第一次見到施主這種威猛的掌力。」

岑少風道：「大師過獎。」

法明望著俞劍峯，忽然從懷中掏出一個白紙包來，岑少風道：「這是什麼?」

法明和尚把白紙包一攤開，只見上面寫着「七號毒解藥」五個小字，法明笑道：「說來慚愧，方才在混亂之中，貧僧索性把解藥也摸了出來——看來他們的毒藥還編了號呢。」

他從紙包中拿出一粒丸藥，一口吞了，又遞了一粒給俞劍峯，俞劍峯推道：

「不……不用……」

法明道：「你方才不是喝了一杯酒麼?」

俞劍峯沒有再說，呵了一聲便接過丸藥，法明知道岑少風根本不會中毒，是以不須解藥，他拱了拱手道：「貧僧還得早走一步，再入城去看看那數十武林豪傑的下落，相機解救他們的毒……」

他說完便大步走了，俞劍峯望著法明去得遠了，他忽然悄悄地把那一粒丸藥放入懷中。

岑少風却看見了，他奇道：「兄台何以不服解藥?」

俞劍峯望了岑少風一眼，忽然道：「岑兄可會聽說『以毒攻毒』的話?」

岑少風道：「你是說這解藥也是一種毒藥?」

俞劍峯笑道：「正是，試想小弟根本沒有中毒，吃了這解藥豈非反而要中毒了?」

岑少風幾乎想問道：「法明大師不是說親見你喝了一杯酒麼?」

但是他還是忍住，他望著俞劍峯那如沐春風的笑臉，心中暗暗忖道：「眞看不透這個深沉的少年究竟是什麼路子，他拚著挨了那紅袍怪客一劍，却如完全無事人一般，分明中了毒，却又不肯服下解藥，莫非他有最上乘的內家神功，毒藥對他無效……」

* * *

輕風徐來，岑少風和俞劍峯穿出了城外的叢林，俞劍峯和岑少風互相都沒有說話，兩人保持著靜默，各人想各人的事。

俞劍峯抬頭看了看天，終於轉過頭來，對岑少風道：「岑兄請先行，小弟尚有要事待辦……」

那知岑少風竟也是這時轉過頭來道：「俞兄請先行，小弟尚有事待辦……」

兩人說出同樣的話來，都不禁尷尬的愣住了，過了一會兩人都忍不住莞爾一笑。

岑少風道：「既是如此，小弟先行一步。」

他抱拳爲禮，離開了俞劍峯，快步向西而行，走過了兩個叢林，長安城已是模糊一片灰影，岑少風停下身來，回首望了望長安城，輕嘆一口氣道：「岑少風，你也該辦辦自己的事了。」

他拍了拍衣衫上的塵土，那堅毅的臉上忽然現出一種悽然的神色，他望著西山的山頭，喃喃地道：「我此去西山，不過是半個時辰的脚程，但是這一去却不知還能不能回來?」

他望著遠處的城垣和河水，忽然想道：「昔日荊軻易水悲歌，別燕丹而一去不返，今日我岑少風之處境，只怕比荊軻猶要險惡，然而荊軻冒死相爭的乃是國之大義，而我岑少風冒死相爭的却是『虛名』二字罷了。」

想到這裏，他不禁又是輕嘆了一聲，西方的山巒起伏，山巔與雲霧相接，岑少風不再多想，猛然一拔身形，飛出了將近十丈。

這時候，在西東的山頂上，靜悄悄地坐著七個人，他們七個人圍成一個圓圈坐在草地上，像是相互之間毫無關係一般，各自低著頭靜默著。

太陽當空，樹木的影子也愈縮愈短，在小巔上，風聲彷彿鬼哭神嚎一般，七個人的臉上是同樣的沉重，就如有什麼大禍即將臨頭一般。

忽然，坐在頂北端的一個人開口道：「郝兄，日已近午了，你看趙鳳豪會來麼?」

坐在他身邊的一個臉紅如棗的老者答道：「趙鳳豪是個言出必踐的人，那年他說會來，那就是會來的了。」

那坐在頂北端的道：「不錯，趙鳳豪是言出必踐的，老夫也永遠忘不了他那年在此山頭上的壯舉，他最後說：『我趙鳳豪若是不能趕來，必定調教出天下無雙的弟子來，由他代我赴約，趙某謹祝七位長命百歲!』那神情直到現在還深印在老夫心中。」

坐在對面的一個虬髯道人睁開眼來道：「貧道自從二十九歲那年一怒離開了武當山，五十歲後隱居西山水晶山上，這當中三十年行遍了中州名山大川，却是還沒見過第二個奇男子比得上趙鳳豪的。」

坐在道人左邊身旁的一個肥胖老人道：「馬道長之言小弟也深表同意，中州武林之中，是個人物的只有趙某人一個，想當年他在身中馬道長一劍之餘，居然硬接下小弟連環五掌，雖然他是倒在小弟掌下，小弟心裏還是服了他。」

道人右邊身旁的坐著一個禿老頭，他聞言拍了一下手道：「胖兄的掌力渾厚天下無雙，趙鳳豪單向胖兄挑戰較量掌力，馬道長的武當神行劍法稱霸宇內，他却單挑馬道長劍法，單憑這份胆氣我就服了。」

那道人仰首望了望天空，這時太陽已經到了當頭之上，他搖首道：「據貧道看，即使來，來的也必不是趙鳳豪了，試想他中了楊胖老兄正面一掌，能保全性命已是奇事了。」

其餘六人跟著仰起頭來看那日正當中，霎時之間，氣氛立刻顯得有些緊張起來，大家都不再說話，彷佛能夠察覺出那日頭一分一分地靠近正中。

午時正到，巔緣上出現了一條人影，七個人全都暗吸了一口氣，喃喃地道：「來了!」

七個人都在心中暗忖道：『也許是個過路的武林人，湊巧此時經過這裏……』

然而那人一直飛縱到七人圍坐之處，在距離五丈之遙停身下來，他向著七人抱拳揖到地，口中朗聲道：「打遍天下無敵手!」

那七人一聽到這七個字，馬上知道這是趙鳳豪的人來的。因爲當年趙鳳豪到達這山頭時的第一句話，也正是這七個字。

那虬髯道人道：「閣下——敢問閣下與趙鳳豪如何稱呼?」

那人道：「在下姓岑，草字少風，趙老爺是在下主人……」

那道長聽到「主人」二字，呵了一聲道：「呵，原來閣下是趙家的西席師爺……」

岑少風道：「不，在下是個佣人。」

此言一出，坐著的七個人幾乎驚得叫了出口，岑少風却不慌不忙地道：「這位道長想來必就是武林有神風劍仙之譽的馬

道長了吧，敝主人每一提到馬道長的劍法，立刻便悠然神往，咀嚼回味書空咄咄，最後必是嘆曰：『練劍當如馬千里』……」

馬道長面上驚疑之色不減，口中答道：「岑兄好說了。」

岑少風側過臉來，向那臉紅如棗的老者道：「這位必是郝倫大俠了。」

他拱手一禮，這時坐在那頂北端的老者上前一步，他打量了岑少風一眼，抱拳道：「岑大俠與咱們從未謀面，但想來趙鳳豪兄已將咱們幾人說過了，請問……」

岑少風却微微一笑道：「這位必是簡大俠吧！」

那老者名叫簡公林，岑少風轉過身來，又抱拳行禮道，口中道：「岑某來遲一步，七位果能如約趕到，岑某只覺面上光彩得很，哦……」

他目光一轉，只見左側坐著一個五旬的老年，却似乎不像那趙鳳豪所言的任何一個人，不由怔了一怔，那郝倫立刻道：「岑大俠可是覺得這位有些生疏麼？」

岑少風嗯了一聲道：「岑某雖未見過各位，但敝主曾將各位面容特徵一一詳示，只是，這一位……」

郝倫接口道：「不瞞岑大俠，這位就是在下也是方才才認識的。」

岑少風啊了一聲，郝倫道：「馬道長岑兄是認識的，這位簡公林兄，這位是禿鷹方互方兄……」

說著一指那禿頭老者，岑少風抱拳一禮，郝倫指著左首一個枯瘦的老人道：「這位是葉文江葉兄。」

那枯瘦老人雙目一啓，岑少風只覺雙目中神光暴長，他心中暗暗忖道：「趙爺曾一再說這葉老頭最是難敵，內力悠長無比，不可大意與之久持，否則耗損太大！」

這時郝倫指著那老者道：「這位岑大俠必定認識了，他便是楊韋楊兄。」

岑少風雙目一閃，微笑道：「楊大俠的內家拳力之名岑某久聞，如雷貫耳，等下還望手下留情！」

他知趙鳳豪昔年曾受了這楊韋一拳而敗，那楊韋却默然還了一禮。

那郝倫這時指著那左側穿著白衣的五旬老人說道：「上次和趙大俠訂下今日之約的，尚有一位錢仲合錢兄，但據這位陸兄說，錢兄已不幸於二年前病故，曾叫他代爲赴約，這位是陸其昌陸兄。」

岑少風啊了一聲，他雙目掠了陸其昌一眼，口中長嘆一聲道：「錢大俠先行一步，不能親自到會，岑某衷心感到遺憾。」

那陸其昌上前一步道：「陸某也以不能一會趙大俠爲憾。」

岑少風笑一笑，他笑了一半，突然只覺全身一震，覺得那陸其昌似乎自己在什麼地方見過，但却是一陣茫然，想不出個究竟。

他心念電轉，雙手抱拳道：「請問陸大俠，與北翁錢大俠是何稱呼？」

陸其昌雙目一閃，冷然道：「朋友之交！」

他此言一出，不止岑少風，就連在場所有人都吃了一驚。

須知這次約會，乃是將各人的一世英名賭一注，若是不幸去世了，也應當叫自己的下一代代替，却不料那錢仲合竟相托他的朋友，又是一位名不經傳之人。

岑少風只覺思路縱橫，却想不起這陸其昌到底是在何處曾經相識。

岑少風微微哼了一聲道：「陸先生必定是錢大俠的至交好友了。」

陸其昌頷首不語。

岑少風只覺得心頭一片茫然，茫茫之中却又似乎有一塊重鉛壓在心胸之上，預感有什麼事情發生，但此刻乃是他生死關頭，實在分不出餘力去仔細思索，他只是努力地平靜自己心情。

他喃喃自語道：「岑少風啊，今日爲了趙爺的一生大事，你千萬不可有一絲一毫的大意！」

緩緩抬起頭來，只見這時的馬道長、葉文江、楊韋、方互、郝倫、簡公林、以及那陸其昌都坐在地上，個個雙目微閉，一片寂然。

岑少風長吸一口氣，突然之間一個念頭閃過他的腦際，他只覺心中劇跳，忍不住啊的驚呼一聲。

馬道長緩緩睜開雙目，岑少風勉強壓住激動的情緒，說了一聲道：「趙爺叫岑某赴約之前，曾交代岑某幾句話。」

霎時那另外六人一齊睜開雙目，靜靜聆聽。

岑少風道：「趙爺說倘若岑某再敗在多位手下，叫岑某再定下次約會之期，倘若岑某僥倖得勝——」

他故意停了一停，沉聲道：「請各位移駕去見一見趙爺！」

那陸其昌忽然開口道：「趙大爺現在何處？」

岑少風微微一笑道：「若是岑某人勝了，自會領路！」

陸其昌臉色一沉，但沒有多說。

岑少風在心中冷笑一聲，口中接著又道：「當時岑某回答說：『趙爺，若是小人勝了自然最好，否則，小人若是失敗受傷，不支身亡，趙爺得爲我辦一件未了之事。』」

眾人聆聽不作一聲，須知在坐七人的功力之深，任其中一人在武林中都是談之令人色變的人物，他們對趙鳳豪可是眞服了，那裏有一份輕視之心，岑少風說「若勝了」，他們也不容不信，說「敗死」之話，他們也知很有可能，這回對手太强，七人心中深深明白一旦動手，非得動用全力不可，到時候要想失手留勁是萬萬不可能的。

岑少風聲調逐漸冷靜下來，他冷然道：「岑某說：『小人一生中所見一件怪事，到今仍未能尋得答案，大爺可否代爲辦妥？』趙爺當時閉關靜坐，半晌不見回答，好一會才道：『你先別洩了氣！』

「岑某呆了一呆答道：『小人此事有關武林命運之興衰。』

「趙爺便不再插言了，於是岑某便接著道：『趙爺，當今武林之中，到底以誰的功力最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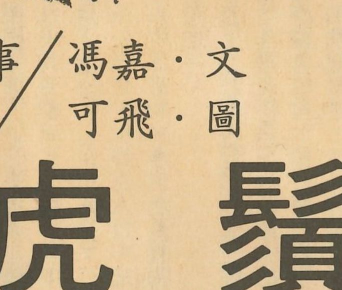
「趙爺沉思良久，忽然道：『少風，你的功力不錯了，但算不上一等一的。』」

「岑某不語，趙爺又道：『如果那姓左的老兒還在人間，少風，你還差一籌。』」

（未完‧三）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虎鬚



前文書至賈美珍在路旁約見司馬洛，見面時賈美珍要求司馬洛幫她忙，救救她的弟弟賈小明，說完便匆匆離開，司馬洛想追踪她，此刻才發現他的車子的輪胎遭人破壞，次日司馬洛由電視新聞中看到賈美珍的車子丟在海邊，但駕車人不在，好奇心使司馬洛向探長詢問此事，却問不出甚麼來……司馬洛到賈家，賈美珍的管家張小姐接見他，司馬洛這次也問不出什麼來，但在停車場上司馬洛又遇到襲擊……

探員到訪　諸多刁難

巨人極力忍住痛再走上前來。他的腿雖然不靈，手臂的氣力還是非常之大，仍是足以拑倒司馬洛的——他以為。

司馬洛知道了他這樣壯強後，就會另採戰略，進攻乃是會專向那些較為軟弱的目標了。

巨人一手掌向司馬洛的頭部拍過來。

司馬洛還是未曾站起身，但這却並不是因為他還未站得起身，而是因為他還不想站起來。他知道巨人高大，脚步又不靈，彎下身來更為不便，他就故意使巨人彎下身來。

巨人這樣彎身擊過來，他又是輕易閃過了，在地上一滾，又踢出一脚，這一次，堅硬的皮鞋就像鳥嘴似的啄在巨人的一隻脚脛上。

巨人又大叫起來，那一掌也收了回去，痛得無法用兩脚站立，必須提起那隻被踢中的脚，而單着一隻脚的一跳一跳。

司馬洛在地上再一滾，脚又再來一下横掃，掃中了巨人餘下的一隻脚。

巨人這隻脚也離開了地面，人便坐下來，「隆」的一聲，他的沉重使地面也似乎有些微的震動。

司馬洛這時就跳了起身；巨人還是呆坐在地上。

司馬洛向他的臉上一揮拳。

因為巨人高大，他揮拳就不必太彎身，就也沒有那麼不便了。

巨人連忙舉起一隻手來擋，這正中司馬洛之計，司馬洛眞正出擊的仍是脚，又一脚踢中了巨人的肩。

巨人又在地上倒下來了。

這又是一個敏感部位。司馬洛的腳踢中他的肩部最少肉而祇是皮包骨的部位，這個部位也是很脆弱的，巨人那隻手臂一時之間痲痺了。

司馬洛說：「現在，我可以慢慢把你宰掉！」

巨人非常不服氣道：「你……你不使用陰招，試試跟我好好地眞打一次看看！」

司馬洛冷笑：「原來你也有公平感？但是這裡不是擂台，這種事情，總之是勝利要緊，我就是勝了你！」

巨人還是瞪着他。

「你用你的特長，我用我的特長，」司馬洛說：「這有什麼叫不公平呢？假如我要跟你鬥氣力，那我就是一個傻瓜！而且我又不是太不公平。」他拿出槍來指着巨人。

巨人呆住了。

司馬洛說：「我老早就可以把你們兩個人槍殺了，這還算不公平嗎？」

「很好，」巨人說：「你有種！你是一個公平的人，我喜歡你！」

「你坐在這裡不要走，」司馬洛說：「我還要跟你說話！」

他走過去登上巨人那部破車，開動了，把車開進了那個停車位中停好，又從車裡下來。

巨人詫異地看看他，說道：「你這是幹什麼？」

「我不想把路攔住，」司馬洛說：「現在跟我來！」

他雖然已把槍收起來了，巨人還是乖

乖地跟着他走。

巨人把那假鬍子拾回了，但是沒有戴上。

司馬洛把他領進樓梯間，說道：「你還要不要打？」

巨人搖頭：「我看我還是打不過你的。」

司馬洛說：「那麼坐下來，我跟你談。」

巨人說：「坐下來談？」

司馬洛說：「你以爲應該怎樣呢？」

巨人說：「我還以爲你會把我送進警局。」

司馬洛說：「你願意我把你送進警局嗎？」

「當然不願意，」巨人說：「不過你有槍，假如你要向我拷打的話，我就寧可被送進警局了，我又不是犯了什麼大罪。」

司馬洛說：「你那個朋友不會找人來救你吧？」

巨人說：「他不知道什麼地方可以找到你，又如何救呢？」

「你們剛才不是找到我了嗎？」司馬洛說。

「我們祇是找到你的車子。」巨人說：「我們不知道在何處可以找到你，我們也不認識你！」

「唔！」司馬洛說：「你不願意上警局，我也不想，我們就在這裡談談好了。」

巨人說：「你有什麼不可告人之事，不敢上警局嗎？」

司馬洛爲之啼笑皆非。他說：「你居然問我這個，就像是我先弄壞你的車子。」

巨人說：「你一定是做了一些虧心事，才有人要這樣警告你。」

司馬洛笑起來：「你憑什麼認爲是我不對，而你的老板才是對的呢？」

巨人聳聳肩：「我不知道，不過通常應該是這樣的。」

「你似乎自命是抱打不平之士。」司馬洛說。

「我們又不是奉命傷人，」巨人一面搓着身上的各個痛處，一面說：「祇是割破車輪，這是很客氣的。」

司馬洛說：「不是奉命傷人？那麼你不要割破我的臉嗎？」

「割破你的臉？」巨人說：「我不割人的臉。爲什麼要做這樣的事情？我要弄一個人，祇要把這個人抱起來再丟在地上就行了。而且，我要割破你的臉，就不必割破你的車輪！」

司馬洛心裡想，也許巨人並不是打電話給他的人所派來的，亦可能負責割破他臉的人不是他。

巨人說：「我是給你捉到了，你很本事。不過，你還是明白了你的敵人的意思，你自己應該怎樣做，你心裡有數！」

巨人的意思就是，他恐嚇的任務是已經完成了，雖然他是給司馬洛捉到，但是司馬洛已經知道對方不是開玩笑的。

司馬洛說：「這件事，不如我跟你的老板直接討論一下更好。」

巨人說：「那就最好了，你也不想再有這樣的麻煩。」

司馬洛說：「很好，你帶我去見你的老板。」

「別開玩笑！」巨人說：「這關我什麼事？」

司馬洛說：「假如你不帶我去，那我又怎麼知道你這位老板是誰呢？」

「你不知道？」巨人詫異地說：「你不知道誰向你找麻煩？」

「就是不知道。」司馬洛說。

「那你一定做了一些令某人不高興的事！」巨人說：「你最好停止，不要再做了。」

「我不能停！」司馬洛說：「我做了很多事情，使很多人不高興，我不知道是誰最不高興而要派你來，所以你告訴我好些！」

巨人說：「我也不知道。」

司馬洛却是相信他。一方面是覺得這個巨人是老實爽直得相當可愛，另一方面則是憑經驗知道，假如對手是勢力大的，那麼這種事情就是多數會用一些不易問出主使人的打手。

司馬洛說：「你不知道，你却爲他做事？」

「我祇是爲錢做事！」巨人說：「有人給我理想的價錢我就做；又不是叫我殺人。」

司馬洛說：「我猜對方是給你一個電話，吩咐你做一些什麼，在信箱裡放錢之類嗎？」

「通常不是這樣！」巨人說：「這一次則是這樣，這個人，一定是認識我的某些老主顧，不過要我去調查他是誰，這却不是容易的事情。我不能去問每一個人，他們也不見得會告訴我。」

「你那朋友呢？」司馬洛問。

「他是我的老搭檔，」巨人說：「我知道的事情他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他也是不知道。」

「那你是專門做什麼的呢？」司馬洛問。

「就是剛才這一類的事情。」巨人說。

「這種工作不會很多吧？」司馬洛說。

「很多！」巨人說：「欠人錢不還的人多得很。」

「你是包收爛賬的。」司馬洛恍然道。

「對了，」巨人說：「有時我也根本不必動手，我祇是出現一下就已經有效了。你看我這身裁就知道，很能嚇人的！」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說。

巨人說：「你欠人家的錢，還是淸賬的好。下一次不會是我來，也許亦不會祇是割破車輪了！」

司馬洛說：「你看我像是欠錢的人嗎？」

「很難講！」巨人說：「我看見欠錢越多的人，越是打扮光鮮的。假如他們不是愛花錢，他們就不會欠錢不還了！」

「這也有道理！」司馬洛笑起來：「不過我沒有欠別人的錢。」

「那你的麻煩更大，」巨人說：「不過我看你是一個很好的人；也許不是你不對，不過總之人家要找你麻煩。」

「你會看相的嗎？」司馬洛說：「我是好人？」

「你對我也不錯呀！」巨人說：「你相信我說的話，你有槍，却不殘忍地殺我，

這是很難得的。」

「你這個人也不差。」司馬洛說。

「我雖然不是好人！」巨人說：「但我也不認爲我是一個大壞蛋。」

這時，他們聽見停車場中有許多人聲。

巨人說：「我可以走了嗎？他們發現了車子！」

「你是怕我把你交給警方嗎？」司馬洛說：「我說過不打算這樣做，就是不打算這樣做。」

「但我那車子是偷來的。」巨人說：「我最好是離開得快些！」

司馬洛忍不住笑了起來。

巨人又說：「這也不是罪大惡極。車子破了，保險公司會賠，車主的損失不大！」

「好吧！」司馬洛說：「我們走！」

* * *

司馬洛把巨人帶到了那位朋友的住宅裡去。

巨人爲之受寵若驚。

司馬洛說：「你飲不飲酒？我給你斟一杯！」

巨人目不轉睛地看着酒柜，就明顯地表示他是飲的。

司馬洛說：「還是你自己來吧！」

巨人自己走過去斟了一大杯名貴的白蘭地。他喝了一大口之後，司馬洛才說：「我這祇是慷他人之慨，我不是住在這裡的。」

巨人差點把杯子也丟掉了。說道：「你就這樣闖進別人的家？」這事是比偷車更嚴重的。

司馬洛微笑道：「你放心好了，這是借用一位朋友的屋子，不是擅自偷進來的。」

巨人這才放下心來，再呷了一口酒。他說：「我是實在需要這個的。你的脚眞厲害，我現在還是一身都在痛！」

「你還未試過我的拳頭。」司馬洛說。

「這個也是最好不要試了。」巨人說。

司馬洛開了電視機，巨人又是大感詫異，因爲現在，他可以從電視機中看到停車場的情形。

他說：「你看來是一個很不簡單的人。」

「是很不簡單。」司馬洛說着，自己也呷了一口酒。

電視機中映出停車場的管理員已經來了，看見兩部車子都壞了，顯得甚爲憤怒。而跟着警車亦到達了。

巨人說：「你的車子，也是不會有實際損失，保險公司也是會賠的！」

司馬洛微笑：「我的車子給割破了車輪，而割破車輪的人的車子就在旁邊，刀子在車子的尾箱中，這車子亦是被破壞了！」

巨人說：「你可以說不知情，那你就沒有麻煩。不過，你其他的麻煩更重要！」

司馬洛微笑道：「你倒是貨眞價實，並不欺場的。人家託你做一件事，你已經做了，還是恐怕我不明白。」

「不是這個意思，」巨人說：「我祇是關心你的安全而已。」

司馬洛說：「那你有沒有興趣保護我呢？」

「不要開玩笑。」巨人說。

「錢的問題？」說：「我是當然不會虧待你的。」

「我不是這個意思！」巨人說：「我是說，我都打不過你，還能保護你？」

「你保護我，就不是要和我打，而可能是與別人打，」司馬洛說：「那是不同的。」

「這個——我不明白。」巨人懷疑着。

「你爲那個不明身份的人做了事，就不能爲我做事了嗎？」司馬洛說。

「又不是這樣，」巨人說：「我爲他做的事已經做了，跟着我爲誰做事，那是我的事情。不過你怎能信任我呢？」

「我就是喜歡你。」司馬洛說着，從袋裡掏出錢來，放在几上。

巨人還是在考慮着。

「你對你那個拍檔沒有把握？」司馬洛問。

「不是，」巨人說：「我肯做，他就也肯做……好吧！我替你做事。你要我做什麼呢？」

「你給我你的証件，我就更加信任你了，因爲假如你對不起我，我可以找你麻煩！」

巨人說：「我不會做對不起你的事情。」他把桌上的錢拿了，放進袋裡，說：「這就是証明。」

他也把他的証件拿出來交給司馬洛。

司馬洛祇看了一遍就記住了。

司馬洛說：「假如叫你割破我車輪的人再叫你對付我，那又如何呢？」

巨人想了一陣之後才說：「我不相信他會這樣。他叫我做過一次，就不會再叫我。而且我不是殺手。不過假如他再叫我，那是他的運氣不好了，因爲我是幫你的。」

「你不害怕嗎？」司馬洛問。

「我沒有什麼害怕的。」巨人說：「當然，每一個人都怕死，但是殺我也不是容易的事。現在如何呢？我做你的保鑣，跟着你嗎？」

「不必了，」司馬洛說：「你太碍眼。你叫你的朋友跟着我。你在家等我電話，我有事叫你做，我就會打電話給你。」

「這樣也好！」巨人說：「我實在也是需要休息半天。你把我打得很痛！」

「我們走吧。」司馬洛說。

事實上司馬洛也是需要休息半天，因爲巨人剛才那一抱，也是很要命的，他的肋骨還是在痛，他祇是不出聲吧了。所以他就回家去休息。

他也是要回家去等一個人。

他並沒有約人，但他相信有一個人會來找他。這個人就是張小姐。

張小姐在黃昏的時候果然來了，她沒有來電話，祇是就這樣來按門鈴。

司馬洛開了門讓她進來。

她仍然是打扮得那麼美麗高貴而且有風度，不過司馬洛則是差得遠了。

她皺起眉頭看着他，說道：「你平時在家就是這樣的打扮嗎？」

現在司馬洛是赤着上身。

司馬洛說：「平時不是，今天的情況

是特別的。」

她的眉頭還是皺着，說：「這並不好嗅。」

司馬洛說：「這却可以止痛。」

他現在身上還散發着一股很濃的薄荷氣味，這就是使她皺起了眉頭。

她說：「你給人打了一頓？」

「這是戰績！」司馬洛說：「我把人家打了一頓，不過總也中了幾下的。」

他就是為了肋骨給巨人箍得很痛，所以在身上搽些薄荷膏，這是可以幫助消除痛苦的，而為了免得沾到衣服上，他便赤着上身了。

張小姐說：「看來你是一個很會惹麻煩的人。」

「是呀！」司馬洛說：「麻煩就像鐵屑，我却像是磁石。你不會是那個叫人去打我的人吧？」

「為什麼我要叫人去打你呢？」張小姐問。

「那你來幹什麼呢？」司馬洛問。

「我是來跟你談談的。」張小姐說。

「我要見的是賈小姐本人，而不是你。」司馬洛說。

「唏！」張小姐說：「你不是說打贏了嗎？怎麼你又不知道誰叫人打你呢？」

「打我的人也不知道！」司馬洛說：「就不能告訴我了。」

張小姐看了他一陣，問道：「為什麼有人要打你呢？」

「你是來問我這個的嗎？」司馬洛問。

張小姐聳聳肩道：「我是關心賈小姐的，假如有人來找賈小姐，我當然是想問清楚這是怎麼回事。假如這個人是常常會有人打他的，那就更值得我關心了。」

「這是值得你關心的！」司馬洛說：「不過人通常是不會無故打人的，一定有一個原因。」

「會不會是為了賈小姐呢？」張小姐問。

「可能！」司馬洛說：「不過，我現在還不知道。」

「讓我看！」張小姐伸手在他的肋骨上輕輕摸着：「看來不是打得很重。」

「我已經說過，」司馬洛說：「我是打贏了！」

張小姐的手指忽然在他的肋骨上猛的一按。

司馬洛「哇」的一聲叫了起來，連忙跳開。他說：「不要這樣做！你有虐待狂嗎？」

張小姐微笑着上前。

司馬洛連忙退避，說着：「我不想跟你玩這遊戲。」

張小姐說：「你躺下來，讓我替你按摩一下。」

「你是律師，不是醫生。」司馬洛說。

「我讀書的時候已是女童軍，」張小姐說：「我學過急救，也懂一些物理治療。叫我替你開刀我是不行了，但是這個我會的。你不信任我？」

司馬洛看了她一陣，無可無不可地說：「也好。我看你也不會來殺我的？」

「是呀！」張小姐說：「來吧！」

她輕輕挽着他的手臂，扶他進睡房裡，讓他在床上躺下來。她的手指就在他的肋骨上輕按着。

她按得倒是很舒服的。

她的手指按到了一處，停下來，輕輕略為發力，問道：「是不是很痛？」

「這裡是特別痛。」司馬洛說。

「是這裡的肋骨裂了一些！」她說：「但這種情況並不是那麼可怕，骨裂了自己會生好的，肋骨裂了尤其是很普通的事情，過幾天就沒事了，不過敷些藥包紮起來就會快好得多。你這裡有綳帶嗎？」

「浴室的葯柜裡。」司馬洛說。

她去拿來了綳帶，為他在肋骨處搽了藥，用綳帶紮了兩圈。這樣可以使肋骨減少移動，而動作起來也沒有那麼吃力，就可以快些痊癒，也沒有那麼痛。

她果然是懂得醫療之道的。

她在他的身邊再坐下來，輕撫着他的頭髮，說：「現在，談談我們的事如何？」

「你是說我要回答你一些問題？」司馬洛問。

「希望你不反對。」她說。

「這是美人計嗎？」司馬洛問。

「你認為是不是呢？」她微笑。

「我看！」司馬洛說：「你的美人計是從來無往而不利的。」

「你應該認為你自己是個幸運兒！」張小姐說：「我很少使用美人計，幾乎從來未用過！」

就在這時，門鈴響了起來。

她說：「希望你不是約了女朋友。」

「不是。」司馬洛說：「我希望的却是，來者並不是又是打我的人。讓我去看看。」

他走出去，向門洞張望一下。

來的却是警探。有兩個軍裝警察，一個便衣探員。

司馬洛穿回衣服把他們放了進來。

那個探員是為了車子而來的。

他說警方發現有一部車子的車輪被割破了，而又有一部車被打破了玻璃。車輪破了的那部查出是屬於司馬洛的。

司馬洛並不否認。

那探員說：「那另一部車呢？」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我祇是把車停放在那裡，我根本不知道出了事。」

那探員說：「那另一部車是已經報失了的。」

司馬洛說：「這又關我什麼事呢？」

那探員說：「我想你回答我一些關於失車的問題。」

司馬洛說：「我根本不知道什麼。我在停車場裡停車，我不可能知道旁邊的車是不是報失的。」

「不如你跟我回警局去談吧。」那探員說。

司馬洛說：「我沒有什麼好說的，我可以說的，在這裡也已經說了。」

「你乖乖地跟我們回去呢，還是我們帶你回去？」那探員說。

司馬洛皺眉。這是有意找麻煩的。不錯他是說謊，出事時他是在那裡的，但是沒有他人知道，尤其是警方不知道。這個探員來留難他，也許是知道這是怎麼回事的，似乎他們是與指使巨人的人是同路的，但這手法也並不高明。

司馬洛說：「我不認為你有充份的理

由把我帶走。」

這的確是不成理由的。他們不能夠祇因為司馬洛的車子與一部被偷的車子一齊破壞了，他就把司馬洛拘捕。

那探員說：「你打了我一拳，你毆打警探。」

司馬洛沒好氣地說：「我猜你的兩個伙計可以証明這件事吧？」

那探員果然是用這一招。

他說：「對了，你們是看不見的，是不是？」

那兩個警察顯得甚為難為情，不過他們並沒有出聲否認，那亦即是說他們是願意合作的，他們會証實這件事情。

司馬洛說：「你一定是有很大的後台！」

那探員說：「你來，還是不來？」

司馬洛考慮着，奇怪他應該如何應付這個可惡的人，以及房中的張小姐又與這事有何關係。

張小姐就在此時出現廳中，她說：「我聽見你說什麼，朋友，不過我希望我聽錯了，你不再說就算了！」

「你！」那探員高傲地說：「你又是什麼人？」

「你看清楚了這個才好說話！」張小姐遞上一張名片：「否則就是禍從口出！」

那探員已經粗口在唇邊了。一個女人，教訓他？

但是他及時看到這張名片上所印的銜頭，就立即閉上了嘴巴。律師——律師就是他這一類人最怕的，他們向來濫用法律。律師却是比他們精通法律的人，假如肯的話，律師可以比他們更濫用以及濫用得更精。

張小姐說：「我是司馬洛先生的代表律師。你有什麼話，可以跟我說！」

「呃——」那探員說：「沒事了，我已經問過話，我可以走了。」

「站住！」張小姐命令。

那探員祇好站住了，他眞的是遇到了尅星。

張小姐轉對司馬洛說：「我剛才聽到你問他的後台，你有興趣知道他的後台嗎？」

「假如他肯說。」司馬洛說：「那當然是最好了。」

張小姐對那探員說：「你告訴他吧。」

「我祇是辦案。」那探員說：「我在手續上是有些錯誤。對不起！」

張小姐說：「剛才你並不是手續錯誤，你犯了非常多的罪，要不要我數出來？」

「你不是說當沒有聽見嗎？」那探員說。

「我還沒有忘記。」張小姐說：「你合作，我是可以忘記的。」

「你也不是那麼容易証明。」那探員又強硬起來。要他不做這事，那相當容易，也容易交代，但是叫他指出是誰主使他的，那却是比較困難一些。

張小姐說：「你沒有看見這是一個怎樣的地方嗎？」

那探員四面望望，一時也為之茫然，不知她是何所指。

張小姐說：「這裡有許多豪華的設備，有許多享受，例如身歷聲音響器材，房間裡的錄音機現在仍然開着，你所講的話，都給錄下來了！」

那探員一時之間臉也青了，但他還是極力保持鎮定，說道：「你放出來呀！」

張小姐得意地微笑：「我放出來就不會是給你聽，我會放給一些有權力的人聽。」

那探員現在顯得很可憐了，他吶吶着說：「我祇是奉命這樣做吧了，我也不是喜歡做這事的。」

「奉誰的命？」張小姐問。

那探員苦着臉說：「馮探長。」

「哦！」張小姐轉對司馬洛：「你跟這位馮探長有什麼過不去嗎？」

司馬洛說：「假如有，那我是自己也不知道了。」

不過他也有一位探長朋友，他是可以打聽的。

張小姐又問那探員：「你一定要把他弄回去，這又有什麼用處呢？」

「我不知道。」那探員說：「上頭叫我這樣做，我就祇好這樣做。」

張小姐說：「你就是把他弄回去了，他也可以找律師把他弄出來的。你不過是給了他一點小麻煩吧了。」

「也許目的就是給他一點小麻煩。」那探員說：「也許他麻煩了別人，別人就也要給他一些麻煩。」

「你可以講得詳細些嗎？」司馬洛問：「我給了誰什麼麻煩呢？」

「我怎麼知道？」那探員說：「這種事情通常都是這樣起因的。你自己做過一些什麼事情，你自己應該知道。」

「那麼，」司馬洛說：「你回去告訴你的馮探長，我已經明白他的意思了。」

那便衣探員祇好帶着兩個軍裝警員走了。

他們走後，張小姐嘆一口氣道：「你看，法律就有這醜惡的一面，有財有勢的人最會利用。你究竟給了什麼人麻煩呢？」

「祇是給了你麻煩。」司馬洛說：「我去找你問賈小姐的事情。」

「他們不是我叫來的。」張小姐說。

司馬洛却相信有一半的可能性，不過他又很難把眞相告訴她。

張小姐却在沙發上坐下，尋思起來。

司馬洛說：「怎麼了，你有什麼不開心嗎？」

「這一次你闖下了大禍。」張小姐說：「我也闖下了大禍。這個馮探長是賈先生的人。」

「你是說賈裕光？」司馬洛問。

「是的！」張小姐說：「還有誰呢？」

「為什麼賈裕光要養着一位探長呢？」司馬洛問：「他又不是作奸犯科的人。」

「他並不是養着這位探長。」張小姐說：「他是有勢力，馮探長的上司與他是好朋友，他有什麼麻煩，就是由馮探長出力來替他解決。馮探長派人來找你麻煩，看來就是賈裕光不高興了。正如我剛才講過，法律最容易給有財有勢的人利用。」

「你又闖了什麼大禍呢？」司馬洛問。

「我替你出頭。」張小姐說：「我是替賈家的人工作的，我却替你出頭。」

「後悔嗎?」司馬洛問。

「並不。」張小姐說:「我又不是沒有地方可以去。我的律師樓不會因此而把我辭退，就是他們這樣做，我也隨時可以找到工作。」

「那又有什麼大禍呢?」司馬洛問。

「我可能因此而被趕出賈家的。」張小姐說:「但賈美珍是我的好朋友。」

「她是你的好朋友，她也不會原諒你嗎?」司馬洛問。

「住在那裡的人，許多事情都不能作主。」張小姐說。

司馬洛說:「那麼，爲什麼賈裕光要派人來找我痲煩呢?你告訴了他我來找過你嗎?」

「我沒有告訴他。」張小姐說:「他也沒有問我，這才是值得担心的。你究竟是在搞什麼鬼呢?」

「現在你開始眞正問問題了。」司馬洛說:「那警探的事情，會不會是你們串演的一幕戲呢?」

張小姐兩臂交抱在胸前，瞪着他:「我說不是，你相信不相信我呢?」

「相信。」司馬洛說。

「爲什麼相信呢?」張小姐問。

「因爲你剛才不是在進行着美人計。」司馬洛說:「你進行美人計會更有效。那個便衣探員很難搞，那兩個軍裝警察還好一些，但是他們是男人，我也是男人。」他忽然格格地笑起來:「而剛才你眞捧，把他們嚇得團團轉，我知道你根本沒有開錄音機。我可以想像你在庭上陳辭的時候會是多麼厲害，一個女中丈夫。不過你在溫柔的時候却又是那麼女性化，你這溫柔的一面，並不是那麼容易有機會見到的。我相信我的運氣實在很好。」

「別講廢話了。」張小姐說:「你得告訴我究竟在搞什麼鬼。有人打你，你的車子被破壞了，而賈裕光又叫人來找你的痲煩。」

「你想知道容易。」司馬洛說:「爲什麼不繼續用你的美人計呢?」

「我沒有心情了。」張小姐說。

「也許你可以回去問賈裕光。」司馬洛說:「賈裕光既然認爲我不應該去找賈小姐，他一定知道爲什麼。」

「我不回去問他。」張小姐說:「我對這個男人毫無好感。」

司馬洛說:「那你即是說，他是一個壞人了?」

「什麼叫好，什麼叫壞呢?」張小姐說:「他又不算是一個那麼壞的人;祇是，我討厭他的作風，他喜歡弄權力，又市儈，我不喜歡這種人。」

「你却爲他做事。」司馬洛說。

「我不是爲他做事。」張小姐雙眼一瞪:「我是爲賈美珍做事。賈美珍是我的好朋友。現在，你可以回答我的問題了嗎?你究竟做了一些什麼事情，而惹禍上身呢?」

「我向賈裕光勒索。」司馬洛說:「假如他不賣帳，我就會破壞他競選，爲他製造一些醜聞之類。看來他是不肯賣帳了。」

「別對我胡說八道吧!」張小姐說:「你不是這樣的人。」

「我不是這樣的人?」司馬洛說:「你憑什麼覺得呢?」

「我沒有打聽過我就不會來。」張小姐說:「我知道你是一個好人。我剛才說人很難有好壞之分，不過你却是例外，你算是好的人。」

司馬洛苦笑道:「一個人，容易給別人打聽到底細，也是很吃虧的。你知道我，我却不知道你。」

「我還是不知道很多事情。」張小姐說:「否則我也不會來問你了。爽爽快快，你究竟講不講?不講我就走。」

「不講。」司馬洛說。

她立即走過去拿起手袋，這時電話却響起來了。這個電話竟是找她的。

司馬洛把電話交給她。

她講了兩句就很生氣，大叫起來說:「你叫他去死吧!去跳海!假如覺得海邊太遠，就上天台跳下來!」

她摔下了電話，就在沙發上一坐，深呼吸着。她現在就像一隻火爐，鼻孔似乎隨時會冒出火來似的。

司馬洛看着她，推測道:「那是你的老板?」

「對了，」張小姐說:「他們叫我不要幫你。」

司馬洛說:「站在他們的立場是對的，你是爲賈裕光做事的呀。」

「我不是爲賈裕光做事。」張小姐說:「我是爲賈美珍做事的!現在，賈裕光的壓力，居然施展到我們公司來了!這就是不對!他向我的公司施壓力!」

「你們法律界。」司馬洛說:「通常是識時務的。」

「我還沒有這種功力!」張小姐說:「來吧。你來，剛才你說什麼美人計，現在來吧，我們繼續!」

「等一等，」司馬洛說:「爲了這樣刺激，你就亂來，我不贊成。」

「你來!」她命令。

跟着她就拉住他的手，把他强拉進房間去。她推他在床上躺了下來，自己亦在旁邊躺了下來。

司馬洛說:「你的美人計不會成功的。」

「眞有趣。」張小姐說:「公司向我施壓力，而我跟一個男人一起躺在床上，這個男人居然又說對我不感興趣，這眞是我的倒霉。」

「我們可以談個清楚。」司馬洛說。

這時電話又響起來了，是床頭的分機。

張小姐叫道:「假如再騷擾我——」

但這一次的電話則不是找她的了。這電話是巨人打來的，巨人說他的拍檔看到有警探登上門來，不知道需要不需要他幫忙。

司馬洛說:「你能幫一些什麼忙呢?」

「在這方面我未必是沒有辦法的。」巨人說:「我有許多朋友。」

「沒有問題。」司馬洛說:「我暫時並沒有困難，需要你的時候我會找你。」

他放下了電話。張小姐說:「你的老板?」

「祇是一位朋友。」司馬洛說:「我沒有老板。」

「好了，」張小姐說:「我們繼續談我們的吧。你說你見過賈美珍，我認爲你是說謊的，但是以你這樣一個人，你說謊也一定是有一個很充份的理由。」

司馬洛沒出聲。

張小姐說:「我也是有一些事情要告訴你的，不過你得先告訴我。」

司馬洛也是有考慮告訴她，他不能夠什麼都不透露，否則事情就不能夠有什麼進展。問題是，她是否適合透露的對象，但看來她是的。倒不是因爲她的美人計成功。

他說:「你也有些事情告訴我，那我們交換是最好了。不過，你會守諾言嗎?假如我說了之後你又不肯講呢?」

「相信我不會的。」她說。

「很好，」司馬洛說:「我先告訴你，我們之間，總是需要有一個先讓步的。既然你是我的律師，我應該先信任你。」

她咭咭笑起來:「免費代表律師，我現在好像是兼做義務社會工作者了。」

司馬洛說:「也許我應該先付你訂金，正式聘你爲我的律師吧?」

「不必了。」她說:「我答應過了就是。這是一個君子協定，我們都是君子。」

「很好，」司馬洛說:「我相信你。」

於是司馬洛就把賈美珍找他的情形對張小姐說了出來。

他說完了之後，張小姐沉默了好一陣。

她終於說:「但是賈美珍的確是去了美國。」

司馬洛說:「難道你認爲我是說謊嗎?」

張小姐搖頭:「我不認爲你有什麼理由說謊。在此之前你與賈家根本是全無關係的，不是嗎?」

「正是，」司馬洛說:「不過，賈美珍說她的弟弟小明有危險，我們却是去研究賈美珍是不是在此地。究竟她的弟弟是不是有危險呢?」

「她的弟弟是很可能有危險。」張小姐說:「我們已經很久沒有他的消息了。」

「你們找不到他?」司馬洛問。

「沒有去找。」張小姐說:「小明這個人太不長進，他吸毒，又老是跟那些不三不四的人來往。我們勸過他，救過他許多次，他都是不改。美珍跟他的感情很好，這使她很傷心。」

「她爲他而傷心。」司馬洛說:「因而她就放棄了?」

「她沒有放棄。」張小姐說。

「但是你又說你們已經好久沒有見過他了。」司馬洛說。

張小姐說:「這是因爲賈美珍本身也有問題，她的精神——她有輕微的精神分裂，有時會說一些無中生有的話，不知道的人會信到十足。」

司馬洛皺起了眉頭道:「那麼你認爲她可能是對我亂說話嗎?」

「她根本不在這裡。」張小姐說:「她是到美國去治療了。」

「這就奇怪了。」司馬洛說:「她那天是爲了她弟弟的事情而找我的。並不是她打電話找我，是她本人找我。電話還可以從美國打來……」他忽然停了下來。他是想到了某一些事情，一時却又不知道是什麼。他祇是覺得似乎有些地方不對勁，但又未能想得清楚。

張小姐說:「除非她並不是到了美國去。」

「現在是你說的了。」司馬洛說:「你說她是到美國去了的，現在又是你說她可能不是。」

「我也沒有看見她上飛機。」張小姐說:「祇是醫生對我說要送她到美國去治療，還說賈裕光也贊成這個主意的。她的精神不大好，進醫院住了兩天，跟着醫生說她到了美國去治療。」

「這當然是賈裕光的醫生。」司馬洛說。

「也沒有所謂是誰的醫生，總之是最好的醫生。」張小姐說:「總之是賈家出錢。除非是醫生騙我吧。」

「醫生有什麼理由騙你嗎?」司馬洛問。

「我想不出他有什麼理由騙我。」張小姐又皺着眉頭說道。

「但是賈美珍患精神病。」司馬洛說:「你是她的好朋友。即使不要你陪她去……不是也應該由你送她上飛機嗎?這樣才會使她安心些。」

「起初我對這點很反感。」張小姐說:「但是現在我開始覺得這點是很可疑了。」

司馬洛說:「現在，情形似乎有可能是賈美珍並不是被送到美國去。她是給賈裕光送到本地的療養院，也許她的病情惡化起來，而賈裕光不想讓你知道。」

「假如有這樣的事情。」張小姐說:「他是會不願讓我知道的。我是外人，這事傳出去會影響賈家的聲譽。」

「但是，」司馬洛說:「似乎賈美珍是從療養院裡逃出來了，所以你說她到了美國，而我在這裡還是可以見到她。」

「我也是這樣猜。」張小姐說:「似乎祇有這個可能性。她逃出來了，賈裕光已經派人在找她，他不想你找到，所以他就找人警告你和痲煩你。他不想你查出這些眞相，以免影響他的聲譽，影響他的競選。」

「看情形。」司馬洛說:「他們似乎是已經把她捉回去了。她的人不見了，她的車子跌進了海中。」

「應該是的。」張小姐說:「也許她把車子衝下海，給他的人把她救回而帶走了。我不認爲她是死掉，即使以賈裕光的勢力，他也不敢把屍體藏起來，他不是做那種事情的人。」

「那麼。」司馬洛說:「爲了賈美珍的安全，我就祇好忍氣吞聲，不管這件事情了。賈美珍患病，是應該進醫院裡，我總不能夠把她拉出來的。」

「這個——」張小姐說:「即使你不要管，我也還是要管。賈美珍是我的好朋友，我要知道她是在什麼醫院，與及情形如何。」

「你不可以問賈裕光嗎?」司馬洛問。

「我不相信他肯承認什麼。」張小姐說:「而且他這個人最擅長耍人，他不要我找到，我就找不到。」

司馬洛說:「我明白，有錢人就有這

討厭的地方！」

他也是很討厭這個的。有錢而又做大生意的人有許多公司，每一間公司又有許多部門，又有秘書等等，他不想見你，甚至不想與你通電話之時，就這裡也不在，那裡也不在，什麼地方都不在，有什麼話，跟秘書說好了。不能說嗎？見到他時轉告他，請留下電話，他會覆你。他不願跟你談話，他當然就也不覆你的電話了。

張小姐說：「我可以找薛醫生，我向他使用美人計，一定成功！」

「你又說你不是常常用美人計的？」司馬洛說。

張小姐得意地笑起來道：「怎麼了？你是吃醋嗎？」

「我不是吃醋，」司馬洛立即否認：「我吃什麼醋呢？」

張小姐說：「這不是那種美人計，這種美人計其實我天天有在用，男人對我垂涎，會給我很多方便，我問一個問題，別人問可能得不到回答。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我明白！」司馬洛說：「那些是自投羅網。」

「差不多，」張小姐說：「薛醫生，祇要我摸摸他的禿頭，他就好像喝醉了酒。」

司馬洛也笑起來道：「假如他為你檢查身體，那他豈不是要爆炸了？」

張小姐咭咭笑着：「是呀。他做夢都想這樣，但是假如我有病，我一定是看女醫生。我發覺看男醫生非常之吃虧，他們很可能會開錯葯方。」

「這不能怪男人，」司馬洛說：「也許祇能怪你自己長得太美麗！」

「我還以為你已經忘記了！」張小姐說。

司馬洛微笑：「誰能夠忘記呢？事實上我這也不算是故意奉承你，你連男醫生都不敢看，你知道你是多麼美麗的。」

張小姐說：「一個你認為很美麗的女人跟你一起躺在床上，在你的身邊，你就是祇會說話？」

「我的肋骨假如給你打一拳，那就不得了！」司馬洛說。

「我不會打你，」張小姐說：「還有幾個鐘頭才天黑，我要天黑才去找那個薛醫生，美人計在天黑之後是特別有效的。我沒有別的地方好去，祇好留在這裡了。」

司馬洛說：「你的美人計實在令人很難抵受，我雖然是會痛，也是不容易忍得住，你再說，我就要動手了。」

張小姐咭咭地笑起來：「為什麼你不動手呢？」

「你是為了什麼呢？」司馬洛說：「你懷疑我還有些秘密沒有說出來嗎？」

「不是，」張小姐說：「難道祇可以你對我感興趣，我不能對你感興趣嗎？」

「又不是，」司馬洛說：「不過我們現在還祇是第二次見面吧了。」

「我對你這個人都已經相當清楚，」張小姐說：「我不是對你說過，我已經作過一些調查了嗎？而且我這種人，實在是比男人更色狠。除非我沒有看中一個男人，否則——」

「唔！」司馬洛說：「看得上眼的對手太少？」

「對了！」她說着忽然一揮手坐了起來：「看看你需不需要換繃帶！」她說着就替他把襯衣的鈕子解開。

其實她很知道他是否需要換繃帶，她現在這樣祇是一個藉口。她的手在他的胸膛上輕輕按摩起來。

通常這動作是男人對女人做的。

但是女人對男人做，却是效果一樣好，也許更好。但主要因為男人是最容易被挑動的。

她剛才替他包紮的時候，手勢已經是甚為溫柔了，而此時她是刻意挑逗他的，手勢就更為美妙。

司馬洛立即就有了强烈的反應。

他立即伸手把她抱住。她却推開他的手說：「不要！你不想享受嗎？」

她這樣使他相當矛盾。假如他來動手，那就享受不到她的服務了。但是假如他不動，他又實在不容易忍耐。不過他決定還是暫時盡量忍着，他遲一些還是可以動的，但是目前他要享受一下這種難得的服務。

張小姐簡直是頑皮地弄着他，好像把他當是一件玩具。

司馬洛呻吟着說：「這一套是什麼地方學來的？」

張小姐微笑道：「你開始吃醋了。」

他的確是有這樣的吃醋心。她既然是有這樣的技巧，那她應該是在別的男人身上練習過了，還可能是那個男人教她的。司馬洛雖然明知道無權妒忌，但是他又難免會感到羨慕，羨慕那個男人。

張小姐說：「你不是我的第一個男人，不過，你却是第一個得到這種優待的男人。」

「怎麼會呢？」司馬洛問。

「我有一位女朋友，」張小姐說：「她非常精於這個，就是她教我的。她告訴我這個原理，我不是笨人，明白了原理，就懂得怎樣做了。唔，看來果然是很有效的。」

她這樣一說是更有效了，因為司馬洛聽得心中非常舒服。

到後來，他實在忍不住了，手就亂動起來。她仍然是叫他不要動。

她到底是一個身份特殊的女人，她的職業使她常常頗有權力感，因此她是特別喜歡主動的。她要他受控制。

後來，他的手也把她騷到無法自制了。終究是女人，她是不可以一切都做主動的。

她嘆一口氣，倒了下來，半閉着眼睛。

這時，司馬洛就動手替她把衣服脫去。她在這方面很合作，一方面是因為她已經很願意了，另一方面是因為她還要出外的，衣服假如弄皺了就不大好。

內裡那一層，則是因為需要而除去。

她是一個那麼美麗的女人。人是眞奇怪的，麗質似乎多數是天生，她顯然不是一個喜歡運動的人，她却有很好的身裁。

她也有很柔嫩的肌膚。一個女人假如要常常運動去改善或保持自己的身裁，可能就不會有如此柔嫩的肌膚了。

她看着司馬洛也自己脫下衣服，幽幽

地說：「你的肋骨會不會痛呢？」

「肋骨？」他說：「什麼肋骨？」

在這種情形之下，他也根本不去理會了，因為他的傷又不是很重。

他雖然也是不容易忍耐，他還是極力忍受，因為現在輪到他來對她作同樣的服務了。這就像是耐力的競賽，看看究竟是誰的忍耐力較强。她是一個强人型的女人，他希望在精神方面亦要把她征服。

她也是被征服了，由於他也是有很高超的技巧，除非是一個不正常的人方會無動於中，她不是一個不正常的人。後來，她就哀求起來，求他不要等了。

這個時候他們才作眞正的接觸。

他雄勁而她則是緊窄，雖然早已有了充份的潤澤，還是相當之緊窄。起初時候，她嚶嚀着，扭動起來，這個表現，很難分辨她是不是有不適，但是他相信她即使有不適，也不是很嚴重，在這個時候，她一定不會如何不適。

也許祇是起初不大適應。

她低聲說：「很久……很久了！」

她的意思就是她已經很久沒有做這件事情，雖然追求她的男人很多，她因為自己的條件高，即使偶然一次發洩，她也是不會亂選一個男人。這種苦處，很少人明白，司馬洛則是一個很明白的人，他以前也遇過這一類的女人。

他暫時停了下來，到了盡頭的時候就停了下來，讓她適應一下。

她也果然很歡迎此舉。

她呻吟着，深呼吸着，扭動着，他則有如石柱那樣把她塞住。他雖然沒有動作，但是她這樣扭動着，也是動作了。這樣，她可以得到她喜歡程度的摩擦。

後來，她的手又伸到他的胸前撫摸起來。

她夢囈似地說：「你不要祇是靜着，你要動呀，你要動！動！」

司馬洛動了起來。

這件事他是經驗豐富的，亦做得很好。

她也合作得非常之好，而她現在也不難堪了，事實上她亦是已經沒有那麼緊窄。一個女人，當她興奮起來的時候，她是自然會有若干程度的擴張的。而且她也是分泌如潮，這使他有在浪花飛濺的感覺。

她是很熱情的，也許平時沒有多少表現熱情的機會，現在有了，她就份外顯得熱情。

一次又一次，她登上了高峯，直至後來，她似乎抵受不了，似乎已經太多了。但司馬洛亦在此時結束了，這也正好。

他却有一種不願意結束的心理，她有一具那麼可愛的身體，他結束了，他又不能得到最高的享受，這是一種奇妙的矛盾。

結束了之後，他們兩個人就睡着了。不久，電話又響起來了，還好不是在他們最繁忙的時候響。

她夢囈似地說道：「假如是找我——你懂得怎樣用粗話問候人家的吧？」

但是這個電話不是找她的。

司馬洛一聽就完全醒了過來。

電話裡是賈美珍的聲音。她說：「司馬洛！你得救我的弟弟！」

「賈美珍！」司馬洛說：「你現在在什麼地方？」

他叫她的名字，乃是為了要讓張小姐知道。

賈美珍似乎猜出了他這樣說的用意，立即就不出聲了。張小姐則是立即跳了起來，她也是完全清醒了。

司馬洛說：「你等一等，張小姐在這裡！」

張小屛就叫張小姐的名字。

「小屛在你那裡？」賈美珍說。

張小屛叫道：「美珍！美珍！讓我跟你說！」

她把電話奪過來說：「喂？喂？」但隨即又頹然地回給司馬洛。司馬洛知道那電話定已經收了線。

他把話筒拿到耳邊聽一聽，果然是已經掛斷了的聲音，他祇好把話筒放回了。

張小屛說：「她不會再打來了。你不應該告訴我在這裡。她知道我在，她就不會再打來了。」

司馬洛說：「我還以為你們是好朋友！」

「她一定是有理由，」張小屛說：「我不知道是為什麼，但既然她不是在美國，她就應該跟我聯絡。她打電話給你而不打電話給我，那一定是有一個理由的。」

「總之她不是在醫院裡！」司馬洛說：「假如是在醫院裡，我相信她一定得不到准許打這個電話！」

「正是呀！」張小屛說：「但是她現在在什麼地方呢？這使我担心起來了。」

司馬洛也是咬牙切齒的。一個人打電話來而不說自己在什麼地方，可以聽到聲音而捉不住，收綫之後就無可追尋了，這是很惱人的。

他終於說：「你認為她可能在什麼地方呢？假如她是從醫院裡逃出來了。」

「我不知道，」張小屛說：「她應該跟我聯絡的，她最信任的人就是我。除此之外，她連較好的朋友都沒有。」

「現在我起碼知道她還是活着的。」司馬洛說。

「賈裕光應該是把她捉回了醫院去的——照你所講！」張小屛說：「但是她現在却顯然不是在醫院。」

「她似乎有本領生存下去，」司馬洛說：「不過一個精神分裂的人，下一步會做一些什麼，却是很難講。她的情形——是很嚴重嗎？」

「相當嚴重。」張小屛咬起指甲來。

司馬洛不出聲。他其實也是問得不對。他也明白這種病會是怎樣的，是不是很嚴重，祇是時間的問題。這就有如計時炸彈，不知道什麼時候爆炸，在未爆炸之前，總是沒什麼動靜，但是爆炸起來才知道多嚴重。

張小屛繼續咬着指甲。司馬洛早已看過她的指甲，修飾得整齊而美麗，她並不是一個有咬指甲習慣的人，現在咬起來，就顯示她是多麼地焦慮了。

她又說：「有時，她說腦子裡有些聲音告訴她發生了什麼事情——她說出來，像眞的一樣，實在却是完全沒有那件事情。她是越來越糟了」。（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前文書至鄭公明死在靈塔最頂層，是被人謀殺的，龍驤因追逐判徒南宮北和任明傑打鬥，未能及時上靈塔頂，這時武當四位長老已趕到，任明傑早已溜走，龍驤第一個先上塔頂，跟着玄地道長也跟上，龍驤一見師叔鄭公明眉心中劍而死，便證實武當潛藏的內奸所做出來的，心中知道內奸是誰，用劍指嚇玄地，想探出其中內幕，但玄黃、玄機、玄海三道長也跟着上來，便沒有追查，還劍入鞘，玄地借機忿怒離開，龍驤便和三位道長談論鄭公明被害的死因，再迫玄機將放飛鴿報訊通知南宮北的人就是玄地，證實玄地是內奸，投靠天心教……

娘娘相邀　身世成謎

玄機道人咬了咬牙，道：「我要跟他算帳去！」

龍驤一把將他拉住，道：「道長，你絕不可貿然行事，須知他此刻沒有向你們下手，是因爲他尚有顧忌，等到你揭穿了他的眞正面目之後，他已無需掩飾他的野心，恐怕會對你們不利……」

玄機道人愕然問道：「龍大俠，貧道這就不明白了，你方才還是力主揭露他的眞面目，指出他的罪狀，爲何現在又說不能這麼做呢？貧道不相信他眞個毫無顧忌，胡作非爲！」

龍驤輕嘆了口氣，道：「在下本來力主將他擒住，除此大禍，是沒有想到他的勢力已經龐大得足夠毀去武當……」

他話聲微微一頓，道：「並且，此刻各派都有人在此，我們若是逼得他無路好走，說不定他會孤注一擲，將各派的高手全都毀在武當，到那個時候……」

玄機道人凜然道：「貧道就是拚了一死，也絕不讓他那麼做。」

龍驤道：「他爲人心計深沉，陰毒無比，只怕道長你不是他的對手，在下之意，道長你還是忍耐下來，等待適當的時機。」

玄機道人沉吟一下，道：「貧道就依照龍大俠之言。」

龍驤臉上浮起一絲欣慰的笑容，道：「道長這麼說，在下便可以放心了。」

玄機道人感激地望了龍驤一眼，道：「今日若非大俠在此，貧道眞不知該如何應付如此棘手的問題。」

龍驤道：「道長過謙了，其實在下若不在此，或許事情不會發展得如此之快，死了那麼多的無辜之人。」

玄機道人嘆了一聲，道：「貧道做夢也想不到本門潛伏下這麼深的危機……」

他搖了搖頭，不願再說下去，轉變話題，道：「龍大俠，勞累你一天了，貧道命人帶你去紅葉精舍休息。」

龍驤搖頭道：「不，在下並不覺𠂔累，也不需要休息，還是我陪你去膳堂看一

看。」

玄機道人知道龍驤是不放心自己去處理膳堂之事，他誠懇地說道：「龍大俠請放心，貧道絕不會貿然行事，等到確實抓到證據之後，才揭露他的陰謀，此刻，還請大俠休息一下，因爲明日你還要參加劍會。」

龍驤深深望了玄機道人一眼，頷首道：「好吧，在下就聽命去休息休息。」

玄機道人喚過那在旁站着跟個傻瓜似的小道，吩咐道：「你帶龍大俠到紅葉精舍去，並且替他準備晚膳，不可有絲毫待慢。」

那個小道唯唯諾諾，恭聲答應。

玄機道人單掌一立，向龍驤行了一禮，道：「龍大俠，明日在較技場再見。」

龍驤抱拳道：「明日見。」

玄機道人自窗孔飛身躍出，身影很快地消失在黑暗之中。

那個小道見到玄機道長已經離去，恭身道：「龍大俠，請。」

龍驤望了那小道一眼，舉步往樓梯行去。

他一面緩步下樓，一面暗自思忖着玄地道人的辣手陰謀，才走了不到幾步，突然覺得身後那個小道貼上背來。

他的心中突然昇起一絲警兆，身軀往牆邊一靠，側過頭來，忙問道：「你做什麼？」

他這句話還沒說完，眼角閃處，已瞥見那個小道五指箕張如爪，往自己後頸疾抓而來。

龍驤驚怒交集，上身往右一側，左掌倒拍，往那個小道的手爪拍去。

誰知那個小道出手看似緩慢，速度却是奇快無比，龍驤身軀剛剛一側，左手提了起來，後頸便已被那小道抓個正着。頓時，一股酸痛無比的感覺自頸上傳進全身，使得他一點力氣也發不出來。那個小道笑嘻嘻地道：「龍大俠，得罪了！」

龍驤眞沒想到自己會被那個小道所暗算，他猛一吸氣，待要運起眞力掙開對方的掌握。

那個小道似乎曉得龍驤這麼做，他笑嘻的伸出左手在龍驤腋下一摭，說道：「龍大俠，你不要掙扎了，沒有用的。」

龍驤猛一運氣，剛自丹田凝固，便覺對方左手在自己脅下輕輕一搔，立時一道冰寒的感覺隨着對方的手指侵入體內。

剎那之間，不但凝聚的眞力被沖散，並且全身如遇雷殛，使得他又痛又癢，又酸又麻，哭笑不得。

他怒道：「你是何人？」

直到現在，他才曉得這個毫不起眼的小道士並非武當門下，而是經過容易裝扮的。否則，以龍驤的武功，那個小道就算動手暗算，也不會如此容易得逞的。

那個小道聽得龍驤怒問，依然笑嘻嘻地道：「在下白摩勒，得罪之處，尚請大俠原諒。」

「白摩勒？」龍驤從未聽過江湖上有這等年輕的高手，不禁驚呼出聲。

敢情他也曉得一個人經過易容之後，雖能改變原來的容貌，但是聲音，體型，動作，習慣，却不容易改變的。

他在方才曾經注意過這突然上塔的小道，就是因爲看到這小道年紀還輕，身子單薄，才會掉以輕心，遭到暗算。

不然，以他的一身武藝，縱然那小道身懷絕學，一時也不可能使龍驤上當受擒。

那個小道聽得龍驤驚呼之聲，笑道：「龍大俠，也許你沒有聽到過在下的名號吧，其實在下……」他話聲未完，塔中突然傳來一聲怒喝：「老二，你在嚕嗦些什麼？」

龍驤沒想到塔裏還有人在，吃了一驚，待要循聲望去，已見到眼前一花，一個瘦黑的孩童自塔下竄了上來。

那個自稱白摩勒的小道一見那瘦黑孩童，訕訕地一笑道：「老大，你怎麼也來了？」

那個瘦黑孩童叱道：「叫你辦件事，你總要拖一下，你可曉得娘娘等急了？還不快隨我去見娘娘？」

白摩勒伸了舌頭，向着龍驤做了個鬼臉，道：「這是我師兄，黑摩勒！」

龍驤在他們兩人說話之時，才看清那後來竄到的瘦黑孩童年紀並不小了，至少有十七八歲。

由於他穿着一身黑色衣衫，加之身材瘦小，皮膚黝黑，又長了一張如同塗上鍋灰，五官擠在一起的瘦小臉盤，才給一種像是孩童的錯覺。

那個黑摩勒朝龍驤拱了拱手，道：「見過龍大俠。」

龍驤想要拱手點頭回禮，却發現後頸依舊被那自稱白摩勒的小道扣住。

龍驤只得苦笑，道：「恕我無法還禮了！」

黑摩勒也看到了龍驤的窘態，朝白摩勒喝叱道：「老二，娘娘命你請龍大俠去，你怎麼對他如此無禮起來？還不快快放手。」

白摩勒似乎頗爲畏懼黑摩勒，道：「我怕他不肯去，這才帶着他去，其實我也是好心。」

話雖如此說，他却也不敢不鬆手，聳了聳肩，很快地放開了抓住龍驤後頸軟肉上的手。

龍驤一發覺對方的手鬆開，立即提起凝身，欲待給那白摩勒一個教訓，豈知他一提氣，便曉得自己左脅所有的穴道，已被對方以一種不知名的指功封住了，眞力無法通過全身。

他怒聲道：「你在我身上施了什麼手腳？」

黑摩勒也沉聲對白摩勒喝道：「老二，你竟敢對龍大俠無禮，還不快解開你的冰禪指？」

白摩勒訕訕地一笑，道：「龍大俠，對不起！」說着，伸出手去，在龍驤的背上輕輕一拍。

隨着這輕輕的一拍，龍驤提起渾身眞力迅快的在周身經脈運行一次。

他冷哼一聲，腳下一旋，右手快逾電閃的向身旁的白摩勒臉上拍去。

白摩勒何曾提防到龍驤會突然來這麼一手？等他覺察手掌拍到，待要閃身挪開，已是來不及了。

「拍」地一聲脆響，龍驤這一巴掌，結結實實的落在白摩勒的臉上，直打得他

眼冒金星，一個蹌踉，差點從梯子上摔了下去。

黑摩勒似乎也沒想到龍驤會施出這一招來，他愣了一愣，已見到白摩勒臉上中掌，幾乎栽倒。

倒低他們是師兄弟，剛才他雖不滿白摩勒所爲，此時一見師弟吃了虧，也不由怒火中燒。

他大吼一聲，左手運掌如風，向龍驤小腹按到。

龍驤在出手之時，已經提防到黑摩勒會忍不住出手。

他在打了白掌勒一掌之後，身軀往後一貼，靠緊牆邊，右手已縮回脅下，左掌橫架胸前，擺下了防禦的架式。

可是他却沒有想到黑摩勒距離他如此之近，出手會是那樣的快捷，剛在他擺好架式，黑摩勒那一掌已經按到他的小腹之前。

龍驤心中一驚，趕緊一吸小腹，垂在右脅的手掌斜掃而起，往對方小臂急切而去。

、他的掌刃如刀，加上蓄足氣勁而發，若是被他掌刃切斷而中，別說是一條手臂，就是一根鐵棍也會斷爲兩截。

黑摩勒一聽龍驤的出掌的勁風，便曉得對方的厲害了，縱然自己的一掌搶先一綫按在對方小腹，可是自己這條手可也報廢了。

他手腕一挫，強自縮回半尺，跟着掌上力道的含蓄而回，猛地一抖手間，又向着龍驤的掌刃切去。

「噗」地一聲輕響，他們兩人的掌刃相互砍中，隨着力道的澄盪，黑摩勒身形一晃，已被那股衝擊的勁道撞得後退幾步，一直退下三級石階，方始站穩。

他險些沒有摔下石階，龍驤却也並不好受。

由於龍驤背心貼在牆上，在雙方掌刃相交之時，受到自對方掌上傳來的一股大力衝撞，使得他全身猛地一震，背部重重的撞在牆上。

這座靈塔是用磚石所砌成的，平常就算用一根大鐵棒來撞擊，也不會撞穿。

可是這不到一尺厚的磚牆，却擋不住兩個武林高手的內力衝擊。

龍驤的背心重重撞在牆上，只聽「咯咯」數聲，那一大片磚塊已被他的背部撞得破裂。

碎磚泥沙往塔外落下，頓時裂開了一個大洞。

龍驤上身後仰，幾乎就從這個洞穿的窿裏掉出塔外，幸好椿步立得穩，上身晃了一下便已站穩。

他心頭大震，駭然忖道：「這兩個傢伙，全都是年紀輕輕的，可是這一身功夫却好像從娘胎裏帶來的，竟然比武林中的一般高手還要高上一籌，眞不曉得他們是什麼來歷！」

他自問本身的武功，若是對付這黑白摩勒中的任何一人，絕對能夠佔得了上風，並且能在百招之內將對方擊敗。

但是，他若要對付兩人的夾攻，那是絕難佔得優勢，更何況在這狹窄的石梯上，根本無法施展一身好本領，在束手束脚的情形下，他終將再度遭擒，是毫無疑問的事情。

心中意思如電光急閃而過，他已不再等白摩勒挺身迎攻而上，於是右掌在牆壁裂口一按，身軀已從洞穿的窟窿裏鑽了出去。

他的身形剛從洞中穿出，耳邊已聽得黑摩勒大聲喝道：「快追，不能讓他跑掉了。」

龍驤身在空中提氣輕身，如一片落葉般飄然而下，耳邊風聲呼呼直響，他的腦海裏已閃過許多疑問：「這兩個年輕高手從未在江湖上聽過，他們到底是何人弟子？他們是何時來到武當？他們找我是爲了什麼原因？

他們嘴裏所說的娘娘又是誰？她要見我是作什麼？那在膳堂裏下毒，毒死無塵的，是不是他們？如果是的話，那麼他們不是天心教的人就是金蜈天尊的弟子門人了。」

他從疑問中，自己找到了假設的答案，還沒能獲得求證之際，已飄飄然落在地上。

深深的吸了口氣，他凝聚了一下體內的眞力，迅快地運行全身一匝，然後仰首望着塔上。

他的目光一閃，已看到兩條人影疾如流星的自塔上墜下，速度之快，使得龍驤爲之咋舌。

黑摩勒較先落地，他的身形站穩之後，白摩勒才飄落地上。

他嘿嘿一笑，道：「老二，你這下可承認輕功比我要差了吧！」

白摩勒重重的哼了一聲，道：「才不呢！我只是因爲穿了這身勞什子的道袍礙事，我們再來比比看！」

說着，他把頭上的道冠摘下，身上的那襲寬大的道袍也脫去，好像眞的要跟黑摩勒比試輕功！

龍驤只見他脫去身上的道袍，露出跟黑摩勒一樣的一身勁裝，那雪白衣衫，不知是什麼質料做成的，在黑夜中，竟然閃閃發光。

尤其是襯着那端正的五官，雪白的皮膚，看來正是一個翩翩美少年，與黑摩勒那份又黑又醜的模樣比起來，完全是兩種不同的典型。

龍驤心中暗暗讚道：「這個孩子看來才十五六歲大，長得如此標緻，且又武功高強，將來在武林中眞不曉得要有多少女孩子爲他着迷！」

他還在爲白摩勒長得可愛而讚嘆之際，突然見到黑白摩勒兩人不約而同的撲了上來。

龍驤心頭一凜，待要拔劍應敵，却已被漫天的掌影所罩住，使他只有退避的機會，而無拔劍的可能。

至此，他才曉得這兩個少年竟是以比試輕功來轉移自己的注意力，使自己無法全神戒備。

但，他雖已曉得黑白摩勒所施的詭計，却已陷入被動之中，毫無還手之力。

他脚下繞着圈子後退，面臨着那如狂風暴雨般的繁密掌式，除了以雙掌護住全身之外，根本沒有機會可以反抗……

一連退了丈許，兜了個大圈又回到原處，他已抵擋了黑白摩勒的十幾招攻勢。

他只覺得自已處身在這兩個少年人的聯手之下，較之不久之前，處身金臂劍魔任明傑和紫髯金劍南宮北兩人的聯手還要吃力。尤其最使他吃驚的還是這兩個少年所發出的招式往往脫離了武學常規，有時躍身反掌而攻，有時仰身用脚踢。

不但是手脚並用，而且有時連肘帶頭的撞來，奇招怪式，層出不窮，使他防不勝防。

龍驤雖然拿出十二分的精神來，有時身上還防不了那兩人的怪招怪式，時而中了幾招。

好在黑白摩勒似有顧忌，只想將龍驤擒住，而不敢傷害他，所以沒用重手。

龍驤也看出了這點，是以他只防備對方所施出的怪異手法擒拿自己的要穴，而不在意身上厚肉處中上一兩掌。

饒是如此，他打到二十招過後，已覺得氣息不勻，微微喘了起來，尤其是中掌處，隱隱生痛，開始影响身法的移轉。他曉得自已一味的跟這兩人周旋，絕非上策，一定要設法脫離危境不可。

一會兒工夫，又過了三招，龍驤突然沉聲喝道：「你們住手，我有話說！」

黑摩勒喜道：「龍大俠，你預備隨我們去見娘娘了？」

龍驤道：「你們停手，我就隨你們去見什麼娘娘。」

黑摩勒道：「好！」他手下一緩，道：「老二，我們停手吧！」

白摩勒道：「老大！別相信他，他這是詭計！」

黑摩勒道：「不會吧！龍大俠是江湖上成名的劍客，豈會欺騙我們？」

他話聲一頓，道：「龍大俠，你不會騙我們吧？」

龍驤苦笑不已，忖道：「想不到我沒栽在任明傑的手裏，竟然被這兩個孩子給難倒了，若是傳言出去……」

他想到這裏，胸中激起一股雄心，揚聲道：「並不是在下要求你們住手，而是怕傷了你們，你們若是不願罷手，我們再鬥鬥看！」

白摩勒「嗤」了一聲，道：「老大！你聽聽看，他又吹起來了！」

龍驤怒道：「在下若非上了你們的當，被你們纏住，一時施展不開功夫，你們豈能如此猖狂？」

他說這話，雖然有些誇張，却也並非虛假，因爲他出身中原五大劍派裏的峨嵋一派。

峨嵋的拳掌功夫，在武林之中的名頭說來，較之劍法是遠遠不如。

龍驤自幼紮下的根基，也是以劍法爲主，他的一身武功，最主要的也是劍法。

此刻，他中了黑白摩勒兩人的詭計，無法拔出長劍，而以掌法護身，就是落了下風，也算不得什麼。

他在黑白摩勒的聯手攻擊之下，就算拔出長劍，也不能說是佔了便宜，只是他沒有機會拔出長劍罷了！

白摩勒聽了龍驤之言，笑道：「老大，你聽到沒有，他……」

他的話還沒說完，已見龍驤大喝一聲，雙掌一合，猛然推出一股狂飈。

白摩勒笑聲一歛，站穩了身軀，運起一股眞氣，左掌一搭黑摩勒伸來的右掌，右臂一抖，拍出一掌。

就在他一掌拍出的同時，黑摩勒也一抖右臂，拍出一掌。

他們兩人不但心意相通，並且好似練就了這種聯掌互通眞氣的功夫。

兩人雙掌一合起來，所推出的一掌，力道大得驚人。

刹那，勁風呼嘯，狂繞旋飛，激起了地上的沙石漩盪廻轉，向着龍驤撞去。

龍驤運出體內九成功力，推出一掌，原意是想藉着那股雄渾的掌力，將黑白摩勒兩人逼退。

然後，他可乘那一絲空隙，退身而出，拔劍出鞘，好好以峨嵋劍法教訓這兩個少年人一頓。

那知黑白摩勒竟然練就了互通眞力的聯身功夫，這同時推出的兩掌，就如同兩個人的眞力相合，所發出的一掌相似。

因而這份凝聚的勁道，簡直是大得驚人。

但聽「嘭」地一聲巨響，沙石飛旋之中，龍驤身軀倒飛而起，一直跌出丈許外的矮林裏。

等到沙石落下，黑摩勒驚呼一聲，道：「糟糕！他這下一定受傷了？」

白摩勒道：「我想不會吧！娘娘不是說過龍驤這個人身賦異稟，就算我們兩人聯手，也傷不了他嗎？他應該承受得了我們這一掌的！」

「假使他受傷了怎麼辦？」

白摩勒道：「我們只好把他這樣帶去見娘娘了！」

黑摩勒怒道：「你倒說得輕鬆，娘娘命我們來請他去，我們把他打傷了帶去，不被罵死才怪呢！」

白摩勒聳聳肩道：「我們見到娘娘，就對她老人家實說，這不是我們要打架，是他要跟我們打，我們一時失手，這又怪得了誰？」

黑摩勒冷笑一聲道：「你說得好聽，有沒有想到假使娘娘生氣，把我們往死亡谷裏一送，我們可受得了？」

白摩勒打了寒噤，臉色一變，再也不敢泛起本來那份嬉笑之態了。

他楞了一楞，道：「老大！如今該怎麼辦？」

白摩勒叱道：「你闖下了禍，現在來問我怎麼辦了，我曉得要怎麼辦？」

黑摩勒辯道：「老大，這不是我一人闖的禍，也有你一份，你不想辦法，我們兩個一齊到死亡谷裏去熬個三天吧！反正大家一起脫皮，不關我一個人的事。」

黑摩勒問道：「你倒賴在我的身上來了！嘿！你沒想想假使不是你說不相信娘娘的話，而想要試試他的武功，又怎會有現在這等情形。」

白摩勒苦着臉道：「老大，你別儘是埋怨我，快點想個法子，免得等會見了娘娘不好交待，我們兩個一起倒霉。」

黑摩勒嘿地一聲，道：「你如今總算服了我吧？」

白摩勒抱拳道：「服了！我是心服口服，不然我怎麼叫你老大呢？你的年紀又不比我大。」

黑摩勒道：「你還說呢，論出生的年

月日，我是不比你大，可是我却比你早半個時辰下地，不是我老大，你還做得了老大不成？」

白摩勒不敢再跟黑摩勒辯論了，道：「好！老大，你快想法吧！」

黑摩勒道：「只要你承認我是老大，比你懂得多，事情就好辦了。」

他話聲一頓道：「我們先去看看，我想他既有那一身武功，傷勢絕不會很重，我們帶他去見娘娘之前，先把她老人家賜的『保命玉芝』給他服下一片，你曉得『保命玉芝』靈效無比，他只服下一片，不到去見娘娘的時候，內傷便會痊好了。」

白摩勒嚷道：「這怎麼可以？那『保命玉芝』我只有一片，就連上次在大雪山碰到雪猿的那次，我受了傷也沒捨得服下，這次怎麼可以……」

黑摩勒打斷了他的話，道：「不可以也得可以，你想被送到死亡谷裏去？」

白摩勒苦着臉道：「可是……」

黑摩勒道：「沒什麼可是了，這樣吧，禍是我們兩人闖出來的，我們一人出半片來給他服下，反正我們今後都是在一起的，總不會兩個人都一起被打得半死吧？只要能救命就可以了！」

白摩勒道：「好！就這麼辦，我不相信憑我們兩人聯手，除了天尊和娘娘之外，有誰能把我們打得半死！這片玉芝就送給他吧。」

黑摩勒道：「老二！你可別這麼說，你難道沒聽娘娘說過，天下之大，無奇不有，眼下武林各派雖然不堪一擊，但是隱居在草澤深山裏的絕代高手還是不少，至低限度，像像邪道的大宗師和鐵心孤客就不是我們所能應敵的。」

白摩勒滿不在乎地一笑，說道：「我想我們兩個總不會這麼倒霉，出門就碰這些隱居幾十年的老像伙吧？年紀都那麼大了，怎會與我們一般見識，把我們打傷了？到時只要裝個笑臉，還不是就可以過去了？」

黑摩勒笑罵道：「只有你能裝笑臉，我可學不來。」

白摩勒笑說道：「你不會，我可以教你。」

黑摩勒臉孔一板，叱道：「別說廢話了，我們快去看看。」

白摩勒不再吭聲，隨着黑摩勒向那片矮林走去。

才走了幾步，他突然側首問道：「老大！你可曉得我們娘娘爲什麼對他這麼關心？老遠的從山上趕了來，還命我們請他去。」

黑摩勒搖搖頭，道：「這個我也不知道。」

白摩勒沉吟道：「眞是奇怪，憑娘娘的那身武功，可說較之天尊要稍勝一籌，不要說像龍驥這樣的一個二流劍客，就是把所有的掌門人加起來，也不値她老人家一顧，她又爲什麼特別看中了龍驥？」

「嗯！」黑摩勒道：「是很奇怪！什麼原因使她老人家這樣，我也想不通。」

白摩勒笑說道：「你可記得天尊爲了此事，還不大高興，後來拗不過娘娘，這才……」

黑摩勒打斷他的話，道：「好了，關於天尊和娘娘的事，你我最好少胡亂揣測，免得鬧出了大麻煩。」

他加快步伐，向着林中行去，白摩勒見到黑摩勒不再理會自己，也悶聲不吭，急步竄進了樹林。

他們倆人一走到方才龍驥跌入的地方，四下查看了一下，只見林中黝黑一片，什麼也看不到。

白摩勒飛快把火摺子燃着了，他們兩人藉着火光搜索了下，依然沒有看到龍驥的人影。

面面相覷了一下，白摩勒道：「不好！他跑了。」

黑摩勒臉色也是一變，說道：「這傢伙，果然厲害，受了我們那一掌，還能跑得了！」

白摩勒摸摸了頭，道：「眞看不出這傢伙果然有一套，不但人長得漂亮，跟個大閨女似的，功夫也漂亮。」

黑摩勒叱道：「看你說了些什麼話？我們還不快去找？娘娘等了那麼久，恐怕都等不耐煩了！」

白摩勒苦笑道：「他假使要躲起來，我們要到那裏去找？」

黑摩勒苦笑道：「找不到，我們也得找。」

白摩勒埋怨道：「這都是你不好，剛才我已抓住他了，你偏偏要我放開他！這下可好了，人丟了要我們怎麼交待？」

黑摩勒道：「你還埋怨我？你剛才用暗算的手法抓住他，若是被娘娘曉得，豈不怪罪到我們身上？」

白摩勒嘆了一聲，道：「好吧！我們去找一找看，他身上受了傷，一定跑不了多遠……」

他的話聲未完，只覺耳邊一涼，一道銳利的劍風悄然襲到。

他嚇了一跳，方待閃身挪開，只覺手中的火摺子已經脫手不見。

他和黑摩勒兩人幾乎已到了心意相通的地步，一發現有異狀，兩人同時分開，斜斜竄了開去。

他們的身法極快，閃挪開去，一直竄出八尺之外，方始錯掌交胸，旋過身來。

他們兩人一旋身過來，同時發出了一聲驚噫，四隻眼睛一齊射出驚駭的光芒，望着那懸空着的火摺子！

等他們定過神來，他們才發現那枚火摺子並非是懸空着的，而是平托在一枝劍面之上。

那枝劍也並非平平的懸空着，那是被持在一個人的手中。

黑摩勒和白摩勒目光一閃，但見那持着長劍之人不是他們自己認爲帶傷跑走了的龍驥是誰？

白摩勒驚呼出聲，道：「是你！」

龍驥微微含笑道：「一點都不錯，是我！」

黑摩勒問道：「龍大俠，你沒有受傷吧？」

龍驥笑道：「多謝關懷，在下沒有受傷！」

白摩勒喃喃說道：「這……這怎麼可能……」

龍驥微笑道：「天底下的事，往往不如人所想像的那樣好！」

他話聲一了，劍鋒微顫，那平托在劍尖的火摺子跳了起來，沒等那點火光落下，他的劍鋒急施，已將那枚摺子削滅！

白摩勒一見到龍驥的精湛的劍法，再想到剛才若是龍驥要在背後暗算的話，自己一條命早已沒有，不禁暗捏一把冷汗。

那黑白摩勒兩人一見到龍驥陡然自身後出現，並且露出了一手，快捷凌厲的劍法，全都爲之嚇了一跳。

他們出自本能地凝聚渾身的功勁，雙掌提起，護住了胸前，防備着龍驥再度施出快劍，攻擊他們。

龍驥嘴角浮起一絲微笑，道：「你們不用害怕！在下不會像你們那樣專施暗襲手段的。」

白摩勒那斜軒的劍眉往上一挑，俊臉上泛起怒意，沉喝道：「龍驥，你別以爲我們怕你！我們……」

龍驥截住了他的話，道：「這並非怕不怕的問題，而是在下自認此刻已佔了上風，絕不在乎你們的暗算。」

白摩勒嘴唇一撇，道：「你現在仗着手裏持着長劍，便出此狂言，你也沒想剛才那副狼狽的樣子？哼，不要臉。」

龍驥微微一笑，才說道：「在下縱然不要臉，也沒有在人的背後，對人施以暗襲。」

也話聲一頓，道：「如果你們認爲在下是口出狂言的話，可以在此一試，在下就憑着手中的這枝劍，領教你們的高超手法。」

白摩勒重重的哼了聲，道：「打就打，誰還怕你？」

說着，他腳下一動，右掌揚起，便待猱身而上。

黑摩勒在旁一直都是不發一言，此刻也一見白摩勒氣沖沖的便待貿然出手，趕忙一把將他拉住。

白摩勒側首道：「老大！你……」

黑摩勒沉聲道：「老二！我們不能冒昧行事。」

白摩勒道：「可是老大……」

黑摩勒臉色一沉，道：「我們來的時候，娘娘怎麼說的？你敢不聽我的話，難道不怕娘娘。」

白摩勒哭喪着臉，道：「可是老大，我們若不……」

「你不必再說了！」黑摩勒斥道：「你要記得我們並不是來跟龍大俠比武的，而是請他去見娘娘，若要比武的話，還怕龍大俠不會答應嗎？」

龍驥手持長劍，站立在一旁，眼見這兩個黑白互異，面貌相反的孩子在爭論不休，心中頗有一些感慨：「這兩個孩子一俊一醜，相貌完全不同，年紀雖然相仿，却是一個浮躁，一個穩健，這可見得那白摩勒仗着也長得可愛，以致養成任性的習慣，其實他的心裏何嘗不曉得他們不該與我動武，但是，他任性慣了，忍不下那口氣，只好向我挑戰了。」

想着想着，也立即又把白摩勒的情形印證自己，不由得有些慚愧。

因爲，龍驥自認年紀要比較黑摩勒大得多了，除了自己沒有那份孩子氣之外，若說是穩健從容，有些地方，還不若黑摩勒。

可以見得，黑摩勒嘴裏所說的娘娘，必定是在武林中負有盛名的絕代高手，否則也也不會訓練出如黑白摩勒這兩個年青高手了。

更何況她還深知黑白摩勒兩人的個性，令之相配合，以黑摩勒的穩健來控制白摩勒的暴躁，使也們兩人在一起，產生一種特異的力量。

龍驥想到這裏，便聽得黑摩勒說的話，他微微一笑，道：「還是你說的對，要比武的話，隨時都有時間，又何必急在這個時候？」

他的目光一閃，插劍回鞘，道：「既然沒事，在下就此別過了。」

說着，轉身便待走開。

黑摩勒不知龍驥是擺出來的架式，還當他是眞的要走開，連忙呼道：「龍大俠，請留步。」

龍驥腳下一頓，問道：「怎麼？你眞想跟我比武？」

「不！」黑摩勒搖手道：「龍大俠請別誤會，區區之意是請你去一見我們娘娘……」

龍驥打斷了他的話：「你口口聲聲的說是你們娘娘這樣，你們娘娘那樣，請問，你們娘娘倒底是誰？」

黑摩勒道：「你去見到她老人家之後便曉了，此刻，區區也不好對你說明。」

龍驥冷哼一聲，道：「是你們娘娘要見我，還是我要見你們娘娘？」

黑摩勒說道：「當然是我們娘娘要見你。」

龍驥道：「這不就結了嗎？既是她要見我，爲何還要在我面前故作神秘？」

黑摩勒搖搖頭，道：「這並非是故作神秘，而是娘娘沒有允許將她的尊諱告訴你。」

龍驥冷笑一聲道：「她既不願告訴我，那麼我也不願去見她，你就這麼回去跟她講吧。」

白摩勒看到龍驥說完了話又待離去，連忙大聲喝道：「站住。」

龍驥右手扶在劍上，手腕微微一用勁，長劍自鞘中跳出數寸，一股犀利的劍氣逼射而出。

他沉聲道：「白摩勒！你莫非以爲在下的寶劍不利麼？」

白摩勒被他的氣勢所逼，嚇退了一步，隨即挺了挺胸，道：「你不必嚇唬我，我可不在乎你的劍利不利。」

龍驥冷哼了一聲，說道：「哼！眞的嗎？」

黑摩勒跨出一步，站在白摩勒的面前，道：「龍大俠！請……」

龍驥揮了揮手，道：「你不用多說什麼，只要你能將你們娘娘是誰，她有什麼事情找我，說了出來，在下馬上就跟你們去。否則，在下可要失陪了。」

黑摩勒猶豫一下，道：「這個……」

白摩勒怪怨道：「老大！現在還說什麼這個那個？動手吧！」

黑摩勒斥道：「你曉得什麼？」

白摩勒兩眼一瞪，俊臉帶煞，反駁道：「我是飯桶？什麼都不知道，你呢？你假使聰明的話，早該讓我把他抓着帶去給

娘娘了，還用費這樣多的腦筋，這樣多的口舌？」

黑摩勒受到反駁，一時之間，啞口無言，沒有話可以回答。

龍驤這個時候，突然說道：「你們所說的娘娘，是否便是金蜈天尊的妻子？不會錯吧？」

他雖然是以問話的方式說出來，可是話裏的語氣却肯定而堅決，顯然便認定他的話沒有錯誤。

黑摩勒和白摩勒兩人吃了一驚，相互看了一眼，一時之間，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

龍驤淡然一笑，道：「你們不用否認了，我跟你們去便是了。」

黑摩勒破顏歡笑，道：「龍大俠！你這個決定對極了。是應該跟我們去見娘娘的！」

龍驤問道：「哦！你說說看是什麼原因？」

黑摩勒肅容答道：「娘娘說她這一次要見你，是有關你的身世之謎……」

龍驤沒有聽清楚黑摩勒所說的「身世之謎」，問道：「什麼？生死之謎？在下活得好好的，有什麼『謎』可言？」

白摩勒嗤了一聲，道：「哼！連話都聽不清楚，眞要笑死人！」

他嘻笑之時天眞之態，十足表現他還是個稚氣未脫的少年。

黑摩勒瞪了他一眼，向龍驤解釋道：「不是生死之謎，而是身世之謎，龍大俠，你誤會了。」

龍驤想想也覺得好笑：「哦！果然是我聽錯了。」

他的話聲一頓，問道：「不過在下這就更不明白了，明明我是出身峨嵋，家父神龍老人忝為峨嵋掌門，在下的身世天下皆知，又何來『謎』可言？」

黑摩勒道：「這或許就是一個謎吧！龍大俠，你在見到我們娘娘之後，一切事情豈不都可以明白了？」

龍驤忖想了一下，確實想不出來自己的身世還有什麼謎？他苦笑了一下，說道：「好吧！我倒要聽一聽有關我的身世之謎。」

他整了整衣衫，才說道：「你們帶路吧！」

黑摩勒臉上浮着微笑，望了白摩勒一眼，意思是：你看，到底還是我行吧！龍驤是乖乖的跟我去了嗎？

白摩勒輕輕的哼了一下，意思是：嘿！你有什麼神氣。

龍驤在旁看到兩小的神態，禁不住內心發出一陣微笑，忖道：「這兩個孩子確實可愛。」

他由黑白摩勒兩人的身上，又忍不住推想到自小便一直跟隨自己的硯童來了。

默然的望着前面，他暗忖道：「不曉得硯童現在身在何處？唉！我這些日子做什麼去了，竟然一直都沒想到他……」

他的思維被黑摩勒的話聲打斷：「龍大俠，請隨區區這邊走。」

龍驤哦了一聲，凝目一望，只見黑白摩勒已向着路旁的一條小道飛竄而去。

他收斂起雜亂的思緒，提氣輕身，隨着白摩勒兩人飛身奔去。

一路之上，黑白摩勒兩個孩子，似乎要想考驗龍驤的輕功，放開足力，飛奔急駛。

那一黑一白兩條人影，在淡淡的新月之下，如同兩道流星，迅快逾風。

龍驤在後緊緊跟隨，始終保持數尺之距離，沒有被他們兩人這一陣急馳拉開距離。

奔行了一陣，黑摩勒和白摩勒兩人不約而同的回過頭來，向後望了一眼。

他們只見龍驤態度從容，不即不離的跟隨在後，頓時如同洩了氣的皮球，脚步緩了下來。

龍驤見到他們的身形慢了下來，問道：「咦！你們為什麼不快走了？」

白摩勒回頭瞥了他一眼，指着左前方道：「我們快到了！」

龍驤循着他所指的方向望去，但見大約在二十多丈之外，有一幢寬高的房舍矗立着。

由於那座房舍左近是一些稀疏的楓林，而屋頂却遠遠高出樹梢，也就顯得屋子更加高聳。

龍驤暗忖道：「我們才跑了一段路，看來還是武當山內，怎會沿路沒有看到一個武當道士的人影？」

他在四下顧盼了一下，發現右下方的山麓，一排排的屋脊相連，其中有幾間飛簷角啄，金碧輝煌的房舍，燈光明亮，自山下望下，如同點點星光。

龍驤衡量了一下自己所站立的位置，忖道：「那兒好像就是整個武當中心所在的眞武大殿，此刻燈光明亮，不曉得是不是他們為了玄地道人背叛武當之事而磋商大計，還是為了膳堂有人下毒之事……」

黑摩勒看到龍驤凝目望着山下，問道：「龍大俠，你在想什麼？」

龍驤側過頭來，道：「我在想，武當派怎會沒派人防守四周，竟讓你們進出武當，如入無人之境？」

黑摩勒一笑，道：「哦！原來是這個，其實武當派是佈置有暗樁夜哨，但是這兒是他們招待上賓的紅葉精舍，玄地道長已經下過命令，不許任何人走近，以免擾及大俠你的靜修。」

龍驤一聽黑摩勒之言，才曉得前面那幢高聳的房宇，便是玄地道人專為自己準備的精舍。

他自上山之後，一直為武當派內發生的事奔波着，甚而連晚餐都沒有食用，更沒機會回到紅葉精舍來靜修了！

沒想到此刻竟被金蜈天尊的妻室用來作接見自己的所在！

他一念及此，幾乎哭笑不得，不曉得如何說話才好。

仰望紅葉精舍，他感慨地嘆了口氣。

黑摩勒奇道：「龍大俠，你為何又嘆起氣來了？」

龍驤道：「我在為武當而感慨……」

他的話聲微微一頓，道：「武當派空有那麼光輝的歷史，那麼寬廣的房舍，但是他們立派的精神已經蕩失無遺，眼下，所剩的也僅是這一些金碧輝煌的殿院房舍罷了，我焉得不為武當興嘆？」

黑摩勒似懂非懂地問：「龍大俠，你的意思是……」

龍驤輕輕嘆了一聲，頓一頓說道：「屋宇的金碧剝落了，還可以重新油漆，可是精神喪失，靈魂殞滅，却無法可以找回了。」

黑摩勒摸了摸頭，道：「龍大俠！你的話，我依然不懂。」

龍驤道：「將來，你會懂得的。」

白摩勒撇了撇嘴，道：「哼！你又何必故作神秘之態？當我們是孩子，就聽不懂你的話似的。」

黑摩勒道：「老二！你又懂了？囉嗦什麼？」

白摩勒胸脯一挺，道：「我當然懂，他是見到武當派空自在武林中有那麼大的聲望，却沒有辦法攔得住我們，讓我們如入無人之境似的進出，所以他才為武當嘆氣。」

他重重的哼了一聲，道：「哼！別說武當，就算你們峨嵋派整山的人等在這兒，也沒法攔得住我們，因為峨嵋派也已經沒落了。」

龍驤劍眉微皺，正想出言斥責，耳邊已聽得一聲低沉的話聲：「小白，你又在胡說些什麼？」

白摩勒一聽那突然傳來的話聲，全身一震，慌忙垂首躬身，道：「稟告娘娘，小白不敢。」

龍驤一聽耳邊傳來那個低沉的聲音，立即為之一怔，再聽到白摩勒如此稱呼，更加驚奇不已。

敢情那個從黑夜中突然傳來的話聲，便是他不久之前，在塔旁被金臂劍魔任明傑和南宮北兩人圍攻時，所遇到的那個神秘異人。

他暗忖道：「沒想到那個解我危困的異人竟會是金蜈天尊的妻子。」

龍驤想到這裏，不由得他更加迷糊了，弄不清楚，金蜈娘娘為何要解救他的危厄。

因為原先認為金蜈天尊便是手創天心教的人，也就是天心教的教主，而任明傑和南宮北也都是天心教中徒衆。

他們之所以拋却身份，聯手對付龍驤，也必定是受到天心教的命令，才那麼做的。

但是，他們正要得手時，却又被金蜈天尊之妻阻止了，並且使得他們狼狽不堪而退。

龍驤拍拍自己的額頭，不由心中忖道：「這麼說來，莫非我原來所設想的金蜈天尊便是天心教主之事，並非眞實，而是錯誤？」

他的思緒急掠而過腦際，還沒得到解答之際，又聽到那個低沉的話聲在耳邊響起：「小黑！你還不快請龍公子進來？站在那兒作什麼？」

黑摩勒躬身應了聲，肅穆地道：「龍公子，我們娘娘請你進去。」

龍驤對這個聞其聲不見其人的「娘娘」，在方才便已領教過她的神奇武功。

此刻再一聽她的聲音，發現她竟能在紅葉精舍之中，隔着二十多丈的距離聽清楚這邊的說話之聲，並且還把話聲傳出如此之遠，在每個人的耳邊響起，就如同湊在各人的耳邊說的一般。

以一個練武的人說來，有誰不願見一見像這等絕世罕有異人？

龍驤不再多言，提步便向紅葉精舍行去。

黑白摩勒連忙飛步前奔，搶先龍驤一步，來到紅葉精舍之前，伸手將大門推開了。

一道光芒，自洞開的門裏映射出來，龍驤站在門前猶豫了一下，黑白摩勒已躬身道：「龍公子！請……」

龍驤對着他們微微一頷首，昂首闊步，邁進了屋裏。

一走進屋中，他只見寬廣的室內，正中擺着一張八仙桌，兩旁各擺着兩張大理石的太師椅。

在八仙椅的上首，坐着一個雲鬢高聳，身穿碧綠綢衫的女子，可惜她的臉上幪着一層黑紗，直垂下頷，將她的整個面龐都已罩住了，使人看不清楚她的年齡多大，容貌如何。

在她的身後，一排站着四名身佩短劍，頭插金釵的少女。

那四個少女全都一個個長得玉潤珠圓，美麗清秀，若非是她們的裝束打扮，像是人家的丫鬟，人家還以為是那家的千金小姐呢！」

龍驤的目光一閃，落在那幪面女子的臉上，抱拳道：「在下峨嵋龍驤見過金蜈夫人！」

他因為聽得黑白摩勒稱呼這個女子是娘娘，曉得自己不該也跟着他們稱呼娘娘，這才改口稱呼金蜈夫人。

在他以為，自己並沒有失禮之處，豈知那個幪面女子身軀一正，從那幪在面上的一層黑紗裏，突然射出兩道凌厲的光芒來。

龍驤在刹時只覺自己被兩枝犀利的短劍所逼射一般，禁不住心頭一陣顫慄，退了一步。

那個幪着黑紗的女子，一見龍驤受到如此大的驚嚇，似乎覺得自己不該，很快地便將凌厲的目光收斂了起來。

金蜈夫人微一頷首，道：「孩子！你坐。」

龍驤楞了一楞，頓覺那金蜈夫人的稱呼自己作孩子之言有些刺耳，可是他回心一想，却又坦然了。

他再度抱拳道：「方才多謝夫人援手，在下感激不盡。」

金蜈夫人輕輕一笑，道：「些許小事，何足掛齒？」

話聲微微一停，又道：「孩子！你累了一下午，還沒用晚飯吧？」

她不等龍驤回答，側首道：「小荅！妳去把飯端來給龍公子食用。」

站在她身後的第二個少女，低低應了一聲，碎步向着右側廂房行去。

龍驤忙道：「夫人！不必了！」

金蜈夫人柔聲道：「孩子，你坐下，我有話跟你說。」

龍驤只覺得她的聲音雖然柔和，却有種懾人的氣魄，使得自己不能不聽從。

他猶豫了一下終於側身坐在靠左邊的一張太師椅上。

金蜈夫人等他坐下之後，頓了頓才開口說道：「孩子！你也許會奇怪為何方才老身不願見你，此刻却又派他們去找你來

吧？」

龍驤欠身，說道：「聽兩位小兄弟說及夫人要找在下一見，是爲了告訴在下的身世之謎，在下實在不懂，所以尚請教夫人：……」

金蜈夫人道：「不錯！老身要將這二十年來有關於你切身的問題，詳細的對你述說一番。」

龍驤淡然一笑，道：「其實在下衷心認爲對自已的身世非常清楚，不必夫人多勞了，倒是在下尚有許多別的問題要請教夫人。」

金蜈夫人微微一笑，道：「孩子！你這二十五來，自已都被蒙在鼓裏，又怎會想到你還有一番離奇的身世？老身本來不想告訴你的，可是想及你的父親……」她說到這裏，深深的嘆了口氣，不再說將下去。

龍驤道：「多謝夫人關懷，家父現在峨嵋，身體安好，精神愉快……」

他話聲一頓後，沉聲說道：「我想，他老人家除了會爲天心敎的擾亂武林而煩心之外，絕不會因其他原故影響愉快的情緒。」

金蜈夫人輕輕地冷哼了一聲，說道：「孩子！你說的是龍鉞麽？他算得什麽東西？」

「龍驤憤然站起，道：「夫人，請妳不要侮辱家父……」

金蜈夫人冷聲道：「坐下！」

金蜈夫人的話含有命令的口氣，龍驤幾乎被她的語氣所懾，要坐將下去，可是，定了定神，抱拳道：「夫人！在下告辭了！」

金蜈夫人道：「你敢走？」

龍驤只覺耳邊彷彿起了一陣焦雷，震得他差點立身不住。

龍驤雖然不曉得金蜈夫人這等功夫叫什麽名字，但是，曉得這種以聲音懾人心志的功夫，較之佛門獅子吼，還要高出數分。

若非他的功力不低，換個內功修爲稍差的人，在這一聲喝斥之下，當場便要曲膝跪倒。

他提起一股眞氣，護住心脈，右手巳迅捷的握在劍柄之上，沉聲道：「在下龍潭虎穴都敢去，爲何不敢離開此地？告辭了。

金蜈夫人看到龍驤扶長劍的那等威武之態，似乎怔了一怔。

她突然柔聲說道：「孩子！你回來坐下。」

龍驤遲疑了一下，又聽得金蜈夫人道：「看到你這種神態，使我不禁又想起當年你父親的傲世不羣的樣子，唉，二十多年了……」

龍驤壓抑不住心中的好奇，問道：「夫人既是與家父乃二十年的熟人，爲何還要出言詆毀他老人家？」

金蜈夫人反問道：「誰說我在你面前罵過你父親？」

龍驤道：「夫人！妳怎麽……」

（未完・廿）

西方幽默畫

賣報

陳漢編繪